

武俠世界

七夜勾魂（沈勝衣傳奇之二十一）

五行追命，金珠奪魄，生死一綫。沈勝衣破火雷，戰木煞，力護女殺手，亡命三百里，決鬥七殺莊，一步一驚心，七夜七追魂！

$2.50

950

編後話　沈勝衣傳奇故事「七夜勾魂」是今期特選的巨型小說，這是青年名作家黃鷹君最新力作，故事內容、結構、情節……別創風格，題材新穎脫俗，充滿詭秘氣氛！本文主角沈勝衣為了一名死裡逃生的女殺手驟成白痴，失憶七夜，他窮追究竟，先後破火雷、鬥木煞，惡戰連場，驚心奪魄，結果能否令女殺手回復記憶？其中眞相令人費煞思量，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　　＊＊　　＊＊

今期刊出的溫振眉故事「鐵血大旗」是一部充滿民族正義氣氛的俠情小說，書中俠義人物個個壯志滿懷，敵愾同仇，萬衆一心，抗禦胡虜，過程深感肺腑，情節賺人熱淚！是台灣年靑作家溫凉玉繼「長安一戰」後最新之作，幸勿錯過。

＊＊　　＊＊　　＊＊

任何國家殺人都列為犯法的，但竟然有人以此作為一種競賽！「殺人競賽」是下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本文對於上述這項瘋狂恐怖活動有詳盡的描述，國際特警成員的阿生，奉命調查眞相，却因此變成殺人者的目標，過程驚險，令你咋舌！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致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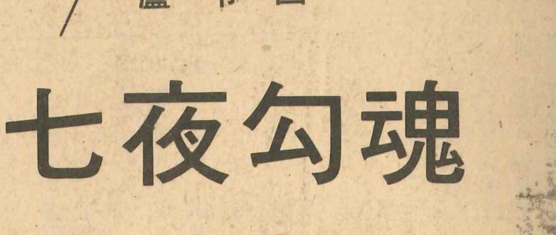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之二十一



黃鷹·文
盧令·圖



七夜勾魂



五行煞星　當者辟易

黃昏。

夕陽未下。

×　×　×

古寺荒涼。

一隻老鴉不知何處飛至，落至古寺前一株枯樹上，「呱」一聲驚叫，突然又飛走。

簫聲一縷正從枯樹下吹來。

吹的是不知名的曲調，淒涼而婉轉。

×　×　×

深山古寺，經已廢棄多年，山門倒塌，到處頹垣斷壁，野草叢生。

寺前那條小徑亦草長及膝，不知多久沒有人走過。

可是現在却有人吹簫在寺前那株枯樹下。

而且還是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孤零零的獨坐在枯樹旁一塊大石上，簫吹得淒涼，人看來也是淒涼之極。

她穿了一襲紫衣，一把秀髮在頭頂挽了一個髻，亦用紫巾束起。

風從日落處吹來，她衣袂頭巾飛舞，人便彷彿要隨風飄去。

她吹的是一支白玉簫。

那支玉簫晶瑩而光潔，就正如她的肌膚一樣。

她看來仍然年輕，不怎樣美麗，但絕不難看。

無論誰，只要看清楚了她，相信都不能不承認她實在與衆不同。

她就是那種女人——迎面走來的時候你未必會多看她一眼，但走過之後，你却會因爲少看她一眼而恨不得踢自己一脚。

好像這樣的一個女人，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應該都不會寂寞。

在這種地方當然例外。

爲什麼她竟然在這個時候走來這種地方？

到底她是什麼人？

×　×　×

曲未終，「噗噗」的羽翼聲响，小徑的那邊突然羣鳥亂飛。

急激的馬蹄聲旋即從那邊劃空傳來。

也不過瞬間，一騎已衝開小徑野草，飛快奔至那個紫衣女面前。

馬黑色，鞍上那個人亦是一襲黑布長衫。

人已入中年，高而瘦，眉斜飛入鬢，眼深，鼻高，唇薄，長鬚三綹迎風飛舞。

他就在那個紫衣女面前勒住了坐騎。

紫衣女却竟似並無所覺，低着頭，繼續吹她的簫。

黑衣中年人也不驚動她，「刷」地翻身下馬，靜立在旁，一聲不發。

馬蹄聲未絕，繼續從那邊傳來，片刻間，十一騎魚貫奔至，在小徑野草之上，踏出了一條新路。

鞍上的騎士都是一身黑衣，十一人無一例外。

他們看見了那個黑衣中年人靜立在那裏，彷彿在細聽那個紫衣女的簫聲，都露出很奇怪的表情，正要問，那個黑衣人突然以指按唇。

這也就是叫他們噤聲。

他們到咽喉的說話立時都嚥了回去。

馬已經完全停下，山林間又回復方才那種幽靜，除了偶然有一聲馬嘶之外，就只有那簫聲在迴蕩。

簫聲更淒涼。

後來那十一個黑衣人聽着心頭不覺湧起了一陣莫名的悲哀，眉宇間也露出了悲哀的神色。

其中却有四個人例外。

先來那個黑衣中年人，更完全無動於中。

×　×　×

曲終於吹盡。

紫衣女從容將簫放下，將頭抬起來，望着那個黑衣中年人。

她那雙眼睛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似笑非笑。

黑衣中年人即時抱拳，道：「可是雲飄飄姑娘？」

紫衣女淡然一笑反問：「你姓薛？」

黑衣中年人頷首，道：「薛無極。」

紫衣女鼻翅一皺，道：「這個名字不好。」

薛無極道：「聽家母說，家父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這個名字。」

「令尊……」

「薛長生！」

「這個名字也不好。」

「大概家父亦知道不好，所以很少用這個名字。」

「那麼叫別人怎樣稱呼他？」

「地獄刺客！」

天地間刹那彷彿一暗，這「地獄刺客」四個字已簡直就是邪惡的象徵，死亡的代表。

無論誰突然聽到這四個字，只怕都難免大吃一驚。

雲飄飄却是若無其事，道：「這個綽號倒不錯，在刺客這種行業之中，論名氣之大，相信沒有人大得過令尊這地獄刺客的了。」

薛無極一聲歎息，道：「三個月之前的確如此。」

雲飄飄道：「聽說令尊已經在三個月之前倒在沈勝衣的劍下！」

薛無極沉聲道：「這是事實！」

「父仇不共戴天。」

「所以我來找雲姑娘。」

「找我殺沈勝衣？」

「正是！」

「只怕有心無力。」

「雲姑娘若是也無力殺沈勝衣，還有誰有力殺沈勝衣？」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碧落賦中人！」

雲飄飄笑笑，忽問道：「到底你有沒有念過碧落賦？」

薛無極一笑朗吟道：「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浮滄海兮氣渾，映青山兮色亂，爲萬物之羣首，作衆材之壯觀……」

雲飄飄截口笑道：「念到這裏了，何嘗有一個『雲』字？」

薛無極接吟道：「雲梯非遠，天路還賒，情恒寄於緜邈，願有託於靈槎。」

雲飄飄笑道：「『雲』字只見於賦末，而且這個『雲』字與我並無關係，名列碧落賦之內的其實只有七個。」

「是那七個人？」

「日月星風雨雷電！」

薛無極目光一亮。

雲飄飄又道：「他們遠比我高强得多了，要殺沈勝衣，你應該找他們才是。」

薛無極道：「不想姑娘如此謙虛。」

雲飄飄道：「事實如此。」

薛無極試探問道：「何處才能够找到他們？」

雲飄飄笑笑，手中白玉簫指天。

薛無極仰天長歎，道：「可望不可即，而且就算找到了，他們也不會替我殺沈勝衣。」他目光一落，回到雲飄飄面上。

雲飄飄沒有任何表示。

薛無極接道：「以我所知，他們七人早已不過問江湖中的事情，碧落賦中人，也根本就只有姑娘一個肯替人殺人！」

「你知道的事情倒不少。」

「也不多！」

「別人只知道有七殺莊，你居然連七殺莊主人就是我也知道，實在不簡單。」

「因我有兩個消息特別靈通的手下，」薛無極偏身一擺手。「高捷，謝遜！」

那邊兩個黑衣人應身一挺胸膛。

雲飄飄斜瞟了他們一眼，又問薛無極：「不知道你這兩位手下那裏打聽到這個消息？」

薛無極答道：「他們本來就專誠替家父刺探打聽別人的底細與行踪，七年下來，亦認識了不少靠販賣消息爲生的江湖朋友。」

雲飄飄會意道：「這個消息是向他們買回來的？」

「不錯。」

「一共化了你多少錢？」

「黃金千兩！」

「不算少的了。」

「却化得不寃。」

雲飄飄含笑點頭，道：「千兩黃金雖然不算少，但是比較起來，你還是大佔便宜。」

薛無極道：「是麼？」

雲飄飄道：「這個消息最少也值黃金萬兩！」

薛無極「哦」的一聲。

雲飄飄接道：「胆敢刺探這個消息的人應該知道這個消息的價值，知道應該將這個消息賣給何人。」

薛無極淡然笑道：「賣給我難道就不應該？」

雲飄飄道：「站在你個人的立場來說，這無疑是應該，但如果要你萬両黃金來買這個消息，相信你一定會認爲太過。」

薛無極不由點頭。

雲飄飄又道：「能够刺探到這個消息的也絕不會是普通人。」

薛無極點頭道：「因爲姑娘絕不是一個普通人，七殺莊同樣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雲飄飄笑問道：「既然這個消息得來不易，亦知道它的價值，你以爲出賣消息的那個人會不會隨隨便便以千兩黃金賣給你那兩個手下。」

薛無極脫口道：「相信不會。」

雲飄飄語聲一沉，道：「那麼你那兩個手下到底是怎樣得來這個消息。」

薛無極霍地回頭，瞪着高捷謝遜，大喝道：「說！」

高捷謝遜都經已變了面色，應聲就一齊滾鞍下馬，欠身抱拳道：「這的確是屬下千金買來的。」

薛無極叱道：「到這個地步你們還不老實說話。」

高捷「噗」地跪倒，道：「屬下如有虛言，天誅地滅！」

謝遜亦拜伏道：「我們原是棄嬰，若非老主人將我們拾回去，絕對活不到今天，養育之恩尚未報，又怎會做出對不起主人的事情？」

薛無極沉吟起來。

雲飄飄即時插口問道：「然則是誰將這個消息賣給你們？」

高捷謝遜抬頭望着薛無極。

薛無極輕叱道：「回雲姑娘的話。」

高捷這才道：「是康青一個朋友。」

雲飄飄道：「康青是什麼人？」

高捷道：「就是那種專販賣消息秘密的人。」

「武功如何。」

「不大好，但輕功却是非常高明。」

「你們認識他有多久了？」

「差不多五年。」

「他那個朋友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是一個胖子，高不過四尺二三，面圓如滿月，眉毛眼睛鼻子嘴唇都好像攢在一起。」

雲飄飄追問道：「在他的肩後是不是負着一個大葫蘆？」

高捷點頭。

謝遜插口道：「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那麼大的葫蘆。」

雲飄飄不語。

薛無極試探問道：「姑娘可認識那個人？」

雲飄飄沒有回答，反問道：「爲什麼你要追查七殺莊的秘密？」

薛無極道：「就是因爲我要去殺沈勝衣！」

雲飄飄道：「能够殺沈勝衣的人以我所知並不少。」

「可惜這些人有些是名俠，有些早已退隱，不問江湖中事，還有一些雖然是大奸大惡的人，與沈勝衣尚未發生任何的衝突。」薛無極激喟一聲。「能够替我殺沈勝衣的目前只有七殺莊的人！」

雲飄飄冷冷的道：「那麼你應該知道七殺莊的規矩！」

薛無極頷首一笑。

× × ×

七殺莊其實也沒有什麼規矩。

在每天的中午到黃昏這段時間，七殺莊的正門都必定大開，七殺莊的總管亦必定坐在大堂之上。

「總管」就叫做「總管」，無論誰問他姓名，所得到的答覆亦只是「總管」這

兩個字。

進來七殺莊的顧客也無須多問什麼，只要將要殺的對象的有關資料交給那位總管，三天之後的同樣時間再來，就會從總管那裏得到一封密函，內中只寫着一個價錢。

只要你同意，由你將錢交到總管的手上開始，你要殺那個人便已經步向死亡。

據說，七殺莊從來都沒有令顧客失望過。

若是你不出那個價錢，那就得離開，七殺莊的總管從來都不與顧客討價還價。

七殺莊也根本就沒有讓人討價還價的餘地。

不過你却也不可因此而遷怒到那位總管頭上。

「川東三虎」據說就是因爲罵了那位總管幾句，捶碎了總管面前的桌子，第二天早上，被發現倒斃客棧房間之內，身首異處，老大的右手而且被齊腕斬斷。

那截斷下來的右手却不知所踪。

據說捶碎那張桌子的就是他，用的也就是那隻右手。

同一天，那張被捶碎的桌子出現在七殺莊的門外，上面放着一方沾滿了血的白布。

白布的正中，有一隻斷手。

右手。

這證明了一件事——

七殺莊的人絕不可輕侮，否則即使沒有代價，也一樣殺人。

× × ×

對於七殺莊的規矩，薛無極當然不會不清楚。

雲飄飄看見薛無極點頭，才接下說話：「既然你知道，何必又多此一舉？」

薛無極道：「原因是我很想清楚知道你究竟有沒有能力殺死沈勝衣！」

雲飄飄冷笑，尚未開口，薛無極話已接上，道：「以我所知黑道中人對於沈勝衣大都切齒痛恨，一心要取他頸上人頭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他們絕對沒有理由完全不會假手七殺莊，可是現在他仍然活得很好！」

「所以你懷疑我的能力？」

「不錯！」

雲飄飄沉吟着道：「我不妨告訴你一件事。」

薛無極道：「洗耳恭聽！」

「這三年之內，已經有四個人投束七殺莊，要殺沈勝衣！」

「姑娘都沒有答應他們。」

「我隨時準備替他們殺沈勝衣，只要他們如數將錢送到七殺莊！」

薛無極恍然道：「這是說，他們都出不起那個價錢？」

「事實如此！」

「姑娘要他們多少錢？」

「黃金二萬兩！」

那些黑衣人立時都一怔，二萬両黃金到底是一個很驚人的數目。

薛無極却只是淡然一笑，道：「價錢還算合理。」

語聲重重的一頓，道：「我給你！」

「多少？」

「不是說二萬兩黃金？」

「現在不是這個價錢了。」

「哦？」

「七殺莊的存在雖然是人所共知，蘇仙這個人都是一個秘密，而我這個人，更是秘密之中的秘密，現在却都已不成秘密了。」

「如今又怎樣？」

「這種殺人的工作，我只可能再做一次！」

「姑娘的秘密，我們絕不會洩漏出去的。」

「可惜發現這個秘密的並非你們。」

「那個矮胖子到底是誰？」

「你們知道的已經够多了，再知道多一些，對於你們的健康只怕不大好！」

薛無極沒有再問。

雲飄飄冷冷的盯着薛無極，接道：「你雖然找到蘇仙，未必能够找到我，這一次我之所以約你來此一面，乃是奇怪你何以對於我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

薛無極接道：「姑娘現在無疑已明白了。」

「有一件事到現在，相信你亦應該已明白。」

薛無極頷首道：「賣給我這個消息的人，其實還未能够完全確定七殺莊的主人就是姑娘，打算透過我來證實這件事。」

「一方面藉此機會找到我殺人賺錢的證據。」

「他們到底是……」

雲飄飄截口道：「不過他們雖然聰明，在我的安排之下，在他們找到來這裏的時候，我們應該已離開。」

薛無極不覺點頭道：「姑娘的安排也實在出人意料，蘇仙姑娘原是叫我們到雲來客棧等候，晚上忽然走來一個女人易容喬裝的店小二，誰都以爲那個女人就是姑娘，那知道只是姑娘的使者，送來姑娘的密函，叫我們轉來這裏會面。」

雲飄飄道：「以你的聰明應該看出這其中另有蹊蹺。」

薛無極道：「所以一路上我已吩咐手下小心行踪，注意有沒有人隨後追躡。」

「有沒有？」

「有兩人，都已被我們妙計擺脫。」

「你們其實可以將他們抓起來。」

「在未見姑娘之前，我們並不想節外生枝。」

雲飄飄冷然一笑，道：「好！」

薛無極微露詫異之色，道：「姑娘這樣就相信我的說話？」

雲飄飄緩緩地道：「在你們離開蘇仙那兒開始，你們的行踪一直就在我的人監視之下。」

薛無極並不懷疑雲飄飄這說話。

雲飄飄接道：「到你們抵達雲來客棧，我的人亦已經調查清楚你們的底細！」

薛無極輕嘆一聲，道：「姑娘也實在謹慎。」

雲飄飄道：「謹慎本來就是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必須先具備的條件！」

薛無極道：「對姑娘我本來只有六分信心，現在有八分了。」

雲飄飄冷笑。

薛無極連隨轉回話題，道：「未知姑娘殺沈勝衣究竟是什麼價錢？」

雲飄飄道：「一倍原來那個價錢。」

「四萬兩黃金。」

「正是！」

薛無極沉默了下去。

所有黑衣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薛無極的臉上。

× × ×

夕陽仍未下，山風已漸急。

薛無極沉默了一會，倏的迎風吁了一口氣，一字字的道：「這一次既然是姑娘的最後一次出手，價錢就是貴一倍也是應該。」

他一頓接道：「幸好這個價錢我還付得出。」

雲飄飄一笑，說道：「我喜歡爽快的人。」

薛無極緩緩的道：「只望姑娘也不會令我失望。」

雲飄飄道：「七殺莊從來沒有失望的顧客。」

薛無極道：「希望我這個顧客亦沒有例外。」

他說着探手緩緩從懷中取一個錦盒，打開。

錦盒之內放着一疊厚厚的銀票。

薛無極雙手捧着錦盒跨前三步，一面遞向雲飄飄，一面道：「這錦盒之內一共有二十張銀票，合共黃金二萬五千兩。」

雲飄飄沒有接下。

薛無極繼續說道：「餘下一萬五千兩，在沈勝衣死後，薛某人一定立即親自送到七殺莊。」

他看見雲飄飄仍無反應，又道：「姑娘雖然有姑娘的規矩，但二萬五千兩黃金，現在却不過只換來姑娘一聲應允……」

雲飄飄截道：「也罷，這最後一次，我姑且從你。」

她終於接下那個錦盒。

薛無極抱拳長揖道：「多謝。」

雲飄飄也不還禮，道：「還有那一萬五千兩黃金你帶在身旁，沈勝衣死後，我自然會着人去找你。」

薛無極道：「七殺莊果然眞不能再用了。」

雲飄飄只是冷笑。

薛無極也不再問，道：「那麼我就將黃金留在身旁。」

他連隨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我相信，沈勝衣也夢想不到，他的命是那麼値錢。」

雲飄飄即時將錦盒闔上，並沒有數一數那些銀票。

事實也沒有那個需要，因爲薛無極欺騙她，對自己並無任何好處。

薛無極目光一落一轉，忽然道：「姑娘那四位朋友，現在不妨請出來一見！」

雲飄飄微微一愕，問道：「你早已發覺？」

薛無極道：「來時便已發覺。」

雲飄飄道：「虎父無犬子，這句話實在有道理。」

薛無極偏身一瞥，道：「這十一個人都是家父一手訓練出來的殺手，連薛某人在內，隨時都準備助姑娘一臂之力！」

雲飄飄淡然一笑道：「我若是全力試過殺不了沈勝衣，一定會通知你們。」

薛無極緩緩的道：「錢方面，我仍然照付！」

雲飄飄道：「這是什麼意思。」

薛無極道：「爲了殺沈勝衣，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雲飄飄冷笑道：「可惜七殺莊的人並不喜歡佔別人便宜，如果眞的要找到你們，我只收你黃金二萬兩。」

這種話，本來不是她說的，但現在竟然說了出來。

她一向對自己的武功充滿信心，而且她還有幾個得力手下，從來就沒有想到借助別人。

這一次，分明已起了這個念頭，到底是薛無極詞鋒犀利，動搖了她的信心，抑或是沈勝衣的關係？

薛無極也不勉强，道：「一切看姑娘意思。」

雲飄飄旋即一幌手中白玉簫。

四個綠衣少女連隨從小徑兩旁的草叢中冒起來。

衣草俱綠，要發現她們並不容易。

那些黑衣人看見，都微露驚訝之色，顯然就只有薛無極知道那四個綠衣少女的存在。

那四個綠衣少女背負長劍，腰左右懸着兩個豹皮囊，左右手却戴着鹿皮手套。

薛無極目光一轉，道：「以我看，她們都是暗器好手。」

雲飄飄冷然一笑。

薛無極接道：「她們用的都是淬毒暗器？」

「否則又何必戴上鹿皮手套？」

「姑娘好小心，雖然已調查清楚我的底細，仍然作這種防備。」

「防人之心不可無。」

「幸好薛某人一番誠意，並沒有貳心，以姑娘如此審愼，相信不難擊敗沈勝衣於死地。」薛無極仰天長笑。

他笑得顯然非常開心，就彷彿已看見沈勝衣倒在雲飄飄的面前。

雖然他從未見過雲飄飄殺人，聽方才簫聲，再細心觀察，已能够肯定雲飄飄的武功尤勝自己一籌。

他的父親薛長生是江湖中人聞名色變的「地獄刺客」，虎父無犬子，殺人的技術他學會了不少，在判斷對方的武功方面亦不在他的父親之下。

這本來就是做一個出色的刺客不可缺少的條件。

× × ×

笑聲未落，小溪左右草叢中又出現了兩個人。

左面那個是一個白衣胖子，五短身材，面圓如滿月，蒼白如死人，相貌非常滑稽，眉毛眼睛鼻子嘴唇都攢在一起，雙手捧着老大的一個葫蘆。

葫蘆嘴正塞在他嘴裏。

右邊那個既不胖，也不瘦，一身紅衣有如火燄，四四方方的那張臉亦紅得喋血一樣。

他們幽靈也似從草叢中冒出來，距離前面那兩個少女不足二丈，那兩個少女竟然完全不覺。

但四個少女却是面面對立。

左面那兩個少女立時看見右面那兩個少女身後出現的紅衣人，右面那兩個少女亦立時看見出現在左面那兩個少女身後白衣矮胖子。

她們盡皆一驚，幾乎同時脫口一聲：

「小心！」

都是叫對面的夥伴小心，不知道自己後面亦出現了一個人。

那只是刹那！

論武功，她們無疑不如雲飄飄遠甚，但經驗之豐富，反應之敏銳，亦非普通人所能够比得上。

夥伴的神情入眼，她們就知道自己的身後也有人，一聲「小心」才入耳，身形已疾轉過去，十二種七十二顆暗器旋即飛蝗般疾射向身後！

破空聲响刹那亂响，懾人心魄！

× × ×

雲飄飄薛無極那邊都看在眼內。

薛無極只是一怔，雲飄飄一見那兩個人出現，面色就當塲一白，嘶聲高呼！

亦是一聲：「小心！」

語聲出口的刹那，她後面那株枯樹的樹幹就迸裂，「喀刷」的一分爲二，內裏赫然被挖空！

一個褐衣人就立在被挖空的樹幹中！

樹幹一裂開，褐衣人的身形亦暴露了出來！

這個人既瘦且高，簡直就有如一支竹竿，馬臉，尖鼻，薄唇，顴骨高聳，面頰有如刀削，一副死人眉眼，木無表情。

在他的右手，握着一支劍，細長而尖銳！

樹幹方裂開，這支劍就從樹縫中倒挑刺出，刺向雲飄飄後心要害。

「心」字才出口，劍已經刺出！

這樣的一劍，應該就不會落空，但竟然落空！

好一個雲飄飄，腦後雖然沒有長眼睛，聽覺之靈敏，反應之迅速，遠非常人能及，樹幹迸裂那「喀刷」一聲入耳，她窈窕身子就向前一栽，正好讓開了那一劍！

褐衣人一劍刺空，人已經破樹飛出，手一擰，「嗤嗤嗤」一連十七劍。

雲飄飄的身子同時飛雲般飛離了枯樹前那塊大石。

劍雖快，她的身形更加快！

褐衣人一連十七劍都刺空，一脚已踏在石上，猛一蹬，人劍從石上掠前，又是十七劍！

這一次的十七劍借力使力，自然更迅速，劍尖與雲飄飄後心的距離迅速由三寸縮至半寸，却也就以這半寸之差，始終不能够刺入雲飄飄的後心！

雲飄飄的武功顯然就在這個褐衣人之上。

她再讓十七劍，身形已開始下落，倏的一長，凌空猛掠前七尺，這樣才着地。

褐衣人却沒有這份本領，十七劍刺過，身形已落下，距離雲飄飄已經七尺！

他深深的吸一口氣，握劍的右手青筋蚓突，一張臉仍然木無表情！

雲飄飄即時一聲輕叱：「木郎君？」

「正是我！」褐衣人應聲標前，長劍又刺出！

雲飄飄同時回身，右手中已然多了一支軟劍，那雙眼睛不知何時已變得冰石般冷酷！

她那支軟劍連隨一抖，「忽哨」的抖直，正好迎上木郎君刺來的長劍！

「叮」一聲雙劍一擊，木郎君長劍一化十七，雲飄飄那支軟劍却亂雲般舒捲，映着殘霞光影，異彩晶瑩！

一刹那「叮叮」連聲，木郎君十七劍變回一劍，雲飄飄那支軟劍一轉，嗡的一劍乘隙刺入，刺向木郎君的咽喉！

木郎君大驚急退！

雲飄飄劍勢未絕，追刺木郎君咽喉！

木郎君一退再退，連退三步，手中劍竟然完全施展不開！

第一步倒退，雲飄飄那支劍的劍尖距離他咽喉還有尺三四距離，到他第二步倒退之際，劍尖距離他咽喉已不足一寸！

再來一劍又如何？

木郎君的臉上終於露出了恐懼之色！

雲飄飄顯然已動殺機，第三劍刺不着，第四劍緊接刺出，仍是向咽喉刺出！

這一劍必入咽喉！

木郎君第三步倒退，已知道自己的處境是如何危險，不覺就脫口一聲驚呼！

也就在這個時候，雲飄飄脚下的草叢中突然出現了一雙沾滿黃泥的手！

雲飄飄並沒有踩着人，草叢中也根本沒有躺着人，那雙手赫然是從泥土裏伸出來，一抓抓住了雲飄飄的雙脚脚踝！

雲飄飄第四劍方刺出，猛然就發覺雙脚脚踝被人抓住，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刺出的那一劍立時就失了準頭，哧的從木郎君的頸旁刺過。

劍上寒氣却已然尖針般刺入了他頸旁的肌肉，使他不由連打了兩個寒噤！

雲飄飄脚下的地面幾乎同時龜裂，綠草黃泥四射，一個黃衣人破土而出！

這人身形相貌與出現在小徑左面草叢那個白衣矮胖子似乎並無多大不同，一個頭部尖得很，上面一根頭髮也沒有，堆滿了黃泥，其中竟然爬着兩條老大的蚯蚓。

他一身上下也遍是黃泥，驟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從地獄裏逃出來的惡鬼。

雲飄飄的脚踝緊握在他的雙手之中，破土而出，猝不及防，整個人就被他擧了起來！

「土郎君！」雲飄飄失聲驚呼，腰一折，右手劍急落，刺向那個黃衣人！

才削到一半，就被一支劍橫來架住。

細長而尖銳，正是木郎君的劍！

木郎君驚魂未定，但反應仍然如此敏銳，出手仍然如此準確！

因爲這之前，他們爲了對付雲飄飄，非獨擬定了計劃，而且已經反覆練習了七十二次。

每一種可能他們都已經考慮到，所以雲飄飄劍一沉，木郎君自然就一劍架去！

雙劍一接觸，叮叮叮接連七响！

雲飄飄那一劍之中竟暗藏七種變化，但都被木郎君完全接住了。

她的劍絕不止這樣快。

只可惜她的雙脚都握在土郎君的雙手之中，身形固然被牽制，出手亦難免大受影响！

× × ×

薛無極一旁看在眼內，雙眉不覺已結在一起。

那片刻他的心情實在亂到了極點。

因爲他知道暗算雲飄飄的是什麼人，也知道那些人的厲害！

——袖手旁觀還是出手相助？

薛無極本來是一個當機立斷的人，現在却拿不定主意。

那十一個黑衣人見他毫無表情，自然亦不會出手。

叮叮叮七響，木郎君接住了雲飄飄七劍之際，破土而出的土郎君已穩住身形，雙手連隨運起十成功力捏下去！

雲飄飄立時雙眉一皺，脚踝顯然已感覺痛苦，劍勢却未絕，瞬息十四劍！

木郎君從容接下，而且竟然還能夠反擊！

土郎君已完全控制了雲飄飄的身形！

晶芒飛閃，木郎君回劍反擊，一出手又是十七劍！

雲飄飄要接下土郎君的劍原就容易，要閃避自然就更不成問題，可是土郎君却握住她雙脚的脚踝，硬將她的身子迎向木郎君的劍，她非獨閃避不來，封擋也因爲身形的被控制大受影响！

她仍然支持得住，但經已險象環生！

薛無極看得眞切，面色一變再變，驀地猛一聲長嘯，疾撲了過去！

他終於決定出手！

長嘯聲未落，破空聲暴响！

五點寒芒夾着尖銳已極的破空聲响突然從旁射出，疾射向薛無極後背！

寒芒五色！

薛無極入耳驚心，撲前的身形突然一頓，頭未回，身已偏，反手，拂袖！

三點寒芒被他「霍」地一袖拂落，還有兩點寒芒從他的胸前射過！

一條人影同時如箭般掠過他的身前，赫然是那十一個黑衣人之一！

薛無極怔在當場！

那個黑衣人身形方掠過，左手一翻，又是五點寒芒向薛無極射來！

薛無極目光及處一聲：「好大的胆子！」雙手左一抓，右一抓，便將那五點寒芒抓在手中，攤開來一看，原來是五顆蠶豆般大小的彈子，分別用金銀銅鐵錫五種金屬鑄成！

「金郎君！」薛無極面色一變！

× × ×

一翻即收，金郎君的左手一落，彈子又已在握。

這一次不是五顆，是二十五顆，他的右手亦同時抓住了三十顆彈子，身形一沉，雙手一揚，五十五顆彈子暴雨般飛射向雲飄飄！

一時破空之聲大作。

這些彈子雖然並沒有尖刺稜角，但發自金郎君手中，便足以致命。

薛無極所以能够那麼容易接下，只因爲他練的乃是家傳金剛不壞功，雖不致銅皮鐵骨，混身上下都刀槍不入，但雙手的確已經堅硬如鐵，開碑裂石！

古寺一戰，「地獄刺客」薛長生只用一雙手，就殺得沈勝衣險死還生。

薛無極自幼苦練，現在不錯仍然有一段距離，也已有八分火候，那五顆彈子便是打在身上，亦未必能够將他打傷。

雲飄飄却沒有這種挨打的本領。

那片刻，她又已接下木郎君十七劍，薛無極一聲「金郎君」即時傳來！

「郎君」二字連隨被破空聲响掩蓋！

雲飄飄又驚又怒，身形却被土郎君控制，一支劍亦已經爲木郎君封死，雖知道金郎君暗器襲來，既不能閃避，又不能封擋，不由自主的脫口一聲悲呼！

這一聲悲呼旋即被金郎君那些彈子打斷！

五十五顆彈子只有六顆落空，其他四十九顆分別打在雲飄飄身上的四十九處地方！

「噗噗」之聲亂响，彈子着處，衣衫迸裂，肌骨內陷，雲飄飄一個腦袋亦被幾顆彈子打着亂幌！

她所有的動作刹那完全停頓，長劍脫手，嗆啷墮地，腰亦倒折！

土郎君雙手一鬆，雲飄飄的身子便摔在地上，一動也不再一動！

木郎君一步跨前，手起劍落，看樣子就是惟恐雲飄飄死不了，要補上一劍。

金郎君揮手阻止，道：「給她留一個全屍！」

說話出口，破空聲响，五顆彈子疾向他的後背射來。

他聽在耳裏，却沒有閃避。

五顆彈子一刹那打在他的後背之上，篤篤篤篤篤的發出五下異响，反彈落地面。

莫非他的身子也是用金屬打的？

他若無其事，緩緩的轉過身子，瞪着薛無極，道：「好大的胆子。」

這不是薛無極方才的說話。

薛無極雙手已空，那五顆彈子正是發自他的雙手。

他也瞪着金郎君，應聲道：「我該以十成眞力發出這五顆彈子。」

金郎君道：「你便是再加半分眞力，我也絕不會站在原地挨打。」

薛無極上上下下的打量金郎君一眼，忽然道：「穿了鐵甲？」

金郎君冷然一笑，道：「金絲甲！」

薛無極道：「金郎君不愧金郎君！」

金郎君仰天大笑，那笑聲有如金鐵交擊，响亮而刺耳。

一個冰冷的語聲相繼在薛無極身後响起來：「怎麼你現在才動手？」

薛無極循聲望去，就看見矮胖子手捧大葫蘆，站在那兒冷笑。

兩個白衣少女倒在他身前的草叢中，臉龐都千孔百洞，咽喉更陷了下去。

她們的暗器雖然飛蝗一樣既多且急，只可惜在她們一聲「小心」出口之前，矮胖子人已凌空！

× × ×

人雖然矮胖，身形却矯活非常，矮胖子凌空一拔丈八，葫蘆已離口，兩腮同時鼓起來，猛一張，「嘩」一聲，一口酒狂噴而出！

酒香四溢，中人欲醉。

葫蘆中載的本來就是美酒。

矮胖子口裏並沒有藏着什麼暗器，就只是呷了一口酒，再將之噴出來！

酒仍然是那口酒，酒中却已注滿了眞氣。

酒珠飛洒，箭矢般射向那兩個少女。

那兩個少女暗器方出手酒箭已射至！

暗器從矮胖子的脚下射過，酒箭正射在那兩個少女的面上！

這種酒箭本來就比任何的暗器都難以應付，那兩個少女冷不提防，如何來得及閃避，驚呼未絕臉龐已被射得百洞千孔！

矮胖子凌空落下，左右脚一蹬，閃電也似分別踢在那兩個少女的咽喉上！

酒箭並未足以致命，致命的却是這兩脚！

× × ×

紅衣人亦在右邊草叢那兩個少女一聲「小心」出口之前發動攻勢，雙手一揚，左二右二打出去了四顆烏黑的發亮彈丸。

然後他一個閃身，閃入一株大樹的後面。

那四顆彈丸半空中相撞，「轟轟」的突然爆炸，鐵片四射，烈焰飛揚！

彈丸之內赫然都塞滿了鐵砂火藥！

這種火藥鐵彈比白衣矮胖子那種酒箭更難以應付，那兩個少女暗器方出手，人就被炸得血肉橫飛，混身都裹在烈焰之中，慘呼着倒下！

附近的草叢立時亦着火，迅速燃燒起來！

那兩個少女的暗器大半都打在那株大樹之上，其餘的都落在草叢中。

紅衣人却仍然好一會才從樹後走出來，一面似笑非笑的表情，而且竟然舉起了雙手，以中指塞住耳朵。

他却連一眼也沒有望向那兩個少女。

對於那兩個少女的武功，那四顆彈丸的威力，顯然在出手之前，他已經估計清楚。

所以他這樣從容。

這種估計的準確，亦可謂驚人。

× × ×

薛無極目光由矮子轉過來的時候，紅衣人才放下雙手，對着薛無極倏的一笑，道：「要動手，你應該一開始就動手！」

語聲霹靂也似，震人心絃。

薛無極徐徐頷首，道：「我的確本該一開始就動手！」

紅衣人笑問道：「何以等到現在？」

薛無極道：「因爲忽然省起你們是什麼人？」

紅衣人道：「我們是什麼人？」

薛無極答道：「金木水火土，五行追命！」

紅衣人大笑。

「閣下無疑就是火郎君！」薛無極目光一轉，回對白衣人矮胖子道：「至於這位定必就是水郎君的了。」

白衣矮胖子冷冷道：「正是！」

火郎君連隨問道：「你既然醒起，怎麼還出手，難道你竟然有信心要將我們擊殺？」

薛無極道：「若是我有信心擊殺你們，又焉會重金請殺手取沈勝衣人頭？」

火郎君道：「那麼你的出手……」

薛無極截道：「完全是因爲我忽然又醒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

「五行追命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盡殺在場所有人，便是毫無關係，也一樣絕不留活口！」

火郎君微微笑道：「有時也會有例外的！」

水郎君冷冷接道：「這一次却絕不會例外。」

金郎君那邊連隨說道：「你既然知道我們五行追命，想必也知道我們與雲飄飄什麼關係？」

薛無極臉龐一沉，道：「嗯！」

木郎君插口問道：「我們殺雲飄飄的原因，未悉你也否知道？」

薛無極點頭道：「不難想像。」

土郎君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開口，這時候開口，道：「我們之殺雲飄飄，乃是因爲雲飄飄違反戒條，但沒有你們這種人，雲飄飄亦不會違反戒條！」

金郎君厲聲接道：「所以雲飄飄該死，你們這種人同樣該殺！」

薛無極淡然一笑，道：「雲飄飄雖然該死，你們却一直都找不到證據。」

金郎君道：「所以一知道你打算前往七殺莊請殺手，在調查七殺莊主人的底細，我們就將到手的資料廉價出賣。」

薛無極道：「然後利用我來引雲飄飄上當。」

金郎君道：「這事實是一個陷阱！」

薛無極道：「在我們進入雲來客棧之前，你已經混進來。」

金郎君道：「不錯。」

薛無極道：「萬方的人何在？」

「地獄！」

「殺了他之後，你就要將他的臉皮剝下。」

「否則又如何能够瞞過你的眼睛？」

金郎君抬手一抹，一張臉皮就從臉上飛出去，薄紙般落在草叢之中。

這是薛無極那個手下，萬方的臉皮。

在這張臉皮之後，才是金郎君的眞面目。

高鼻碧眼！這個金郎君說的雖然是漢語，竟不是漢人。

薛無極一怔，又問道：「可是你如何將消息從雲來客棧送出？」

金郎君道：「雲來客棧在我們早已經不是秘密。」

土郎君接道：「在你們入住不久，我便在下面挖了一條地道。」

薛無極恍然，一聲歎息道：「消息就是從地道送到外面？」

土郎君道：「一接到消息我們四人就立即動身，各自跑折了兩匹馬，搶先半日來這裏。」

木郎君道：「古寺之內敗壞不堪，蛛網塵封，我們大胆假定，雲飄飄必然在寺前那塊大石之上會見你們！」

薛無極不禁又一聲歎息。

這五行追命的殺人方式固然狠辣，經驗判斷尤其豐富準確。

土郎君接道：「所以我立刻在附近下了地道，躲藏在下面伺機出手。」

語聲未已，他脚下地面突然崩裂，泥土陷落。

他的人連隨亦沉了下去。消失不見。

薛無極面色卽時一變，大喝道：「殺！」身形箭矢般射出！

射向金郎君！

× × ×

一聽到那個「殺」字，薛無極手下十

個黑衣人就紛紛發動攻勢！

除了高捷謝遜，其他八人仍然在鞍上，嗆啷刀出鞘，策馬舞刀，分別衝向火郎君水郎君。

他們快，水郎君火郎君更加快。

火郎君手一暴揚，十顆彈丸疾向衝來的黑衣人射出，人一閃，又閃入大樹後！

彈丸兩兩半空交擊，霹靂連聲，驚天動地！

三個黑衣人火光閃射中血肉橫飛，兩匹健馬，「希聿聿」悲嘶倒下。

衝向火郎君一共五騎，還有兩個黑衣人一個滾鞍下馬及時閃開，一個飛鳥般離鞍拔起兩丈，彈丸「轟」的在他的腳下爆炸！

他們都是「地獄刺客」薛長生一手訓練的殺手，慓悍，狠辣，望也不望一眼身旁同伴，一高一低迅速向那株大樹撲去！

才撲到，火郎君倏的從樹後面探頭出來！

凌空撲下那個黑衣人一眼瞥見，左手一揚，哧一聲，一支弩箭從袖中射出，疾射向火郎君的面門。

火郎君一笑，手一翻，那支弩箭就被他夾在左手食中指之間！

那個黑衣人瞬眼落下，右手刀一砍就是九刀！

刀未到，火郎君身形一縮，暴退半丈，九刀落空！

黑衣人喝叱一聲，人刀追擊，那知道身形方動，一股火焰就迎面射至！

火郎君的右手之中這剎那已然多了一支金屬管子，火焰正是從這支管子之中射出！

黑衣人驚呼急閃，一閃不開，混身就着火燃燒，慘叫連聲，伏地亂滾！

貼地撲來那個黑衣人看在眼內，不由得心胆俱寒，方自一怔，一支弩箭射入他眉心之內！

正是火郎君夾在食中指之間的那一支弩箭！

× × ×

其他五人同時衝向水郎君。

謝遜高捷就在這五人之中，他們兩人早已經下馬，但身形迅速，策馬衝前那三人尚未衝至，他們已經撲到水郎君面前，雙刀齊展，左右劈落！

水郎君同時發動，矮胖的身子滴溜溜一轉閃開雙刀，張嘴「哇」一口酒箭噴向謝遜，身子接着一倒，伏地向高捷滾去！

謝遜眼急手快，舉刀急擋！

刀尚未展開，酒箭已噴至！

謝遜也知道這種酒箭不容易擋下，只用刀護住眼睛！

酒箭密如雨，利如箭！

謝遜面龐一陣刺痛，高捷一個身子幾乎同時離地飛了起來。

水郎君的動作實在太出人意料。

高捷也實在想不到水郎君的身法如此迅速，他明明看見水郎君迎面疾衝而來，但一刀劈出，人便消失，胯下旋即一痛！

他慘呼一聲出口，人已經被踢上了半空。

凌空未落，慘呼聲已經斷絕，人亦氣絕！

水郎君連隨彈起身子，標向謝遜，勢如強弓弩箭！

謝遜正想知道一張臉到底變成怎樣，眼旁已瞥見人影射來，護眼一刀急劈了過去！

一劈十三刀！

水郎君身形那麼迅速，竟然還能夠再生變化，倏的一偏，讓刀勢，從謝遜身旁掠過，反手一葫蘆砸向謝遜的後腦。

謝遜的反應也算敏捷，一個風車大轉身閃開！

水郎君却就藉那葫蘆一砸之勢，收住了身形，那身子一側，腳便已踢出！

謝遜身子轉過來，水郎君的腳已踢到，三腳！

「拍拍拍」一連三聲，謝遜的咽喉胸腹各中一腳，魁梧的身軀飛摔出去！

其餘三人這時候已經衝至，雖然都看在眼內，無一來得及搶救，見到謝遜相繼被踢斃，又是驚，又是怒，拍馬舞刀，疾衝上前！

馬快刀急！水郎君剎那身形凌空，酒箭從口中噴射，凌厲的腳法連隨展開，左右飛踢，大葫蘆乘隙砸下去！

到他的身形落地，三個黑衣人已盡被他擊落馬下！

這三人的武功與謝遜高捷比較，無疑有一段距離。

水郎君殺這三人，自然是更加容易。

× × ×

謝遜高捷的武功雖然在其餘黑衣人之上，但與薛無極比，却又不能相提並論。

薛無極到底是「地獄刺客」的兒子。

可惜他獨力要同時應付金、木、土三郎君！

× × ×

薛無極身形才射出，原來站立的地面就裂開，一雙手「甫甫」地伸了出來。

這雙手當然就屬於土郎君所有。

薛無極若是仍然站立原地，一雙腳不難就落在土郎君那雙手之中！

土郎君一抓落空，身形一長，便破土出來。

他本可以繼續在地下伺機偷襲薛無極，但這時候那些黑衣人已經展開攻勢，喊殺連聲，馬蹄雷鳴，整塊地面也震起來。

儘管他的聽覺比常人敏銳，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從地道中準確找出薛無極的立腳地方，也實在困難。

所以他索性破土出來。

他這邊現身，薛無極那邊已撲到金郎君面前！

金郎君早有準備，雙手暴翻，二十顆彈丸急打薛無極。

人在半空，要閃避這些彈丸並不容易，可是薛無極雙袖一捲，便已將彈丸捲住，轉射向旁邊的木郎君！

這些彈丸再加上他的內力，去勢更凌厲！

木郎君一眼瞥見，身形急閃，右手劍暴展！

叮噹連聲，二十顆彈丸被他以劍擊下八顆，閃開十二顆！

薛無極同時已經向金郎君擊出三十六拳，踢出二十四腳！

金郎君喝叱連聲，拳腳急開，「劈劈拍拍」一陣亂响，竟然被薛無極一連迫退

六步！

薛無極並不進擊，一聲怪嘯，身形風車般一翻二丈，落在木郎君身旁，左腳一沾地，右腳就飛踢！

木郎君一支劍竟不及施展，忙一步倒退！

薛無極那一腳踢得雖然狠，却竟是虛招「霍」一收，左腳一點地，身形又起，從木郎君身旁掠過！

木郎君一怔，右手劍急刺！

「哧哧哧」連刺三劍！

三劍都落空，薛無極人已經在二丈之外！

木郎君長嘯急追，金郎君土郎君雙雙亦追前。

薛無極身形如飛，「燕子三抄水」，三個起落，已經落在右面樹林深處！

他何等見識，那裏看不出手下一夥絕非火郎君水郎君之敵，亦知道自己縱然擊傷金木土三郎君，也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而且也不是片刻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這片刻之間，火水二郎君隨時都會加入戰圍，水郎君酒箭難防，火郎君火藥暗器更是擋者辟易！

應付這五行合擊，薛無極實在一些把握也沒有。

所以他只有逃命，在水火二郎君那些黑衣人之前逃命。

那些黑衣人雖然不少，已跟了他多年，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他拚命，亦未必能够保得住他們的安全。

當機立斷！

這個人心腸的狠辣本來就不在五行追命的任何一人之下。

× × ×

樹林本來最適宜逃命，薛無極輕功高强，要擺脫五行追命，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惜他選擇錯了方向。

他身形迅速起落，片刻便已掠前了百丈。百丈之外，竟然是一個斷崖。

他及時收住去勢，探頭一望，斷崖下一片黝黑，也不知有多深，當場就心頭一涼。

也就在這時候，五下不同的笑聲從後面傳來。他應聲回首。

五行追命已經在三丈之內，孤形向他圍上來。

薛無極不禁一聲歎息。

大限難免　已成白痴

夕陽已西墜，淺霞雖然仍絢爛，樹林中因爲枝葉濃密，比林外陰暗得多。

火郎君倏的揚手，三支金屬小管子「奪奪奪」的插在薛無極身前一丈之處！

管子的上端旋即冒出一股火焰。

周圍立時亮起來。

火光照射下，薛無極面色慘白。

五行追命相顧一眼，分別從五個方向撲前去。

人未到，水郎君一口酒箭先已射至！

薛無極貼着崖邊一株樹的樹幹長身拔起。

酒箭從他的腳下射過，射在樹幹上，堅實的樹幹之上「篤篤篤篤」的多了無數凹洞。

金郎君的十五顆彈丸相繼射至。

薛無極手一扳樹幹，人又升高了六七尺，彈丸都打在樹幹之上。

他方待繼續升高，從樹梢之上開溜，頭頂一丈火光一閃，霹靂一聲，突然出現了一團老大的火球，樹梢瞬息燃燒起來。

火郎君的火藥暗器也出手了。

薛無極又歎息一聲，拔起的身子，貼着樹幹迅速的落下。

木郎君的劍，土郎君的一把鐵鏟子立即殺上！

那把鐵鏟子一共三截，合起來只長二尺許，乃是土郎君開鑿地道不可缺少的工具，他方才一直都是插在腰背後，現在才撤在手中，「喀登」的展開，便成了六尺長的兵刃！

鏟口鋒利之極，擋在前面的一株小樹一觸立斷，那把鐵鏟去勢未絕，繼續插向薛無極。

木郎君一刺也就是十七劍！

薛無極急閃。

閃左，水郎君一腳咽喉處踢來，閃右，金郎君雙拳胸腹間擊到。

薛無極尖嘯一聲，身形倒翻，竟然翻出了斷崖邊緣！

拳腳劍鏟全都落空，薛無極半空中無處着力，急墮斷崖之下。

五行追命齊都一怔，急步奔至崖邊，探頭下望。

薛無極赫然雙手入土，斜吊在崖下半尺之處，他們方探頭出來，霍一腳便自崖下勾上，正勾着水郎君腳踝！

水郎君雙腳苦練多年，凌空一踢，開碎裂石，下盤本來是極穩，可是這下子猝不提防，竟然被那一腳勾倒，跌出斷崖之外，驚恐下不覺脫口一聲慘叫。

慘叫聲由高而低，水郎君矮胖的身軀迅速被一片黝黑吞噬！

薛無極連隨鬆手，身形亦向斷崖下瀉落！

金郎君驚怒交集，彈丸連串追射薛無極，火郎君虎吼一聲，火藥暗器亦出手！

「轟轟轟」連聲霹靂，斷崖下火光亂閃！

薛無極一聲慘呼突然從下面傳上來，凄厲而尖銳！

火郎君聽得真切，垂手悶哼道：「若教你逃得性命，我們叫什麼五行追命！」

土郎君旁邊一聲歎息，道：「這個稱呼以後還是得改改！」

火郎君一怔，隨即亦歎息一聲。

金郎君忍不住插口問道：「這個斷崖到底有多少丈？」

土郎君道：「深不可測。」

金郎君又問道：「掉下去以你看…」

土郎君苦笑道：「縱使武功怎樣高强，除非極盡小心，否則也是凶多吉少！」

他搖頭一頓，道：「這片斷崖非獨筆直如削，而且滿佈尖石，一步差錯，便會粉身碎骨。」

金郎君並不懷疑土郎君的說話。

在設置陷阱之前，土郎君他們必須先清楚附近的地形，尤其土郎君，在這方面簡直是一個專家，他的說話已完全可以代表火郎君與木郎君的意見。

一步差錯也會粉身碎骨，何況水郎君是猝不提防，給薛無極一脚勾跌下去。

薛無極那一脚無疑是有心，却並非特別針對水郎君，只不過水郎君剛好在那個位置。

他們四人都可能喪命在那一脚之下，現在就等於在鬼門關之前轉了一趟。

所以在傷痛之餘，他們仍然爲自己慶幸。

四人在斷崖邊緣呆了片刻，才先後轉過身子。

金郎君吁了一口氣，道：「雖然折了一人，我們總算已經擊殺雲飄飄，完成使命了。」

木郎君道：「現在應該進行我們的計劃了。」

火郎君沉吟着道：「就只怕蘇仙毫不知情。」

木郎君道：「她是雲飄飄的心腹。」

火郎君道：「好像雲飄飄這種女子，以我看未必會那麼容易相信別人。」

木郎君道：「無論如何我們都依照原定計劃去進行，即使是失敗，對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金郎君頷首道：「這個倒是。」

木郎君接道：「而且雲飄飄那裏，現在就已經有二萬五千兩黃金等着我們。」

金郎君笑笑，道：「二萬五千兩黃金其實已經不少的了。」

火郎君微喟道：「可惜滿足不了我們。」

金郎君道：「所以，計劃還是要進行的。」

土郎君突然插口道：「不過我們的行動得小心，萬一走漏了風聲，可就大大不妙了。」

金木火三人亦皆心頭一凜。

土郎君一笑，又道：「話雖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個險，却是不怕冒！」

金郎君道：「只要成功，憑我們的經驗，難道還有人追得到我們的命？」

土郎君連連點頭，道：「那麼我們現在就進行第一步的計劃——先將雲飄飄的屍體放在周鶴的莊院門前，讓蘇仙吃驚一下。」

金木火各自點頭，一齊舉起了脚步。

這五行追命究竟是什麼人？

周鶴蘇仙又是什麼人？

× × ×

中原武林，若說到豪爽，當然得首推李東陽。

座無虛席，門不停賓，「中原李孟嘗」之名，早就已傳遍天下。

李東陽之外，相信就得數周鶴。

「萬家生佛」周鶴武當出身，文武雙全，書畫劍稱三絕，聲名之盛，並不在李東陽之下。

這却都經已成爲過去。

七殺手血洗李家莊，「中原李孟嘗」滿門老幼都無一倖免，沈勝衣八百里追獵，怒殲七殺手，還是一個月之前的事情。

至於周鶴已絕足江湖有兩年，但朋友只要找到上門，又如果眞正需要帮助，也還是毫不吝惜。

十年的經驗積聚下來，他已經懂得應該去帮助那些眞正有困難的人，亦分辨得出，什麼人眞正需要帮助。

所以，近年來，已很少人稱呼他「萬家生佛」了。

事實他已經沒有這種能力，因爲他偌大的一份家財已早已剩餘無幾。

舉個例，一萬兩黃金一個人化，無疑不容易化光，但一萬個人來化，却容易得很。

李東陽生財有道，化得去，賺得回，周鶴却沒有這種本領。

他最本領是寫字，其次是寫畫。

再其次才是用劍。

× × ×

星淡，月明。

夜正深。

周家莊外，一騎東來。

馬已倦，鞍上人却仍然精神抖擻，一個身子槍也似挺直。

白衣散髮，二十五六年紀。七尺長短身裁，眉如劍，目似星，鼻高，唇薄，不就是左手一劍橫掃十三殺手，名震江湖的俠客沈勝衣。

每個人都難免有判斷錯誤的時候，沈勝衣也沒有例外。

他雖然不是第一次經過這附近，這一次仍然錯過了宿頭。

幸好他並沒有忘記這附近也住有一位朋友——

「萬家生佛」周鶴。

兩年前他曾經作客周家莊，那時候的周家莊日夜大開門戶，不少江湖豪傑路經這附近，都寧可不入客棧，直趨周家莊，喝幾口美酒，交幾個朋友。

錯過宿頭的更就不在話下。

主人也實在好客，無論你什麼時候到來，都有下人替你安排食物及房間。

如果你喜歡熱鬧，盡可以到莊院的大堂，那兒終夜華燈高懸，光如白晝，不分晝夜都聚着好些江湖豪傑，煮酒論劍或銅琵鐵板狂歌大江東去。

是以附近雖然有不少莊院，縱使初來的朋友，亦不難知道那一座是周家莊。

這却是兩年前的情形。

現在沈勝衣已經來到莊院之外，幾乎就以爲走錯地方。

門牆依舊，整個莊院却籠罩在一片黑暗寂靜之中。

既聽不到昔日的狂歌笑語，也看不到昔日輝煌的燈光。

——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

沈勝衣心頭一凜，不覺催快了坐騎，望莊門那邊急奔。

周鶴絕不是沽名釣譽之徒，武功雖然不大好，却見義勇爲，是個直正的俠客。

沈勝衣十分高興能够有一位這樣的朋友，對於這位朋友的遭遇，當然也是關心得很。

× × ×

莊院緊閉，簷下仍然高懸着兩個大燈籠。

淒冷的燈光照耀之下，門前石階之上赫然仰面倒着一個女人。

淡紫的衣衫，蒼白的臉龐，一頭秀髮披散在地上，那照耀在她身上的燈光，迷迷濛濛，竟彷彿就像是從她的身上透出來

，充滿了一種妖異的誘惑。

她的眼睜大，眼瞳也像是籠上了一層霧也似，絲毫生氣也沒有。

無論怎樣看，她都只是像一個死人，但魂魄，彷彿又並未完全消散。

這個女人也就是江湖上一個可怕的殺手，「七殺莊」的主人雲飄飄。

認識雲飄飄的人不多。

沈勝衣也不認識。

他收韁勒馬，滾鞍跳下，自然就走上石階，俯身探手，按住雲飄飄的腕脈，久久不放。

倏的他劍眉一皺。

——這個女人的脈搏幾乎完全停頓，外面却不見傷口，顯然就傷在內裏，傷得那麼重，能够活到現在已經是奇蹟。

——她躺在這裏，莫非本來是周鶴的朋友，負傷逃來，不支倒下。

——無論如何，先將她抱進去，周鶴莊院內多的是名貴藥材，也許能够保住她的性命。

沈勝衣沉吟着抱起雲飄飄，上前去拍門。

好一會，大門才打開，一個老蒼頭打着燈籠探首出來，一見他就脫口道：「沈公子！」

沈勝衣一笑，道：「壽伯，還認得我麼？」

老蒼頭放聲大笑，道：「沈公子也記得老奴的名字，老奴又怎麼會不記得沈公子？」

沈勝衣道：「周兄可在？」

壽伯道：「在，快請進來。」

沈勝衣抱着雲飄飄一步跨入，壽伯目光一落，驚問道：「這位姑娘……」

「傷得很重。」

「甚麼人這樣大胆，竟然傷害公子的朋友。」

「我不認識她。」

壽伯一愕，連隨點頭道：「那麼是公子路見不平救回來的了。」

沈勝衣道：「這位姑娘乃是負傷倒在這裏門前的石階上。」

壽伯怔住。

沈勝衣接着道：「你看看，是否認識她？」

壽伯舉起燈籠瞇起眼睛，細看了一會，道：「從未見過她。」

沈勝衣道：「也許她與周兄相識，或者知道附近有周兄這個人，負傷走來求救，不支倒在門外。」

壽伯道：「主人的朋友曾經在這個莊院出入的，我大都認識。」

一頓接道：「不過這是他在外面認識的亦未可知。」

沈勝衣道：「無論如何，先將這位姑娘救醒再說，周兄在那裏？」

壽伯道：「還在書齋裏寫畫。」

沈勝衣笑道：「他還是那個脾氣。」

壽伯道：「可不是，一動筆便是四五個時辰。」

沈勝衣道：「事不宜遲，救人要緊，我這就抱這位姑娘到書齋去找他。」

壽伯手指道：「書齋在那邊，公子記性那麼好，一定還沒有忘掉。」

沈勝衣道：「沒有。」

壽伯道：「老奴脚步慢，公子請先走一步。」

沈勝衣點頭放步那邊走去。

壽伯又問道：「門外那匹馬是不是公子的坐騎？」

「勞煩你將牠拉到馬廐。」沈勝衣人已在三丈外。

壽伯遙呼道：「公子放心，我自會教人安置妥當，跟着送茶點進去書齋。」

沈勝衣道：「不用。」

這兩個字出口，人已消失不見。

× × ×

書齋在西院，是一個獨立的地方，周圍遍植花草樹木，左側有一個荷塘。

一半的書齋正是建築在那一個荷塘之上。

日間鳥語花香，推窗外望，一片碧綠，清風徐來，那種幽靜美麗，不難想像。

現在夜深，燈光迷濛，更覺幽靜。

院子裏夜霧迷離，在外面望來，燈光自然也覺得迷濛，書齋之內的燈光其實非常明亮。

燈光下一人獨立，目光落在書案上。

那上面放着筆墨諸般繪畫工具，還有一幅畫，墨尚未完全乾透，顯然方完成不久。

畫中有一株松樹，其下對站着一個書生一個童子，旁邊一道溪流，來自高山上的一條瀑布。

山外還有山，烟雲中隱現。

這個人看了一會，又拿起筆來，在畫右上角空白之處，寫下了一首詩。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北山中，
雲深不知處。

然後就是一行字。

——武當周鶴春夜寫於書齋並錄賈島句。

畫很好，字寫得更好。

這個人正是周鶴。

× × ×

四壁都滿掛書畫，無不是出自周鶴手筆。

他武當出身，亦頗負劍名，但書畫方面的成就却遠在劍術之上。

就外表來看，他也是只像一個書生，不知底細的人，很難想像他竟然會用得一手好劍。

× × ×

字寫罷，周鶴放下筆，吁了一口氣，彷彿放下的乃是千斤重担。

他連隨退後兩步，看似要仔細欣賞一下，倏的側首，目注門口。

即時風聲一响，沈勝衣抱着雲飄飄出現門外。

周鶴看見，先是一怔，接而大笑，道：「我還以爲什麼人深夜找來，原來是沈兄，什麼時候到？」

沈勝衣道：「方到。」大步跨入。

周鶴迎前道：「怎麼不教人通知一聲，好讓我接你？」

沈勝衣道：「老實話，我是錯過了宿頭才想到來你這兒。」

「交着你這種朋友實在不錯極了！」周鶴放聲大笑了起來。

沈勝衣盯着周鶴，神色忽然變得很奇怪。

因爲周鶴的笑聲雖則還是那麼爽朗，眉宇間顯然隱藏重憂，人比兩年前最少老了十年。

兩年前沈勝衣到訪的那天，周鶴剛足三十歲，現在他看來，竟已像四十出頭。

一個人這樣，通常都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又或者憂慮過度。

究竟是什麼回事？

沈勝衣正想問，周鶴目光已落在他懷中的雲飄飄，面上詫異的道：「你這位朋友怎樣了？」

沈勝衣反問道：「這個女人你不認識麼？」

周鶴一呆，搖頭道：「沈兄怎麼這樣問？」

沈勝衣道：「她是昏倒在你莊院門前石階之上。」

周鶴更詫異，走前去仔細端詳了雲飄飄一會，道：「陌生得很。」

沈勝衣道：「那麼大概是知道有你這位大俠客，負傷走來這兒向你求救，不支倒在門外。」

周鶴道：「也許，這種事以前也發生過的了。」

他連隨問道：「傷得重不重？」

沈勝衣答道：「重得很，而且還是內傷。」

周鶴道：「你看可有救？」

沈勝衣肯定的道：「有是有，却要用你幾種名貴的藥材。」

周鶴道：「不要緊，我這兒藥材反正多着，正怕它們放久了失去功效。」

他過去拉開書齋後面的一扇門戶，道：「所有藥材都在這裏頭，你看那些才合用？」

沈勝衣橫移兩步，將雲飄飄放在旁邊的一張竹榻之上，然後走過去，一面道：「怎麼你把藥材放在書齋內？」

周鶴道：「因爲我在書齋的時候最多，救人有時候一刻也躭擱不得，立即就要給藥用。」

他當先走了進去。

那是一個小房間，一排排紫檀架子之上，大罈小瓶也不知幾多，都貼上一方白紙，清清楚楚的寫下裏面裝載的是什麼藥材。

沈勝衣目光遊移，倏的問道：「這兩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周鶴呆一呆之後好像才明白沈勝衣在問什麼，道：「你是問這間莊院爲什麼這樣子冷清？」

沈勝衣頷首，道：「爲什麼？」

周鶴道：「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家財已化得七七八八。」

沈勝衣道：「這是你惟一比不上李東陽的地方。」

周鶴微喟道：「李東陽生財有道，這邊化錢，那邊賺錢，所以錢始終化不盡，我却是只懂得化錢。」

沈勝衣道：「第二個是什麼原因？」

周鶴道：「我忽然發現到這裏吃喝的十有九都不是眞正英雄豪傑。」

沈勝衣笑笑問道：「你怎樣發覺？」

周鶴道：「兩年前一天，臥虎溝『奪命三煞』率領手下百人洗刦隣鎭，當時在我莊院之內也有食客百人，無不是所謂英雄豪傑，所以我接到消息，立即請他們與我一起前去搶救。」

沈勝衣道：「『奪命三煞』絕非尋常可比。」

周鶴道：「所以我的話還未說完，那些英雄豪傑便已經散去一半，到出發，那一半又不見了一半，一路上再散掉十七八，到抵達隣鎭，連我在內也不過六人。」

沈勝衣道：「總算還有五個人與你一齊。」

周鶴道：「所以我應該滿足的了。」

沈勝衣道：「以六對百，我倒替你們捏一把冷汗。」

周鶴道：「幸好我們到達的時候，奪命三煞已率衆離開。」

沈勝衣道：「也就是那時候開始，你將莊院關閉。」

周鶴道：「其實是他們無顏再來，我看見門庭冷清如此，才硬起心腸，索性把門關起來。」

一頓笑道：「不過朋友找上門來，我還是倒屣相迎，絕不會待慢。」

沈勝衣道：「對於那件事，我看你似乎仍然耿耿於懷。」

周鶴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道：「難道你還沒有發覺自己怎樣憔悴？」

周鶴苦笑，欲言又止。

沈勝衣沒有在意，因爲他經已發現需要的幾種藥材，正在舉步走過去。

在他的後腦並沒有長眼睛。

夜更深。

× × ×

四更將盡，雲飄飄終於甦醒過來。

金郎君的彈丸雖然不少打在她的要害上，可是由於她內力深厚，竟能够保住性命，氣息當時却是比遊絲還要弱，體內一切的機能亦幾乎完全陷於停頓地步。

以五行追命的經驗尚且未發覺她仍然生存，生機的微弱可想知。

也算她走運，遇上沈勝衣這種武功那麼高强，又那麼小心，而且還涉足醫術的人，否則只怕都難免將她當做死人看待。

沈勝衣救她却也不容易，藥材之外，還要用內力度進她體內，打通她閉塞的經脈。

她並非周鶴的朋友，可是沈勝衣仍然這樣做。

在別人眼中，沈勝衣也許是一個傻瓜，做這種傻事在沈勝衣來說，却已不是第一次。

當然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女人乃是一個殺手，而且曾經收下薛無極二萬五千兩黃金，準備來取自己的人頭。

× × ×

到雲飄飄醒來的時候，沈勝衣一身衣衫已經盡被汗水濕透。

看見雲飄飄嘴角噏動，一個頭亂搖，沈勝衣才鬆過一口氣。

周鶴都看在眼內，不由得暗暗點頭。

有一個好像沈勝衣這樣的朋友，周鶴在欣慰之餘，又不由感慨萬千。

× × ×

雲飄飄並不是故意將頭來亂搖，完全

是因爲她的腦袋實在疼痛。

那種疼痛有如尖針般刺入她的腦子，一陣又一陣，持續了有一盞茶之久，才逐漸平復下來。

然後他以一種近乎傀儡的動作緩緩從竹榻坐起了身子。

沈勝衣周鶴的目光都集中在雲飄飄面上。

雲飄飄彷彿仍然未知道他們的存在，周圍張望了一會，好像突然發覺兩人也似，驚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沈勝衣自我介紹，說道：「在下沈勝衣……」

雲飄飄混身倏的一震，啞聲道：「沈勝衣！」

沈勝衣看見奇怪，道：「姑娘莫非認識我？」

雲飄飄想想，痛苦的將頭亂搖幾下，道：「這個名字我好像在那裏聽過，在那裏？」

她怔在當場。

沈勝衣正待追問，雲飄飄忽然痛苦的搖頭道：「怎麼我完全想不起來？」

「想不起就算了，」沈勝衣轉顧周鶴。「這位是這兒的主人，『萬家生佛』周鶴，姑娘相信不會陌生的了。」

雲飄飄喃喃自語的道：「萬家生佛周鶴又是什麼人？我聽過這個名字，在那裏聽過？」

她又是痛苦搖頭。

沈勝衣周鶴奇怪之極，怔怔望着雲飄飄。

「在那裏？」雲飄飄始終想不起來。

沈勝衣忍不住又問道：「那麼姑娘怎會倒在門前的石階之上？」

雲飄飄又是一怔，反問道：「我怎會來到這裏？這裏是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這裏是周家莊的書齋，姑娘方才重傷昏迷在門外，是我將姑娘抱進來。」

雲飄飄道：「你是說是你救了我？」

沈勝衣頷首，道：「是誰將姑娘打至重傷？」

雲飄飄呆然慢應道：「是誰？」

沈勝衣道：「一些也省不起。」

雲飄飄不由自主的點頭。

沈勝衣再問道：「然則姑娘是誰？」

「我是誰？」雲飄飄想了半晌，忽然雙手捧臉嘶聲道：「我到底是誰？」

沈勝衣周鶴相顧一眼，不由都怔住。

雲飄飄反覆着那兩句話，語聲一時高一時低，好一會才將捧着臉的雙手鬆開，惶恐的望着沈勝衣，道：「你告訴我知道我是誰可以不可以？」

沈勝衣苦笑道：「問題在我根本就不知道姑娘是誰。」

雲飄飄轉顏周鶴道：「你呢？」

周鶴亦自苦笑道：「沈兄將姑娘抱進來我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雲飄飄呆呆望着兩人，喃喃自語道：「爲什麼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沈勝衣這時候突然留意到雲飄飄的眼睛。

雲飄飄的眼睛長得很好看，可是那眼瞳却與她昏迷之時並沒有什麼分別，有如白痴般呆滯，驟看來更就像一絲生機也沒有。

周鶴也留意到了，低語道：「這位姑娘只怕是受傷太重，影响了腦袋，暫時喪失了記憶。」

他說得雖然輕聲，雲飄飄竟然聽得眞切，脫口道：「那怎麼是好？」

周鶴道：「姑娘不妨委屈在這裏暫住下來，以沈兄的醫術配合我這裏珍藏的藥物，相信很快就會痊癒過來。」

沈勝衣連隨道：「在醫藥方面我懂的實在有限，倒是這附近有幾位名醫，或者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處方，盡快使姑娘恢復記憶。」

周鶴一想道：「這最好不過。」

雲飄飄盯着他們問道：「爲什麼你們對我這樣好？」

周鶴笑笑道：「大概我們喜歡帮助人吧。」

雲飄飄接問道：「你們爲什麼喜歡帮助人？」

周鶴道：「喜歡就是喜歡了。」

雲飄飄又問道：「帮助人有什麼好處呢？」

周鶴道：「有句話，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雲飄飄不假思索的道：「什麼話？」

「助人爲快樂之本。」

「你們原來在尋找快樂。」

周鶴微喟道：「這樣說未嘗不可。」

雲飄飄說道：「不助人就沒有快樂的了？」

周鶴道：「一樣有，但當然不是那種快樂。」

雲飄飄呆呆的道：「這非要嘗試一下不可。」

周鶴道：「無論如何，那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不是壞事就是好事，好事不妨多做。」

雲飄飄道：「什麼人都應該帮助？」

周鶴道：「有種人在帮忙之前却是要認眞考慮清楚。」

雲飄飄道：「是那種人？」

「壞人！」

「怎樣才是壞人？」

周鶴一呆，他現在才發覺雲飄飄非獨喪失了記憶力，理解力也一時强一時弱。

一個聲音即時道：「這位姑娘分明就是被地府的無常勾去了魂魄。」

說話的是壽伯。

在他的思想中沒有比這種解釋更合理的解釋了。

周鶴忙喝止：「胡說什麼？這兒沒有你的事情了，快回去睡覺。」

壽伯雖然有些不服氣，還是服從的退了出去。

雲飄飄連隨問道：「地府的無常是什麼東西？爲什麼要勾去我的魂魄？」

周鶴連連搖頭道：「姑娘別聽他胡說，那有這種事？」

雲飄飄道：「眞的沒有？」

「眞的！」周鶴的話聲却不大肯定。

雲飄飄當然聽不出來，她緩緩下了竹榻，站起了身子。

那個身子却隨即一栽，沈勝衣在旁邊看得眞切，下意識伸手扶去！

雲飄飄一眼瞥見，面色猛一變，欲栽

的身子倏的一偏，正好讓開沈勝衣的手，右掌同時一翻，一招「分花拂柳」，截向沈勝衣腕脈。

沈勝衣反應敏銳，沉腕以化解來勢。

雲飄飄一招之中竟然暗藏七種變化，一式七變，流水行雲般展開。

沈勝衣一一化解，面上不由自主露出驚訝之色。

周鶴看在眼內，面色亦自一變，脫口道：「好一招『分花拂柳』！」

雲飄飄應聲怔住，道：「什麼是分花拂柳？」這刹那之間，她的神態舉止又變得遲頓。

沈勝衣若是在這時候出手，隨時都可以將雲飄飄擊倒，他却沒有這樣做，一收手，道：「就是姑娘方才施展的那一招武功。」

雲飄飄痴痴地道：「我懂得武功？」

沈勝衣點頭道：「而且高強。」

雲飄飄却問道：「是麼？」

沈勝衣道：「就是那一招『分花拂柳』已經不容易化解。」

雲飄飄喃喃自語：「分花拂柳……」

這句話尚未說完，她的左右手一翻，竟然各自施展了一招「分花拂柳」，俱都是一招七式。

沈勝衣大感驚訝，周鶴更瞧得眼都定了。

雲飄飄接連將那招「分花拂柳」施展了三遍才停下，又在那裏發呆。

周鶴不覺一聲歎息道：「便是這一招，已經夠我應付。」

沈勝衣目注雲飄飄說道：「姑娘的武功如此高強，在江湖上一定不會是無名之輩。」

雲飄飄癡笑，在書齋之內逡巡起來。

沈勝衣不由歎了一口氣。

周鶴神色突然一變，道：「以她的武功尚且被傷成這個樣子，那個擊傷她的人，武功又如何？」

沈勝衣動容道：「難以想像。」

雲飄飄那邊忽的問道：「這些是什麼？」

沈勝衣周鶴循聲望去，只見雲飄飄正站在書案前，手指着周鶴方才完成的那幅畫。

周鶴目光一落，道：「高山。」

雲飄飄奇怪的道：「這些一團一團的就是高山。」

周鶴這下子才看清楚，道：「原來你問的是那些，那些不是高山。」

雲飄飄道：「那是什麼？」

沈勝衣應道：「雲！」

雲飄飄混身如遭電殛，猛一震，失聲道：「雲？」

沈勝衣看在眼內，忙問道：「雲與你有何關係？」

雲飄飄却反問道：「雲又是什麼？」

沈勝衣不禁有些啼笑皆非，道：「這樣說，只怕難說得你明白。」

他心念忽然一動，道：「來這邊。」

移步向窗前。

雲飄飄走了過去！

× × ×

憑窗外望，可以看見那個荷塘，也可以看見荷塘上的天空。

星漫天，仍是那麼淡。

明月已將落在西面的短牆之上。

離開明月沒有多遠的夜空之中，飄浮着幾片夜雲，蒼白而淒涼。

不用沈勝衣指點，雲飄飄已然脫口道：「那些就是雲？」

沈勝衣道：「正是！」

雲飄飄忽然又雙手捧住了腦袋？痛苦的呻吟道：「雲到底與我有何關係？」

她重復着這句說話，既淒涼又彷徨。

沈勝衣安慰道：「不用心急，始終你都會省起的！」

雲飄飄望着沈勝衣，哀聲道：「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一些關於雲的事情！」

沈勝衣道：「可以。」

雲飄飄痴痴的望着沈勝衣，道：「你說啊。」

沈勝衣想想，道：「雲是變幻多端的，自古以來不少人常常把雲看做翻覆的世故人情，所謂『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轉變成蒼狗』，如果不寄託這些感慨，可以說是天上一件最美麗東西。」

雲飄飄聽着，好像省起了什麼，道：「那些雲好像能夠幻成各種景象。」

沈勝衣頷首，說道：「這正是其所以令人欣賞的原因，夏雲多奇峯，秋雲似薄羅……」

雲飄飄悠然道：「好美。」

沈勝衣接道：「可是對於雲，却有不少人站在人物和世事的推想來評價，就拿詠雲詩來說，譬如王安石的『誰似浮雲知進退，才成霖雨便歸山。』乃是美之，宋人某的『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却是責之，用意不同，雖然各有其妙，亦各有其不妙，不妙處就在硬把天上自由自在的雲，規範到象徵人生的圈子裏去！」

雲飄飄不住點頭。

「象徵人生也無所謂，如將白雲象徵隱者，像賈島尋隱者不遇而吟『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雲飄飄回頭道：「書案上那幅畫，寫有這兩句哦。」

沈勝衣點頭接道：「又好像孟浩然秋天登蘭山訪友而吟『北山白雲裏，隱者自相悅。』都令人有一種澹泊寧靜的遐想，一定要把出岫的雲當做霖雨蒼生的前奏，從龍的雲當做聖人出而萬物覩的預兆，似乎就有點牽強了，雲本無心，何曾有意做官，雲有何德，怎敢高攀聖人。」

聽到這裏，非獨雲飄飄入神，周鶴也大感興趣了。

沈勝衣又道：「杜甫望泰山所詠『盪胸生層雲』與他少年時代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實在無關，不過形容泰山的高峻，李白夢遊天姥所詠『雲霞明滅或可睹』也只是描寫天姥幽渺，根本沒有功名思想，杜審言的『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只淡淡道出早春遊望的詩意，王維的『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是寫終南山，李商隱訪僧不在，吟道『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便覺得餘韻悠然，崔塗詠孤雁，吟道『渚雲低暗渡，關月冷相隨。』遂成絕唱，至於崔顥所詠『白雲千載空悠悠』是藉雲來寫黃鶴樓的荒涼，李頎所詠『雲山說是客中過』是寄羈愁，崔曙的『三晉雲

向』是寓友誼，盧綸晚泊鄂州寫景云『雲聞遠見漢陽城』，便覺漢陽在晚晴中有如詩畫，李商隱詠春雨想像到『萬里雲羅一雁飛』，便覺得珠箔飄燈獨歸的寂寞，只有王維的『雲裏帝城雙鳳闕』有點政治意味。」

周鶴插口道：「看來詩人歌詠中的雲，既瀟洒，又恬淡，既自由，又自然。」

沈勝衣笑道：「與人無爭，與人無忤，並不象徵功名富貴，也不代表人情世故，來無影，去無踪，有時舒，有時卷。」

雲飄飄倏的一笑，道：「雲眞的那麼可愛？」

沈勝衣道：「以我看就是了。」

雲飄飄回望窗外夜空，又問道：「雲只在天上？」

沈勝衣道：「只在天上。」

雲飄飄忽問道：「天上除了雲之外還有些什麼？」

沈勝衣道：「日月星辰……」

雲飄飄混身又一震，沈勝衣看見奇怪，下面的說話雖然已到了喉嚨了亦咽了回去了。

雲飄飄也沒有再問，倏的道：「天是否又叫做碧落？」

「不錯。」沈勝衣想想接着道：「度人經注『東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滿，是云碧落。』」

雲飄飄却「碧落碧落」的喃喃自語不已。

沈勝衣盯着她，又道：「所以白居易長恨歌有句『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雲飄飄忽然自己漫聲地吟道：「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浮碧海兮氣渾，映青山兮色亂，為萬物之羣首，作衆材之壯觀……」

吟到這裏，她忽然雙手捧住了腦袋，好像一時省不起接着的一截。

沈勝衣信口接吟下去道：「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耀，日月憑之而居諸……」

雲飄飄截道：「這又是什麼？」

沈勝衣道：「是碧落賦。」

雲飄飄失聲道：「不錯是碧落賦。」

她那種神情既驚又喜，雀躍着轉過身子，連隨就一怔。

書齋的門外不知何時站着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身穿青衣，約莫二十七八年紀，高而瘦，却瘦得絕不難看，相貌非常美麗，「天仙化人」這個形容詞簡直就像是因她而設！

雲飄飄也就是望着她發呆。

她亦望着雲飄飄，一面的詫異之色。

沈勝衣周鶴也發覺了，正奇怪，雲飄飄已走前兩步道：「你是誰？」

那個女人並沒有回答，只是怔怔望着雲飄飄。

周鶴一旁應聲道：「那位是拙荊，姑娘莫非認識她？」

雲飄飄道：「我好像見過她！」

周鶴道：「在那裏？」

雲飄飄回答不出來。

那個女人即時走進來，雲飄飄呆望着她，眼睛眨也不一眨。

她一直走到雲飄飄的面前，低聲道：「我也好像見過你。」

雲飄飄反問道：「是在那裏？」

那個女人道：「忘記了。」

周鶴插口道：「什麼時候的事情？」

那個女人不假思索，道：「也都忘記了。」

雲飄飄接問道：「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姓名？」

那個女人道：「蘇仙。」盯着雲飄飄目不轉睛。

雲飄飄喃喃地，說道：「蘇仙……蘇仙……」

周鶴道：「有沒有印象？」

雲飄飄點頭回答道：「可是在那裏聽過？」

她面上忽然又露出痛苦之色，豆大的汗珠從額頭滾落，身子一幌，倒了下去。

蘇仙及時一把扶住，驚問道：「她怎樣了？」

沈勝衣道：「傷痛發作，禁受不住昏迷過去。」

周鶴道：「快扶她到那邊的竹榻。」

三個人各自探手攙扶着雲飄飄，一齊移步向竹榻走去。

他們之中，沈勝衣是雲飄飄要刺殺的人，蘇仙與雲飄飄的關係更加密切。

就是周鶴，雲飄飄也應該熟悉才是。

可是在現在，他們在雲飄飄心目中，却全都是陌生人。

無論什麼人，在雲飄飄現在的心目中，事實都成陌生人的了。」

他就彷似壽伯所說的，已經被地府無常勾去魂魄，只剩下一個軀殼。

這是她喪失記憶的第一夜。

第一夜如此，第二夜如何？

× × ×

第二天晚上，雲飄飄才再次甦醒，昏迷了將近一天之久。

在她昏迷的這段時間之內，附近的名醫，已經被周鶴請來兩位。

他們却束手無策。

雲飄飄這種「病」他們有生以來，甚至還是第一次遇上。

沈勝衣周鶴將他們送走，順便到內堂用膳，只留下蘇仙在書齋內照顧雲飄飄。

蘇仙顯然對雲飄飄生出了很大的興趣，由昨夜開始，一直都守候在雲飄飄榻前，甚至用膳也是在齋內。

她雖然說是由於好奇，沈勝衣却經已瞧出並不是這樣簡單。

——蘇仙與雲飄飄只怕眞的是相識！

沈勝衣已經這樣懷疑，但蘇仙既然矢口否認，就惟有靜觀其變。

周鶴却似乎並無感覺。

他們方走出書齋，雲飄飄便自甦醒過來。

書齋內經已燃着燈火，正照在雲飄飄的面上。

雲飄飄睜開眼睛，就看見一團昏黃的光芒，到她看清楚那是一盞燈的時候，亦看見坐在榻旁的蘇仙。

「蘇仙？」她居然還沒有忘掉。

雖然是眼見雲飄飄剛從昏迷之中甦醒過來，一聽到雲飄飄叫出自己的名字，蘇仙仍不免大吃一驚，脫口竟然一聲：「小

姐?」

雲飄飄坐起身子，奇怪的望着蘇仙，道：「你叫我什麼?」

蘇仙却反問道：「你眞的失去了全部記憶。」

雲飄飄淒然一笑，道：「我眞的什麼也想不起來。」

蘇仙不禁歎了一口氣。

雲飄飄緊盯着蘇仙，接着道：「儘管我想不起來，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是認識我，否則我不會對你的姓名和相貌這樣子熟識!」

蘇仙不作聲。

雲飄飄忽然伸手拉住了蘇仙的衣袖，道：「怎麼你不告訴我?」

蘇仙冷冷的道：「你要我告訴你什麼呢?」

雲飄飄回答道：「我的姓名，我的來歷。」

蘇仙道：「你現在還是這樣的好。」

雲飄飄詫異問道：「爲什麼?」

蘇仙道：「以你現在的情形，知道得越多，死得就越快。」

雲飄飄方要追問，蘇仙的話已接上，道：「本來你死也好活也好，與我都沒有關係，問題在現在，你是在這裏，不難將我們一家人也牽連在內!」

她一頓，沉聲道：「我絕不想鶴哥受到任何的損害。你是應該知道的。」

雲飄飄呆呆點頭。

蘇仙拉回衣袖轉過話題道：「今天他們請來了兩個所謂名醫，都沒有辦法使你恢復知覺却留下兩份寧神的方子，沈勝衣已依方配好，我這就吩咐丫環去預備，片刻你服下看着是否會有點帮助?」

雲飄飄只有點頭。

蘇仙接道：「明天那兩位名醫將會再來，鶴哥還請來了另外的三位，相信明天亦會到達，憑他們的經驗，應該總會有一個結果。」

雲飄飄道：「希望如此。」

蘇仙道：「我却不希望。」

「爲什麼?」

「因爲你恢復記憶之後，說不定就會殺一個人?」

「誰?」

「沈勝衣?」

雲飄飄呆滯的眼瞳突然一動，喃喃道：「我要殺沈勝衣?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恢復記憶之後，總會有明白的!」

蘇仙搖頭道：「我却不希望你再去殺人，尤其是殺沈勝衣，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眞正的好人，而且還救過你的命。」

雲飄飄不覺點頭，道：「他是一個眞正的好人。」

蘇仙歎息道：「只不知你是否會忘恩負義?」

雲飄飄倏的問道：「我是否曾經殺過很多人?」

蘇仙站起身子，沒有回答。

雲飄飄正想再問，蘇仙已經轉身舉步走向門那邊。

目送蘇仙離開，雲飄飄近乎空白的腦袋竟然亂起來!

——我到底是什麼人?

——蘇仙與我又是什麼關係。

——爲什麼我要殺沈勝衣?

× × ×

黃昏消逝，夜幕低垂。

這是第三夜的開始。

日間雲飄飄又昏迷了過去，完全就像死人一樣，但這次未到黃昏便已醒轉。

五位名醫立即輪流替他診察。

他們早在午前就先後到來，被周鶴一一請入書齋。

由雲飄飄昏迷到醒轉，由醒轉到現在，好幾個時辰的了，那五位名醫似乎還是並無發現!

二更鼓响。

那五位名醫相顧一眼，退到一旁，低聲的相互交談了片刻，各有一聲歎息，最老的一個連隨走到周鶴面前說道：「周莊主……」

周鶴忙問道：「怎樣了?」

「很抱歉，這個病我們五人實在無能爲力。」

那已是意料之中，周鶴轉問道：「以幾位看來，這位姑娘有沒有生命危險?」

「應該沒有。」

曾經來過一趟的那兩位名醫之一連隨接上口，道：「昨日我看他，氣血都不甚調和，可是今夜再看她，與常人却已並無多大分別。」

另一位亦道：「這位姑娘的體質顯然有異常人，我從未見過一個病人恢復得好像她這樣快。」

沈勝衣插口問道：「對於恢復這位姑娘的記憶方面，幾位難道連一些辦法也沒有?」

最老的那一個答道：「一個人所以喪失記憶，通常都是肉體或者心神受到了强烈的打擊，刺激，這位姑娘以我們看也沒有例外。」

沈勝衣點頭道：「既然知道癥結所在，應該就有辦法解決的了。」

「類似這種情形我們已見過不少，問題在一個人喪失了記憶之後就多數變成白痴，否則亦與白痴並無多大分別，『白痴』這種病，自古以來一直是無可救藥。」

「這位姑娘雖然喪失記憶，却並未變白痴。」

「所以我們不敢說這位姑娘無藥可救，只是我們不知道應該提供那種藥物。」

沈勝衣面露欽佩之色，道：「不管幾位的醫術怎樣，就憑這句話，沈某人經已要寫一個『服』字。」

那五位名醫幾乎一齊搖頭，最老的那個接道：「沈大俠言重。」

沈勝衣道：「我生平見過的所謂名醫不少，但好像幾位這樣坦白，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的却是不多。」

「這是醫德，不知道也說是知道，豈非拿病人的生命開玩笑?」

「我仍然希望幾位能够再化多一些腦筋。」

那位老大夫沉吟着道：「以這位姑娘現在的情形，要恢復他的記憶應該不會完全絕望。」

沈勝衣道：「老先生莫非有什麼妙法麼。」

「不是妙法。」

「也請指教。」

「解鈴還須繫鈴人。」

「這是說，要恢復這位姑娘的記憶，必須將傷害這位姑娘的那個人找來。」

「別的人這位姑娘也許全無印象，那個人一定不會，也許一見面之下，這位姑娘的記憶便會因爲那種刺激突然恢復。」

沈勝衣沉吟道：「這個辦法我們的確應該嘗試一下。」

周鶴道：「可是我們連這位姑娘的姓名也都不知道。」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 × ×

蘇仙今夜亦是最後離開的一個。

她走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道：「原來你眞的是完全失去了記憶。」

聽她這句話，顯然到現在她才完全相信。

沈勝衣周鶴的判斷也許有疑問，但五位名醫診斷之下，都是這樣說，難道還有假。

雲飄飄聽到蘇仙那樣說，不由得歎了一口氣，旋即問道：「你現在是否願意告訴我那一切?」

蘇仙盯着雲飄飄，倏的一笑，道：「現在仍然未是時候。」

雲飄飄急問：「還要等多久?」

蘇仙沒有回答，又是一笑，轉身離開了。

這一次她的笑容詭異之極。

現在的雲飄飄當然瞧不出來。

無論怎樣笑，對她來說現在也只是笑而已。

× × ×

今夜也有月。

三更已將盡，長街上仍然有人。

兩個靑衣僕人打着燈籠在前面引路，後面是四個轎夫分別抬着兩頂轎子。

這兩頂轎子之內的乃是那五位名醫，其中二人亦是昨夜那兩個。

他們就住在附近，所以仍然是昨夜那樣，事了便回家，其他三人因爲住得比較遠，都在莊內留下來。

僕人轎夫都是周鶴的，昨日經已迎送過一次，自然不用再指點，從容一路向前走。

到街口，兩頂轎子便左右分開。

一分開就停下!

左右轉角不到一丈的街道之上，赫然都站着兩個人，攔住了去路。

右邊那兩個一穿紅衣，一穿褐衣，左邊那兩個却是一穿黃一穿金。

這正是五行追命的火、木、土、金。

周鶴也許會知道江湖上有所謂五行追命，那兩個僕人却是聽都沒有聽過，但他們侍候了周鶴已經不少年，武功雖然學不了幾多，人却實在見過了不少，一見之下，已知道那四個人絕不好惹，立即收住脚步，左面那個僕人旋即抱拳，道：「兩位朋友……」

金郎君截住道：「不是朋友!」

那個僕人一怔道：「那麼兩位……」

木郎君那邊接道：「是四位……」

右邊那個僕人插口道：「未知四位攔住我們的去路有何貴幹?」

金郎君笑道：「我們是有件事要請教轎子裏那兩位大夫。」

兩頂轎子的簾子這時候已經先後掀起，轎中兩個大夫都抬頭出來，看看發生什麼事，聽到這裏，其中一人脫口問道：「是什麼事?」

金郎君道：「周鶴先後兩次請你們進莊去，到底是替什麼人看病?」

「一位姑娘。」

「是不是前天夜裏倒在周鶴家門外的那位?」

一個僕人失聲道：「你們莫非就是將那位姑娘打傷的人。」

金郎君笑道：「你是聰明人。」

那個僕人不由自主的退後一步，回顧同伴道：「你小心保護兩位大夫，我立即回去通知老爺。」

這句話說完，他轉身就跑，才跑出幾步，耳邊就聽到同伴一聲驚呼，右邊肩膀接着一重。

他一驚回頭，便看見金郎君站在他身後，一手搭住自己的肩膀。

金郎君一臉笑容，這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那個僕人驚呼失聲，一個肘鎚疾向後打去，誰知道他的手方動，整個身子便已完全痲木。

金郎君含笑問道：「你知否一個人太聰明通常會有什麼結果?」

那個僕人的舌頭彷彿亦已痲木，一個字都說不出。

金郎君替他回答，一字字道：「早死!」搭在那個僕人肩膀上的手一鬆一探，變了揑住那個僕人的後頸。

那個僕人立時聽到「格」一下非常怪異的聲响，這也是他一生之中最後聽到的聲响。

金郎君隨手一抖，便已將那個僕人的頸骨揑碎，他旋即鬆手。

那個僕人爛泥般倒下。

金郎君望也不再望一眼，一面道：「不聰明的人有時也一樣會早死的。」一面緩緩轉回身子去。

到他的身子完全轉過去的時候，那四個轎夫已變成四個死人，另外那個僕人亦已倒在土郎君脚下。

土郎君輕揉雙手，道：「這個人我敢保證，即使有靈丹妙藥，也不能再起死回生?」

金郎君目光回落，道：「這一次我殺的這個人，也同樣保證必死無救。」

木郎君冷然接道：「殺人以我看還是用劍可靠?」

他那柄尖長的怪劍正在他手中，劍低垂，血點點滴滴。

那四個轎夫正是死在他劍下。

火郎君負手站在原地，並沒有出擊。

因爲他一出擊，必然驚天動地，這兒離開周家莊並沒有多遠!

他們暫時還不想驚動周家莊的人。

火郎君也一直沒開口，到這下子才笑顧那兩個大夫道：「現在我們可以好好的談談，不會再有人插口騷擾我們的了。」

那兩個大夫幾曾見過這樣心狠手辣的人，早已經嚇得魂飛魄散，却又不敢呼嚷，生怕觸怒了這些人，下一個被殺的就是自己。

火郎君笑接道：「我們倒喜歡合作的

人。」

那兩個大夫慌忙不迭的點頭。

對於合作的人，五行追命又將會怎樣呢？

孟嘗好客　無奈金盡

清晨，東風滿院花飛。

雲飄飄幽然獨立在院子中，池塘邊！

這是她三天以來，第一次步出書齋，一切對於她都是這樣的陌生，甚至連池塘裏的魚兒，她也是話到咽喉，總是叫不出那是什麼。

池塘的水很清澈，就像是一面鏡子，水中的倒影與原來幾乎沒有分別。

她看着看着，忽然看到了蘇仙的倒影，不由自主的一聲輕呼：「蘇仙！」

蘇仙正從那邊的月洞門走進來，她同時看見了雲飄飄，脚步一急，繞過池塘，直走向雲飄飄。

——一定有事情發生。

雲飄飄不知何故忽然起了這個念頭。

——是什麼事情。

她沉吟未了，蘇仙已來到她的面前，才收住脚步，就問道：「你知否昨夜發生了什麼事情？」

雲飄飄搖頭道：「不知道。」

蘇仙道：「那我告訴你，昨夜我們的兩個僕人，四個轎夫在莊外被人擊殺。」

雲飄飄一驚道：「爲什麼？」

蘇仙道：「他們與替你看病的那五個大夫其中二人在一起。」

雲飄飄道：「是不是他們送那兩個大夫回家去。」

「正是！」蘇仙沉聲道：「誰知道就在莊外長街轉角的地方被人放倒。」

「那兩位大夫怎樣了？」

「也無一倖免，死在轎子內。」

「是誰下的手？」

「你應該知道。」

雲飄飄苦笑搖頭。

蘇仙冷冷道：「殺他們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將你擊傷的人。」

雲飄飄苦笑道：「我若記得誰將自己擊傷，也必會記得自己是什麼人的了。」

蘇仙道：「不管他們是誰，從他們昨夜的行動來推測，必然已知道你藏身在這裏，截下那兩位大夫，目的就是在弄清楚你現在的情形。」

雲飄飄奇怪的道：「那兩位大夫難道死也不肯告訴他們？」

蘇仙道：「以我看他們並不是那種不怕死的人，而且他們也沒有替你守秘密的必要。」

雲飄飄道：「然則那些人爲什麼要殺他們？」

蘇仙冷笑道：「連這個你也不知道了麼？」

雲飄飄搖頭。

蘇仙「哼」一聲，道：「他們那樣做，是不想別人知道他們的樣子。」

雲飄飄喃喃自語的道：「知道他們是什麼樣子，不難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蘇仙道：「那麼就不難找到他們。」

雲飄飄頷首道：「不錯。」

蘇仙盯着雲飄飄，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一直在担心你會將災禍帶來這裏，現在災禍果然給你帶來了。」

雲飄飄担心的道：「那些人只怕會殺進來。」

蘇仙道：「目前他們還不敢。」

雲飄飄道：「何以不敢？」

蘇仙道：「他們尚未弄清楚這個莊院的虛實。」

一頓冷冷的道：「不過很快就會弄清楚的了。」

「那麼我應該怎樣？」

「你？」蘇仙冷冷的一笑。「到時候自有分曉。」

話聲未落，蘇仙便自轉身離開。

目送蘇仙的背影消失，雲飄飄心神不禁又再迷惘起來。

也不知多久，她突然從迷惘中驚醒，一抬頭，就看見了沈勝衣。

沈勝衣負手站在雲飄飄身前三尺，好像已來了很久，又好像方到。

雲飄飄幽然一笑，道：「你來了。」

沈勝衣道：「才來。」

「有沒有見到蘇仙？」

「我在院外花徑遇上她。」

「有什麼話說？」

「閒聊了幾句，她的面色，看來不大好。」

「是麼？」

「她方才找過你。」

「嗯。」

「什麼事？」

「告訴我昨夜死了兩個僕人，四個轎夫，還有替我看病的兩位大夫。」

「這是事實。」

「我……很難過。」

「先前我已經仔細檢查過他們的屍體，並無特別的地方，要從他們的屍體之上知道兇手是什麼人，相信是沒有可能。」

「殺他們的人，無疑就是將我打傷的人。」

沈勝衣點頭回答道：「我也是這樣推測。」

雲飄飄道：「如果我走出了這個莊院，他們一定會現身襲擊我，到時候我便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只怕你尚未看清楚，已然死亡。」

雲飄飄凄然一笑道：「以其這樣的生存，到不如死了好。」

沈勝衣道：「那樣死亡你難道就瞑目了？」雲飄飄無言搖頭。

沈勝衣接道：「現在尚未到完全絕望，非死不可的地步，你暫且忍耐一下，先等身體完全康復了再說。」

雲飄飄道：「那些人若是繼續殺人，你叫我怎樣過意得去。」

沈勝衣道：「昨夜他們所以殺人，以我推測，主要是想清楚知道你現在的情形，目的既已達到，相信他們是不會再殺人的了。」

雲飄飄道：「可是因爲我已害了八條人命。」

沈勝衣道：「事情既已發生了，難過也沒有用，還是將精神放在追查兇手那方面。」

雲飄飄道：「我只是担心他們闖進來

，又再傷害無辜。」

沈勝衣道：「他們若有此意，早已闖進來了，所以遲遲不採取行動，如非對這個地方有所顧慮，必定就另有圖謀。」

雲飄飄詫異問道：「是什麼？」

沈勝衣道：「這要問他們了。」

他冷然一笑，接道：「也許很快他們就會給我們一個清楚明白。」

雲飄飄仰天一聲歎息，道：「或者我曾經做過一些很對不起他們的事情。」

沈勝衣道：「從他們的濫殺無辜這種行爲看來，他們絕不會是什麼好人，姑娘若是對不起他們，所做的應該是好事。」

雲飄飄又一聲歎息，道：「我總是覺得自己也不是什麼好人。」

沈勝衣無言。

雲飄飄歎息接道：「眞希望這件事現在就有一個水落石出。」

「我也是這樣說。」沈勝衣淡然一笑，「不過，他們既然已知道姑娘未死，事情一兩天之內，只怕會暫時平靜下來。」

雲飄飄道：「是嗎？」

沈勝衣道：「這是我的經驗。」

他沉聲接道：「就正如暴風雨的前夕，總是比較平靜的。」

經驗乃是苦難的結晶，但未必一定準確。

因爲一件事情的發生，很少只是基於一個因素，牽連的人越多，枝節亦會越多，任何一個人的行動，都可以使事情發生變化。

那個人越重要所引起的變化越急激。

×　×　×

夜又深。

沈勝衣又在書齋中，靜坐在案旁，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雲飄飄。

他一直伴着雲飄飄談天說地，希望從雲飄飄的說話中探聽出更多秘密，從而知道雲飄飄的底細，亦希望自己的說話能夠觸發她的回憶，即使仍然記不起其實是什麼人，也記得起傷在什麼人手下。

只有這樣才能夠知所警惕防備。

目前他們就因爲連兇手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只有捱打的份兒，除了等候對方的襲擊降臨之外，便再無他途。

危機顯然日漸迫近，對方可能隨時都會突然採取行動。

沈勝衣亦有這種感覺，所以才急於令雲飄飄恢復記憶。

他實在不想再看見那些善良的人死於非命。

可惜他雖然費盡唇舌，並未能夠令雲飄飄完全恢復記憶，大半天下來，雲飄飄省起的都是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情。

沈勝衣不想放棄，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又不能夠不暫時放棄。

這時候，雲飄飄正站在東牆掛着的一幅卷軸之下。

卷軸之上寫着李商隱的一首詩。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雲飄飄細讀了一遍，回頭道：「以前我念過這首詩。」

沈勝衣苦笑。

這句話他已經聽過很多次，書齋四壁掛着的卷軸上面寫着的詩句，只要是前人所作，雲飄飄一見之下都無不說已念過。

雲飄飄接問道：「李商隱不是唐朝詩人。」

沈勝衣道：「不錯。」

雲飄飄道：「告訴我多一些關於他的事情。」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他字義山，河內人，又號玉溪生。」

雲飄飄目光轉面，道：「這首詩寫得好凄涼哦。」

沈勝衣淡應一聲，道：「嗯。」

雲飄飄道：「我却是不怎樣明白。」

沈勝衣緩緩站起身子，道：「相見固然難，但分別之際，黯然相對，情是否尤難任？」

雲飄飄不覺點頭。

沈勝衣接道：「百花凋謝，東風無力，暮春一片凄涼景色，臨別相誓，至死不移，一若春蠶蠟炬，化無情爲有情，妙在比喻。」

雲飄飄道：「接着兩句，又是什麼意思？」

沈勝衣道：「乃是懸念伊人，處此愁境不知如何，晨間對鏡，則思其雲鬢愁添白髮，夜月獨吟，則懷其沐此清寒，句句俱見體貼入微，最後說仙凡相隔，仍盼情愫能互通，絕望中尤寄望於萬一，益見用情之深摯。」

雲飄飄歎息不已。

沈勝衣緩步走至雲飄飄的身旁道：「這是書齋內你尚未問我的最後一首詩。

雲飄飄苦笑道：「那麼你再來這裏的時候，我們便再無話題了。」

沈勝衣道：「也許我該與你到外面走一趟。」

雲飄飄喜道：「就現在怎樣？」

沈勝衣搖頭道：「太危險了，沒有必要，我實在不想你冒此危險。」

雲飄飄道：「可是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

沈勝衣道：「你這幾天顯然已好轉了，明天服過藥，我再以內力度進你體內使藥力迅速發揮功效，看能否發生作用。」

雲飄飄道：「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沈勝衣道：「老實說，我也想知道你本來是什麼人。」

雲飄飄忽然道：「希望我們本來不是敵人。」

沈勝衣一怔，笑道：「我與你素未謀面，相信不會有這種可能。」

雲飄飄笑笑點頭，忽然又皺起眉頭，道：「但我與周莊主，尤其周夫人却顯然認識，萬一與他們本來是敵人，一恢復記憶不免就大打出手，到時候你怎樣？」

沈勝衣又是一怔，道：「自然先分開你們，再問清楚你們因何結怨。」

雲飄飄道：「不對的若是我……」

沈勝衣怪兇的道：「那麼我自然帮助他們一臂之力。」

雲飄飄却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笑笑接道：「這應該沒有可能的事，否則他們也不會給你留在這裏。」

雲飄飄道：「或者是因爲你抱我進來，他們不得不賣這個交情？」

沈勝衣搖頭道：「周鶴絕不是這一種人。」

雲飄飄不能够不同意沈勝衣這句一說話。

沈勝衣接道：「但蘇仙方面，我却是有些懷疑。」

雲飄飄沒有作聲。

沈勝衣道：「她只怕眞的認識你。」

雲飄飄脫口道：「肯定是的。」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莫非她已經對你有所表示。」

雲飄飄無言頷首。

沈勝衣追問道：「她對你表示過甚麼呢？」

雲飄飄道：「很奇怪，她稱呼我做小姐。」

沈勝衣「哦」的一聲。

雲飄飄道：「可是她却不肯告訴我何以這樣稱呼我，問她我的姓名，我的來歷，也都不說。」

沈勝衣道：「何以不說？」

雲飄飄道：「她說過以我現在的情形，知道得越多，死得就越快。」

沈勝衣道：「這是關心你。」

雲飄飄道：「但她接着又說，我死活都與她無關，只是因爲我留在這裏，她恐怕我連累這裏的人。」

沈勝衣道：「此外她還說過甚麼？」

雲飄飄道：「她並不希望我能恢復記憶。」

沈勝衣道：「有沒有告訴你原因？」

雲飄飄點頭，神色變得很奇怪。

沈勝衣追問：「原因是甚麼？」

雲飄飄苦笑一下，道：「我恢復記憶之後，可能就會殺死你。」

「我？」沈勝衣怔住。

雲飄飄肯定的道：「正是你。」

沈勝衣道：「那麼她又可有告訴你，爲甚麼你要殺我？」

雲飄飄道：「只說我恢復記憶之後，自然明白。」

沈勝衣摸摸下巴，道：「這件事倒也奇怪？」

雲飄飄道：「她毫無疑問是清楚我的底細，就是不肯給我一個明白。」

沈勝衣沉吟道：「也許她是有難言之隱。」

雲飄飄道：「我也是這樣想。」

沈勝衣道：「看來我得好好的跟她談談。」

雲飄飄道：「你是他們夫婦的好朋友，只要你問到，或者她會告訴你一切。」

沈勝衣道：「或者。」

雲飄飄倏的一聲歎息，道：「你知道之後，可否告訴我？」

沈勝衣道：「她若是願意告訴我，也必會同意告訴你。」

雲飄飄展顏一笑。

沈勝衣推窗外望，道：「現在都已是夜深。」

雲飄飄道：「明天問她好了。」

沈勝衣道：「這三天她都是大淸早就走來這裏看你，明天早上我來這裏找她就是。」

雲飄飄憂形於色，道：「只怕她不肯告訴你。」

沈勝衣道：「果眞如此，也只好由得她。」

雲飄飄無言歎息。

× × ×

月落星沉。

拂曉不久，雲飄飄便已走出了書齋，在院子之內徘徊。

今天她起得特別早，因爲有心事的關係，昨夜她睡得並不好，天才亮便自起來，在書齋之內徘徊，只等蘇仙的出現。

不過片刻，她突然就由心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煩悶，忍不住推開門，走到書齋外面。

晨風清爽，吹散了她心頭上不少的煩悶。

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月洞門那邊。

——蘇仙甚麼時候到來？

× × ×

陽光終於射進了院子。

前兩天這個時候蘇仙已經到來書齋，今天却例外。

——莫非又有事情發生。

雲飄飄這個念頭方起，就聽到一些非常奇怪聲響，不由自主別過頭循聲望去。

書齋的瓦面之上，赫然站着一個黑衣幪面人。

一見雲飄飄回頭，幪面人立即拔劍出鞘，人劍化成了一道飛虹，凌空射向雲飄飄。

劍光閃亮，破空之聲刺耳。

雲飄飄脫口一聲：「刺客！」右手非常自然的抓向左腰。

她的劍一向都是藏在那裏，但已被五行追命扔掉。

一手抓空，她不由自主就一怔。

劍這時候來到了，可是也就在這剎那之間，她的身子猛一側，鬼魅般閃開。

黑衣人連人帶劍凌空從雲飄飄身側飛過，腕一翻，劍倒從脅下刺出。

雲飄飄身形即時又一閃，避開黑衣人反手的一劍，突然拂袖，「霍」的掃向黑衣人的後腦。

黑衣人一劍尚未刺盡，身形已轉了過去，一弓腰，讓開掃來的衣袖，腕回翻，刷刷刷三劍。

雲飄飄蝴蝶穿花也似飛舞，閃開刺來的三劍，雙袖「霍霍霍」交拂。

黑衣人的劍勢竟然被迫死，一聲悶哼，連退三步，雲飄飄却沒有追擊，雙袖一垂，怔在當場。

事實她一切動作都是出於自然的反應，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追擊，甚至沒有動過這個念頭。

黑衣人雖然驚於雲飄飄的武功高强，看見雲飄飄這樣，當然不肯放過機會，箭步標前，長劍嗡然一聲，一刺十七劍，劍劍都是刺向雲飄飄要害。

雲飄飄目光一閃，身形又開展，由呆滯而迅速，黑衣人連環十七劍只是第一劍刺穿了雲飄飄的衣袖，接着十六劍完全落空。

黑衣人十七劍之後，又是十七劍，出手更凌厲。

雲飄飄身形亦相當迅速起來，再閃十七劍，突然飛退半丈，雙手捧着腦袋一聲呻吟。



黑衣刺客突然襲擊神智尚未清醒的雲飄飄，情勢非常危急。

她身形飛舞，思想亦不停活動，現在已到了不能够負荷的地步。

黑衣人眼裏分明，正待下殺手，霹靂一聲暴喝突然傳來：「住手。」

黑衣人應聲混身一震，一劍疾刺雲飄飄。

這一劍無論速度角度都比不上方才的十七劍，但亦足以致命。

因爲這一劍刺的正是雲飄飄的咽喉。

雲飄飄也知道處境危險，腦袋雖則刀割一樣，眼睛仍然盯着那個黑衣人。

她的神智也尚未致於昏迷的地步，見那劍刺來，忙向旁閃避。

這一次她的身形已然沒有黑衣人的劍那麼快，雖然讓開了咽喉要害，右肩還是，被劍刺中。

劍入肉兩寸。

雲飄飄驚呼一聲，身形自然急向後倒射，肩頭脫出了劍尖，鮮血從傷口標出，「滴滴嗒嗒」的在地上留下了一條血綫。

黑衣人若是乘勢追擊，並不難將雲飄飄擊殺劍下，但那邊沈勝衣已然箭矢般凌空射來。

以沈勝衣身形出手的迅速，絕不難及時阻止黑衣人再下毒手。

黑衣人也好像知道沒有時間刺出第二劍，身形驟起，一拔兩丈，掠上了書齋的瓦面。

雲飄飄這時候已經再支持不住，一個身子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

沈勝衣身形落下，手一探，正好扶住雲飄飄，一看她只是右肩受傷，才鬆過口氣。

他連隨封住雲飄飄肩頭兩處穴道，制止鮮血再外流，眼一抬望向書齋的瓦面。

黑衣人的身形即時在屋脊後面消失。

憑沈勝衣的輕功，現在仍然追得及，他却只是怔怔的望了一眼。

然後他將雲飄飄抱起來，抱向書齋。

雲飄飄經已昏迷。

× × ×

又是一夜的開始。

慘白的燈光之下，雲飄飄的面色更顯得蒼白，簡直就像是白紙一樣。

到現在她才悠悠甦醒過來，一睜眼，就看見了沈勝衣，她立時放下心來。

只要看見沈勝衣，她便會有安全的感覺。

沈勝衣坐在竹榻前的一張椅子上，看見雲飄飄甦醒，眉宇才開展。

他一直沒有離開過書齋。

今天的書齋也特別平靜，除了丫環送食物來過兩趟之外便沒有其他人到來，周鶴蘇仙夫婦亦是不見。

沈勝衣也沒有向那個丫環打聽，心情與往日似乎有些不同。

那個丫環當然是瞧不出來。

雲飄飄同樣瞧不出來，坐起了身子，昏迷之前的事情自然湧上心頭，右肩立刻感覺到刺痛，側首望去，傷口已經被好好紮上。

沈勝衣即時道：「這個傷不要緊，十天左右相信就會完全痊癒的了。」

雲飄飄回顧沈勝衣，感激的道：「幸虧你來得是時候。」

沈勝衣微喟道：「或者是你自己運氣好。」

雲飄飄笑笑點頭，說道：「實在太好了。」

沈勝衣道：「你走運，殺你的人就得倒霉。」

雲飄飄道：「不知道這一次要殺我的人是否前一次重傷我的人？」

沈勝衣道：「應該不是。」

雲飄飄奇怪道：「你怎麼會這樣肯定呢？」

沈勝衣沉吟一下，道：「前一次的人若是用劍，你能够活到現在？」

雲飄飄以手撫肩，點點頭，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兩次救我性命，叫我怎樣報答你才是？」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我救你，並不是爲了要你報答。」

雲飄飄感動的道：「我明白。」

她一頓接道：「也許明天，也許後天，總有一天我會恢復記憶，到時候說不定我會令你很失望。」

沈勝衣說道：「你知道我希望你怎樣嗎？」

「怎樣？」

「就是早日恢復記憶。」

「你很想知道我是甚麼人？」

「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說也是原因。」

「還有甚麼原因？」

「我不忍看見一個人變成這樣。」

雲飄飄一聲歎息道：「你眞是一個好人。」

沈勝衣無言。

雲飄飄盯着沈勝衣，忽然道：「今夜

你好像與平日有些不同。」

沈勝衣「哦」一聲，問道：「有何不同？」

雲飄飄道：「你好像滿懷心事。」

沈勝衣笑笑。

雲飄飄接問道：「是否因爲我的緣故呢？」

沈勝衣沒有回答。

雲飄飄又問道：「我昏迷的時候，是否有甚麼事發生？」

沈勝衣搖頭道：「沒有。」

雲飄飄道：「眞的？」

沈勝衣失笑道：「你現在甚至已懂得懷疑別人的說話了。」

雲飄飄赧然道：「我實不應該懷疑你的。」

她想想接道：「縱使眞的發生了甚麼事，那件事如果與我無關，你當然沒有告訴我的必要，若是有關而你不肯告訴我，一定也只是爲了我好。」

沈勝衣只是笑笑。

雲飄飄又道：「所以即使是與我有關，你就算不告訴我，我也不會怪你的。」

沈勝衣笑道：「不錯是有事發生，但與你完全無關。」

雲飄飄若是喪失記憶之前的雲飄飄，一定看得出沈勝衣說的並不是眞話。

沈勝衣的神色與語氣，都顯然有些特別。

可惜現在的雲飄飄，無論是怎樣的神色與語氣，對她都沒有多大分別，方才之所以能够發覺沈勝衣滿懷心事，不過是由於一種突然的感覺。

她完全相信沈勝衣的說話，轉問道：「襲擊我那個黑衣人後來怎樣了？」

沈勝衣道：「掠上瓦面逃去。」

雲飄飄道：「你看他會不會再來？」

沈勝衣道：「倘若再來，你千萬不可與他交手，因爲以你現在的體力智慧，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那麼我應該怎樣做？」

「逃，盡快逃往月洞門那邊。」

「你就是住在那邊？」

沈勝衣點頭。

× × ×

月明深夜中庭。

周鶴木然獨立在一株芭蕉之前，仰首向天。

他站立那裏已經有一個時辰！

一聲乾咳突然在後面響起，他應聲回頭，就看見沈勝衣！

「沈兄！」周鶴一怔。

沈勝衣目光如電，盯着周鶴，道：「周兄在看什麼？」

周鶴道：「天上的明月。」

沈勝衣仰首一望說道：「今天正是十五。」

周鶴道：「十五月圓，過了今夜，要等到下個月才可以看見這樣圓的月了。」

沈勝衣道：「所以你就站在這裏窮望着。」

周鶴頷首道：「趙松舲對月寫的那支小曲，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沈勝衣緩緩吟道：「自古歡須盡，從未滿必收，我初三見你眉兒鬥，十三窺你妝兒就，廿三窺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周鶴輕歎一聲，重覆道：「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沈勝衣接道：「趙松舲這支曲寫得並不好。」

周鶴頷首道：「以月來比喻少女，無疑是比較庸俗。」

沈勝衣道：「這正如玉壺清話載的『一二初三四，蛾眉影尚單，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一樣缺乏風韻，一點超脫蘊蓄也都沒有。」

周鶴道：「不錯。」

沈勝衣道：「周兄突然看起趙松舲那支曲，相信也只是因爲那兩句『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罷了。」

周鶴無言。

沈勝衣接道：「現在才不過是暮春時候。」

周鶴道：「秋天已不遠。」

沈勝衣道：「周兄到底有什麼事情解決不來？」

周鶴一笑，道：「我不過一時的感觸，沈兄想到那裏去了？」

沈勝衣沉聲道：「我們過去一直是好朋友。」

周鶴道：「現在也是的。」

沈勝衣道：「既然如此，周兄有困難解決不來，何以不肯坦白對我說？」

周鶴非常詫異說的道：「沈兄此言何意？」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武當派的伏魔劍法我雖知得不多，但仍然能够分辨得出。」

周鶴面色一變。

沈勝衣接道：「周兄雖然幪住了臉龐，奈何周兄的身形舉止在我來說實在太過熟悉。」

周鶴面色蒼白，道：「沈兄已看出今天早上的幪面人就是我？」

沈勝衣盯着周鶴，道：「我却是想不通周兄何以要刺殺那位姑娘。」

周鶴道：「當然想不通。」

沈勝衣追問道：「究竟爲了什麼？」

周鶴道：「一定要知道？」

沈勝衣道：「你若是堅持不肯說，我也不會勉强你的。」

周鶴道：「可是你一定不會就此罷休，以你的聰明，縱然我不說，相信不久你亦會查出眞相。」

沈勝衣道：「所以你們何不索性說出來，省得我到處打聽？」

周鶴道：「你的好奇心，仍然是這樣重。」

沈勝衣道：「天生如此，很難改變的了！」

周鶴道：「一個人好奇心太重並不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道：「這句話我已經聽過很多次。」

周鶴淡然一笑，舉步走向花徑深處，沈勝衣亦步亦趨。

來到了一座假山旁邊，周鶴停下了腳步，道：「你可知我爲什麼要將這座莊院關閉？」

沈勝衣道：「你已經說過的，兩個原因——」

周鶴道：「還有第三個原因。」

沈勝衣道：「洗耳恭聽。」

周鶴道：「我的家財並非已經化得七七八八，而是早在四年之前，便已經化光了。」

沈勝衣道：「你關閉這座莊院却是兩年之前的事情。」

周鶴道：「因爲在兩年之後我才知道家財已經化光，不過有一個人在暗中替我張羅支撐。」

沈勝衣試探道：「蘇仙。」

周鶴混身一震，道：「你從那裏知道的？」

沈勝衣道：「除了蘇仙之外，還有誰肯爲你這樣做，又有誰這樣做能够隱瞞你一兩年之久。」

周鶴無言點頭。

沈勝衣道：「要維持你這座莊院的開銷並不容易。」

周鶴道：「的確不容易。」

沈勝衣道：「我記得你說過她乃是一個孤女，自幼爲武林前輩雁蕩山慧因神尼收養。」

周鶴道：「她是這樣告訴我，而我也的確是在雁蕩山遊玩的時候認識她。」

沈勝衣道：「你見到她的時候慧因神尼正正因爲强敵到來尋仇，雖然力殺三人，自己亦死在對方的凌厲反擊之下，蘇仙也被重傷，是你將她救回。」

周鶴道：「事實是如此。」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道，慧因神尼並不是一個有錢人。」

周鶴道：「她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

周鶴截口道：「你可知我怎樣發現這件事？」

沈勝衣道：「正要問你。」

周鶴徐徐道：「很多人都以爲我化錢有如流水，並沒有一個數目，其實我是有的，只不過每隔三四年我才整理一次，因爲這在我來說實在是一件苦事。」

沈勝衣說道：「你應該聘請一個管賬的……」

周鶴道：「這裏本來有一個，但不幸被我發覺，我用出去的銀兩最少有三份之一是落在他的袋子裏。」

沈勝衣道：「所以你索性就自己來管了！」

周鶴頷首，道：「我却不是因爲整理賬目才發覺蘇仙的事情。」

沈勝衣道：「哦？」

「你是知道的，我平生雖然喜歡結交英雄豪傑，個性還是偏向靜的一方面。」

「從你的喜歡書畫不難想知。」

「所以在別人熱鬧的時候，我往往一個人溜出來，到書齋清靜一下！」

「這與蘇仙又有什麼關係？」

「一次我就是這樣溜出來，本來是打算看書的，走到一半却又改變了主意。」

「結果去了那裏？」

「回房間。」周鶴歎了一口氣：「因爲我忽然發覺，這樣冷落她，實在太對她不起。」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回去並不見她，找遍了整個莊院也是不見，正當我奇怪她那裏去了的時候，她忽然又在小樓內出現。」

「哦？」

「當時我正在小樓之外徘徊，任何人走過，絕對瞞不過我的耳目，正値隆冬，房間的窗口又是在內閉上的。」

「你當時有沒有問她。」

「沒有。」

「只是暗中觀察。」

「我的好奇心相信絕不比你少。」

「結果有何發現？」

「她每隔兩三天總會這樣不知所踪幾個時辰。」周鶴目光一落。「我仔細搜遍整座小樓，結果發現了一道暗門。」

「暗門之內是什麼？」

「一條地道，我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一條地道。」

「通往什麼地方。」

「隔壁一座小莊院——主人原是姓李，但後來我一查，才知道早已經易主。」

「你可有從那條地道過去隔壁一看究竟？」

周鶴點頭道：「那座小莊院之內，祇住着兩個中年婦人，我暗中偷窺，見她們將一些類似賬簿的册子交給蘇仙，態度都顯得非常恭敬。」

「當時你有沒有闖進去？」

「你看我可是一個如此魯莽的人？」

「不是。」

「我生怕被她們發現，連隨退了回去，從那天開始，暗中留意那間莊院的人出入，却見出入的就是兩個中年男女，再看多幾次，那個男的並不像男人，也正是我所見的兩個中年婦人。」

「有沒有跟踪他們。」

「但沒有什麼收獲。」

「你當然不會不一探那座莊院。」

「當然！」

「有何發現？」

「我是在肯定莊院內只有那兩個中年婦人之後，待她們都離開才偷從地道進去。」周鶴沉聲道：「我找到了那些類似賬簿的册子。」

「上面記載着什麼？」

「一些人名與及銀兩數目。」周鶴的語聲更低沉。「我細看一遍那些人名，不由得嚇了一跳。」

「你認識他們？」

「有些。」

「你吃驚什麼？」

「他們全都是先後被暗殺的江湖中人，不少據說是死於七殺莊殺手的手中。」

沈勝衣聳然動容。

周鶴接道：「名字雖不是蘇仙的筆跡，那些數目却是。」

沈勝衣道：「如此看來，她縱然不是七殺莊的首腦，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了。」

周鶴道：「之後我一直留心她的一切，又發覺她每一次回來，總帶返一包銀兩，她却是將那包銀兩放進我的錢庫內。」

沈勝衣說道：「因此，你才去整理賬目。」

周鶴道：「結果我發現應該在兩年之前，家財便已經化光，可是錢庫內的銀兩非獨沒有搬空，而且比上次我整理賬目之時祗多不少。」

沈勝衣道：「蘇仙這樣做以我看也是出於一番好意。」

周鶴歎息道：「我明白，但這種好意叫我怎樣接受。」

沈勝衣也明白周鶴的感受。

周鶴接道：「雖然我是喜歡仗義疏財，亦只限於自己能力之內，自己沒有這個能力，惟有拒絕，即使朋友們不體諒，不得不閉門謝客，我也絕不會難過，因爲我事實已經盡了自己的能力，她這樣張羅，或者並不是不了解我，只想我過得快活一些，却總是一種愚蠢作爲。」

沈勝衣道：「一個人太喜歡一個人，難免會變得愚蠢起來。」

周鶴只有歎息。

沈勝衣道：「知道了那件事之後，你有沒有問她一個清楚明白？」

「沒有。」周鶴歎息着道：「在這種情形下，第一步我以爲先解決問題的癥結才是道理。」

沈勝衣頷首道：「當時正好遇上臥虎溝奪命三煞那件事，於是你順水推舟，連隨將莊院關閉。」

周鶴道：「然後我賣去部份田產，將賣得的錢銀交給幾位眞正的朋友，在城裏開了幾間店子，這兩年下來，非獨已返本，而且有相當盈餘，足以維持這座莊院的支銷。」

「開源節流，很好。」

「到現在一切都已妥當，我也準備說一個清楚明白，誰知就來了那位姑娘。」

「你好像也不知她是誰。」

「事實是不知，但可以肯定，她與蘇仙乃是同路人。」

沈勝衣不覺點頭，道：「相信就是了，我也曾問過那位姑娘，從她的口中得知蘇仙私下曾經默認與她相識，而且還稱呼她做小姐。」

周鶴動容道：「如此說，那位姑娘縱然不是七殺莊主人，在七殺莊的位置也必在她之上的了。」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

周鶴道：「難怪她武功那麼厲害。」

沈勝衣道：「以我今天早上所見，她若非喪失記憶，你休想將她刺傷。」

周鶴並沒有反對沈勝衣這樣說。

沈勝衣接道：「也幸虧她喪失記憶，否則我實在替你担心。」

周鶴吁了一口氣，怨然道：「她眞的喪失記憶？」

沈勝衣道：「毫無疑問。」

周鶴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否則現在我縱然未進棺材，只怕也得在床上臥着。」

周鶴奇怪道：「爲甚麼？」

沈勝衣道：「因爲蘇仙曾經對她說過，如果她恢復記憶，說不定就會殺我。」

「殺你？」周鶴更加奇怪。

「正是。」

「這樣說來，我的判斷是沒有錯誤的了。」

「她顯然就是七殺莊的人。」沈勝衣笑笑。「大概是我的仇人在沒有辦法之下，找到七殺莊，所以她來了。」

周鶴道：「憑她的武功，如果在正常狀態之下，即使仍不是你的對手，相信也不會全無機會。」

沈勝衣道：「不錯。」

周鶴道：「你的仇人好像不少。」

沈勝衣道：「事實不少。」

「不知道是那一個買兇殺你？」

「我也不知道，但是她一定知道。」

「蘇仙？」周鶴的語聲不覺沙啞了起來。

沈勝衣一聲輕歎，道：「至於我這條命値多少，相信她亦已訂出了一個適當的價錢，甚至已清楚寫在那些賬簿之上。」

周鶴苦笑。

沈勝衣盯着周鶴，道：「你現在大概可以回答我那個問題了？」

周鶴背過身子，道：「自從那位姑娘出現之後，蘇仙就顯得很驚慌，很憂慮，那兩個大夫死後，就更加顯著，寢不安蓆，食不下咽，昨夜我無意中聽到她喃喃自語，說那些人若是知道那個女人仍生存，勢必殺這兒一個鷄犬不留。」

沈勝衣道：「這是說兇手誰人，殺機何在，只怕她也都清楚的了。」

周鶴道：「嗯。」

沈勝衣追問道：「此外她尙有甚麼話說？」

周鶴道：「三再重覆一句話——爲甚麼那個女人不死？」

沈勝衣恍然道：「所以今天早上你幪面走去暗殺那個女人？」

周鶴道：「我相信絕不會殺錯人。」

「七殺莊的殺手或者全部該死，但是即使你殺死那位姑娘，對事情相信亦無補益。」

「怎會？」周鶴不覺回過身來。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周鶴怔怔望着沈勝衣，實在不明白。

沈勝衣解釋道：「那位姑娘的傷勢，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我敢肯定，她受傷之後，絕對沒有可能再移動，甚麼地方不去，偏偏走到這個莊院門前，亦未免太巧合。」

周鶴道：「你認爲她出現在我莊院門前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道：「她是給人放在那裏。」

周鶴道：「哦。」

沈勝衣道：「將她放在那裏的人，就是將她重傷的人，他們當時顯然都以爲她已經死亡，所以日前才發生攔途截轎，擊殺那兩個大夫的事，動機當然就在問取那位姑娘的情形。」

周鶴說道：「他們也可謂心狠手辣的了。」

沈勝衣道：「不過由此可知，他們亦意料不到那位姑娘竟能够生存。」

周鶴道：「既然知道，他們當然不會就此放過她，以他們的手段的毒辣，窩藏她的人只怕難免一死，如此怪不得蘇仙那麼驚慌的了。」

沈勝衣連連搖頭，道：「他們將那位姑娘放在莊院門外，是肯定那位姑娘經已死亡，如此可見他們是另有目的。」

周鶴道：「以你看……」

沈勝衣截住道：「相信就是在恐嚇蘇仙。」

周鶴詫聲道：「爲甚麼？」

沈勝衣道：「也許蘇仙收藏或者知道

一些他們需要的東西在甚麼地方，他們想藉此迫她交出來。」

周鶴想了想，連聲說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道：「在我們來說這都是一個秘密。」

周鶴道：「要知道這個秘密，只有問蘇仙。」

「那位姑娘當然也知道，可惜她現在却是失去記憶。」

「然則殺她是一些作用也沒有了。」

「嗯。」

「那麼我現在……」

「事不宜遲，立即找蘇仙問一個清楚明白。」

「我……」

「到現在你還要猶疑？」

周鶴一頓足，霍地回身向那邊走去，沈勝衣緊跟在他後面，才走得幾步，突然偏頭道：「誰？」

周鶴應聲收住了脚步。

一個女人即時在那邊花叢轉出來。

蒼白的臉龐，失神的眼睛，白痴一樣的表情，正是雲飄飄。

周鶴不由自主的倒退一步，瞪着雲飄飄，道：「你怎麼走來這裏？」

雲飄飄呆呆的道：「書齋那盞燈不知怎的忽然滅了。」

沈勝衣道：「你以爲有人來暗襲，因此慌忙逃出來。」

雲飄飄說道：「我記得，你是叫我逃向這邊來的，但來到這裏，忽然聽到了人聲……」

沈勝衣道：「所以你慌忙躲起來，看看那是甚麼人在說話。」

雲飄飄頷首。

周鶴冷冷道：「油盡自然燈枯，你慌張甚麼？」

雲飄飄怔在那裏，好像聽明白，又好像還未明白。

周鶴連隨歎了一口氣，喃喃道：「那盞燈昨天便應該添點油的了。」

沈勝衣苦笑對雲飄飄道：「你來得也正是時候。」

周鶴接道：「有你在旁邊亦未嘗不好說話。」

雲飄飄詫異的道：「你們在找我？」

聽她這句話，兩人方才的說話她顯然還沒有聽到。

沈勝衣也不解釋，道：「你跟着我們來。」

雲飄飄立刻走向沈勝衣，她信任沈勝衣。

三人一齊走向那邊小樓。

× × ×

小樓燈火凄迷。

沈勝衣雲飄飄沐着燈光，靜坐在樓下的小廳子內。

蘇仙並不在廳中，呼之也不應，周鶴不由自主急步登樓。

也不過片刻，他又出現在梯口，箭也似衝下，衝至沈勝衣二人面前。

「在不在？」沈勝衣急問。

周鶴應聲：「不在。」雙手突然按住放在廳中那張彫鑰桌子，目光連隨落下，眼睛一眨也不一眨。

沈勝衣倒給他這種舉動嚇了一跳，推椅而起，道：「甚麼事？」

周鶴道：「這張桌子移動過。」

沈勝衣皺眉道：「甚麼意思？」

周鶴道：「她又從地道出去了。」

沈勝衣恍然道：「地道的進口就是在這張桌子之下。」

周鶴點頭道：「這張桌子的四條脚的原來所在我都作好了記認，她要從地道出去，亦必須移動桌子。」

沈勝衣道：「你最後見她是甚麼時候？」

周鶴道：「在黃昏之前。」

沈勝衣道：「你沒有與她在一起用晚膳？」

「沒有。」周鶴道：「當時我乃是在極度苦惱之下，我實在不想她看見我那樣子。」

沈勝衣明白周鶴的心情，沉吟道：「怕在那個時候她便已從地道離開。」

周鶴皺眉道：「這個時候她還過去那邊幹甚麼？」

沈勝衣道：「要問她才知道。」

周鶴想想，斷然道：「我們過去找她。」雙手一推，將桌子推過一旁。

他跟着俯下半身，雙掌一插一扳，丁方三尺的一塊地面就給他扳了起來。

下面一片黑暗，一道石級斜斜伸入黑暗之中。

周鶴取過放在桌上的銀燈，拾級走下去。

沈勝衣轉顧雲飄飄，道：「你跟我們走一趟好不好？」

雲飄飄正奇怪的盯着那個地洞，聽說回頭望了沈勝衣一眼，道：「這下面是甚麼地方？」

沈勝衣道：「就是一條地道。」

雲飄飄又問道：「通往那裏？」

沈勝衣道：「我也不大清楚。」舉步踏下石級。

雲飄飄毫不猶豫的跟在沈勝衣身後。

× × ×

石級下果然是一條地道，只容兩人並肩走過，蘊斥着一種令人極不舒服的泥土氣味。

沈勝衣走下石級，揉了揉鼻子，道：「這條地道造得並不好。」

他平常一樣說話，語聲並不怎樣高，可是地道中經已激起迴聲。

本來已經陰森恐怖的地道更顯得陰森恐怖了。

雲飄飄不由自主的追上前，伸手拉住了沈勝衣的衣袖。

周鶴即時應道：「但是要建造一條這樣的地道却也不容易。」

沈勝衣道：「難道完全沒有驚動這個莊院的人。」

周鶴微喟道：「又有誰想到自己的屋子之下竟然有人在挖地道？」

沈勝衣無言頷首。

周鶴也不再說話，掌燈默默向前走。

地道筆直的向前伸展，彷彿沒有盡頭的一樣。

只是彷彿。

沒多久，他們就來到了地道的盡頭。

又是一道石級，斜斜向上伸展，周鶴

拾級登上，耳貼暗門傾聽了一會子，才擧手將暗門推高。

他立時聽到了破空聲響，看見了兩顆彈丸迎面射來。

沈勝衣雖然看不見，但以他聽覺的敏銳，又怎會聽不到那些破空聲響，脫口就是一聲：「小心。」

周鶴一直在小心，耳聽破空聲響，身形向旁邊一縮。

那兩顆彈丸却並非以他爲目標，交錯射至，在他面前三尺突然相撞在一起。

火光一閃，霹靂暴响，那兩顆彈丸竟爆炸開來。

周鶴那刹那只覺得眼前一黑，緊接上半身一陣劇烈的刺痛。

霹靂聲响中，他整個身子倒飛，從石階之上墮落，一面鮮血淋漓，頭髮衣衫同時着火！

沈勝衣大驚，雙手急伸，接住周鶴，伏地幾個翻滾，先將火焰壓熄。

雲飄飄亦被嚇了一跳，之後她却是怔在那裏，面上的神色一連幾變。

她的心情事實正在激烈的波動。

那霹靂一聲爆炸雖然未能够使她恢復記憶，巳令她省起了很多事！

——霹靂暴響，火光閃爍，兩個白衣的女孩子驚呼倒下，一個紅衣的中年仰天大笑！

雲飄飄的腦袋彷佛裂開了兩邊。

她正想多想一些，又是霹靂一聲從天而降，震得她心神大亂，刹那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

沈勝衣即時從周鶴的身上爬起來，左手巳握住了劍柄！

那一聲霹靂又是兩顆彈丸相撞爆發出來！

爆炸在地道的出口，泥土飛揚，出口的四面巳搖搖欲墜，再來幾顆彈丸，地道不難就崩陷，將沈勝衣他們三人生葬！

沈勝衣也知道形勢危急，身形一起一弓，箭一樣疾向出口射去！

他這樣豈止冒險，簡直就是在拚命。

萬一就在他射出地道之際又是兩顆彈丸交擊爆炸，不死亦重傷。

可是他的運氣一向不錯。

這一次也是。

他的身形射出了地道，兩顆彈丸才射至。

那兩顆彈丸未撞在一起，沈勝衣的衣袖巳捲出，「霍」一聲，兩顆彈丸都被他捲飛，一齊撞在屋頂上！

霹靂兩聲，屋頂炸開了一個洞，瓦片灰塵凌空洒下。

一聲「好」同時响起。

沈勝衣的目光早巳落在那個人面上。

那是一個中年人，一身衣衫紅得就是火焰一樣。

——火郎君！

× × ×

地道的出口在一個廳堂的正中。

那個廳堂並不大，陳設也極盡簡單。

廳堂中有燈，但沒有燃亮，一直到沈勝衣從地道射出，才燃燒起來。

火郎君就像在變魔術，左手往燈上一招，放在桌上那盞燈便亮了。

燈光照亮了他那身紅衣，也照亮了沈勝衣那身白衣。

火郎君目光一閃，突然叫道：「沈勝衣。」

沈勝衣道：「正是！」

他連隨反問：「閣下又是那一位？」

火郎君笑笑，道：「說你也不知。」

沈勝衣試探問道：「霹靂堂的人？」

火郎君道：「不是霹靂堂的人才懂得製造火藥暗器。」

「東海火老鴉的門下弟子？」

「火老鴉四十五年來，從未收過一個弟子。」

「然則……」

「你聽着，我就是……」話說到這裏，火郎君突然揚手，左五右五十顆彈丸一齊射向沈勝衣！

這種詭計沈勝衣却還不是第一次遇上，火郎君雙手才動，沈勝衣身形巳然縱身拔起。

一拔三丈，掠上了頭上的一條横樑。

十顆彈丸在下面炸開，火光亂閃，霹靂連聲！

火郎君目光一抬，大笑道：「你居然不上我這個當。」

沈勝衣道：「這種當我最少巳遇過三次。」

火郎君摸摸鬍子，道：「對付你我本來就應該多化一些腦筋。」

沈勝衣冷笑道：「你露了這一手，讓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很難再次會令我上當的了。」

火郎君再次笑笑，道：「聽說你的運氣一向都很好。」

沈勝衣道：「不很好，但也不差。」

火郎君道：「走在前面的不是你。」

「不是。」

「我那兩顆彈丸擊傷的是誰？」

「周鶴！」

「這個人現在的確走上了霉運。」

「你的耳朶倒也靈敏。」

「一個終日用火藥的人，耳朶又怎會不靈敏？」

沈勝衣心頭一動，道：「你那是因爲看見燈光？」

火郎君大笑，道：「你眞是一個聰明兒童。」

沈勝衣不由暗歎一聲。

這個廳堂之內本來是漆黑一片，地道的出口難免有些縫隙，從縫隙透出去的燈光雖然微弱，在漆黑的廳堂之內還是很容易察覺。

火郎君笑接道：「沒有燈，走那條地道無疑是不大方便，但若沒有燈，相信你們發現我，我仍未發現你們。」

沈勝衣無言。

火郎君說道：「不過一個人倒霉起來，怎樣也是難免要送命。」

沈勝衣道：「你就不怕殺錯人？」

火郎君道：「除了一個人，我們無論殺什麼人都不用後悔，那個人我們都巳經目送她從這條地道走出來，離開了這個莊院。」

沈勝衣脫口問道：「是不是蘇仙？」

火郎君道：「不錯。」

「你們將她怎樣了？」

「放心，我們暫時是絕不會難爲她，

驚動她，甚至還會全力保護她。」

沈勝衣目露疑惑之色。

火郎君一頓接道：「但只是暫時。」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到底是爲了什麼？」

火郎君道：「這件事與你並沒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又問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火郎君道：「你旣是聰明兒童，就應該知道這些問題我是絕不會回答你的。」

沈勝衣悶哼道：「連姓名也不說？」

火郎君倏的一聲歎息，道：「江湖中人知道我的雖則並不多，好像你這樣見識多廣的人，應該知道的。」

沈勝衣心念一轉，忽然道：「莫非就是……」

火郎君截道：「是什麼？」

瞧他的樣子，似乎在等候沈勝衣的答覆，但沈勝衣嘴唇方動，他雙手就攀翻，又是十顆彈丸射向樑上的沈勝衣。

霹靂一聲方响，沈勝衣人巳從樑上翻下。

他上得快，下得更快，接連五次爆炸都對他沒有影响。

火郎君看得眞切，四顆彈丸巳脫手追擊！

沈勝衣半空滾身拂袖，閃開兩顆彈丸，捲飛兩顆，着地猛一長身，疾射向火郎君！

身形才射出，左手巳拔劍出鞘！

火郎君偏身一閃，閃入一條柱子後面，沈勝衣半身一旋，亦跟着轉向那邊！

火郎君連隨又轉了出來，右手中巳多了一支金屬管子，「霍」一聲管口射出一股火焰，襲向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早有防備，但射來的是一股火焰，亦在他意料之外，他的劍仍然劃了出去！

火光劍光一閃，合在一起，那股火焰竟然附在劍上，繼續燃燒！

沈勝衣一退反進，也沒有棄劍，一聲輕叱，火劍疾刺向火郎君。

火郎君急退！

沈勝衣劍勢不絕，追前七步，刺出了三十六劍！

劍光火光飛閃，亂人眼神！

火郎君雖然終日玩火，現在亦爲之眼花繚亂，身形却不慢，竟然閃開了沈勝衣那三十六劍，但一身火器，也都不能够有時間拿出來施放！

沈勝衣三十七劍緊接刺出！

劍鋒上的火燄巳燒至護手，他亦巳感覺那股灼熱！

火郎君一退再退！

沈勝衣追前的身形突然一頓，劍颼的脫手飛出，火箭一樣射向火郎君。

這是他的第三十八劍！

如此一劍當然在火郎君意料之外，可是他的反應居然不比沈勝衣慢，右手那支金屬管子千鈞一髮之間猛一沉，及時敲在射來長劍的劍尖之上！

叮一聲，那支金屬管子斷成了兩截，劍亦被擊下地面，火郎君同時被震退了半步。

他吃驚未巳，沈勝衣巳然凌空飛至！

人到脚到！

火郎君冷不提防，胸膛立時被踢中，猛飛了出去。

沈勝衣身形落地，脚尖連隨一挑，落在地上那支劍「哧」的被他挑了起來，又再疾向火郎君射去！

火燄仍然在燃燒，那支劍曳着火燄火蛇般飛射向火郎君！

火郎君被沈勝衣一脚踢飛半空，身形巳不由自主，但耳聽破空聲响，亦知道危險，半空中身形勉强一側，可是仍然閃不開！

火蛇般的長劍「奪」的刹那間射入了他的小腹！

火郎君「哇」的一聲怪叫，整個身子風車般凌空一轉，小腹的衣衫巳然着火燃燒起來。

那刹那他的神情變得恐怖之極，血紅的臉色亦變得白紙也似，第二聲驚呼方出口，霹靂一聲巨响，火光怒射，整個身子就爆炸開來！

他身上帶的火器實在太多，那些火器却是大半沾不得火的！

一聲巨响未絕，又是一聲巨响！

霹靂連聲，火光亂閃，血肉横飛！

火郎君落到地面的時候，巳經完全不像是一個人。

什麼東西也不像！

沈勝衣不禁鼻子一酸，他的身形連隨開展，倒翻了出去，「嘩啦」的一聲，反肘撞碎了一道窗戶，飛出廳外的走廊！

走廊外沒有人。

沈勝衣迅速的繞着走廊轉了一個圈，也不見人踪，才掠返廳堂。

他急步走至地道的入口，探首才一望，一聲嬌叱，就從地洞之下傳了上來：「誰？」

那是雲飄飄顫抖的語聲。

沈勝衣應了一聲道：「是我！」拾級而下！

× × ×

那盞燈掉在一旁，但沒有倒翻，地道仍然沐在凄涼的燈光之中。

雲飄飄貼壁站在燈旁，一張臉蒼白如紙，看見沈勝衣，才鬆一口氣。

沈勝衣沒有理會雲飄飄，走到周鶴身旁，一把將周鶴扶起來。

周鶴一面鮮血淋漓，經巳奄奄一息。

沈勝衣左掌按上周鶴的靈台，一面將眞氣度進去，一面輕呼：「周兄——」

周鶴混身一震，眼蓋一陣顫動道：「沈兄？」

沈勝衣道：「不錯。」

周鶴啞聲道：「蘇仙呢？」

沈勝衣道：「巳經離開這個莊院。」

周鶴掙扎欲起，問道：「去了什麼地方？」

「不知道——」沈勝衣一頓，沉聲道：「但那些人巳經跟踪她下去！」

周鶴顫聲道：「你快去救她！」

沈勝衣道：「你想想她可能去了什麼地方？」

周鶴沉默了一下，突然一挺身，嘶聲呼道：「雲來客棧！」

沈勝衣急問：「雲來客棧在那裏？」

「在……」周鶴嘴唇顫動，語聲越來

越微弱，突然斷絕。

沈勝衣伸手一探，周鶴已經沒有了氣息。這雖然意料之中，沈勝衣還是不由怔在那裏。

良久，他才發出一聲歎息。

無可奈何的歎息。

身世大白　相逢恨晚

又是黃昏，烟雨飄飛。

兩騎快馬如箭般奔至一間客棧之前，雙雙停下來。

當先一騎是雲飄飄，跟於後面的一騎才是沈勝衣。

他們一路奔來，一直都是沈勝衣在前面問路，引路，可是到了七里外，雲飄飄竟然自動策馬再上前，領着沈勝衣到來這裏。

沈勝衣並不奇怪。

雲飄飄與蘇仙既然是一夥，蘇仙所去的地方，自然雲飄飄也會去過。

來到這間客棧門前，雲飄飄不由自主的將馬停下。

金漆招牌，上面的四個大字正是——雲來客棧！

雲飄飄一望這個招牌，整個人馬上一怔，脫口道：「這就是雲來客棧？」

沈勝衣道：「正是！」滾鞍下馬。

雲飄飄驚愕的道：「這間客棧我好像來過。」

沈勝衣道：「你事實來過，否則你不會領我到這裏。」

雲飄飄皺眉道：「我以前來這間客棧，到底有什麼事？」

沈勝衣暗歎一聲，他也希望雲飄飄能够記起多些事情，那最低限度可以減少一些危險。

雲飄飄却再也想不起什麼。

沈勝衣等了一會，看見雲飄飄仍然只是發呆，無奈走前去，一伸手。

雲飄飄非常自然的拉住沈勝衣那隻手，縱身躍下坐騎。

也就在這個時候，客棧對面那邊的巷子突然閃出一個面色蠟黃的中年人，急步向他們走來。

沈勝衣立即察覺，却不動聲息。

雲飄飄也察覺了，盯着那個中年人，神色又變得非常奇怪。

那個中年人一直走到雲飄飄面前，倏的一弓身，道：「小姐也來了。」

他雖然一身男人裝束，語聲一些也不像男人。

雲飄飄又是一怔。

這種稱呼在她已經是第二次聽到，第一個這樣稱呼她的人便是蘇仙。

莫非這個男人也是她的手下。

那個中年人看見雲飄飄沒有作聲，又道：「仙姑娘午後匆匆趕到來，進入客棧小姐那個房之後，就將房門閉上，聽聲音好像在東翻西抄，找尋什麼，未悉是否已得到小姐的同意？」

雲飄飄「哦」的一聲。

中年人接道：「這幾天仙姑娘的行動都顯得與平日有異，前後兩次從地道過來，都沒有理會那些賬簿，却進去小姐在莊院那個房間，又是閉上門戶，找尋什麼也似。」

雲飄飄呆應道：「是麼？」

中年人到這個時候才發覺雲飄飄亦是與平日不同，奇怪的望着雲飄飄。

沈勝衣聽到這裏，已省起周鶴說過的在隔壁莊院之內，有兩個女人，出入却是作男人打扮。

——這個中年人相信就是其中之一。

沈勝衣念頭一轉，插口問道：「蘇仙現在是否仍然在客棧那個房間之內？」

中年人應聲轉望沈勝衣，道：「你是誰，怎麼與我們小姐走在一起！」

沈勝衣道：「我姓沈，沈勝衣。」

中年人一驚，「蹬蹬蹬」倒退三步，突然嬌叱道：「好哇，原來小姐已落在你這厮的手上，難怪變成了這個樣子！」

語聲甫落，他手中已變了一支軟劍，颼的捲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急退！中年人跟着又是兩劍，一面大叫道：「我來擋住這厮，小姐快離開！」

雲飄飄却是怔在那裏，一時間眞不知道如何是好，更不懂叫那個中年人住手。

沈勝衣連閃了兩劍，輕叱道：「別誤會——」

中年人截道：「有人重金買你的人頭，我們小姐已答應，那來的誤會？」

說話間，他又已攻出十劍！

沈勝衣身形飛舞，一面道：「誰要買我的人頭？」

這句話只有七個字。

七個字說完，中年人又已攻了七劍！十七劍全都落空！

中年人心頭大駭，劍勢更急勁，刹那間連刺三十六劍！

沈勝衣倒踩七星，連閃三十六劍，叱道：「住手！」

中年人劍勢一頓，冷笑道：「你就是因為想知道誰要買你的人頭，所以才沒有難為我們小姐？」

沈勝衣尚未回答，中年人說話已經又接上，道：「小姐不肯說，我又怎肯說，接劍！」

聲落劍展，嗤嗤嗤十一劍刺出！

沈勝衣一一閃開，道：「你難道不可以暫時停手，讓我將話說清楚？」

中年人道：「已經够清楚的了！」連人帶劍疾飛了過去！

沈勝衣身形倒飛！

中年人嬌叱連聲，「燕子三抄水」，身形三個起落，連刺三劍！

沈勝衣一退，再退，「嗆」的拔劍出鞘，迎向刺來的第三劍！

叮的雙劍交擊，中年人的劍勢居然還能够再變動，一變，再變，三變！

沈勝衣長劍同時變動，三變再一變，猛一捲一挑，「叮」一聲，中年人那支劍飛上了半天！

中年人一聲驚呼，三步倒退！

沈勝衣沒有追擊，收劍道：「現在我們大概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中年人盯着沈勝衣微喟道：「果然名不虛傳，難怪我們小姐也敗於你手下。」

沈勝衣正要分辯，中年人又道：「但你若以為這樣便可以令我說，就錯了！」

話口未完，他右手已出現一支匕首，

反插入自己的心胸之內！

沈勝衣一聲：「不可！」身形如箭射前，匕首才插入心胸，他的右手已然扣住了中年人握着匕首那隻右手的手腕！

可惜仍然是慢了半分！

那個中年人身子一栽，倒向沈勝衣，那剎那之間，眼瞳已然沒有了神彩。

沈勝衣一聲輕歎，鬆開手，那個中年人爛泥一樣倒在他的身前，帽子脫落，露出了一頭秀髮，果然是一個女人。

雲飄飄呆呆望着那個女人倒下，突然失聲道：「春梅！」

沈勝衣應聲回過頭，說道：「什麼春梅？」

雲飄飄指着那個女人，道：「她就是春梅！」

沈勝衣追問道：「春梅是你的什麼人呢？」

「是我的什麼人？」雲飄飄又怔在那裏。

沈勝衣苦笑，住口道：「既有春梅，只怕也有秋菊的了。」

雲飄飄竟然應道：「有，秋菊與春梅最好，兩人一向是出雙入對。」

沈勝衣暗忖道：「春梅秋菊就是住在那個莊院的兩個女人了。」

他連隨說道：「既然如此，秋菊應該也就在附近。」

雲飄飄道：「是啊。」

她回顧一眼，非常自然的高聲呼道：「秋菊！」

一連幾聲，並沒有人回答。

長街上本來有幾個行人，這時候都已經遠遠避開。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也許她在店內！」

雲飄飄立即舉步上前。

× × ×

店門緊閉，力推不開，雲飄飄一再拍門，也沒有回答。

沈勝衣不由皺起眉頭，以他多年的經驗，這無疑表示發生變故。

雲飄飄即時問：「怎辦？」

沈勝衣道：「很簡單。」一手將雲飄飄帶過一旁，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凌空雙飛脚，齊踢在店門之上。

「轟」一聲店門碎裂成十多片，數十點亮晶晶的東西同時從門內射出，飛擊沈勝衣！

金銀銅鐵錫，五種三十五顆彈丸，破空聲攝人心魄！

好一個沈勝衣，雙脚踢在門上，借力使力，身形凌空一翻，壁虎般附在屋簷之上，三十五顆彈丸全部在他的脚下射空！

他的身形只是一凝便落下，左手劍洒出一片劍芒，連人帶劍向店內射去！

「照打！」一聲暴喝，呼的一張桌子迎面飛來！

沈勝衣沒有閃避！

桌子刹那迎上了劍芒，「吱」一聲恐怖已極的尖响，碎裂，激飛！

沈勝衣當中穿過，飛撲向桌子擲來之處！

到他的身形落下，用桌子擲他的那個人已經不知所踪！

沈勝衣所有的動作在身形落下之時，亦完全停頓！

在他的周圍，冷然守候着六個人！

在櫃枱的後面，坐着一個掌櫃裝束的中年人，一個裝束與春梅相似的中年人坐在他旁邊。

此外就是四個店小二，有挨在柱旁，有坐在桌邊。

六個人的神態都非常奇怪，睜大了眼睛，好像都是在望着沈勝衣，那眼瞳却連一絲生氣也沒有。

沈勝衣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

雲飄飄也就在這個時候走了進來，一望見掌櫃旁那個中年人，先一怔，接一笑，道：「果然在店內！」

沈勝衣目光落下那個中年人，道：「他就是秋菊？」

雲飄飄頷首，走過去抓住那個中年人的手臂一搖，道：「你……」

一個「你」字才出口，那個中年人的頭顱就從脖子上掉了下來，「咚」的落在櫃枱上！

鮮血立時奔流！

雲飄飄驚呼鬆手，受驚的鴿子般投入沈勝衣的懷中！

那個中年人的身子連隨倒下，正倒在那個掌櫃的身上，那個掌櫃給一碰，亦倒了下去，一個頭顱當先離開了脖子！

沈勝衣雖然想到這些人已經死亡，却料不到他們的頭顱已經被割斷，看在眼內，不禁亦捏了把冷汗。

雲飄飄半晌才從沈勝衣的懷中起來，囁嚅着道：「他們莫非都已死亡？」

沈勝衣無言頷首，道：「你想想，是否還記得起你在這裏的那個房間在什麼地方？」

雲飄飄沉默了下去。

只是片刻，她站直了身子，向客棧的後堂走去。

沈勝衣一劍護胸，緊伴着雲飄飄。

× × ×

轉廻廊，穿花徑，進一道月洞門，來到了一個獨立的院子。

一路上都沒有人阻攔襲擊。

天色已經暗下來。

烟雨下，院子中一片迷濛。

雲飄飄踏着花徑，直向院當中那座小樓走去。

× × ×

小樓的門戶亦是閉上，但一推便開。

沈勝衣搶在雲飄飄的面前，一步才踏進，整個人便怔住。

雲飄飄目光及處，亦瞠目結舌，怔住在那裏。

小樓中燈火已經燃亮，昏黃的燈光中，一個人被繩子勒住頸子，呆在半空！

正是蘇仙！

× × ×

風很急，穿門吹入，蘇仙的屍體也被風吹得緩緩的搖曳。

一股寒氣從沈勝衣的背脊升起，他又打了一個寒噤，雙眉不覺已皺在一起。

——到底什麼人手段如此毒辣？

他倏的縱身，揮劍，「刷」的削斷了那條繩子，右手連隨將蘇仙的屍身接住。

蘇仙的雙手冰冷如雪，一個臉龐亦是雪也似蒼白，眼睛仍然睜得大一大，眼瞳

之中彷彿充滿了恐懼。

沈勝衣將蘇仙的屍體放在床上，心中無限的感慨。

被褥亂得很，樓中的東西亦是非常零亂，地上的花磚亦有好幾塊被撬起來。

——蘇仙到底在找尋什麼？

沈勝衣瞪着蘇仙，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雲飄飄的目光亦是停留在蘇仙身上，好一會才移開，東望望，西望望，忽然道：「這個房間怎麼亂成這樣子？」

沈勝衣側首一望，反問道：「蘇仙到底在找尋什麼？」

雲飄飄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沈勝衣又問：「這是否你的房間？」

雲飄飄道：「地方熟悉得很，却不知是不是。」

現在對於什麼她也都不敢肯定。

沈勝衣微喟道：「你仔細想想，是否藏了些什麼東西在這個房之內？」

雲飄飄走到放在窗前的一張椅子坐下，捧着臉沉思起來。

沈勝衣看見她這樣子，只有歎息，因爲他知道，雲飄飄如果記得起來，早就已記起的了。

他惟有希望出現奇蹟，希望有什麼東西能够勾起雲飄飄的回憶。

這個房間之內顯然並沒有一種這樣的東西。

雲飄飄沉思了片刻，抬頭東張西望，一連三次，終於搖頭。

沈勝衣看在眼內，歎息道：「看來我們現在只有去一個地方碰碰運氣的了。」

雲飄飄道：「那裏？」

沈勝衣一字字道：「七殺莊！」

雲飄飄喃喃道：「那我們去七殺莊好了。」

沈勝衣道：「如果七殺莊也沒有結束，就只有等候那些殺手來殺你，看看能否將他們截下，問一個清楚明白。」

雲飄飄吃驚的道：「他們還會來找我嗎？」

沈勝衣道：「一定！」

雲飄飄不明白。

沈勝衣解釋道：「蘇仙以『小姐』稱呼你，毫無疑問與春梅秋菊一樣，是你的手下，而且身份必然在春梅秋菊之上，所以她們雖然對蘇仙起疑，並不敢阻止。」

雲飄飄點頭。

沈勝衣接道：「只怕她甚至是身份僅次於你的一個人，知道很多你的秘密。」

雲飄飄「哦」的一聲。

沈勝衣一頓又道：「最低限度那些殺人的人就是這樣想，才會將你放在周家莊的門外。」

「爲什麼？」

「目的就是在恐嚇蘇仙，迫使她說出你的秘密。」

「他們既然已將我擊倒，何以又迫問我。」

「這是因爲他們以爲你已經死亡。」

雲飄飄恍然大悟也似。

雲飄飄道：「可是蘇仙爲什麼不肯告訴我過去一切？」

沈勝衣微喟道：「因爲她也想將那些秘密據爲已有，所以才會到處搜查你停留過的地方。」

雲飄飄詫異的道：「究竟那是什麼秘密？」

沈勝衣道：「在我這仍是一個謎。」

雲飄飄道：「不知她找到了沒有。」

沈勝衣道：「應該沒有。」

雲飄飄奇怪的道：「你怎麼這樣肯定呢？」

沈勝衣道：「那必然是很重要的東西，如果你藏在這裏，多少也應該有些印象的。」

雲飄飄點頭道：「不錯。」

沈勝衣道：「由此可以肯定，蘇仙雖然身份僅次於你，事實並不知道你的秘密所在，她找到這裏，只是碰運氣。」

雲飄飄道：「是麼？」

沈勝衣道：「現在那些殺人的人相信也知道了。」

雲飄飄道：「所以他們不惜將蘇仙吊殺在這裏。」

沈勝衣道：「知道秘密所在的相信就只有你一個人。」

雲飄飄道：「可是……」

沈勝衣道：「你現在只是因爲失去了記憶，暫時省不起來。」

雲飄飄無言歎息。

沈勝衣道：「也因此，那些人必然不肯放過你。」

雲飄飄道：「這是說縱然我不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我了。」

沈勝衣道：「正是如此。」

雲飄飄道：「我們現在去七殺莊，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追去？」

沈勝衣道：「必會追去。」

雲飄飄道：「希望秘密就藏在七殺莊內。」

沈勝衣道：「這件事我也希望在七殺莊內完全解決，死的人已經够多了。」

雲飄飄苦笑道：「看來我這個人眞還不簡單。」

沈勝衣也只有苦笑。

雲飄飄忽然一呆，道：「七殺莊又是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一個可以去買兇殺人的地方。」

雲飄飄又問道：「我們爲什麼必須走一趟七殺莊？」

沈勝衣道：「因爲你也許就是七殺莊的主人！」

雲飄飄一怔，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望着雲飄飄，沒有作聲，他仍然在希望雲飄飄能够省起多一些以往的事情。

艮久，雲飄飄歎了一口氣，道：「七殺莊既然是一個那樣的地方，我若是七殺莊的主人，只怕也不是什麼好人。」

她說的是這些話。

又一次失望，沈勝衣無言。

雲飄飄接道：「春梅方才那些話我現在總算明白了。」

沈勝衣道：「你若是七殺莊的主人，來殺我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雲飄飄道：「哦？」

沈勝衣道：「因爲一心要殺我的人實在太多，其中不難有人會走到七殺莊請殺手！」

雲飄飄怔怔的望着沈勝衣，突然一字字的道：「我相信你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這句話她不是第一次說的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世上的事情有些是難以意料的。」

雲飄飄道：「你不相信我？」

沈勝衣搖頭。

雲飄飄道：「那麼……」

沈勝衣截口道：「在你恢復記憶之後，也許會完全忘記這幾天的事情，到時第一件你想到要做的事情，只怕就是殺我的了。」

雲飄飄驚問：「這如何是好？」

沈勝衣笑道：「我只是打個譬喻。」

「萬一眞的是那樣如何。」

「只好與你拚一個明白。」

雲飄飄一聲歎息，道：「眞的有那種事發生的話，沒有什麼希望，只希望不是你的對手，倒在你的劍下！」

沈勝衣突然冷笑，身形倒翻，出劍，「哧」一劍刺在東面的一扇窗房之上！

利劍穿窗，一聲驚呼在窗外响起，衣袂破風！

沈勝衣抽劍曲肘，一肘將那扇窗戶撞碎，連人帶劍飛出去！

三丈之外的花徑之上人影一閃不見！

細雨仍飄飛，黑夜已降臨。

沈勝衣披雨站在院中，並沒有追趕，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人，却知道那個人既然已偷聽去他們的說話，一定會到七殺莊！

雲飄飄旋即從樓中衝出來，奔到沈勝衣身旁，急問道：「有人在窗外偷聽？」

沈勝衣道：「不錯！」將劍舉起。劍尖上並沒有血，他一笑接道：「這個人的輕功倒也不錯！」

雲飄飄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沈勝衣道：「看不清楚他的相貌，但是從身形可以看出，不是破門之時襲擊我的那個人。」

雲飄飄道：「他們一共有兩個人？」

「也許不止。」

「爲什麼他們不動手？」

「大概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因爲他們沒有必勝的把握？」

「也因爲他們還未知道秘密所在。」

「那麼……」

「他們必會到七殺莊，所以我們七殺莊之行，可以肯定非常危險！」

雲飄飄淒然一笑，道：「即使怎樣危險也是要去的。」

這種生活，她實在已厭倦。

接連六天，她過的都是白痴一樣的生活。

沈勝衣明白雲飄飄的心意，以指彈劍，劍「嗡」的龍吟！

龍吟未絕，長劍入鞘。

這支劍又能够在鞘內多久？

由雲來客棧到七殺莊，只有一天的路程。

× × ×

拂曉。

沈勝衣雲飄飄兩騎離開了雲來客棧，奔馳在鎮外柳堤之上。

雨已經停下，有風，但不急。

有月，遠在天邊，月色蒼白。

雲飄飄突然勒住坐騎。

沈勝衣立即發覺，忙亦收韁，道：「什麼事？」

雲飄飄放目四顧，悠然道：「你看這景色多美。」

沈勝衣道：「的確很美。」

雲飄飄倏然道：「我忽然記起了兩句詞。」

沈勝衣漫聲吟道：「楊柳岸，曉風殘月？」

雲飄飄一呆，笑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沈勝衣遙望天邊，道：「除了這兩句，我想不起別的了。」

雲飄飄忽的一聲輕歎，道：「天怎麼不讓我早些認識你？」

沈勝衣道：「認識我有什麼好處？」

雲飄飄笑笑，那片刻也不知想起了什麼，臉龐倏的一紅，打馬前行。

× × ×

午後雨又下，但到了黃昏，便悄然停止。

黃昏逝去，夜色漸濃。

雨過天清，深藍的夜空中，斜掛着淒冷的明月，還有閃亮的幾顆星。

星月交輝，如此艮夜。

夜風吹冷。

兩騎快馬逆風奔來，馬上的騎士身上仍披着簑衣，頭上還有一頂竹笠。

快馬在一幢巨宅門前停下。

周圍十里荒郊，就只有這一幢巨宅。

後靠高山，左倚密林，右傍清溪，實在是一個好地方，但不知何故，令人看來，竟然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莊門前的簷下，高掛着兩個大燈籠。

血紅色的燈籠，血紅色的燈光。

人走在燈下，就像是走在血中。

× × ×

快馬方停，那兩個騎士便滾鞍躍下，當先那個騎士一揮手，取下了頭上那頂竹笠。

正是沈勝衣！

隨後那個騎士不用說就是雲飄飄，她也將竹笠脫下，連隨卸下了簑衣，順手放在門前的石欄之上。

然後她仰首望着簷下那方橫匾。

燈光照耀下，那方橫匾有如浴在血中，上面三個字，正是「七殺莊」！

雲飄飄忽然脫口一聲道：「就是這裏了！」

沈勝衣回頭一瞥，道：「這個地方相信你不會完全沒有印象。」

雲飄飄目光一落，盯着莊院的大門，不由自主的道：「這度門我吩咐終年大開，怎麼閉上？」

「你吩咐？」沈勝衣盯穩了雲飄飄。

雲飄飄却彷彿完全忘記了方才說過什麼，一呆道：「我吩咐什麼？」

沈勝衣戟指回答道：「不讓那道門大開。」

雲飄飄點頭，道：「我好像是這樣說過。」

沈勝衣淡然一笑，上前推門，左手同時已握住劍柄。

即使是龍潭虎穴，現在他也要一闖的了。

× × ×

門雖然閉上，卻只是虛掩，一推就開了。

當門一面高逾一丈的石碑，上面寫着龍飛鳳舞，老大的一個字——殺！

兩盞孔明燈斜照在石碑上。

蒼白的石碑，血紅的刻字，令人觸目驚心！

沈勝衣的眼角不由自主的一跳。

雲飄飄的眼中卻射出了激動的神彩，脫口一聲道：「殺！」

她的語聲也變得冷酷起來。

沈勝衣不禁一皺眉頭。

雲飄飄連隨搶前幾步，走進七殺莊之內，沈勝衣緊伴在她身旁，劍握得也更緊了。

七殺莊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 × ×

轉過了那塊石碑，又是一塊石碑出現在眼前。

一樣的石碑，一樣在兩盞孔明燈照射之下，上面也寫着一樣的一個字——殺！

沈勝衣的眼角又是一跳，雲飄飄的眼神卻更激動了。

× × ×

七塊石碑，七個殺字。

十四盞孔明燈輝映之下，整個院子光如白晝。

沈勝衣雲飄飄的面色照耀着輝煌的燈光，也蒼白起來，尤其雲飄飄，更就絲毫血色也沒有。

她的眼神已有如火焰，盯穩了最後那塊石碑。

沈勝衣的目光亦是落在最後的那塊石碑之上。

最後的那塊石碑比其他六塊更高出半丈，豎立在廳堂的石階前面，上面那個殺字竟然是用十四把出鞘的利劍嵌成的。

雪亮的劍鋒燈光下閃閃生輝，那一個「殺」字當眞是殺氣縱橫！

× × ×

石碑的左側，有一株白楊老樹。

夜風吹過，樹葉响動。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

這院子的殺氣也就更濃了。

風也吹起了兩人的衣袂，雲飄飄忽然舉步，向最後那塊石碑走去。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聲輕咳在廳堂那邊傳來。

沈勝衣霍地轉首，雲飄飄舉起的脚步亦停下，他們向那邊望去，就看見了一個黑衣中年人。

那個黑衣人有如幽靈一樣出現，飄然步出廳堂，走下石階，來到雲飄飄的面前，突然一揖到地，道：「屬下蕭羽，有失遠迎，尚祈小姐見諒。」

雲飄飄一怔，道：「不錯，你就是蕭羽。」

蕭羽亦一怔，道：「小姐不成認不得屬下了。」

沈勝衣插口應道：「你們小姐身受重傷，暫時失去了記憶。」

蕭羽「哦」一聲，轉望沈勝衣，眼中突然露出了敵意，道：「閣下又是那一位呢？」

「沈勝衣！」

「是你？」蕭羽目光一寒。

雲飄飄即時嚷道：「沈勝衣是我的救命恩人，休得魯莽！」

經過春梅那件事，現在她已經知道怎樣做了。

蕭羽的眼中敵意還未全消，道：「可是……」

雲飄飄道：「我知道有人出錢買他的人頭，而我也已答應，但是這件事已取消了。」

蕭羽道：「不過小姐現在却……」

雲飄飄道：「無論如何，我的話你總該服從。」

蕭羽不由點頭道：「這也是。」

雲飄飄想想，道：「那麼你回答我一些問題成不成？」

蕭羽道：「屬下知無不言。」

雲飄飄又立即問道：「我叫做什麼名字？」

蕭羽愕然道：「小姐連姓名也記不起來了？」

雲飄飄無言頷首。

蕭羽盯着雲飄飄，一會才說道：「小姐姓雲，雙名飄飄！」

「雲飄飄？雲飄飄……」雲飄飄仰眼望天。

深藍的夜空遠處，淡淡的飄着幾片夜雲。

沈勝衣不由笑道：「難怪你對於雲如此感興趣。」

雲飄飄莞爾一笑，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卻歎道：「我却是沒有你口中的雲那麼美好。」

目光再轉，回望蕭羽，道：「這個七殺莊是不是我設的？」

蕭羽點頭道：「小姐正是七殺莊的主人。」

雲飄飄道：「那麼你是……」

蕭羽道：「家父原來是姑娘家中的老管家，屬下承蒙老主人瞧得起，也學了一身武功，到姑娘開設七殺莊，更不當我下人看待，賜與我總管一職。」

雲飄飄一面聽一面點頭，好像憶起了很多事情，接問道：「家父又是叫什麼名字？」

蕭羽道：「老主人諱飛揚。」

雲飄飄黯然垂頭，忽然又抬頭，道：「我到底是什麼人？」

蕭羽肅容道：「碧落賦中人！」

雲飄飄混身一震，沈勝衣亦自面色一變。

蕭羽轉顧沈勝衣，道：「當今武林論名氣之大，自然莫過沈公子。」

沈勝衣道：「據說眞正稱得上高手的却只有碧落賦中人。」

蕭羽驚訝道：「沈公子也知道有他們存在。」

沈勝衣道：「從前輩的口中也知道些少。」

他一頓接道：「名列碧落賦的高手好像並不多。」

蕭羽道：「嗯。」

沈勝衣道：「有人說他們是一個神秘的組織，與江湖中人一向都沒有來往。」

蕭羽道：「這也是事實。」

沈勝衣道：「你們姑娘就是風雨雷電雪雲虹七殺手之中的雲？」

蕭羽道：「是。」

沈勝衣道：「風雨雷電雪雲虹之上是否尚有日月星三公？」

蕭羽道：「沈公子還知道些什麼？」

沈勝衣道：「他們都是聽命於天！」

蕭羽仰首望天，只一眨又垂下，彷彿對天有一種強烈的恐懼，敬畏。

雲飄飄眼睛之中亦露出了畏懼之色。

沈勝衣接道：「不過以我所知道，碧落賦中人都是正道中人！」

蕭羽啞聲應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一皺眉頭，道：「但是這間七殺莊……」

蕭羽微喟道：「是暗中做的，姑娘的身份乃是一個秘密。」

沈勝衣道：「秘密？」

蕭羽道：「碧落賦中雖然武功非凡，但除了『天』之外，沒有那一個是非有的，老主人儘管是淡薄自甘，我們小姐却希望能够得到『天』那種享受。」

沈勝衣恍然道：「所以開設了這個七殺莊？」

蕭羽輕歎道：「相信公子也不能够否認，殺人實在是一種容易賺錢的工作。」

沈勝衣沒有否認。

蕭羽接歎道：「這若是給『天』知道，結果便不堪設想，所以我們都極盡小心，使身份保持秘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要保持秘密並不容易。」

蕭羽道：「我們已準備今年九月結束這間莊院的了。」

沈勝衣道：「還有半年。」

蕭羽道：「現在却發生這個意外。」

沈勝衣道：「以你看，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蕭羽沉吟道：「最初我還以為是沈公子。」

沈勝衣道：「絕不是我。」

蕭羽道：「那麼除了『天』的人，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能够打傷我們的姑娘。」

話說到這裏，蕭羽的身子已經顫抖起來。

雲飄飄眼瞳之中恐懼之色更濃。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姑娘現在是否已省起那是什麼人將自己打成這樣子？」

雲飄飄苦笑搖頭。

沈勝衣轉向蕭羽，道：「蘇仙又是什麼人？」

蕭羽道：「是我們小姐的表妹，也是我們小姐的心腹。」

沈勝衣恍然大悟。

蕭羽反問道：「她又怎樣了？」

沈勝衣道：「已經被縊殺在雲來客棧之內。」

蕭羽大驚，倒退兩步，道：「是誰殺她？」

沈勝衣道：「尚未查出。」

蕭羽焦急地問道：「那麼春梅秋菊又如何？」

沈勝衣道：「都已死亡，雲來客棧之內沒有一個活人。」

蕭羽更驚。

沈勝衣連隨問道：「這幾天七殺莊之內可有事發生？」

蕭羽道：「很平靜。」

沈勝衣道：「有沒有可疑人出現？」

蕭羽道：「也沒有。」

沈勝衣道：「這個莊院的大門，一直都大開？」

蕭羽道：「不錯，好像七殺莊這個地方，莫說鼠竊狗偷，就是一般武林中人，亦不敢進來生事，大開門戶又何妨？」

沈勝衣奇怪道：「我們進來的時候大門却虛掩。」

蕭羽道：「有這種事情？」

他一驚接道：「莫非傷害小姐的那些人已經溜進來？」

沈勝衣道：「只怕就是。」

蕭羽張目四顧，周圍却沒有人踪。

沈勝衣道：「在秘密未找到之前，他們暫時是否會出現的。」

蕭羽奇怪的道：「什麼秘密？」

沈勝衣說道：「這只有你們小姐才知道。」

蕭羽轉望雲飄飄，看樣子，他亦是毫不知情。

雲飄飄的目光却反落在最後的那塊石碑之上。

十四把利劍，一個字——殺！

森冷的劍芒，驚心動魄的凶字！

雲飄飄突然又舉起脚步，向那塊石碑走過去。

蕭羽不覺跟前去。

——秘密莫非就是在這塊石碑之上？

沈勝衣心念一動，盯着雲飄飄。

雲飄飄在那塊石碑之下停住脚步，眼神逐漸的變得迷濛起來，但突然一清。

她的身子連隨拔起來，叭的一掌拍在殺字的第一劍的那把劍柄之上！

「喀」一聲，那柄劍突然彈了起來，其餘的十三把劍相繼一一彈起！

「喀喀喀」瞬間接連又十三下異响。

異响聲絕，變成「殺」字的那十四支利劍完全水平彈出，但劍柄仍然嵌在石碑內！

那十四把利劍沒有一把傷害到雲飄飄，她彷彿已經預先算準了時間，距離，一掌拍下，身形便自倒翻，凌空落下！

即時又再喀喀喀一陣亂响，那塊石碑竟然貼地緩緩轉了一個半弧，原來石碑壓着的地面同時現出了兩個地洞，左右各一個。

沈勝衣蕭羽都看得目定口呆。

雲飄飄也自一呆，旋即舉步走向右邊那個地洞。

那個地洞並不深，並排着三個鐵箱子，雲飄飄俯身捧起其中之一，在地洞旁邊放下，打開來。

鐵箱內放着珍貴的珠寶，還有一叠銀票。

左邊那個地洞之內也是放着三個同樣的鐵箱子。

這六個鐵箱子若是都載着銀票珠寶那些東西，加起來無疑就是一筆龐大驚人的財富。

在這個任何人都可以進出的院子地下

，竟然埋藏着這一大筆財富，實在是出人意料。

這雖然並不是一個秘密的地方，卻比任何秘密的地方都還要秘密。

雲飄飄望了一眼，回顧沈勝衣笑道：「這相信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個秘密了。」

沈勝衣一笑道：「相信就是。」

話聲甫落，石碑左側那株白楊老樹突然齊中裂開，一個褐衣人從中飛出。

褐衣人右手一支長劍，連人帶劍飛刺沈勝衣後背要害！

雪亮的劍鋒燈光下刺出了一道森冷輝煌的晶芒，簡直就像是一道閃電！

雲飄飄面向沈勝衣，正好看在眼內。

那道閃電也似的劍光刹那有如利錐一樣，彷彿鑽入了他的眼瞳，鑽入了她的腦髓。

她混身有若電殛，激烈的一顫。

——裂開的樹幹，藏在樹幹之內的殺手，尖銳的利劍，灼目的光芒！

一切一切都是如此熟悉！

「木郎君？」雲飄飄突然失聲驚呼？

蕭羽的一番說話，已經令她想起了過往不少事情，木郎君那一劍更完全挑起她的回憶？

忘我七夜，現在她終於恢復了自我！

× × ×

驚呼聲未落，劍已經刺至！

沈勝衣反應果然敏銳，那刹那之間，偏身猛一閃，已讓開刺來一劍？

木郎君劍刺空，劍勢未絕，一聲叱喝，「哧哧哧」連刺十七劍！

沈勝衣倒踩七星步，一一閃開！

木郎君運劍追擊，毫無表情的面龐之上倏的露出一絲陰狠的冷笑！

雲飄飄適時又一聲驚呼道：「小心地下！」

語聲未盡，她的身子就一仰，緊接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呻吟！

半寸一截的劍尖從她的前胸穿出來！

劍是從她的後心刺入去，短劍！

× × ×

短劍握在蕭羽的右手之中，他忠實的面容不知如何是已變得狡猾。

狡猾如狐狸！

雲飄飄忍痛回頭，突然道：「你不是蕭羽？」

「我的確不是！」蕭羽左手住面上一抹，扯下了一塊人皮面具，同時拉下了帽子。

面具後又是一個面貌。

金髮高鼻。

雲飄飄呻吟着道：「金郎君！」

金郎君縱聲大笑，道：「你現在總算已經完全恢復記憶，可惜太遲了。」

雲飄飄冷笑道：「你這次不用彈丸暗算我了麼？」

金郎君道：「一次的教訓已足夠！」

他獰笑接道：「這一次你若是仍然能夠死而復生，我才眞的服了你？」

雲飄飄沒有回答，頭一栽！

金郎君大笑拔劍！

劍才一拔出，他的笑聲就斷絕，笑容亦同時僵結！

那刹那雲飄飄的身形有如鬼魅一閃，右手一探，捏住了金郎君的咽喉！

喀一聲，金郎君的咽喉立時被捏斷！

雲飄飄方才原來只是故作斷氣。

她現在仍未曾斷氣，金郎君反而斷氣了。

到底是殺手之中的殺手，一擊即中，一中致命！

她瞪着金郎君，喘息道：「你能够活一次的，我已服了你！」

金郎君沒有回答，那刹那之間，已經變成了一個百分之一百的死人！

他的眼睛却仍然睜大，充滿了疑惑，好像死也不相信這是事實。

雲飄飄一鬆手，金郎君倒在他脚下，她自己亦搖搖欲墮，雙手一伸，抱住了旁邊那最後的一塊石碑。

鮮血從她的胸膛湧出，濺紅了蒼白的石碑。

× × ×

雲飄飄第二聲驚呼入耳，沈勝衣瘦長的身子就往上拔了起來。

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小心地下，只知道雲飄飄那樣叫一定有用意。

他的身形才拔起，一雙手就裂土穿出，猛一抓！

若是他仍然站在那裏，一雙脚便會被那雙手抓住，這完全是刹那之間的事情，所以土郎君完全意料不到沈勝衣竟然會拔起身子，一雙手仍然碰土抓出！

一抓抓了一個空，那雙手亦不由得一頓。

沈勝衣人在半空，往下望一眼，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心頭不禁一凜。

這時候，他亦已瞥見雲飄飄被那個蕭羽一劍穿心，身形自然間半空一折，向那邊射落！

他身形方動，木郎君那支劍已刺來！

尖銳的長劍毒蛇也似刺向要害。

沈勝衣輕叱一聲，右手劍劃出，錚錚錚連接十七劍，身形落地，一沾即起！

「噗」一聲那片地面刹那裂開，土郎君雙手急抓而出，又是抓了一個空！

沈勝衣身形一拔兩丈，斜斜落在第六塊「殺」字石碑頂上！

木郎君人劍追擊！

土郎君亦好像知道沈勝衣不在地面，同時破空飛起來，三疊的那支鐵鏟一抖成一，凌空鏟向沈勝衣雙脚，正好配合木郎君那支劍的攻勢！

劍刁攢，鏟威猛！

沈勝衣接木郎君六劍，倒退一步，讓開土郎君威猛一鏟。

土郎君把握機會，一脚踏上了石碑，木郎君却已被沈勝衣劍上潛力震了下去。

一踏上石碑，土郎君那把鐵鏟立即揮出，「狂風掃落葉」，一式三變，三變十五鏟疾攻了上前！

石碑上闊不足兩尺，長亦七尺不到，土郎君鐵鏟乃是長兵，施展不開無話說，一施展開來，當然是佔盡威勢！

鐵鏟未及身，勁風已激得沈勝衣頭巾衣衫獵獵的飛舞！

沈勝衣沒有硬接，腰一折，石碑上翻落，木郎君的劍已在恭候，劍一引，十七劍刺出。

誰知道沈勝衣身形才翻落一尺，雙脚已橫裏一縮一蹬，蹬在石碑上，借力使力

，下翻的身形立時變了橫飛！

木郎君十七劍刺空，沈勝衣已落在雲飄飄的身旁。

雲飄飄正伏在石碑上，都看在眼內，立時道：「不要管我，快殺他們！」

沈勝衣望了雲飄飄一眼，道：「你傷得非常重。」

雲飄飄居然還笑得出來，道：「這次只怕眞的要死了。」

沈勝衣勉强笑道：「胡說。」

雲飄飄笑接道：「你這次若是仍然有辦法保得住我的性命，非獨我，相信華陀扁鵲也得服了你。」

沈勝衣笑叱道：「還要胡說。」

他雖然在笑，誰也看得出他笑得實在很勉强。

誰也都應該看得出雲飄飄經已去死不遠！

沈勝衣又何嘗看不出來？只是七日相處，他已經將雲飄飄當做朋友看待，對於一個將死的朋友，有些話雖然明知謊話，也是要說的！

雲飄飄明白沈勝衣的心意，苦笑道：「這不是胡說，你的心意我也明白的。」

沈勝衣無言。

雲飄飄歎息，接道：「你實在是一個好人，可惜我沒有那種好運，否則，早幾年讓我遇見你，或者我還不至於變成了殺手！」

沈勝衣道：「每個人都難免有錯，就是我也沒有例外。」

雲飄飄道：「我却實在壞透了。」

她一再歎息，道：「相信我，周鶴與蘇仙，我從來都沒有傷害他們的意念。」

沈勝衣道：「我相信，否則你也不會讓他們兩人結合。」

雲飄飄道：「蘇仙並不是慧因神尼的弟子。」

「不難想像。」

「那次她到雁蕩山，是爲了刺殺慧因的。」

「奉你之命。」

「不錯，慧因那個老尼姑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殺不足惜。」

「我知道她在出家之前，乃是聲名狼藉的九尾妖狐。」

「你知道的倒也不少！」

「却也不多。」

「蘇仙下嫁周鶴是得到我的同意，我也已經決定讓她脫離七殺莊的了。」

「結果她還是回去。」

「因爲她要暗中負担周家莊龐大的開支！」雲飄飄突然冷笑：「周鶴其實是一個大傻瓜，他平日招呼的所謂英雄豪傑，十九都不是好東西。」

沈勝衣無言歎息。

雲飄飄笑顧沈勝衣，道：「他能够認識你，也不知是什麼運氣！」

沈勝衣微喟道：「他結交的雖然十九不是好東西，無論如何他本人的確是一個英雄豪傑。」

雲飄飄不能不承認，歎息道：「嚴格說來，畢竟還是我拖累了他們夫婦。」

沈勝衣道：「這件事不能偏怪任何一個人。」

雲飄飄倏的又笑起來，道：「今天怎樣了，我竟然說出這種話來！」

她喃喃自語的接着道：「這大概就是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了。」

沈勝衣不覺心頭一苦。

雲飄飄還在說話，道：「但……」

一個「但」字才出口，她突然咳起來，咳出來的都是血。

沈勝衣伸手輕擁着雲飄飄。

鮮血濺紅了他的衣袖。

雲飄飄咳血接道：「但是我現在仍然是想殺人，最少還要殺兩個。」

沈勝衣目光一轉，落在木郎君金郎君的面上。

木郎君的十七劍又落空之後便已收劍，一雙冷眸的眼睛冷睨着沈勝衣，蓄勢待發。

土郎君仍然在石碑之上，手執鐵鏟，亦是目露殺機，躍躍欲下。

沈勝衣目光再轉，道：「你是說他們嗎？」

雲飄飄道：「就是他們，木郎君，土郎君！」

沈勝衣一皺眉頭，他彷彿又省起了什麼。

雲飄飄道：「他們比我更該死，我殺人最少還有一個原則，他們殺人都是一動手，就一個不留。」

沈勝衣道：「我已經見識過他們的手段了！」

雲飄飄鄭重的說道：「不要讓他們離開。」

沈勝衣回答道：「他們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劉 雲飄飄恍然道：「因爲這裏有他們一心要得到的我那批財富！」

沈勝衣道：「不錯。」

雲飄飄道：「那批財富我拜託你，拿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她突然又笑起來。

這實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她拚命殺人，積來這批財富，到頭來却要拜託沈勝衣好好的去替她用掉。

沈勝衣沒有笑，心中無限感慨。

木郎君土郎君笑，冷笑，雲飄飄的說話分明就不將他們放在眼內。

但他們仍然沒有出手。

沈勝衣左手一劍，氣吞河嶽，到現在仍然未露出絲毫的破綻。

木郎君不想冒這個險，土郎君同樣不想。

他們本來是同心合力，但現在都想到最後才出手。

最後出手的一個亦是生機最大的一個，他們都希望自己獨自活下，享用那批龐大的財富。

所以他們遲遲不發動攻勢。

× × ×

笑中有血！

雲飄飄笑接道：「你可知是誰出錢請我去殺你？」

沈勝衣道：「是誰？」

「薛無極！」

沈勝衣一怔，道：「我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地獄刺客薛長生？」

「他莫非就是薛長生的親人？」

「兒子。」

「薛長生也有兒子。」

「而且還不簡單，這個人你得小心一下。」

木郎君和土郎君那邊聽到，却是放聲大笑。

沈勝衣皺眉道：「你們在笑什麼？」

木郎君冷笑道：「在笑這個女人。」

雲飄飄道：「他們在笑我又忘記了他們的手段。」

沈勝衣不明白。

雲飄飄解釋道：「他們就是在我與薛無極會面之時，出手暗算。」

沈勝衣恍然大悟道：「以他們的手段，當然不會讓薛無極活命！」

木郎君道：「當然！」

雲飄飄道：「薛無極却不是易與之輩，你們只怕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木郎君土郎君一聲不發。

雲飄飄道：「是不是水郎君？」

木郎君一怔，道：「為什麼不說火郎君？」

沈勝衣冷冷的道：「火郎君已經死在我的劍下！」

木郎君土郎君齊皆面色一變。

土郎君連隨問道：「在周家莊隔壁那個莊院之內？」

沈勝衣道：「不錯。」

土郎君冷笑道：「他堅持那丫頭的財寶有可能藏在那莊院內，一定要徹底搜查清楚，結果連命也丟掉了，够徹底了。」

木郎君冷冷的道：「久候不見他追上來，金老大還說他找到了那份財寶，獨自躲起來。」

雲飄飄插口問道：「你們就是為了要得到我那些財寶，一再殺人？」

木郎君道：「我們不否認你那些財寶實在吸引。」

雲飄飄道：「這相信絕不是『天』的主意。」

木郎君土郎君冷笑不語。

雲飄飄接道：「好大的胆子，就不怕天譴？」

水郎君土郎君異口同聲，一齊道：「彼此彼此。」

沈勝衣聽着忍不住插口問道：「天到底是什麼人？」

雲飄飄道：「天魔，碧落賦中人之首，魔王之中的魔王。」

沈勝衣打了一個寒噤。

他知道有這個人，也曾經從前輩口中知道這個人的厲害！

傳說中這個人能够御風飛行，取人頭於十里之外，落飛鳥於雲霄之上，獵游魚於深水之中。

這種傳說已近於神話。

也因此才顯出這個人的可怕。

雲飄飄接道：「雖然名為天魔，却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下屬如果有違反天條，做出禍害人間的事的，一經他查明作實，就會派手下殺手前去擊殺。」

她雖然命已不久，說到了這裏，眼瞳仍不禁露出一絲恐懼之色。

沈勝衣道：「五行追命，就是『天』的殺手？」

雲飄飄驚愕的道：「你也知道五行追命？」

沈勝衣道：「聽你的稱呼他們，已經猜到他們也不是藉藉無名之輩。」

雲飄飄冷笑接着道：「不過我可以肯定，謀取我那批財寶絕非天的主意。」

沈勝衣點頭道：「『天』既然很正直，自然不會做這種事。」

雲飄飄又道：「所以即使打不過他們，你也不用怕，只要能够逃出去，與『天』說一聲，他們不久也是我這種下場。」

木郎君土郎君面色大變，相顧一眼，土郎君忽然對木郎君道：「你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我明白。」

木郎君道：「彼此彼此。」

土郎君道：「但方才那些話你也聽到的了！」

木郎君道：「不錯。」

土郎君說道：「分則必死，合尚且還有一綫的生機，同心協力，先除掉此人如何？」

木郎君沉吟道：「也好。」

「一言九鼎！」

「絕無反悔。」

「上！」木郎君一聲暴喝，毒蛇般的劍抖直，飛刺沈勝衣，土郎君同時石碑飛撲落，鐵鏟呼一聲，鏟向沈勝衣頭顱。

沈勝衣在木郎君那一聲：「上」出口之際已經離開雲飄飄，迎向木郎君。

「叮叮叮」雙劍交擊三次，沈勝衣卸肩，偏身，閃開土郎君迎頭一鏟。

木郎君劍勢一轉，由下至上，又是十七劍。

土郎君同時雙腳一頓，泥土飛揚，地面裂開了一個大洞，他連人帶鏟沒入洞中，眨眼消失。

沈勝衣左手劍急如電閃，擋開十七劍，身形倒翻，劍同時倒挑，人落地，劍入地，正刺向土郎君消失的那邊地面。

劍入土兩尺，「叮」一聲，從地下傳上來一下金鐵交擊聲！

沈勝衣劍勢不停，刹那連刺十二劍，那片地面同時迸裂，土郎君破土飛出，左肩一道血口，鮮血迸流。

他大吼一聲：「好！」凌空十六擊。

沈勝衣身形飛舞，閃鐵鏟，接下木郎君旁邊偷襲十二劍，身形借力又拔起，呼的掠上了那第六面石碑之頂。

土郎君咆吼一聲，鐵鏟直插石碑的正中。「轟」一下巨响，石碑齊中斷成了兩截，斷口比刀鋸還要齊整。

上半截石碑尚未倒下，沈勝衣人已落地，正落在木郎君的後面。

木郎君縱身三劍，反腕再三劍，沒有一劍追及沈勝衣的身形，一個身子尚未轉過，森寒的劍氣，已然尖針般刺向頸後。

木郎君俯身急閃。

沈勝衣劍作槍用，「急風十三刺」，一劍緊一劍，一劍快一劍，追刺木郎君。

利劍刺裂空氣，哧哧聲响。

木郎君身形一連變換了十三次，仍然無法閃開沈勝衣的追擊。土郎君雖然想出手相助，木郎君偏又正在當中。

木郎君身形亂竄，連帶土郎君也都亂了手脚。

沈勝衣劍勢有若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十三刺之後又是十三刺，這一次一刺三式，一式再三變，一百一十七劍連環追擊，急逾風，密如雨。木郎君竟然一直都轉不過身來，沈勝衣一百一十七劍刺過，他背後雙肩已多了十三道血口。

沈勝衣劍勢這才一緩。

木郎君把握機會，立即轉身，出劍。

劍才刺出一半，已經被沈勝衣左手一劍絀下，沈勝衣劍勢這一緩已然改變，排山倒海也似湧去。

木郎君悶哼連聲，連接一百七十六劍，人已經退到那株白楊樹之前。

沈勝衣再一劍，駭電驚雷。

木郎君急退，正好退入那株裂開兩邊的白楊樹當中，沈勝衣連隨收劍，轉身，起脚，那邊已倒下的白楊樹呼地被他踢起來，撞向木郎君。

木郎君冷不防有此一着，閃避已不及，怒喝，曲肘，撞來那邊木楊樹立時被撞碎，他整個身子亦被那一撞之力震得向那邊未倒下的樹幹。

土郎君這時候已經有空隙出手，他也看得出那形勢危急，鐵鏟立即向沈勝衣插去。沈勝衣不接，身形刹那一旋，讓開插來的一鏟，轉到了那邊樹幹的後面，猛一劍疾刺。「奪」地利劍穿透樹幹，再從木郎君的右頸刺入，左頸刺出。

木郎君怪叫一聲，混身的動作刹那一頓！土郎君看得真切，心一狠，鐵鏟疾插了過去！刷一聲，鐵鏟齊腰揷斷了木郎君的身軀，那邊樹幹亦兩斷，嘩啦的倒下。

沈勝衣若是仍然在那邊樹幹之後，不難亦被鐵鏟插成了兩截。

幸好沈勝衣已經不在那兒！劍一刺立即抽出，沈勝衣人劍一轉，回刺土郎君。匹練也似的劍光，飛射向眉心。

土郎君急退。

沈勝衣把握先機，「急風十三劍」又再出擊，緊追着土郎君！

利劍嘶風，哧哧作响！

土郎君鐵鏟上下飛舞，仍然阻不住劍勢，一個身子滾球般倒退。

一退三丈，突然一沉，沒入土中。

沈勝衣虎跳頓脚，雙脚落處，那附近老大一塊地面立時陷落，泥土飛揚。

飛揚的泥土中，土郎君蚯蚓一樣冒了出來，眼耳口鼻中都塞滿了泥土。

沈勝衣雙脚一頓，竟然將下面那條地道震塌，土郎君只有出來！

匹練的劍光立時又飛向他的眉心。

土郎君鐵鏟間不容髮之間擋在面前，「叮」的劍尖正刺在鏟上，激起了一蓬火星！

——好狠的一劍！

土郎君倒抽了一口冷氣，雙手却不慢，那刹那一抖，鐵鏟「喀叮叮」三折，竟然將沈勝衣那支劍夾在摺起的兩條鐵柄之中。他連隨大喝一聲：「脫手！」奮力猛向後一揮。若是鬥氣力，沈勝衣未必鬥得過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不會不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來制勝。

劍沒有脫手，却「叮」的齊中兩斷。

這當然是沈勝衣自己運勁震斷。

劍斷兩尺，還有一尺。

一尺已足以殺人。

土郎君手方後揮，沈勝衣左手那把斷劍就閃電般刺入他的眉心之內。

血飛濺！

土郎君悶哼一聲，倒在泥土中。

沈勝衣長吁一口氣，鬆手，汗珠立時從他的掌心，從那支劍柄滴下。

他一身衣衫亦已被汗水濕透。

然後他舉步，走向雲飄飄。

× × ×

燈光仍然是那麼明亮，雲飄飄的面色在燈光下有如抹上一層白粉。

她望着沈勝衣起來，眼瞳雖然毫無生氣，但隱約仍透着笑意。

是什麼力量，支持她到現在？

沈勝衣扶起雲飄飄半截身子，沒有說話。

雲飄飄有。

「幸好我雖然恢復記憶，並沒有忘記那七天七夜的事情。」

「我到底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只有這三句話。

到沈勝衣說：「你事實不是。」這句話的時候，她已經閉上了眼睛。

在她的唇邊，仍然殘留着一絲微笑。

滿足的微笑，永遠的微笑。

沈勝衣無言望天。

星閃爍，月正明，天邊那些雲却已不在。

飄往何處？

(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四

溫凉玉·文
盧令·圖

鐵血大旗（一）

紹興十一年岳飛爲「擁兵逗留」等罪被秦檜等人以個人私利所陷害，並一意與金乞和。同年十一月，宋金和議終於達成，這個條約，對大宋來說，損失的不只是疆土，而且也是從榮譽變成了屈辱，終於造成了亡國於異域的悲劇。

金宋和約，只維持了二十年，到了高宗末年，金大將兀朮死，金熙宗年輕却酗酒好殺，朝政日非，終於被其弟亮所弑，自即帝位，亮酷好中國文物，於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大肆抽調女眞，契丹，奚等部屬，得廿四萬人，合共率兵六十萬，渡淮而南侵大宋，直抵采石（今安徽會塗縣西北）對岸，其時宋軍忠義勇將，被奸相秦檜及昏君殘殺殆盡，軍無鬥志，望風奔潰。

宋軍一見金兵的聲勢，便已嚇得魂不附體，明知戰無不敗，縱然戰勝了，也不過像岳爺爺一般，好不容易才大敗兀朮，與河北豪傑互通聲氣，正待王師之際，却被迫班師，河南又拱手讓人。於是宋軍邊敗邊逃，逃亡的呼號和着老百姓的悲號，宋軍的王旗，都被金兵奪於手上。

戰火迫近淮北，其時虞允文攬師至采石，收集敗兵，重新佈防，以圖與亮決一死戰！

× × ×

淮陰縣。淮安城。

紹興卅一年。春。

淮陽鏢局。

壯志抗胡虜 血染大宋旗

淮陽鏢局的大旗在飛飄，淮陽鏢局的鏢頭們臉色如鐵，繃着臉沒有作聲。

淮陽鏢局的三鏢頭，約四十歲，姓蔡，名不平，一身兼練三十六手鍊子槍，在淮陰一帶，使鍊子槍的沒有一個比他更著名。

淮陽鏢局的二鏢頭，四十餘歲，姓伍，名沈石，爲人沉着練達，精通「瘋魔杖法」與「達摩棍法」，是淮陽鏢局的智囊，也是淮陽鏢局的總敎頭。

今天這兩個淮陽鏢局的重員，坐在那廳中的八仙椅上，神色冷然，臉色鐵青。

蔡不平猛地一擂桌子，道：「他媽的，金賊也逼人太甚了。放着一個皇帝幹什麼的，咱們大宋官民都要被逼得無路可走了！」

伍沈石「噓」的一聲，向蔡不平表示噤聲，道：「老三，罵皇帝的事兒，咱們可犯不着，給人告到京城裏去，可是挨家抄斬之罪，哥哥我是有家有室的人，可經不起嚇！」

蔡不平知伍沈石並非胆小鬼，只是有意調侃自己，當下道：「二師哥，金賊打下采石，據說這幾天城裏有不少可疑的人走動，咱身爲大宋男兒的，理應去宰它幾個金狗才是！」

伍沈石沉吟道：「只殺它幾個是不濟於事的，昨日大師哥已面見淮北大俠龍在田龍大爺，商議在必要時，解散鏢局，跟龍大爺一道投奔虞將軍，殺金狗子去！」

蔡不平拍掌笑道：「如此甚好！」

突聽一聲巨響，自門外傳來，夾着叱喝之聲！

一個姓趙的趟子手氣急敗壞的衝進來，喘着氣說不出話來，蔡不平一個箭步，已到了他跟前，一把揪住他道：「什麼事？快說！」

趙姓趟子手跌得額角出血，左臂脫了臼，顯然被人擊傷，喘氣道：「二鏢頭，三鏢頭，外面來了幾個漢奸和金賊，嘰哩咕嚕的，說要見總鏢頭，大伙兒見着狗賊便氣憤不已，擂起拳頭就向他們一個勁兒招呼，沒想到那七個傢伙，只出來兩個巨無霸，就把局子裏的兄弟都打得……都打得……」

蔡不平怒叱一聲，宛若雷鳴：「打得怎麼了！這些金狗，竟欺到淮安城裏來了，看蔡三爺不好好把他們收拾一頓！」

話未說完，三個鏢師打扮的人倒飛了進來，兀自抽搐了幾下，臉上鮮血長流，便都不動了。

這幾個鏢師在淮陽鏢局中，武功都不低，但竟一下子便被人了了帳，伍沈石聳然動容！

蔡不平躍出，怒叱道：「王八蛋，敢在淮陽鏢局下此毒手——」

這時大門口忽然出現七個人，冷冷的站在門檻上。

伍沈石心中一寒，道：「老三，不可造次！」但蔡不平已衝了出去！

蔡不平一衝出去，那七人中六人仍紋風不動，但其中一名魁梧大漢已截住了蔡不平，身法竟要比蔡不平快上十倍，力道更如排山倒海！

蔡不平眼看就要撞上這人，忽覺對方勢若萬鈞，大吃一驚，但蔡不平絕非浪得虛名之輩，手中驟然多了一把鍊子槍！

人未撞到，鍊子槍已砸向對方的「天池」、「百會」、「眉心」三穴，又疾又準。

這一招叫做「寒鴉三點」，是蔡不平的成名絕技，蔡不平之所以一上來就用這絕招，是因對方甫展身形，已聲勢奪人，蔡不平知來人絕不易惹，是故即出殺手！

這三槍都點戳在那人身上，但對方並未因中槍而稍緩，反而衝來之勢更急！

那鍊子槍刺在對方身上，竟給激飛出去！

蔡不平大驚，急欲身退！

忽然背後又有一魁梧大漢直撞而來，來勢比先前的那人更快，這時十餘個鏢客都衝入廳門，注意着那六名來人的，只見眼前一花，便只賸下五個人；注意場中搏鬥的，只覺人影一閃，場中已多了一道人影！

蔡不平大覺不妙，欲向旁躍，但對方兩人來勢之快，無法臆度，砰砰兩聲，一前一後，已把蔡不平夾在中間一撞！

伍沈石見場中人影又一現，大叫道：「不妙！」身形一長，飛身撲入場中，但這時那兩道人影已撞中目的，各自一分，已逕自站立在門前五人的左右兩側，紋風不動。

伍沈石撲到場中，恰好來得及接住倒下地來的蔡不平。

只見蔡不平全身骨骼已沒有一根是完整的，骨頭被搾壓斷碎了之後，碎骨還刺破肌肉，連同鮮血冒了出來，竟已氣絕。

伍沈石又驚又怒，目眦盡裂，想衝出去與對方拚命，但知來人一出手便殺了蔡不平，武功之高，已匪夷所思，而這種打法也生平僅見，明知不能莽然出手，否則白白送死。當下吸了口氣，緩緩站起，望向來人。

只見來人一共七個，當中一個，年約四十，但神色冷峻，不怒而威，可是相貌十分堂皇雅達，穿一襲玄袍，手插袖中，對現場的事，似是不聞不問。

在他身左的一人，身着契丹服裝，相貌十分威武，身段高大，任何人站在他跟前，都及不上他的肩膀。這契丹人雙目平視，亦毫不動容。

在玄衣人右側的人，是一名身着火紅袈裟的大喇嘛，金衣右披手中執着一記月牙鏟，少說也有八十斤重，但被他拎着似毫不費力。頭上一串棗血色的木珠，又大又亮，而這喇嘛的雙眼，也像噴火一般，伍沈石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禁怦怦亂跳，被這喇嘛的氣焰所唬住。

在這喇嘛的右側，是一名女眞族打扮的人，又高又瘦，十指如鷹爪，又長又尖，陰深深的望着伍沈石，沒有作聲，伍沈石心頭一陣寒慄。

在那契丹人的左側，竟還有一個漢人，年若五十，生得鼠頭獐目，但身着一身雪衣，顯然絲質還十分華貴。這人三綹貓鬚，左手執一面「宋」字大旗，右手執一面「金」字大旗，腳步不丁不八，腰帶上插着一把金色的算盤，瞇着眼向伍沈石不懷好意地笑着。

在這五人的左右兩側，有兩個蒙古大漢，牛高馬大，竟比那契丹還要粗壯，但相貌十分粗俗，全身肌肉賁起，猶如鐵鑄一般，蔡不平便是半招之間死在這兩人的「身」上。這兩個蒙古人，竟長得一模一樣，分列兩旁，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但對中央五人，却十分恭順。

× × ×

伍沈石強忍心中悲痛，怒道：「你們好端端的闖入我們鏢局，打死我們局裏的人，又害了我三師弟，你們要幹什麼？」

鏢局裏的人都在這七人手中吃了大虧，眼見對方一出手連自己局裏武功第三的三鏢頭蔡不平也給放倒了，一時出不了聲，一聽伍沈石喝問，皆紛紛罵了起來：「直娘賊，幹什麼的！」「金狗，來找死呀！」「你們這些雜種，待總鏢頭和二鏢頭把你們丟下河裏餵王八！」……

那漢子鬍子搔了搔，笑說道：「哦，那地上的肉醬便是蔡三俠了嗎？失敬，失敬。」

衆人一聽大怒，又是大罵，伍沈石畢竟是見識廣博，心中一動，脫口道：「閣下可是湘西一帶，『絕命算盤』錫無后錫先生？」

那人「嗤嗤」笑道：「不敢當，只是在下尙有一個惡諱號，名叫『什麼都賣，死而無後』，伍二俠不便說，在下自己說出來好了。」

衆鏢師爲之動容，因爲湘西錫無后，名聲之大，只怕還在淮陽鏢局再加上三位鏢頭之上，這錫無后是出名的「什麼都賣

」，良心，臉皮，家國甚至老婆孩子，都給他爲了榮華富貴，武功銀子，都賣了出去，他叫錫無后，江湖人恨他出賣朋友，故稱他「死無後」。

伍沈石之所以知道他是錫無后，因武林中用算盤作武器能打出名堂者，武功均十分之高，只有三人。一個叫「金算盤」信無二，據說相貌十分清俊；一個叫「算盤先生」包先定，傳說相貌肥胖，宛如商賈，而那兩個人都行事正派，唯獨是這「什麼都賣」錫無后奸詐狡猾，陰險惡毒，而且賣國求榮，已成了漢奸走狗，爲人所不齒、

但錫無后名字一出，以他的武功殘毒，衆鏢師竟罵不下去。伍沈石心念劇轉，知來者七人之中，這錫無后與那個蒙古人武功都比自己高，另外四人，更不知武功高低，心中暗叫不妙。

只聽錫無后陰笑道：「你看這是什麼?」一揚手中雙旗，伍沈石沉聲道：「是我大宋王旗和狗賊的破布！」

錫無后冷笑道：「王旗?」左手把宋旗一扔，丟在地下，用脚猛踩。淮陽鏢局裏的人莫不是血性漢子，那能忍受，撲將過去，伍沈石喝止不及。

有兩名鏢師人在半空，忽然一隻大手攫至，箍住咽喉，瞬息之間這兩鏢師瞪目吐舌，氣絕而斃，又是那兩名蒙古人出手所殺。

衆人一時嘩然，拔刀拔劍，攻向那兩個蒙古武士，猛聽一聲暴喝，如雷貫耳：「給我住手，休作無謂犧牲！」

衆鏢師一聽，慌忙住手，伍沈石心頭大喜，叫道：「大師兄！」衆鏢師恭敬地叫道：「總鏢頭。」

那人銀眉白髮，精練清矍，正是淮陽鏢局總鏢頭李龍大。李龍大一雙「降天掌」，淮北一帶，大有名頭，武功遠在伍沈石之上。

原來伍沈石畢竟工於智謀，一見有人闖入，便知決非善類，巳令人速至李府請李龍大趕至相助，伍沈石一見大師兄趕至，知道李龍大一至，或能對付這批惡人亦未可知，心中暗喜不勝。

那七人除錫無后正與諸人說着話，兩名蒙古人監視着衆人之外，那四名異族人中，喇嘛僧從瞪着伍沈石變成瞪着李龍大，那女眞族人仍陰惻惻的四顧全塲，那契丹人在李龍大出現時忽地望了一眼，神光暴射，令李龍大一怔，契丹人便不再望來，仍看着自己的手。而那玄衣金人，神色悠閒，望也不望塲中一眼，來回踱步，似對這裏的事，根本漠不關心。

李龍大畢竟閱歷極廣，當下不急不怒，抱拳朗聲道：「諸位先後殺傷我局數人，所爲何事，莫非敝局有得罪處尤不得知，請諸位明告便是。」

李龍大的聲音如雷轟般過去，震得人耳發痛，而錫無后的聲音如蚊子般响起，但仍清清晢晢地傳入諸人耳中：「李大鏢頭莫急，在下先給大家引見引見。」

李龍大强忍怒氣，道：「閣下是『絕命算盤』錫先生，却是久仰了。」

錫無后笑道：「賤名不足提。」說着千恭萬敬地用手向那玄衣金人一引道：「這位是當今大金帝國萬歲爺之姪廸乃天同太子，金太子亦似聖上喜好中國文物，故有漢名，爲金沈鷹，金者，國姓也，鷹者，乃王者之象徵，金太子此番南下……」

其中一名鏢師看不慣錫無后的阿諛奉承，仿語道：「沉者，落也，落鷹也，死鳥也，死鳥者，被大宋軍民煮之烹之食之可也——」

那玄衣人忽然輕叱道：「他是在說什麼?」

那契丹人忽然身形一動，那說話的鏢師語音中斷，頭顱竟給那契丹人一掌割下，身體兀自站立，血飛激，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契丹人巳回復原位。

那契丹人提着那鏢師的頭，向那玄衣人福了個福，恭敬地道：「那人說他不再說話了。」

那玄衣人滿意地點點頭，又逕自踱步起來。

局裏諸人，臉色慘白，包括李龍大在內，沒有一人看清楚那契丹人是怎樣出手，那鏢師是怎麼死的！

那錫無后得意目光閃了閃，又笑着向那契丹人把手一引，道：「這位是大金帝國名將夏侯烈大將軍，剛才的那一下，是叫你們這些可憐的亡國奴開開眼界！」

衆人心中大怒，想出語相譏錫無后也是宋國人，但懼於適才那夏侯烈的聲威，誰也不敢作聲。

李龍大悶哼了一聲，並不說話，錫無后又指着那紅衣喇嘛道：「這位是西藏活佛喀拉圖，是密宗派高手。」然後又指着那女眞族人道：「這位是女眞部高手，完顏濁先生。」

李龍大「噫」了一聲，原來這完顏濁，武功奇高，曾因涉入中原一次，力挫中原數大武術名家，爲人陰鷙殘毒，自稱女眞「鷹手錯骨門」門主，雖然不是所向無敵，但自他入中原以來，未逢敵手，後遇江南名俠溫振眉，三戰三敗，才逃回女眞部去。李龍大眼見錫無后對完顏濁尚且禮儀上遠不及對那金太子與夏侯烈等，心中更是驚疑。

錫無后再指着那兩名蒙古人道：「這兩位蒙古勇士是大金帝國的奴僕，金太子瞧得起，給他們作護衛將軍，這位叫呼桑克，那位叫呼桑各，號『神勇二大將』，你們宋國，可沒有這樣的勇士!」

李龍大强忍心中怒火，道：「七位大駕光臨，所爲何事，尚請明告。」

錫無后陰笑道：「很簡單，這幾位是武林高手，金太子有的是千軍萬馬，但他不屑用兵馬來震嚇你們，你們也是武林人，現在我踐踏你們的宋軍大旗，你們服的，就不要作聲，不服的，上來打過，但拳脚刀槍無眼，是生是死，不得報仇。」

錫無后一說完，李龍大恍然怒道：「哦，原來諸位來的只是爲了一會中原武功的!」

完顏濁忽然道：「我看中原武功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李龍大大怒，伍沈石接道：「中原武功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昔日把閣下逐到關外去的，還是中原人民。」

完顏濁的怪臉陡地變色，原來他當年敗於溫振眉之手，引爲奇恥大辱，而今伍沈石公然在金太子面前提起，他何等惱怒

，尖叫一聲，猶如夜梟，遽爾巳到了伍沈石面前！

伍沈石早有了防備，喝道：「拿來！」他身後的一名童僕，即刻把一柄長棍扔向伍沈石！

伍沈石一接長棍，「呼呼呼」，一連攻出四棍，棍影如山，蓋向完顏濁。

完顏濁冷笑，一出手巳抓住棍身！

伍沈石的棍法得「瘋魔杖法」精髓，「瘋魔杖法」的詭異迅速，伍沈石巳得七成，再加上身兼「達摩杖法」的猛烈剛强，這次居然給人一拿就住，而且抽不回來，還是平生第一次！

伍沈石臉色大變，發力猛抽！

完顏濁冷笑一聲，忽然鬆手！

伍沈石發力極大，始料不及，一時把樁不住，向後跌撞七八步。

完顏濁雙腿不動，但突然間巳衝近伍沈石！

伍沈石畢竟是棍法大家，一反手，巳迎頭一棍砸了下來！

這正是攻其所不備，化守爲攻！

可是，棍到半途，忽裂爲三！同時間，完顏濁出爪，李龍大一見不妙，立時躍出！

但躍出也巳遲了，完顏濁抽身而退，伍沈石倒下，胸腹之間巳開了個血洞，一顆心竟給完顏濁一爪挖了出來！

原來伍沈石的長棍適才被完顏濁接住時用力一抓，棍身竟被壓碎，伍沈石用力砸下來時，巳告斷裂，完顏濁同時一擊而取得伍沈石的性命！

淮陽鏢局的三鏢頭蔡不平被那兩個蒙古人一夾便死，而二鏢頭也在兩招之內，死在完顏濁的手下，這種必殺的打法，是淮陽鏢局的人見所未見的，也是驚詫不巳的。

× ×

縱使李龍大耐性再好，也憋不住了，大喝道：「這王旗是我大宋的，這土地是千萬中國人的，這鏢局是我的，你們辱我王旗，在這地方殺人，我就跟你拚了！」

一擺「降天掌」勢，飛身撲上！

那兩個蒙古人身形一動，左右抄上，李龍大陡的一震，雙掌從極其意想不到的地方指出，「拍拍」左右擊在呼桑克與呼桑各身上！

呼桑克與呼桑各一怔，各自退出兩步，虎吼撲上！

原本李龍大一見雙掌命中對方，心中大喜，他這一套掌法所以叫「降天掌」，實因他掌法出擊詭異，掌力深沉，就算天有巨靈，也怕上幾分，所以江湖人稱「降天掌」。

李龍大見一擊得手，以爲至少也可以令呼桑克和呼桑各倒地不起，不料這兩人只退了兩步，便若無其事地撲上！

其實這呼桑克和呼桑各，自幼搏獅殺虎，力量極大，而且銅皮鐵骨，甚至刀槍不入，李龍大能一掌撞退他們兩步，巳是他們入中原以來，首次被逼退了，於是獸性大發，向李龍大全力搏殺。

李龍大的武功，畢竟比蔡不平，伍沈石都高出許多，呼桑克和呼桑名的一輪攻勢，都給他避了過去，猛抓個空隙，左手抓住呼桑克左腕，右手用力向其肘部一按，想用「降天掌」的擒拿手法，錯斷這蠻子的左手筋骨！

沒料一發力之下，呼桑克的左手並不折斷，反而震得自己雙手酸麻，心中一驚，呼桑各巳一拳打到，李龍大閃避不及，只好以「降天掌」雙掌硬接一拳！

「砰」的一聲，李龍大飛出丈遠，震得血氣奔騰，胸中發悶，深知這兩個家伙非同小可，根本不能力敵！

這時呼桑克和呼桑各又包抄了過來，展拳就打，李龍大施展「降天遊龍」身法，與之避走，抓住破綻便全力出擊，但中是中了，只是自己反被震得昏頭脹腦，當下不敢托大，只好仗小巧身法，與之遊鬥，盡落下風，但呼桑克與呼桑各一時也奈何不了他！

可是李龍大的心中，却是愈鬥愈急，那局裏的鏢師，也越看越驚，但自知技不如人，一旦上塲，只怕還不夠完顏濁半招，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夏侯烈見呼桑各與呼桑克久戰不下，微露不悅之色，錫無后一見，立即呼道：「式爾咕同！」那兩個蒙古武士立即身退，錫無后飛身入塲，向李龍大笑道：「李鏢頭果是了得，讓我沒有後代的人來向你領教幾招!」

李龍大雙目暴睜，道：「漢奸，你來送死，則是最好不過!」雙掌展開「降天掌」，飛拍過去，錫無后輕易接下，一連幾招，巳逼得李龍大迭遇險着。

而錫無后的成名兵器——金算盤，還尚未出手！

這時那金太子忽然在漫步中不動了，淡淡地道：「我累了。」說時望着西天的晚霞。

夏侯烈馬上恭敬地道：「是。」突然衝下，撞入戰團，雙指疾取李龍大雙目，一掌拍開錫無后！

李龍大及時低頭，夏侯烈雙指易掌，自上拍下！

李龍大一驚，忙抬雙掌招架！

夏侯烈的下擊掌勢，陡然一收，就在李龍大右上架之一刹那，他的手掌巳全插入李龍大的右脅下！

李龍大一呆，夏侯烈巳經拔出左手，回到那金太子身旁，畢恭畢敬地道：「屬下巳辦好了。」

夏侯烈右掌拍開錫無后之際，左手巳一招三變，殺了李龍大，錫無后見夏侯烈出手，連忙退開，方才站定身形，便看見夏侯烈巳歸原位，李龍大雙目暴睜，緩緩倒地。

全淮陽鏢局的人，都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聽見那金太子說着道：「我們回去吧……」

以金太子爲首，呼桑克與呼桑各壓後，七人緩緩離去，局裏衆人，竟沒有一個敢出手阻攔……。

地上的三具死屍：李龍大，伍沈石，蔡不平都是瞪着眼死的!

× × ×

「淮北世家」在蕪湖城中。

在淮北敢在莊門上掛上「淮北世家」的金匾，這莊子裏的人氣派便不小了，而且口氣也十分之大，如果這是沒有眞材實

料的人掛上去，只怕不出兩個對時，便給人打塌下來了。

不過這金匾由發金變成發黃，已經掛了二十年了，還是沒有人把它打下來。

而且還有人覺得此莊前用「淮北世家」口氣是太小了，還合力送一幅橫匾，上書「淮北第一家」，就掛在「淮北世家」的旁邊。

淮北世家是淮北老英雄丁東庭的四十年闖蕩江湖之成果，而今他已老了，面對着這兩幅橫匾，不覺老懷暢甚。

他已經封刀歸隱，但他兩個兒子，接管「淮北世家」，比以前更加有活力，更有生氣起來！

他的大兒子外號人稱「迴龍金刀」丁俊艾，已得他眞傳十之七八，二兒子「屠龍雙刀」丁俊晴，雖不他及哥哥武功了得，但在淮北一帶，使刀也沒有幾個人是他敵手。

丁東庭對着他兩個兒子，常常笑得十分得意，十分暢愉。

忽然間夕陽的光彩投下七道詭異的影子，他一回頭，便看見傳說中這幾位名震淮北的七個人。

丁東庭身旁的兩名家丁，立時返身奔了進去，一個去叫丁氏兄弟，一個乃去捧老爺的成名「金刀」。

只見那相貌長得十分猥瑣的人拿着一面大旗，道：「你便是丁老英雄？」

丁東庭心中立刻掠過一陣陰影，點了點頭。

「很好，這是貴國王旗，是不是？」

丁東庭沒有吭聲。

「我們大金帝國的人今日來拜會貴國武林高手，若能奪回這面宋旗，咱們甘拜下風。」

「若你們要爭奪這面大旗，須與我們較量，但生死概不負責，還有你們北宋素來卑鄙，羣毆的事，乃咱大金帝國所不爲，所以希望『淮北第一家』也落得像個樣子。」

「若你們不敢比武，那就乖乖的叩頭認栽，而且得在這旗上踐踏，咱金太子仁義天下，必定放過你們的狗命。」

這次錫無后的話尚未說完，突地一聲大吼，一人自門內衝出，邊道：「鼠輩，咱大宋殺鷄焉用牛刀，絕不會以多欺小便是。」

另一個人也撲出，一邊道：「放下這面旗，讓少爺來打得你們這些金狗跪地求饒！」

丁東庭想猛喝住手，但年少氣盛的丁俊晴已展開如雪雙刀，向着錫無後踢了過去？

錫無后一笑，旗交左手，以右掌與丁俊晴周旋，丁俊晴刀如百練，一片刀光，但始終攻不入錫無后的單掌中。

丁東庭眼見丁俊晴只怕非錫無后所敵，大喝道：「刀來！」一名家丁已捧刀交於丁東庭之手，丁東庭提刀大步趨前，突地眼前人影一閃，兩名蒙古武士已攔在身前，劈頭撞來！

丁東庭大喝一聲，金刀虎虎，反斬兩人。

這時丁俊艾亦見弟弟危險，拔出金刀，殺向錫無后！

那四人也不出手阻攔，只見錫無后單掌力敵丁氏兄弟，仍鬥個不分上下。

錫無后打了二十多個回合，回頭一看，見夏侯烈雙眉微蹙，心中一震，連環兩脚，逼退了丁氏兄弟，抽出金算盤！

丁氏兄弟見錫無后已亮出成名兵器，更不敢大意，兩人分頭合擊錫無后！

錫無后手中金光閃動，一一化去丁氏兄弟的攻勢，揮動時算盤波波作聲，丁氏兄弟突覺腦中亂哄哄一片，丁俊艾畢竟閱歷較多，猛覺不妙，揮刀便退，一面向丁俊晴叱道：「不要去聽那聲音！」

× × ×

說時遲，那時快，丁俊晴已被算盤之聲震得意亂神迷，猛地金光一閃，丁俊晴及時雙刀劖出，「咯咯」一聲，竟給算盤夾住，錫無后用力一扳，立時把雙刄扼斷！順勢反拍，純金的算盤把丁俊晴的頭部打得稀爛。

丁俊艾見弟斃命，又驚又怒，大喝一聲，金刀一招「獨劈華山」，向錫無后劈頭劈腦砸了下去。

以丁俊艾的武功，本就遠遜於錫無后，若他從容謹愼應招，十招內尚不致敗，但他這一怒急攻心，錫無后手中一振，金光忽閃，十顆算盤子已離算盤飛射而出！

丁俊艾掌擧天庭，胸門大開，猛見暗器襲來，及時用左掌拍開三顆，其餘七顆，全都深深嵌入要穴之中，立時斃命。

丁東庭是淮北大豪，一生闖蕩江湖，畢竟耳聽八方，目觀四面是能做到的，猛見丁俊晴與丁俊艾慘死，目眦盡裂，金刀如長江大河，氣吞山嶽，追斬呼桑各及呼桑克二人！

呼桑各與呼桑克二人天生蠻力，又精諳蒙古摔角相撲之術，但對丁東庭的金刀却十分畏懼！

丁東庭的金刀虎虎舞了起來，呼桑各和呼桑克幾次撲拿不住，給丁東庭砸了二撲，皮綻血流，那兩名蒙古人自恃銅皮鐵骨，刀槍不入，竟仍給丁東庭所傷，心有所忌，出招便沒有那麼勇悍。

而丁東庭心中更是暗驚，以他無堅不摧的金刀，居然連砸對方數刀而不死，是前所未有的事，而呼桑各和呼桑克，連中數刀，只流些少許鮮血，倒似沒事一般。

三人相持不下，但丁東庭一見丁氏兄弟慘死，大悲大慟，把三十年來獨創之「二十八式丁家金刀大斬法」施了出來，一時刀光縱橫，呼桑克和呼桑各又各自捱了一刀，兩人一面戰一面怪叫，一面護着要害。

那金太子蹙了蹙眉心，契丹人夏侯烈便點了點頭。

夏侯烈才點頭，那喇嘛僧咯拉圖已變作一張紅旗，正捲向丁東庭！

丁東庭只見紅光大閃，還不知來人是何方神聖，當下金刀一捲，化成一片刀牆，反斬了過去。

那密宗喇嘛雙手一展，已抓住呼桑各與呼桑克的雙手，左右一踢，已把這兩個蒙古武士像石頭一般地踢了出去！

正在這時，丁東庭刀已及咯拉圖[illegible]前胸！

咯拉圖手足皆展，不及收回，猛地原地裏一個轉身！

這下突如其來，丁東庭只看清楚對方是一個喇嘛僧，刀劖在對方背上，眼看就要得手，但咯拉圖這一轉身，旋起僧袍，捲住金刀，這一轉身，已把金刀自丁東庭手中扯脫！

丁東庭大驚，他行走江湖數十年，向未見過如此怪異的武功！

可是丁東庭畢竟是老江湖，馬上穩住身形，未被拉過去，即刻身退！

因爲他知道，對方武功厲害，自己必須先撤手，再取兵刄方可再戰！

丁東庭這麼一退，竟無意中躲過咯拉圖隨這一轉身下極難躲過的殺着：「虎尾脚！」

咯拉圖一擊便成功一半，怕金太子不悅，蒼然翻身，丁東庭正在身退，另一家丁正遞上一柄大刀，突見這和尚雙目圓滾，宛若怒虎，心中一凜，身法竟然慢了。

就在這時，咯拉圖頸上火紅木珠「突突」二聲，自動激射出二枚，丁東庭取刀不及，視覺又被密宗派的「懾魂大法」所制，「噗噗」二聲，被木珠打入眼眶，深入腦殼裏，痛極狂呼，倒地掩臉，輾轉掙扎。

金太子滿意的笑一笑，咯拉圖大步而回。

錫無后鼠鬚一動，冷冷地道：「我們今日隨金太子到淮北來，要會大宋武林高手，誰知道都不堪一擊，也根本不勞太子動手，據說你們這裏還有一位『淮北大俠』龍在田，我們這就去會他，你們想報仇的，都在那兒等我們好了。」

× ×

「淮北第一家」的橫匾已砸碎，「淮北第一家」的主人已浴血遍地。

那七個不速之客已去，那些家僕倉皇的扶持着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丁東庭。

那些家僕們倉皇得不知如何是好，而丁東庭眼看是活不成了，正在這時，有兩個人，一個是黑衣勁服，威武神揚的青年，一個是年近古稀，但却童顏鶴髮的人，兩人一面走一面爭辯，一見到地上倒着的三個人，和那些手忙脚亂的家丁，一齊住足，一個說道：「怎麼攪的？又有死人，淮北這一帶的英雄豪傑，怎麼都遭人毒手了？」

另一個說：「這裏只是『淮北第一家』，又沒有說明是『英雄第一家』，你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英雄呢？」

「『淮北第一家』，是金刀丁東庭的家，丁東庭如果不是英雄，嘿，這倒是好笑了！」

「『淮北第一家』可不一定是『淮北第一武林世家』啊，說不定他眞的是淮北第一個有家的人呢，更何況這橫匾塌了，那『一』字可能是『二』字呢，說不定他連『淮北第一家』也不是，而是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呢……」

「你胡說八道！」

「你胡說九道！比我多一道！」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我比你多一道，足見我比你厲害！」

「放屁！」

「好臭！」

「好哇，老烏龜，咱們好久未打過架了，我是誰手癢了。」

「正合我意，灰孫子，咱們兩天又一個上午未動過手了，我沈太公正要教訓教訓你！」

那羣家丁及「淮北第一家」的友人們，一見又是兩個陌生人來，「第二家」、「第三家」的胡說一遍，以爲又是敵人，再也不顧性命，拔刀衝了過去。

那兩人吃了一驚，一個道：「這些是怎麼了？」

另一人喜道：「又有架可打啦！」

丁東庭在垂死當兒，猛聽得這二人言語中一個自認我是誰，一個自認沈太公，兩人的名字，猶如雷鳴耳中，丁東庭驀地一震，強運眞氣，嘶聲道：「住手……」

那些家丁見主人有令，當自住手。那青年人一聽，即道：「此人尚未死。」

那老人道：「咱們去助他一助！」

剎那間二人身形一動，已扶起丁東庭，家丁們根本還不知道這兩人是如何穿過他們，扶起了丁東庭的。

丁東庭只覺有一股渾厚的內勁及一道猛烈的內勁，同時輸入體內，劇痛便略減，舒暢無限，但丁東庭却也自知活不長久了，當下道：「兩位可是……名震武林……神鈞沈前輩……及……大……大俠我是誰麼？」

那青年人道：「我是『我是誰』。」

那老人道：「啊！你是老丁！我曾見過你一面，你是給誰打的，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說出來，我給你報仇！」

丁東庭心中一喜，嘶聲道：「二位……萬萬請替老頭……及犬兒報……仇……也爲大宋的……王……旗……爭回一個名聲……更爲中原……武林人氏……揚名……立萬……保住千百年來的基……業！」

× ×

丁東庭說到這裏，抓住沈太公的手突然一緊，便與世長辭。我是誰的臉色發寒，沈太公的臉色鐵青，尤其是聽了丁東庭的家丁們把事情經過說出來之後。

我是誰冷哼道：「老沈，有大事來了，你幹不幹？」

沈太公大笑道：「幹！在他們未找到龍大俠之前，我們先把他們做了。」

我是誰向一名家丁問：「他們往那邊離開？」

那名家丁倒也機伶，道：「他們往西南邊走，聽他們說是要找龍在田龍大俠，只怕非經下關不可。」

另一名老年家丁却道：「二位若要替我家老爺報仇，最好能先去下關鎭去找寧大人……」

我是誰哼道：「嘿，我們此刻那有什麼閑心去拜會什麼知府大人！」

那老家丁慌忙道：「英雄有所不知，寧知秋寧大人是我家老爺至交，又跟龍大俠是結義之交，他老人家雖任官位，但生性豪豁，喜結交江湖豪傑，也是淮北一帶武林領袖，那些金狗路過下關，縱然他們不找上寧大人，只怕寧大人也會截住他們，而且寧大人還未跟龍大俠聯絡得上，萬一動手，勢孤力單，只怕……」

我是誰望望沈太公，沈太公望望我是誰，兩人同時展動身形，已奔向西南方的路上。

× × ×

下關知府「龍吟劍」寧知秋，與他四名忠心的弟子兼部將，微服出巡，辦了件案子，穿過民巷，轉入長街，靠近家門時，忽然前面有幾個人站着。

寧知秋抬首，知道有七個人，心裏已明白了大半。消息來得比什麼都快。

甚至比這七名煞星的行動還快。

不過這七人的行動也的確太快了，寧知秋在街上遇到探子告訴此事，正要趕回來調動人手，趕至「淮北大俠」龍在田處商議對策，沒料到這七人正在身前。

金太子點點頭。錫無后瞇着眼睛問：

「閣下就是單劍誅七十二倭寇的寧大人麼？」

寧知秋點頭。

錫無后臉色一沉，取過大宋王旗，放在地上，用左脚踩踏，眼睛冷冷地望着寧知秋。

寧知秋沒有動，但聞「嗆」一聲劍響，寧知秋的四名劍手，同時拔劍，因為同時，所以聲音只有一響，響聲的同時已衝了出去。

寧知秋大喝：「不可妄動！」伸手已攔住兩人，但另兩人已衝了出去，寧知秋那一喝，使他們一怔，就在這一呆之間，那兩名蒙古人同時夾住了他們，只聞一陣骨骼碎裂的聲音！

寧知秋目瞪眉竪，拔劍，劍作龍吟，怒道：「償命來！」

一面悄聲向後面的兩名劍手道：「請信先生來救！」

那兩名劍手應了一聲，寧知秋已長空飛出，劍若金虹，直射向呼桑各！

呼桑各對這種「馭劍之術」頗為憚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大吼一聲，葵扇般大的巴掌橫掃出去，要把寧知秋掃飛！

那兩名劍手向後急退，錫無后馬上就知道了。

那兩名劍手退至階前，錫無后身若紙片揚起，已截住兩人去路。

一名劍手道：「老七，你走。」長劍一震，直到錫無后，另一名劍手乘機硬闖了過去！

錫無后隨手一封，已震飛長劍，返身追向那名劍手。

那失劍的劍手奮然一把，竟抱住錫無后的身軀，不讓他追。

這時那叫老七的劍手已奔至門前，錫無后大怒，一掌打在那死纏的劍手背上！

那劍手五臟俱裂，哇地一口鮮血吐在錫無后臉上，居然仍死抱不放。

那叫老七的劍手恰好回頭，欲返身相助，這劍手大嘶道：「不要管我，大人要緊！」

這邊的寧知秋驟然劍勢激起，半空避過一掌，劍已及呼桑各頭頂，正要插下，沒料另一個巨大的手掌，已揸住了劍鋒，便是呼桑克！

呼桑克一抓住劍，往後便扯！

寧知秋當機立斷，立時鬆手，順勢一彈！

同時間，呼桑克已返身一捶沖來！

寧知秋一鬆手，一吸氣，躲過一拳，順呼桑各出拳前趨之勢，半空連環鴛鴦脚，踢中呼桑各之鼠蹊穴！

呼桑各痛極大吼，雙腿一夾，硬捱了六七腿，呼痛後退！呼桑克奪劍得手，心中大喜，不料對方鬆手，重心頓失，收勢不住，退出七八步，劍光被寧知秋撒劍前的一彈倒撞過來，刺入腹間。幸虧呼桑克銅皮鐵骨，劍入三分，便刺不下去了。

寧知秋鋌而走險，連傷二人，人甫落定，足尖一點，倒飛而出，急撲錫無后！

原來那邊的錫無后厲掙不脫，怒急攻心，金算盤迎頭蓋下，活生生把那劍手打死。

那劍手雖死，却不放手。

另一名劍手已劈開大門，錫無后只怕在金太子面前表現不力，算盤反掃，斷切那劍手的背後腦後。

寧知秋已凌空撲至，姆食二指一夾，挾住了一顆算盤子，但另一枚算盤子，已打入那劍手的背肉中。

那劍手慘呼，搖幌不已，但仍衝入門內！

錫無后還想追擊，「嗤」的一聲，寧知秋已把算盤子彈了回來！

錫無后嘩啦啦的一揚算盤，算盤子「噹」地打在算盤框上，錫無后心忖：雖殺不了那兩名劍手，面上無光，但搏殺了傷呼桑兄弟的寧知秋，金太子必然大喜。

轉念的利那間，錫無后已向寧知秋攻了一十三招，只見算盤金光閃閃，令人眼花繚亂，寧知秋同時也還了二十三招。算盤子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響聲大作。

一十三招甫過，兩人疾分。錫無后臉不紅，氣不喘地道：「找死！」

寧知秋沉着地道：「漢奸！」

錫無后再衝近，再次出一十七招，快得竟然把算盤的聲音連在一起，變成一陣嘩啦啦的長聲，一十七招過後，寧知秋仍沒有倒下，在算盤的金光下，他也還了九招。

縱然是這樣，勝敗乃見。

寧知秋若手中有劍，二百招內絕不敗於錫無后。但而今掌中無劍，百招之後，十分危險。

金太子仍是悠閒的望天望地，而今才望了望場中的兩人，沒有激賞的表情，也沒有卑夷的表情，甚至全無表情。

錫無后冷冷笑着道：「你不降，就得死！」

寧知秋冷哼道：「大宋沒有投降的男兒！」

錫無后再衝近，忽見漫天金光陡起，猛聽一聲大喝，烈日當空，牆內喝聲始起，人已掠劃長空，化作一度強烈的金光，直逼錫無后！

強烈的陽光下，錫無后根本看不清來人是誰，只知對方手中也是一短小四方的武器，金芒比自己還盛，忙全力招架！

「崩」！

× × ×

錫無后急退，急退中同時看清楚手上算盤已凹了一角，虎口被震得發麻。

那人落定，年約四十，却未留鬚，十分清俊，手中拿着的竟是一把金色的算盤，站在寧知秋身旁，關切地問道：「你沒事吧？」

寧知秋挺了挺身答道：「三哥來得眞好。」

那人唷道：「老七來得及告訴我你被

團，便死了。」

寧知秋臉色一凝，那邊的錫無后咬牙切齒地道：「金算盤。」

那人長身冷峻地道：「在下信無二，素來有信無二。」

錫無后恨聲道：「此事你不該管！」

信無二道：「江湖上用算盤而成名的，只有三個，你是最無出息的！虧你還拿算盤做招子！」

錫無后道：「看你的算盤還能拿得多久！」

人隨聲至，嘩啦啦一陣連響，算盤已拍出三十二招！

信無二衝入，算盤不帶半絲的聲響，一一把來招化解，兩把算盤竟從未碰在一起。

三十二招一過，信無二立時反攻，算盤快得連聲音也沒有了，只有金光閃動。

錫無后突然身退，頭髮有幾綹散了下來，呼吸急速。

這邊的金太子目光有一絲嘉許的，淡淡地道：「不錯。」

夏侯烈沉靜地向着完顏濁說道：「你去。」

完顏濁恭身道：「是。」直挺挺的一跳，已穿插在錫，信二人之間，一探手，抓向信無二。

信無二算盤反拍完顏濁脈門！

完顏濁一反手，已抓住金算盤，用力一扯！

信無二見對方一招即抓住自己的武器，不敢大意，一吸眞氣，力抓不放！

完顏濁一把手搶了算盤，頂上白烟直冒，運功搶奪算盤。

兩人一齊運力，雙足深陷地中，互相凝視，都搶不過來，算盤是純金打的，居然被拉得漸漸變長。

寧知秋遽然撲出，一拳打向呼桑克，呼桑克忙用手來架，寧知秋飛起一脚，呼桑克又用手下擋，寧知秋忽收招迴身，搶得長劍，正欲攻向錫無后，陡然前面紅光一閃，一個穿大紅袈裟的和尚已攔在身前，正是西藏活佛喀拉圖。

那和尚雙目向寧知秋一瞪，寧知秋渾身一震，手下一慢，喀拉圖褒血色的木珠已旋打而至！

寧知秋劍走偏鋒，頂開木珠，木珠反轉，已索住長劍，用力一拉！

寧知秋也知道，一旦被這和尚扯過去，則非死在他硃沙掌下不可了。

喀拉圖一拉不得，雙目怒視寧知秋，寧知秋不知他用「懾魂大法」，只看上一眼，雙目便轉不了視綫，力量漸減，被喀拉圖步步拉近。

那邊信無二目看八方，見寧知秋危險，却救不得，因他全力拚完顏濁，也漸感不支，如何能分身相救呢？

而在一旁的錫無后，却已走到信無二身後，揚起算盤，對準信無二的「百會穴」砸了下去！

信無二全力應付完顏濁，一旦分神，勢必被完顏濁震死，如何能躲得過這一擊呢？

正在這危險關頭，忽聽有人在遠處說話，聲音有些蒼老，但聲調仍十分高吭：「老弟，這裏又有人打架。」

另一個年青人有力的聲音道：「打了再算！」聲音已在近處。只見一黑一灰兩道人影，穿黑衣的是濃眉大目的英挺青年人，灰衣的是童顏鶴髮，手拿魚竿，腰掛魚簍的老人。

夏侯烈皺了皺眉，呼桑各與呼桑克已衝了過去。

那老人正是「太湖神釣」沈太公：「帮誰打好呢？」

那青年正是大俠我是誰：「不順眼的就打！」突然衝過去，一把抓住錫無后的算盤，一脚踢出，連帶七個變化，錫無后始料不及，接得了七個變化，已退了八步，只聽我是誰說：「我最恨別人暗算人，打就打，暗算個屁！」

一面說一面已抓住金算盤中央，問道：「誰的算盤？搶什麼？」

信無二一呆，但他深知中原好漢怪異，吸一口氣道：「是在下的。」

我是誰道：「好，就還你。」一震手，完顏濁被帶得前衝四步，但仍緊抓不放，猛見又一張算盤遞來，錯覺之下，左手抓住這張算盤，而右手勁力因而一疏，金算盤被劈手搶去，信無二接得算盤，飛退丈遠。

完顏濁一呆，只見手中拿的是完顏濁的算盤，信無二的算盤在接招時已被我是誰搶去了，而我是誰現在正在笑嘻嘻的，得意非凡的看着完顏濁，很欣賞地道：「你生氣起來很好看呀。我沒料到你這塊棺材板臉也會有表情的。」

完顏濁氣得全身骨骼「喀喀」作響，我是誰臉上也愈漸凝肅，因為他知道，這種骨骼的聲響顯示出對方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鷹爪門軟硬功夫，大意不得。

我是誰最喜歡遇到對手，越大的敵手他越有興趣，每次高手對敵時，他都是狂熱的，興奮的。

沈太公則相反。敵手越厲害，他越喜歡玩，因為喜歡玩，他就越多新花樣，越能出奇制勝。

呼桑各和呼桑克向他衝來，他也一面大呼大喊向呼桑兄弟衝過去，眼看三人就要碰上，而沈太公就要像蔡不平一般被這兩個巨人挾死時，突然他已到了兩人的背後，魚絲「呼」地一聲，勾住呼桑克背後的短袴，往後就拉，一面跑一面叫：「釣着大魚啦，釣着大魚啦！」沈太公人雖瘦小，可是跑起來像箭一般，呼桑克被他倒拖着走，毫不費力。壞就壞在呼桑克被勾住的是身上唯一的袴子，好不尷尬，被沈太公拖着跑，背擦沙石，呼痛不已，又偏像大甲蟲一般翻不了身。

呼桑各要救他的兄弟，於是急起直追，可是沈太公總是拐着彎跑，呼桑各龐大的身軀被逗得大汗如雨，仍是解不了呼桑克的危。

兩人拚命用蒙古語大罵，沈太公一閃身，呼桑各一抓不中，却抓住一人的腿，呼桑各正是性起，抓住就用蒙古摔跤法一扔，沒料那人一縮腿，「砰」地踢在他的肩上，呼桑各嗚嗚嘩嘩手舞足蹈地飛了出去！

原來他抓着的不是別人，而是喀拉圖的腿。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艷諜橫刀（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正在潦倒失業，有一晚在街上遇上兩名阿飛，他將阿飛懲罰了後又到賭窟找尋刺激，等他回到家中時，木村和根德已在等候他，並請司馬洛和他倆合作做一件事，司馬洛不答應，木村和根德對司馬洛開了一個玩笑。他們並用假炸藥來嚇唬司馬洛——

失匙保險箱　床上活寶貝

「不要！」司馬洛大聲叫道：「你一定是瘋了！」

但木村已經點着了。他拿着炸藥向司馬洛轉了過來，藥引燒着火，火星四射，發出着嘶嘶的聲音。

司馬洛這時，氣急敗壞地對他們叫道：「放下來，丟進水裏！你瘋了！」

木村祇是嬉皮笑臉地拿着那根炸藥，而藥引很快就燒到很短了。司馬洛連忙撲前，揮動刀子，喝道：「丟進水中！」

木村卻把那根炸藥一丟丟出了浴室的門外。司馬洛連忙追出去，但是看見藥引已經差一點就燒完了。他已經沒有時間去把它弄熄。他祇能夠做他唯一能夠做的事情，那就是繼續衝前，跳過了那根炸藥，到了廳中，躲到了一張沙發的後面。一面，他滿頭大汗地想，這張沙發是幫不了他甚麼忙的，這根炸藥可能把這間屋子炸為平地。

他緊緊地伏在那裏，以一個盡可能保險的姿勢把身子蜷曲起來。

那根炸藥卻還是沒有爆炸，超過了他所料想的時間還沒有爆炸。他在想，也許是藥引構造不好，沒有燒到炸藥的裏面去吧？

接着「托」一聲，那根炸藥竟然跌到了他的臉前來。

司馬洛差點暈了過去，頭髮也像都要離開他的頭皮飛走了似的。他尖叫着連忙伸出腳，把那根炸藥踢開，踢到了遠遠。

木村和根德的聲音在旁邊哈哈大笑了起來。司馬洛抬頭，看見這兩個人就在他的旁邊，木村是一絲不掛的，而根德則全身衣服濕淋淋，兩個人都毫無懼色。

司馬洛覺得有點不對了。木村和根德兩個人的膽子並沒有這樣大，兩個人合起來也起碼及不上他司馬洛之三分之一。他司馬洛害怕成這個樣子的時候，怎麼他們也會若無其事呢？

司馬洛也站了起來，看見木村已經把那根燃盡了藥引的炸藥拾起來了，就拿在手中。木村還是嬉皮笑臉着。他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這不過是開玩笑，看！」他把那根炸藥放進咀巴一咬，咬下了一截，讓司馬洛看看斷口處，讓司馬洛看出了，這段炸藥原來不過是用紙屑製成的，根本就不是真的炸藥。

這祇是一個玩笑，正如木村所說。

「你們……究竟在攪甚麼鬼？」司馬洛吶吶着問道。

「開玩笑。」木村說：「你還是坐下來吧，司馬洛，我們來詳細地談談！」

「我要先去換上一件乾衣服。」根德說。

「坐下來。」司馬洛揮動手上的刀子喝道：「坐下來，不然我把你宰掉！」他一跳而前，執住了根德那濕淋淋的衣服，不由分說就把他按進了一張沙發中，他身上的水也使沙發變得濕淋淋了。

司馬洛把刀子遞到根德臉前，喝道：「好了，快說，你們究竟在攪甚麼鬼？」

木村卻跑到廳中那隻酒櫃去倒來了兩杯酒，把一杯交給司馬洛，說：「先喝點酒，定定驚吧！」

司馬洛卻一揮刀子，把這隻酒杯擊開了，連杯帶酒掉在地上，「嘩啦」一聲碎掉。司馬洛的刀子似乎差一點就把木村的頸子割斷了。

「這……這祇是一個試驗。」根德是直接受到刀子威脅的人，所以他首先開口招供了。

「甚麼試驗？」司馬洛莫名其妙。

「就是想試試你有沒有真的退步。」根德說：「如果你是真的退步了，你還能夠把炸藥找出來嗎？」

「這是一件很值得慶賀的事。」木村說道：「難道我們不該喝杯酒來慶祝一下嗎？」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丟下了刀子，坐到一張沙發上去，看着他們

兩個人的樣子倒是挺滑稽的，一個

絲不掛，另一個卻是一身濕淋淋的。

司馬洛說：「你們就祇是來試驗我的？我退不退步，和你們有甚麼關係？」

「不，不單是這樣。」木村連忙解釋着說：「我們是為了這件工作。我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我們是要和你合作這件工作！」

「甚麼工作？」司馬洛問。

木村和根德交換了一個眼色，而兩個人都面露喜色，似乎很高興，他們終於可以踏入正題了。木村說：「可以讓我穿上衣服再談嗎？這件事——」

「不可以。」司馬洛說：「現在就說吧。」

「事情是這樣的。」木村說：「我們要找方美絲，你認識方美絲的吧？」

「聽過這名字。」

司馬洛說：「為甚麼你們要找她？」

「她手上有一件東西，有一位大老板想要。」木村說。

「你們敵不過她的。」司馬洛說：「你們就是兩個人加起來再乘四，也敵不過她。方美絲是一流的頂尖的女間諜，她可以把你們兩個人都吞下肚去，連骨頭也不吐出來。

「這就是我們要找你的原因。」根德說：「你對她知道得最清楚，而且你和我們不同，你是能對付她的！」

司馬洛聳聳肩：「究竟是那一位大老板要找方美絲呢？」

木村和根德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木村囁嚅地說：「那就是龐先生！」

「是誰？」司馬洛大聲叫了起來。

「就是龐先生。」木村說：「你知道的，龐氏肥料公司！」

「他！」司馬洛瞪大了眼睛：「為甚麼他不告訴我？」

「告訴你甚麼？」

司馬洛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也不想他們知道，就是老龐把他們所在說出來的。老龐到底是他的朋友，而他們則不是。

木村說：「現在經過了這個試驗之後，老龐就對你有信心了。他會給你這件工作的！」

司馬洛表示痛苦地眯起眼睛看着他們：「替老龐做事，本來也是開心的，可是，和你們兩個飯桶合作，那就不妙了！」

「你……你想撇下我們？」根德表示反感了：「你不能這樣呀！是我們把這件工作帶來給你的！」

「是誰叫你們來的？」司馬洛問：「是老龐提議找我，還是你們對老龐提議找我的？」

「呃……他叫我們來找你的。」

「放炸藥的把戲，大概也是他想出來的了？」司馬洛問。

他們兩個人又是祇能點頭。

「看，你們兩個根本沒有帶來幫我甚麼，你們不過是奉命行事吧了，不過我也不會難為你們兩個的。可以用你們的地方，我還是會用你們的。但我自己來跟老龐談判！」

他走過去拿起了廳中的電話，又打到龐氏肥料公司去。這一次，卻是老龐親自接電話了，似乎他知道司馬洛的電話會回來的。

「司馬洛。」他說：「我猜你是在木村和根德那裏了吧？你把他們宰了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宰豬也宰狗，就是不宰老鼠的！」

那兩個人對司馬洛投以反感的一眼。

「怎麼樣。」老龐說：「對這件事，你感興趣未？」

「問題是你的興趣如何。」司馬洛說：「我雖然並未退步到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厲害，但我還是不敢開車，這卻是事實！」

「看你！」老龐嘆息地道：「果然有點問題，自卑感太重了。以往祇有我問你感不感興趣，現在卻要你問我感不感興趣了。這是你以前絕不會問的問題！」

「我和以前不同了呀。」司馬洛說：「我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了！」

「不要緊的。」老龐說：「我看你不過是小毛病吧了。很容易就可以解決的。讓我們來詳細談談。」

「到你那裏？」

「你就在木村那裏等着好了。」老龐說：「我馬上就過來！」

他掛了電話，司馬洛也掛了電話。根德聳聳肩道：「現在我們可以去換衣服了嗎？」

「去吧，去吧！」司馬洛不耐煩地揮着手。

兩個人跑到裏面去了，司馬洛去斟了他們一杯酒，挨在沙發上。那酒冲入喉嚨，給他帶來一陣舒服的感覺，比他在家裏喝的時候舒服多了，但並不因為這裏的酒的酒質好過他家的酒，而是因為他的心理上比較舒服了。原來他並沒有退步得太厲害，這倒是他自己也難以置信的事情呢。

但是，他並不是沒有退步。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還是不敢開車，而這個困難，可不是那麼容易克服的。

回憶忽然又一閃一閃的塞滿了他的腦海。是的，這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難，除非她能活過來。可是，人死不能復生！

自然，人死了就是死了，不能復活的，因而缺陷就無法補救了。

而她是死在他的車子上的。最後一件任務是一件重要的任務，而她是和那件任務沒有關係的女人。她祇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和司馬洛在進行着這件任務，她也就和這件任務牽上了關係。後來，事情急劇地轉變，使司馬洛面臨抉擇。他必須決定犧牲她的性命，還是犧牲這件任務。而司馬洛這樣一個人，自然是立即就選擇了後者。他的想法是，任務弄糟了一件，可以再找一件，但是人死掉了，就不能復活。

於是他就棄那件任務於不顧，帶了她逃走。但是結果也是不能保存她的性命。他們被追趕，車子的一隻車輪中了槍彈，一歪，就撞掉了。如果司馬洛的運氣壞一點，他就會死掉了。但他的運氣仍然維持，車子撞了，他被拋了出來。她卻沒有被拋出來，就這樣和車子一起化成了灰燼。

經過這一次之後，人們對司馬洛就失去了信心。人們認為司馬洛看重美色多過一切。這樣的人，怎可託以重任呢？由是這之後有一段時間，司馬洛不斷酗酒，甚麼也不幹。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是對他更缺乏信心了。事實上，他是自己對自己

也缺乏信心的。

直到現在……

「司馬先生。」木村在叫他。

司馬洛從紛亂的回憶中醒了過來，定眼一看，看見木村捧着一隻木盤子，嬉皮笑臉地站在他的面前。

「吃一點吧。」木村說着把那隻木盤子在几上放了下來，那盤上堆着許多五顏六色的薄片。看是很好看的。

「這是甚麼？」司馬洛問。

「正宗日本食譜。」木村說：「魚生，生牛肉片，生豬肉片。你在市面吃不到這樣好的，因爲這是眞正日本人做的。」

「別上他的當。」根德扣着衣鈕出現在門口：「我吃過了，除了顏色不錯之外，一點味道都沒有，而且又不衞生。沒有煮熟的，怎能吃！」

「你懂甚麼？」木村不屑地道：「你們德國人還是生番，我們東方人單單是吃的藝術，就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

「你自己吃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謝謝你，我不餓！」

木村聳聳肩：「那你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了！」他坐了下來，倒了一杯酒，就自顧自地大吃起來。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不過極力控制着腦子，不讓思潮墮入回憶之中。那些回憶都是不愉快的回憶。

後來，門鈴響了，根德連忙跑過去開門。果然進來的就是老龐。根德必恭必敬地把他這位大老板請了進來，司馬洛靠在那裏，冷冷地瞧着他。

老龐是一個有形有格的人，身材高大，皮膚紅潤而黧黑，頭髮鐵灰色，打扮入時，咀巴老是咬着一根名貴的大雪茄，就像一位甚麼大機構的董事長。他走過來，豪氣地一拍司馬洛的肩，以他那把洪亮的聲音說：「唔，司馬洛，你的氣息很好嘛，沒有甚麼不對！」

「我的氣息很好？哈哈，你在巴結誰？」司馬洛冷笑。

老龐對木村和根德兩人揮揮手：「你們，你們到裏面去吧，我們有生意談！」

木村和根德兩個人避到裏面去了，老龐凝視着司馬洛：「你的氣息眞不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並沒有變成一具木乃伊！」

「也差不多了。」司馬洛說：「我還是不敢開車，一個不敢開車的人，有甚麼用處呢？你找錯對象了！」

「我沒有找錯對象。」老龐搖着頭：「我不會找錯對象的，這件工作你可以做，你是最佳人選！」

「我不明白你看中我甚麼。」司馬洛說。

「單單是方美絲這個名字就已經够了。」老龐說：「你對這個名字一定很感興趣，一定十分之感興趣的，對不對？」

司馬洛的心動了一動。關於方美絲，他也有不少回憶的。一個美麗的女間諜，而且是一流的女間諜。對於美麗的女人，他總是感興趣的。不過，也許不如老龐所料那麼感興趣吧？

「你別忘記。」司馬洛說：「這也是我的弱點。美麗的女人，正是我的弱點，如果不是爲了女人，我也不會有今天！」

老龐掏出一張照片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看看，那是一男一女正在咖啡室內喝茶談話的照片。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和一個樣貌兇惡的男人。兩個人在一起，是不大配襯的。

老龐說：「認得是誰嗎？」

「當然。」司馬洛說：「這是方美絲，我是認識她的。」

「這個男的呢？」老龐問。

「那是倫家强。」司馬洛說着，頓了一頓：「他已經死了，我殺他的。」

「就是在上次那件任務裏面？」老龐說。

「是的。」司馬洛說：「你也知道倫家强是甚麼人的。他是職業殺手，他們要制止我進行那件任務，他們派倫家强來解決我。但倫家强的級數不够，結果還是我把他解決了！」

「這是倫家强死之前我們拍到的照片。」老龐說：「你大概也認得的，他身上穿的這套衣服，就是你殺他時他身上穿的那套衣服。」

司馬洛的眼睛忽然凸了出來，呆呆地看着老龐。他體內的血液也忽然流得快起來了。

「你不覺得奇怪，爲甚麼倫家强會和方美絲合坐在一起嗎？」老龐在說。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咬着牙說。

「倫家强是方美絲推薦的。」老龐說道。

「你是說……」司馬洛瞪目看着他：「方美絲有參加那件事？」

「是的。」老龐說：「方美絲有參加那件事。事實上，如果不是方美絲有參加這件事，你會敗下陣來嗎？」

司馬洛有着一種發燒般的感覺。

老龐的話，意思是很明顯的。等於說方美絲就是幕後的劊子手。如果不是爲了方美絲，他那個美麗的女朋友，也許就不會死掉了。如果不是他的運氣好，那麼方美絲也會成爲他的劊子手了。

「你……不是在騙我吧？」司馬洛吶吶着。

「不是。」老龐搖頭：「我沒有騙人的習慣。我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我就瞞着你不提算了，但我不會造謠騙你的。尤其是你！」

司馬洛雙手發着抖：「爲何她要這樣做？」

「當然是爲了錢。」老龐說：「知她如你，難道也不曉得她爲了錢甚麼都做的嗎？」

司馬洛的拳頭張開又闔上。除了憤怒之外，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傷害。他一向以爲方美絲對他是頗有好感的——一個女人對一個有條件的男人的好感。可是，爲了錢，她却不惜取他的性命！好一個狠毒的女人。

「但那件事情已經過去了。」老龐說：「現在我們要辦的，是另一件事！」

「不過，舊事是會增加這件新事的興趣的。」司馬洛說：「這就是你找我幹這件事的原因了，是嗎？」

「對了。」老龐說：「我喜歡用那些肯拚命的人。而你，我是肯定你會爲這件事拚命的！」

司馬洛點點頭：「你總是喜歡利用人的，冷酷無情的老頭子，利用人家的弱點，利用人家的愛和人家的恨！」

「別說廢話了。」老龐說：「如果你肯，我們就馬上動手！」

「如果我失敗了呢？」司馬洛說。

「你失敗了，你可能死掉。」老龐說：「但是我不會死的，我還可以再去找另外一個司馬洛。再死一個，我再找一個，直至找到了方美絲爲止。」

「唔。」司馬洛冷笑：「原來我對你的價值也不過是如此而已。祇是一件工具，死了也並不可惜。」

「正是這樣。」老龐說：「但是我死了的話，你也不見得會爲我可惜吧？」

司馬洛聳聳肩：「很好，現在你告訴我吧，爲甚麼你找方美絲，她拿走了你一件甚麼東西呢？」

老龐微笑：「一條鎖匙。」

「一條鎖匙！」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一條鎖匙有甚麼重要。那把鎖開不開，我替你開好了！」

「這也不是一把普通的鎖。」老龐說：「你看，情形是這樣的。在不久之前，有一個南美小國家的總統倒台了。新政府上場。你知道是那一個國家的。」

「我知道是那一個國家。」司馬洛點頭：「現在你就是爲新政府做事的。」

「對了。」老龐說：「我們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我們並不是爲了正義而工作的，而新政權舊政權的起落，也沒有幾個眞是爲了正義的。倒下去的總統不是好像伙，新上場的政府，亦不見得就是好像伙。總之，現在這個新政府出得起錢，我們就爲出得起錢的人做事，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唔，這一點我也沒有異議。」司馬洛說：「我們爲出得起錢的人做事。但，關於這條鎖匙——」

「對了，關於這條鎖匙。」老龐說：「這個倒了下去的總統，原來把國內三分之一的財產都變成了黃金，存在瑞士銀行裏。」

「那是便宜了瑞士了。」司馬洛說：「總統一倒，這些黃金就送給他們。」

「差不多是這樣。」老龐說：「但是，瑞士銀行是有一張收條的，憑這張收條還是可以領回黃金。這張收條就放在一隻保險箱裏。」

「而方美絲拿走了保險箱的鎖匙。」司馬洛說。

「對了。」老龐說：「新政府得了保險箱，但是打不開。」

「那也沒關係，我可以替他們想個辦法。」

「不行。」老龐說：「這位前任總統是一位科學家，這保險箱是他自己設計的，裏面有各種古怪的機關，而他這條鎖匙，是一種特殊金屬製成，通上電流之後會發出一種特殊的震波，這樣才可以安全地打開保險箱。不用這鎖匙去開，就會觸發機關，酸類流出，保險箱內的所有文件都會被毀掉了。」

「所以非找方美絲不可。」司馬洛說：「但，鎖匙又怎會在她的手上呢？」

她和總統的兒子要好。這兩父子，都不是好像伙，他老早就在覬覦這一筆財產了，再加上方美絲。她當然也不會有甚麼好主意獻給他的。」

老龐繼續說下去：「政變一起，天下大亂，這個寶貝兒子並沒有去落力保護老子的性命，而是和方美絲一起把鎖匙奪過來。可惜他們已經沒有時間把那收條取出。老頭子給殺掉了，這個狗兒子也給殺掉了，方美絲帶了鎖匙逃走了。新政府上場，取得了那隻保險箱，可是，得了保險箱的人沒有鎖匙得了鎖匙的人沒有保險箱，大家都得物無所用！這情形可眞尷尬！那些發動政變的人，也許主要目的還是爲了得到這隻保險箱裏的收據。可是現在保險箱取到了，裏面的收據却無法取出來！」

司馬洛從身上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抽吸着，尋思着。後來他說：「方美絲是一個懂得做生意的人，難道她不會把鎖匙賣給新政府嗎？他們一定不會吝惜價錢的。」

老龐聳聳肩：「也許方美絲太懂得做生意，也許她的胃口太大了，她想把保險箱整隻取過來。也許這個新政府不肯出她所要的價錢，寧可付錢給我，叫我去把她捉回來。自然，付給我的價錢，相信是一定不如付給她的那麼高。」

司馬洛噴着香烟：「實在方美絲有沒有和他們聯絡呢？」

「他們說沒有。」老龐說：「不過我是相信他們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說：「可能不祇我們一路人馬在追方美絲了。一定有人認爲她的奇貨可居。如果捉到她，從她的手上把鎖匙取回來，賣給這新政府，這是很好利潤的生意！」

「也有這個可能。」老龐說：「不過，如果有人和你比賽的話，我相信也比不過你的。你是好手，一流的好手，即使你打了個折扣，還是沒有人能和你比的。」

「我却不像你那麼有信心。」司馬洛說。

老龐說：「這就是證明！」他掏出一本支票簿來：「我可以先支給你一筆上期，你現在當然需要錢用的。」

「唔。」司馬洛微笑：「現在，我對你是有信心得多了！」

老龐立即開了一張支票，交給他：「我看這個數目也差不多了吧？」

司馬洛看看那數目，點點頭：「也差不多了。你做生意，果然是很公平的。」

「你是知道怎樣和我聯絡的。」老龐站起來。「我們照以前的辦法進行！」

「好的，照以前的辦法進行！」司馬洛說。

兩個人握手。

× × ×

監獄是一個痛苦的地方。如果一個愛動的人，給關在監獄裏，祇有方寸之地給他活動，又不能去甚麼地方，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然而給關在監獄裏的，却往往就是那些好動的人。那些不滿現實，不肯給規矩法律縛束的人。因爲他們不喜歡受法律縛束，所以他們才會去犯法，而犯了法，他們就給關進監獄裏了。

林毛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一個高大的人，一個彪形大漢，混身肌肉，也混身

是勁，那種愛好動作的人，然而却給關在小小的監倉裏。雖然關着他的監倉，大小和別的監倉並無分別，但在他而言却是太小一點的，因爲他的體形是那麼巨大。他甚至不能沉住氣，用睡眠來消磨時間。他祇好用那監門的鐵柵來發洩，把鐵柵緊緊執住，向內拉，又把那鐵柵搖動。並不是打算把柵門拆下來，祇不過是藉此發散一下體內積聚過剩的精力。

獄卒的皮靴聲在走廊盡頭响了起來。

他忙放了那鐵柵，退回去坐在床上。

二個獄卒來到了門口，其中一個把那度門搖一搖，怒吼起來：「一〇一四號，你又在弄這門了！」一連串的粗話，然後：「上次已經弄得門鍵也歪了，要叫人來修，這一次再要修的話，我可以保證，我會把你這個人也弄得需要大修的！」

林毛露出無辜的神情：「我沒碰呀！大概是上次修得不好吧！」

「好了，一〇一四，起來，趕快站起來！」

「爲甚麼要我站起來？」林毛還是坐着。

「有人來探你監！」獄卒說。

「你在開玩笑！」林毛說。

「我才沒有空跟你開玩笑！」那獄卒說着用鎖匙把門打開。

「沒有人會來探我的！」林毛說。

「今天就是有個人來探你！」獄卒說：「出去吧！」

「也許是你們弄錯號碼了。」林毛說：「沒有人會來探我。我在這裏這麼久了，有人來探過我嗎？」

「那是你的事。」獄卒說：「總之有人來探你，你就要出去！」

「好。」林毛微笑：「這也比坐在這裏面好些的。我就出去交交這一位新朋友吧！」

他隨獄卒出去了。

探監的地方很吵，有許多張長桌，監犯坐在長桌的一邊，探監的人就坐在另一邊，要很大聲說話才能聽見，所以是沒有辦法講甚麼秘密說話的。

不過林毛似乎受到特別優待，他給獄卒帶領着，通過了這個吵鬧的地方，到了另一間獨立的房間。

那裏有兩個人在等着他。其中一人戴着眼鏡，文質彬彬的，手上提着一隻扁扁的公文箱，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律師。另外一人則打扮得很瀟洒的。

獄卒把他關進了這間監房裏，鎖上了門，避開了。

那個拿着公文箱的人向林毛伸出手：「我是簡律師，我告訴他們，我是來和你商量你的上訴的。」

「我沒有請律師，也沒有錢請律師，亦沒有打算上訴。」林毛說：「你一定是弄錯了吧？」

「其實是我要見你！」另一個人也向林毛伸出手來。

林毛也不肯和這個人握手。他說：「你究竟又是誰？」

「這位是司馬洛先生。」簡律師說：「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助手。實在是他想見你的！」

「你找我幹甚麼？」林毛問。

「我想向你打探一些消息。」司馬洛說：「你認識一個叫方美絲的女人的。」

「方美絲？」林毛搖搖頭：「沒有聽過這名字！」

「別對我說謊！」司馬洛吼道：「你替她做過事的。」

「你們這算是甚麼？」林毛叫道：「我不認識你們！我可以叫人把你們抓起來的！」

「我們給抓起來，你的妹妹又怎樣了？」司馬洛說。

「甚麼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不是嫁得很好嗎？」司馬洛說：「雖然窮一點，但是嫁了個正經人家，而且快要生孩子了！」

「快要生孩子了？」林毛的眼睛閃動着。

「怎麼，你身爲哥哥也不知道？」

林毛有點慚愧地聳聳肩：「我——我和她沒有聯絡，你知道，一個人坐牢，就連親戚也少了。」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你這樣愛護她，你坐牢，她就不理你了！」

「那是我的事情！」林毛憤怒地道：「這與你無關！」

「這個忘恩負義的妹妹。」司馬洛微笑，嘆了一口氣：「她讀書的學費是誰出的？是誰把她養大的？你坐牢，她就看不起你了，我看應該對付一下她，譬如告訴她的丈夫，她以前在某一個地方也曾經坐過牢的！」

如果林毛有心臟病，現在可能馬上就要發作了。他叫了起來，向司馬洛一撲，就向他的頸子伸手。

司馬洛靈敏地把他的手撩開了，林毛仆到牆壁上。司馬洛冷酷地警告他：「別亂來，林毛，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在這裏打我，你就要完蛋了！」

林毛困惑地看着他：「你不能這樣做的，你和我有甚麼過不去，你對付我好了！這件事和我的妹妹並沒有關係！她……她那時還不懂得甚麼，是一羣阿飛把她牽連了吧了！她是個好人！」

「看。」司馬洛對簡律師說：「我早告訴你了，林毛兄妹兩個都是好人！」

簡律師聳聳肩：「別徵求我的意見，我根本聽不見甚麼。我祇是你的通行證，我連聽覺都沒有的！」

「總之情形就是這樣。」司馬洛說：「林毛，如果你對我好，那麼，我還會以你的名義寄給你的妹妹一筆錢，讓她可以進一間好的產科醫院，產前產後都可以得到好的保養！」

林毛的眼睛閃動着，瞧着他，舌也伸了出來，舐着唇皮。這是一件他久巳想做，却一直沒有做到的事。

「五千元。」司馬洛說。

「她——眞的有了孩子？」林毛問。

「當她收到了錢之後，我猜她會寫信給你。」司馬洛說：「那時你就可以知道了！」

「唔——」林毛看着他：「你保證你會這樣做？」

「我保證我會這樣做。」司馬洛說：「我也保證，如果你不合作……」嘆一口氣。「識相一點吧，林毛，方美絲和你是

甚麼交情？你用不着保護她的。」

「但——」林毛吶吶着，「我也不知道方美絲是在那裏呀。我巳經在這裏坐了幾個月的牢了。」

「沒有人知道方美絲現在是在那裏。」司馬洛說：「但是，你是最後一個和她合作過的人。你替她打過一場架的，不是嗎？所以你是知道她的最後行踪的一個人了！」

「哦。」林毛聳聳肩：「那時她是在肇城，不過後來她到了甚麼地方去可就不知道了。她也沒有告訴我！」

「想清楚一點。」司馬洛說：「現在，方美絲是正在逃走，我相信她是躲了起來。你是和她比較熟的一個人。如果她是找個地方躲了起來，你認為她會是躲在那裏呢？」

「我不知道。」林毛又搖頭。

「你可知道誰會知道的嗎？」司馬洛又問。

林毛還是搖頭。

「想清楚，用心想。」司馬洛說：「我們沒有很多時間。探監不能探一整天的，即使是商量上訴！」

「唔——」林毛沉吟着：「也許那個吹喇叭的會知道。」

「甚麼吹喇叭的？」司馬洛問。

「肇城的肇城夜總會，那裏有個吹喇叭的！」林毛說：「我們在那裏的時候，方美絲和這個吹喇叭的很要好。也許，她喜歡這個男人，她會告訴他她到了那裏去，或者會再去找他。我就祇能告訴你這個了，別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唔，」司馬洛說：「這吹喇叭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費里安。」林毛說。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字。」司馬洛說。

「是菲律賓人。」林毛說：「吹喇叭的差不多都是菲律賓人，這個費里安是菲律賓和黑人混血的。」

林毛露出着不屑的神情，似乎對黑皮膚的人是萬分看不起的。司馬洛倒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他祇是對這個費里安甚感興趣。

× × ×

但是方美絲對費里安的甚麼地方感到興趣，司馬洛就莫名其妙了。

費里安是一個很醜陋的人。並不是說因爲他有着炭一般的黑皮膚。即使他的皮膚換了黃色或者白色，他還是一個醜陋的男人。那麼高大，但是又高大得不平衡，手臂和身軀比較起來是太長了，使他的體態看上去近似一隻猩猩。事實上他的臉也近似猩猩。鼻孔大而朝天，眼睛很小，眯着，臉皮很粗糙——他是一個痳子。

不過喇叭是吹得很好的。

但，方美絲並不是欣賞喇叭那種人。她對音樂是不感興趣。

這一點司馬洛很清楚。有一次，他把方美絲帶到了一間以音樂美妙馳名的夜總會去。一流的食物，優美的環境和美妙的音樂，這是打動一個女人的心的戰略的第一步。

方美絲却沒有被那美妙的音樂打動。事實上，她在美妙的音樂之中睡覺了，司馬洛祇好搖醒她，把她送回家去。他本來是打算和她上床的。結果是各自上床，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以後司馬洛也約會過她兩次，由於她實在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很美麗。他是希望能在床上征服她的。

但是她對他總是提不起興趣，後來更乾脆拒絕他的約會了。而且後來司馬洛還間接聽聞她對人說：他不懂得怎樣討好女人，他令到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想睡覺。

這對司馬洛的自尊心自然有很大的打擊，但他也沒有辦法。難道他去把她打一頓，出一口氣嗎？以後他就沒有再去找她了，但心中還有這個人，對她還是有着很深的印象，仍然希望有一個機會征服她得到她。

現在，在這間肇城夜總會裏看着這個費里安在吹喇叭，司馬洛就覺得奇怪了。如果像他自己這樣的人也不能敎方美絲感興趣，那費里安又憑甚麼能夠取得她的歡心？

林毛如果不是對他說謊，就是看錯了。方美絲和費里安要好，並不是因爲喜歡費里安這個人，而是因爲她有利用費里安的地方。女人總是喜歡用自己的美色去利用男人的，尤其是方美絲這種女人。

如果她是利用費里安的，那更好了。這表示費里安可能會知道更多關於她的事情。

司馬洛坐在那個前排的位子，看着費里安吹喇叭，對他的吹奏技術相當欣賞，費里安有吹好喇叭的天賦資質。因爲吹喇叭的人首先必須要有雄壯的氣量。身體孱弱的人，根本就不能從喇叭上吹奏出聲音來的。

費里安這樣一個像猩猩般强壯的人，對自己的氣量當然能够控制自如了。

而且他也很懂得音樂，不會把喇叭吹得太大聲而注意力拉到自己的身上。他祇是和樂隊配合着，好像綠葉牡丹襯托得更爲美麗。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他，研究着他。從外表上，的確看不出費里安有甚麼可以吸引方美絲的地方。

費里安也不大注意有甚麼人在台下看着他，他似乎是全神貫注在音樂裏的。

如果她是一位美麗的女歌星，司馬洛毫無疑問是會把她請下台來談談，探探虛實的。但是費里安是一個男人，而且是一個那麼醜的男人，司馬洛似乎是沒有甚麼理由會對他感興趣的，因此一時間，司馬洛也無法找到和他交談的藉口了。

司馬洛祇是在看着，隨機應變。

後來，費里安吹奏完畢了，就離開了音樂台，到後面去了。司馬洛還是坐在那張桌子，喝着酒，後來，他忽然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了，他注意到，費里安巳經出來了。

還是穿着那件閃光的樂隊上裝，不過却不是出現在音樂台上，而是出現在另一張客人的桌子，和一位客人在一起。

一位單身的女客。

使司馬洛感覺大爲驚奇的是這位女客臉上的表情。一種迷醉的表情，就像坐在她面前的乃是一個她仰慕巳久的偶像，甚至，是個能在床上使她十分快樂的男人。

司馬洛認得那種神情，因爲他也是一

個風流人物，他也曾經無數次令到一個女人的身上有這種神情的。但費里安？費里安有甚麼本事能令到一個女人這樣看着他呢？

雖然那個女人也不算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年紀已經超過三十歲，進入了開始色相衰退的階段，雖然在全盛時期，她亦不見得就是美麗到甚麼地方去。現在，她已經是到了不能以青春及美麗炫人的年紀，她唯一能够炫耀的就祇有那豪華的衣着和名貴的首飾而已。但是，和費里安在一起，司馬洛仍然覺得費里安是配不上的。

司馬洛揮手召來了侍者，叫侍者給他再拿來一杯酒，而當酒拿來了的時候，他搭訕地說：「你們這裏的音樂眞不錯，尤其是這個吹叭喇的。還會有機會再欣賞的嗎？」

音樂台上現在已經換了另一樂隊了。

「哦，那是費里安，很多人都說他吹得好。」侍者微笑：「不過他已經下班了，你要聽，祇好到明天晚上再來了！」

「費里安對女人似乎也有點本領的。」司馬洛指出：「這位太太，就像對他很有好感！」

這一次，那侍者的微笑是帶着諷刺性的。

「哦，這個嗎？」他說：「對於某一種女人，費里安可說是很吃香的！」

「甚麼某一種女人？」司馬洛問。

侍者聳聳肩：「總之，人人都有他謀生的一套秘訣！」侍者這樣說着就走開了，似乎不大願意談論別人的私德。司馬洛也不追問他。司馬洛認爲這個可以由他自己去發現的。

他坐在那裏，看着費里安和那個女人在有講有笑，一面在從外表研究這個女人，侍者說，費里安對於某種女人是很吃香的，無疑地，這個就是那某種女人了。但是，費里安對於方美絲也是同樣地吃香的，那方美絲也是這某種女人嗎？

司馬洛却看不出，這個徐娘半老的女人，和方美絲又有着甚麼共通的地方。

後來，那個女人叫侍者結賬。司馬洛在桌上放下鈔票，先他們一步離開。

那女人和費里安一起到了停車場中，坐上了一部華貴的房車，由這個女郎駕駛。這部華貴的車和她的華貴打扮相當配合，看來就是她的車子。一個富有的女人。

車子開了出去，司馬洛也乘車跟在後面，不過他却不是開車，不是像往常一樣自己開車跟在後面，而祇是乘着部的士，因爲現在，司馬洛是已經沒有開車的胆量了。

的士跟蹤也是一樣的，他不過祇是跟踪而已，並不是追踪，額外多給一點車資，許多的士司機都會替你把這件事做得好好的。

司馬洛就是乘這部車子跟在後面。

他們走的，却似乎不是屬於她的屋子，亦不是屬於他的屋子。這個女人，却是把她這部名貴的大汽車開到海邊去。

那裏有不少簡單的小別墅，租給消費能力較高的泳客，你可以付了租錢之後就在這座別墅裏居留到你的租金期滿爲止。

這也是一個幽會的好所在。

這個女人當然不會是和費里安去夜泳的。但，和費里安去幽會？司馬洛仍然看不出，費里安有什麼地方值得一個女人和他同去幽會的，也許，像多數的黑種血統的人一樣，費里安是能够令一個性慾强盛的女人在床上得到高度滿足吧。但，以她的條件來說，她是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順眼的呀。

也許，正如夜總會裏那侍者所說，費里安是另有一套謀生本領的吧？

司馬洛看見他們的車子在那間小別墅的門口停了下來，他們下了車，於是司馬洛也付了錢下了的士，的士開走了，司馬洛沿着海邊慢慢地向那座別墅步行而去。

他們兩個人已經進了別墅了。別墅後部一個窗口內亮了燈，司馬洛看見費里安出現在窗口把百葉簾放了下來。

這之後就不可能從窗外看見房間裏的情形了。司馬洛到了那別墅慢慢地繞着它走了一圈，察看着形勢。他看到這間別墅雖然小，但是格式還不錯，有一房一廳和一浴室。亮燈的是睡房，他們似乎並不打算用廳子。

司馬洛最後又回到了別墅的前門口，檢驗一下那門鎖。那不過是一把普通的彈簧鎖，以他的本事，他是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打開的，不過，他却看到了另一個比較開鎖更容易的進屋途徑，那就是客廳的窗子。窗子是開着的，而窗口又沒有鐵枝攔着，一個人很容易就可以爬進去，那何必要去弄門鎖呢？司馬洛就從這窗口爬了進去。

站在廳中，他可以看到睡房的門是關上了的，可能並沒有下鎖，祇是關上了。

燈光從門下面透出來，而那女人的笑聲也正從門內透出來。她正在咕咕地笑個不停，似乎她是看到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

司馬洛輕步走到那房門的前面，蹲了下來，把眼睛凑到匙孔上，向門內窺望。

第一件進入眼簾的是一團黑，原來那是費里安的背脊，費里安就站在房門的前面，他的背擋住了匙孔，使司馬洛看得見他的背脊，而看不見房間的其餘部份，因此司馬洛一時也看不出那個女人是在笑什麼了。但是跟着，費里安就離開門前，走向床邊，司馬洛就看見了。費里安全身的衣服都已脫了下來，就祇剩一條雪白的三角褲，把那黑而結實的肌肉緊緊地裹着。那個女人則比他穿得更少，身上連這最後一件都沒有。

她正躺在床上，兩腿張開了，成爲大字形，什麼都可以看見，然而司馬洛所見的，却祇能令他感到惡心。沒有衣服的補助，這個女人是更加難看了，小肚上的肌肉鬆弛，而且滿佈着生過幾個孩子留下來的斑紋。

再上面……那是不值得形容了。女人過了盛能的時期，一退步下去，就會很醜。美的時候可以使人神魂顚倒，醜的時候可以令人作三日嘔。沒有別的東西會有如此的兩個極端的，祇有女人會這樣。

她還是在笑，笑什麼？

費里安扮了一聲狗吠。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這就是她所笑的。

「你吠得很像，費里安，」她咕咕的笑着，「但單單聲音是不够的，還有動作呢？有聲音而沒有動作，那怎麼行？」

費里安這個時候就在地上一伏伏了下來，學着狗兒的動作向她爬過去。她很高興了，果然，費里安也是有他一套特殊的謀生本領的。不過，也得找到一個肯欣賞他這種本領的人才行。現在他是找到了！她顯然是非常欣賞他這種本領了。

司馬洛看着費里安爬到了床邊。她還是躺在那裏，張着腿子，在笑着。她興奮極了，也開心極了。這種遊戲，是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對手的，找到了對手，自然就是如獲至寶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這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怪人。

「我是一隻餓狗！」費里安說道：「很餓，我要吃東西！」他又發出了幾聲狗吠。

「要吃東西，沒有那麼客易的！」這個女人說。當費里安的咀巴向她的兩腿之間一凑凑了過來時，她就一脚踢出去，正踢中了他的臉。費里安滾了一滾，在地上跌倒了，一面還是學着狗吠，發出着哀號聲。

她笑得更開心，從床上一跳跳了下來，就跳到他的胸膛上。她竟然在他的胸膛上亂跳，就像恨不得把他踏成肉漿似的，他則一面學着狗兒，發出哀號。她的身子並不輕，不過好在他也够强壯，他是受得起的！

後來，她一脚踏到了他的鼻子上，他發出的就不是狗叫，而是人叫了。這是因爲她眞正地弄痛了他。他的身子一挺，她就從他的身上飛開了，而飛回到床上去。

「媽的，你……」他摸着鼻子，手指縫間有血。

「當然了，」她哈哈地笑着說：「你要吃東西，你當然得付出代價的！」

「你這……」他吐出了一連串不堪入耳的咒駡。但是她却不以爲忤，祇是嬉笑着。

費里安撲前去，捉住了她的雙手，扭到了背後去，向上提起，毫不留情地，就像要把她的手臂扭下來似的，她的臉痛苦地扭曲着，發出着痛苦的呻吟。但是另一方面，她却又表示享受。

這眞是一雙活寶貝，心理實在是太複雜了，既然虐待別人，又愛被別人虐待，簡直是虐待狂與被虐狂都集於一身。

司馬洛奇怪，方美絲會不會就是這樣的人？祇有這樣，費里安才會有吸引她的條件的！但這怎麼可能？方美絲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她怎麼可能會愛好如此醜惡的事情？

蓬！蓬！費里安在她的背上擊了兩拳。不很重。但也不輕。她的眼睛翻白着：「噢噢，你……你要弄死我了！殺我！把我殺掉吧！把我殺掉！」

費里安並沒有把她殺掉，祇是繼續對她進行虐待。

司馬洛又記起了方美絲的宣言，方美絲說他不懂得怎樣討一個女人的歡心，會不會就是指這一點呢？一定是的！討女人歡心的技巧他全都會，偏偏是這個不會。

而且，你亦做不到這一類事情。這種事情，簡直不是人類做的事情。

接着，費里安把那個女人推倒了，讓她仰躺在床上，騎在她的身上，用兩隻手捏住她的頸子，相當認眞地捏，直把她捏得舌頭也凸了出來，眼睛也凸了出來，看來他就像要把她捏死似的，這使司馬洛也看得有點胆戰心驚了。

她的雙手軟弱地揮動着，雙腿抽搐地踢。

不過，在最後關頭，費里安又放了她，格格地笑着。這女人兩眼翻白，躺在那裏，軟弱地喘着氣。

她雖然痛苦，但她顯然是欣賞這種痛苦，費里安才會這樣做的。他們並不是敵人。他們是正在享樂。

當她稍爲恢復一點氣力，能够說話的時候，她就有氣無力地說：「脫……脫下來……脫下來！」

於是費里安把唯一可以脫下來的也脫下來了。醜惡的人，露出了他最醜惡的部份，然而這個女人却張開了咀巴在承受！就像這是什麼靈丹妙藥，可以減少她的痛苦的！

她品嘗着，吸吮着，而這使他大大地興奮了！他也開始馳騁起來！司馬洛有點担心她的口腔會給這强烈的衝刺撞得裂了開來，他神往地看着，奇怪世界上怎會有這樣奇怪的人，用盡一切並不正當的方式去做這件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一想起方美絲，他的胃裏就起了一種打結般的感覺。方美絲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那麼美麗的一張咀巴，也會幹這種事情？這怎麼可能？她那張小小的，美麗的咀巴，怎麼可能和這樣一個醜惡的東西接在一起？

但這兩個人却似乎樂此不疲，這種運動，他們繼續了很久。後來，費里安就發出了一陣難以自制的痙攣。她並沒有避開，而且還像她是得到了甘露似的，盡情地，享受地把每一滴甘露都吞了下去！

他終於軟軟地伏了下來，喘着氣！

她興奮地笑着，眼中發出着異采，從他的身下鑽出，爬了起來，再爬到了他的身上，和他剛才一樣把他騎着，剛才他施於她身上的，現在她也反過來施於他身上了。動作是一樣的，就祇是人的位置調轉了吧了。

她也馳騁起來。她沒有什麼可以讓他吞下去的，於是他又扮起了狗兒的角色來了。就像一隻狗兒，發現了什麼美味的東西。

這給予她高度的心神享受，她樂極地顫抖了起來！

他們這種運動又繼續了好一段時間，然後，她就進入了高峯了。她把頭仰起，發出了一聲近乎嘶叫的聲音。

她緊抓着他的頭髮，把他拉得更近，就像企圖把他的整個頭部，都要吞下去似的！

後來，她就軟軟地向旁邊一倒，在床上躺了下來。兩個人都癱軟地躺在那裏，臉上露着滿足的微笑。

兩個人都滿足了，司馬洛相信，這一醜惡的戲幕，算是到達尾聲了。而他這時才發覺自己已經滿頭大汗。他很少參觀這麼刺激性的場面。醜惡是醜惡，但是不能否認，這是很具有刺激性的！

後來，她坐了起來：「我得走了。」

（未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小說

伴霞樓主·文
盧令·圖

旗正飄飄

（下）

前文提要：

梅老鏢頭的女兒梅青青偕同虹兒青在州道上逛遊，遇上黑道中人三霸天而大打出手，正是千鈞一髮，不知那來的神秘客救了她們。兩人狼狽投宿駐馬店，店主却是當年威鎮江湖的鏢頭谷雲飛，亦是其爹爹的生死之交，兩老鏢頭雖巳收山歸隱，但爲了預防仇人上門，便設駐馬店作爲綫眼。谷雲飛聞三霸天出現，知敵人巳追踪到來，當晚有一少年倒臥門前，谷雲飛細加留意，察知少年功夫內斂，深不可測，店外有人走動，老夥計被人打至重傷——

含笑洒熱血　忠勇殉白旗

却說那重傷的老夥計向西北面一指，雖是話語不清，但谷雲飛也嚇呆了，要知梅天龍對他恩重如山，當眞是粉身碎骨也難報答，現今敵踪巳現，雙方巳有傷亡，而老鏢頭却突然也在這時現了身，無論是白龍鎮方面有了變故，還是來到駐馬店這個險地，都令他爲老鏢頭担驚受怕，這就叫做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全沒想到梅天龍武功蓋世。

梅青青却恰恰反是，在她心目中，爹爹天下無敵，她和虹兒剛受了委屈，老夥計更剛剛重傷在敵人手中，一聽說爹爹到來，怎的不喜，叫道：「我爹，來啦！」那意思是說：那可好啦。

却不料雪裏烟谷雲飛會錯了意，霍地一旋身，叫道：「在在……在那裏，老哥哥！」

梅青青忘了滿天愁苦，噗嗤一笑，說：「雲叔叔，你沒聽老夥計說，爹爹追賊，追下去啦。」

雪裏烟說：「啊！是！」話出口，身子巳衝了出去，但那脚跟像釘在地上一般，忽又旋轉回來，他，怎麼走得，敵方虛實不知，來了多人也不睁，身側就可能潛伏着對方高手，也未可定。

他想到了適才那一隻勁鏢，發話那人飄忽的來去，他，怎敢離開青青，老鏢頭的獨生愛女，何況老夥計，這老兄弟多年出生入死，同生共死，豈可丢下他不理，那麼不近人情？

到底他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面對危急，終能沉着下來，道：「青青，虹兒，不可離我左右。走。」

他抱起老夥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雖然老鏢頭梅天龍仍未見回來，但欲曙之天，一片寧靜，倒也未現任何凶象。

走！他急忙忙把老兄弟抱入店中，急忙忙敷藥包紮停當，青青和虹兒倒是都聽話，兩個姑娘那會想是谷雲飛怕她們離開他失了保護，還道是她們在傍戒備守護，還煞有介事，嚴陣以待。

敷上金創藥，老夥計疼痛減輕了些，那額上的汗珠也不再滾落了，總算巳能言語清楚，經他把經過一說，谷雲飛才知他

全神貫注在店前臨街一面，一時往事上心頭，就難免分了神，却是老夥計行過萬里之路，多見過血影刀光，雖然本事平常，歷練却是足够，知道警兆巳現並不等閒。

有道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江湖人，講究的是：爲朋友不惜的脇插刀，悄悄溜出後門，嘿！要是兩個姑娘睡得安穩，也不驚動雲爺，若有不開眼的賊子斗胆敢來，給他個暗箭難防，倏地一刀，風兒不吹，草兒不動，就把賊崽子擒下來，啊哈！這個臉露得可有多大。

老夥計越想越樂，那胆子自也大了，順着菜園的圍牆一溜，那料才轉到牆角，驀然眼前一黑，敢情竟是一[illegible]站在他面前的短垣之上，擋住了月光。顯然全神貫注在店房那面。

老夥計這一番，非同小可，心想可眞該我露臉啦，掄刀就砍，不料眼前月色復明，他那刀砍了個空，才這麼一怔，賊崽子呢？那去啦？一把刀倒巳砍在他腿上，後面有人同時發了話說：「躺下吧！」

老夥計忠心耿耿，一生就沒說過不字，最是聽話不過，可不是就躺下啦。

× × ×

谷雲飛又一跺脚，敢情他連人家的影子也沒瞧得眞，這可眞是自不量力，去找死了，他心在梅天龍身上，問道：「那你說老鏢頭……」

老夥計唉了一聲，道：「可不是老鏢頭，要早來半步就好啦，想必是一到就瞧見了那垣上的人影，趕了過來，我張了口，可發不出聲，老鏢頭也就那麼一個照面，就向西北方追下去啦。」

雲谷飛道：「你眞沒看錯？」

夥計的急得筋也暴了說：「雲爺，這是什麼話？雖說我隨即暈了過去，可絕不會看錯。」

梅青青喜孜孜，道：「爺眞來啦，那可好了。」

谷雲飛又心亂了起來，皆因巳有天光透進了店來，而梅天龍追賊一去無音信，敵人不來則巳，來必是衝着梅天龍而來，而今他却孤身一人追下去，若然陷入賊羣……谷雲飛因急更亂，亂也添憂，霍地停下步來，道：「青青，你二人小心戒備，我去找你爹。」

那料就在這瞬間，耳聽人聲沸騰，步聲雜沓像是有無數人是向店門口奔來！

谷雲飛心頭一緊，搶到門口，驀地打開大門，啊！老哥哥！

只見當先一人，鬍鬚飄拂，手中劍映着朝霞，劍尖青虹吞吐。

是老鏢頭梅天龍來了，後面還跟着一夥人，用門板抬着一個人。

谷雲飛一見梅天龍，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才叫得一聲老哥哥，青青早搶了出來，叫道：「爹！」

十七八歲的大閨女，倒還像個奶娃娃，飛身向梅天龍懷中撲去。那知尚未撲，驀見爹身後抬着的門板上，躺着一人，血！血直瀉，這夥人來的路成了一條血路！

梅青青叫得聲啊呀！楞地連連後退。

那夥人早到店門口，谷雲飛一瞧就明白了，門板上抬的是另一個老夥計，但禮不可失，抱拳道：「有勞各位鄉親，改日挙茶。」

人家店裏的人遭了橫事，自是不好停留打擾，待衆街坊鄉親退了出去。谷雲飛正要上前查看傷勢，梅天龍一搖首，道：「不用了。」

谷雲飛面上的寒霜陡然加了一層，說：「老哥哥，他……」

梅天龍把青虹劍放在身邊桌上，青青一把抓了起來，這劍一直高掛在家中堂上，那意思是「封」了，青青習了武功，知道爹爹仗此劍稱尊武林，自把此劍視作異寶奇珍，老想取下來舞弄，但梅天龍就是不許，姑娘還是孩兒家心性，是以一把抓到手中。

梅天龍嘿嘿兩聲，跨大步，背着手，走去又走來，顯見心頭憤怒不寧，也不言語。

谷雲飛又道：「昨晚這裏見了賊踪，連夜派他去向老哥哥稟報，這是怎……」

梅天龍霍地一扭虎軀，站住了，鬚眉戟張，口中道：「天亮時見他倒臥道傍，巳是不救了。」

死的巳不能復生，谷雲飛急於要知道的是：端的這夥人是甚麼樣人？道：「老哥哥，你却如何得知此間有事，連夜趕了來？昨晚追賊又如何？」

梅天龍陡然虎眼圓睜，一掌拍落，嘩啦一聲暴響，他身邊的一張圓桌子登時碎裂，使谷雲飛亦嚇了一大跳，他追隨這位老哥哥十有餘年，可從未見他倏地暴怒過，青青與虹兒自是噤若寒蟬，都不由自主地退到了屋角。

老鏢頭跟着一聲浩嘆，說道：「我那曾知道你們這裏事，倒是白龍鎮上出了事，莊裏的三個家人亦……」

谷雲飛渾身一震，見梅天龍說到此處，眼睛向老夥計的屍首掃了一眼，可就明白了，那面死了三個！

老鏢頭一挫鋼牙，道：「我因青青未返，好生担憂，坐立難安，故爾連夜趕了來。」

谷雲飛萬不料敵勢之盛，遠出意料，僅是昨晚那一人一鏢，巳遠在那三霸天之上，何況白龍鎮上也出了事，白頭鎮與駐馬店，一主一副，這駐馬店的賊勢巳如此之盛，白龍鎮那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老鏢頭父女皆無恙，谷雲飛巳不懸心，那一生從大風大浪中累積下來的歷練，便巳能派出用塲。雪裏烟，老江湖，眉兒一揚，昂然道：「老哥哥，你辛苦了一夜，且歇着，讓我安排。」隨向兩個姑娘一點手，道：「虹兒，替我們煮一壺茶來，青青，你要不教你爹睡兩個時辰，你可就不是乖乖女。」

梅天龍道：「罷啦，咱們辦事要緊，我不知你這裏怎麼發現敵踪，青青沒驚着你吧？」

谷雲飛一皺眉，他又何嘗不要那面的詳情，不過是愛惜這位老哥哥，看來別想能教他小睡一會，心下也說了聲：「罷啦！」道：「青青，你陪爹去後面，把這邊的事說說。這位老兄弟可得入土爲安。」

梅天龍心想不錯，屍首停在店堂，也不是事，隨即同女兒去到後面，虹兒忙着煮茶去了，谷雲飛這裏忙去請來幾位街坊，有錢好辦事，不但把死了的老兄弟抬去埋葬，受傷的老兄弟亦寄託到一戶人家，

替他留下銀兩養傷。回到店來。

小鎮小店，三個老兄弟，還會有甚貴重的東西，谷雲飛把銀兩帶在身上，把店房託付了左隣右舍照顧，再到後面把兩個姑娘的馬，和他的一匹棗騮馬備了鞍，這才去找梅天龍。

好，老鏢頭雖然面色凝重，但手中却捧着一碗熱茶，凝視着窗外無限的長空，不料一陣忙亂，已是辰末巳初時候了。

梅天龍見谷雲飛進來，一點頭，道：「讓你一個人忙，老哥哥我好生慚愧。」

老兄弟兩個先前在鏢局裏，要掩人耳目，人前人後都分了上下，自從封刀歸隱，再無顧忌，老哥哥老兄弟，可就叫得親熱了。

谷雲飛道：「老哥哥，要說慚愧，我早已慚愧不了許多啦。咱們有話路上說，趕一程，不用日影兒偏西，便可回到白龍鎮，再說，這兒也沒吃喝的。」

梅天龍道：「老兄弟，你安排的還會錯得了嗎？好，咱們走。」

谷雲飛留在裏面，把前後門都關閉了，打天井裏翻到後面，梅天龍說：「怎麼只備三匹馬？」

谷雲飛一聲呵呵，說：「老哥哥，你忘啦，江湖上送了我怎麼個美名兒？」

梅天龍也一聲哈哈，道：「秋風乍起，現在離落雪的日子還遠着哩。」

谷雲飛抓住轡頭，道：「老哥哥請上馬，青青，虹兒，打前頭走下去。好，風緊得很，該把斗篷披在身上。」

這一句兩闕語，全都明白，青青道：「雲叔叔，你萬安，虹兒，走哇！」

兩個姑娘韁繩一抖，躍馬先行，打鎮後繞道上大路。梅天龍也不客氣，知道這位老兄弟的輕功武林獨步，要快能快過奔馬。

眨眨眼，駐馬店已遠遠落在後面，前面的一白一黃兩匹駿馬，乍分倏合，時而躍山崗，谷雲飛暗地點了點頭，虎父果無犬女。他傍着梅天龍，馬作小跑，他却緩步而行，但半步也沒落後，一瞧前後無人，這才說道：「老哥哥，我還忘了問你一句，昨晚後窗下的人，必是你放倒的，那必然已知對方是何路數。」

梅天龍驀地一勒馬韁，道：「你怎說，我一到，脚下尚未停，瞄見短垣上有人，便立即追了去，連後窗也沒走到？」

谷雲飛一楞，立即落了後，忙快走兩步，走了個平齊，老江湖登時變了個傻佬兒，喃喃說：「怪，可怪，可眞怪，那却又是誰？」

忽然他啊呀一聲，道：「糟啦！」

梅天龍吃了一驚道：「甚麼糟啦！」

谷雲飛道：「我壓根兒忘了個乾淨，店裏還有人，豈不把他關在裏面了？不行，我得回去，老哥哥，別等我，不用半個時辰，準能追上你們。」

話聲未落，掉頭已伏膞，可見了功夫啦，當眞快似一縷烟，眨眼已越過崗子不見了。

梅天龍只道是店中住有人客，也不放在心上，當下催馬趕上兩個姑娘，兩個姑娘一見，也兜轉馬頭相迎，青青道：「爹，雲叔叔怎往回走了？」

梅天龍面色一沉道：「你兩個怎麼啦，被人瞧見豈不被人笑話，遇事要心中有敵，眼前無敵，一來要備而不亂，二來令敵方不敢輕視你，不敢輕舉妄動，似你們這般如臨大敵，無異揭開了自己店兒。」

虹兒身份有別，不敢接口，青青道：「當眞爹說得是，可見歷練最是要緊。」

梅天龍一捋花白鬍鬚，女兒一點即明，也是喜歡，道：「往常我告訴你，三分武功，就得加七分歷練，就是這個原故，好啦，走，你雲叔叔忘了店裏尚有人客，把人家關住裏面了，馬上就回來。」

兩個姑娘同時啊了一聲，青青道：「爹，那不是人客。」

梅天龍一怔！道：「那是甚麼人？」

青青把少年餓倒店門口之事一說。梅天龍道：「那就是了，我正奇怪，要是店裏的人客，怎到近午也不起身，萬里迢迢關外來，他鄉落魄，確也堪憐。」

趁谷雲飛未回，三人按轡而行，梅天龍趁這時機，着實教訓了女兒一頓，說道：「往日何等告誡於你，沒有一步登天的功夫，用到老，也學到老，人外還有人，天外更有天，仁義行天，若然恃技驕人，江湖寸步難行，哼！」

梅天龍回頭掃了兩個姑娘一眼，虹兒慧黠，善解人意，老鏢頭也着實喜歡她，亦沒把她當使女看待。又道：「早知你們兩個娃娃會吃苦頭，得了這番教訓，瞧你們今後可還敢眼高於頂。」

青青在老父面前，大姑娘頓成了小娃娃，雖是眼圈兒不紅，那咀兒可高高呶了起來，道：「爹，人家受了委屈，你沒說替咱們出氣，倒教訓了老大一頓，練功夫不爲了鋤奸懲惡，還練它怎的？」

老鏢頭道：「娃娃，武字怎解？爹也教你讀過些詩書，武者止戈，字義明徹，練功夫首重健體防身，不是教你去鬥狠逞强。」

青青眉兒一揚，眼兒一亮，鼻頭兒一皺，說：「着哇！爹，那你可枉讀詩書啦，那武字的字義，何其明明白白，武以止戈，即是戰以止戰，暴以止暴，正所謂鋤奸即是行善。好，現今人家欺到咱們頭上來啦，咱們的人非死即傷，這還是才開頭，倒要瞧你怎生去行仁行義。這戈你如何去止？」

梅天龍喝了聲：「咄！」但却沒了下文。女兒說的怕不有理，他教訓兩個娃娃，倒被反駁得啞口無言。忽聽身後有人一聲呵呵說：「青青可連這張咀兒也練得鋒利啦。」

青青叫道：「啊呀！我不來啦，雲叔叔，你回來也不出聲，偸聽人家說話。」

當眞不愧是雪裏一縷烟，去來忒快，這是什麼辰光？兩老還打哈哈？這就是老江湖，臨危不可亂，他二人要是沉不住氣，兩個姑娘更要驚惶。

一個不相干的少年，誰也不關心，也沒有人問谷雲飛一句，其實梅天龍心急如焚，白龍鎭的莊園裏，雖也有幾個老夥計，老江湖，但武功都不十分老辣，離開了老半天，不可有事故發生，一見谷雲飛回來了，便道：「老兄弟，你原該也備一匹馬的，這可要辛苦你，咱們趕一程。」

雖說三人按轡而行，但這一陣工夫，也出來了十多里地了，相距白龍鎭已近，

快人快馬，半個時辰即可趕到了。但谷雲飛說：「且慢，老哥哥，路左即是西莊，你我早起還沒飲食，吃點兒甚麼再走不遲，大白天，也不用急在這一時。」

梅天龍一聽心裏就明白了，谷雲飛必有話說。再說，人是鐵，飯是鋼，說不定回去即是一場惡鬥。道：「好，一頓功夫，也躭誤不了多少時候。」

谷雲飛說道：「青青，你帶虹兒先走一步，吩咐他們弄好的，我和你爹說句話兒。」

青青虹兒全知事態嚴重，忙忙地去了，梅天龍道：「我知你必有話說。」

谷雲飛傍着馬鞍，道：「常言道：隔牆有耳，野外無牆，說話最好，老哥哥，那屋後窗下的漢子，眞不是你放倒的？」

梅天龍道：「要是我，倒要隱瞞你不成，你一回來便又再提起，必有緣故？」

谷雲飛道：「正是。」隨把昨日黃昏時青青虹兒聽到的喝彩聲，以及兩個姑娘被從三霸天手中救出，虹兒的短劍送回插在門柱上，與那倒地的人相提併說，道：「分明這是同一人，老哥哥，看來有高手隱在我們左右，暗中相助，你可想得出是誰？武功如此出神入化的，當今武林能有幾人？」

谷雲飛想不出，梅天龍也是白想，哥倆個武功不相上下，要論足跡之廣，經歷之多，可還得數雪地裏的一縷烟。谷雲飛道：「雖說我們暗中有高人相助，但敵衆我寡，亦不可恃，要不然，我們一夜之間也不會就有了五人傷亡，老哥哥，說來眞慚愧，敵跡已現，我們的人非傷即死，連對頭是甚麼人也不知道。不知你可與敵人照過面？」

梅天龍愧怒交加，「駐馬店上倒還瞄見了個影兒，我那裏死了三個，可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

谷雲飛道：「老哥哥，我把你留在野地裏，就爲了這個，只怕稍後咱們就沒功夫好好商量了，憑我哥兩個手底下的這點功夫，不信會輸給人家，不過是吃了身在明裏的虧，一上來對頭勝了陣出其不意，但我們只怕還要輸，輸在防不勝防，我之所以把駐馬店的店關了是因分則力弱，兩地心懸，諸多顧忌，强也會變弱了。」

梅天龍道：「說得是，你又有怎麼個主意？」

谷雲飛道：「第一，咱們先要安置兩個姑娘要緊，先去了後顧之憂。」

梅天龍點頭道：「不錯，若不是爲了她牽腸掛肚，我豈會丟下那面，連夜趕來，但怎麼安置呢？何能安？何處置？」

谷雲飛道：「不瞞老哥哥，適才我雖也確實回鎭走了一遭，但再回頭已把前邊也查看過了，顯然沒人躡踪，必是全去了白龍鎭，知道我們不是藏頭縮尾之輩，爲何不以逸待勞，這就叫反賓爲主，這一樣我們就機不可失了，老哥哥，你忘了西莊後那座青風山，山上的那老菩薩……」

他飛快地瞟了梅天龍一眼，只見老鏢頭仰望着正北面的雲天，在那雲霧縹渺，青山隱隱，隨長嘆一聲，似點頭實是頭低垂。

梅天龍爲何無妻而有女？爲何急忙封刀歸隱？厭倦風塵之外，可還有別故，家在白龍鎭，怎生又遠到這青風山下來置了座西莊？

這其中，有着一段可歌可泣，悱惻纏綿，感人肺腑的情孽，往事不堪提，皆因最斷人腸。

谷雲飛是唯一知道這段感人肺腑的情孽索纏的人，若非今日事急，他也絕不敢提，幸好，梅天龍只是一聲浩嘆，半晌才道：「你是說忍大師。」

谷雲飛忙道：「正是忍大師，在這位老菩薩庇護之下，諒也無人敢近青雲庵半步。兩個姑娘若是留在庵裏，有忍大師照顧，我哥兩個，嘿，憑我們一生所學豈不就可放手會羣雄。」

谷雲飛提心吊胆，又半晌，梅天龍才又嘆了一口氣，說道：「但是，我……而她……」

谷雲飛忙道：「不用老哥哥去，此事包在我身上，別人不見，庵亦從不留人，但青青是她……難道也不見不留，老哥哥，你放心，飯後你先回白龍鎭，日落前，我必能趕到。」

正說間，驀見籬樹中竄出一條人影，一掠到了馬前，谷雲飛一驚！梅天龍喝道：「淘氣！」

來的是青青，可曾被她把話聽了去？谷雲飛有些心驚，只見青青咕嚕着咀，說道：「好哇！雲叔叔，準是你又在派我的不是啦？」

谷雲飛道：「那兒的話？」

青青哼了一聲，說：「別以爲我沒有聽到你提我的名兒。」

谷雲飛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呵呵笑道：「算你耳朶尖，老哥哥，莊客迎上來啦，你先走一步，我和青青說句話兒就來。」

他把青青帶到樹籬傍邊的斜坡上，綠草如茵，稻穗在脚前坡下，起伏着一片無垠的金波，清風把近午的太陽蒸發出來的稻香，陣陣向人鼻端送來。

谷雲飛眺望着那無垠的起伏的稻浪，發出一聲浩嘆，本是雨順風調，豐收康樂之年，却爲何風雲平地起，樂土變成了屠場！

青青可不耐了，說道：「雲叔叔，我正要問你，咱們眞有兇險麼？」

打昨兒夜裏起，那軟鞭就沒離她的手，太陽下秋無影踪，更像炎夏，但那大紅的泥金斗篷，倒不離肩，是故她身兒一扭，便一陣細脆脆的响叮噹。

谷雲飛正不知如何開口，忙說：「我就知瞞不過你這聰明的女娃娃。」

青青銀牙兒咬得一陣响，眉頭兒高高揚起，谷雲飛不待她開口，忙又道：「唉！你兩個娃娃，要是多下些苦工夫，今日就不用犯愁了，青青，我和你爺要脫這場危難，可全在你一人身上。」

嘿！這老頭兒白髮，白眉，白鬍，苦着臉兒，可就更是霜上加霜了。

青青說：「我？」只要爹爹無險無驚，殺身她也不惜，但這是怎說？雲叔叔才在埋怨她不會多下苦功。

谷雲飛不讓她多驚疑，立即向莊後那高入雲霄的山頭一指，說道：「青青，這山你上去過，山上有座青雲庵，你去過，是不是？」

青青道：「是啊，年前莊客給庵裏送柴來，我和虹兒跟着上去玩兒。」

谷雲飛道：「庵裏有個忍大師，你也見過啦，是不？」

青青點了點頭，道：「若是只聽這麼說，必以爲是個老尼。雲叔叔，怎生她年紀青青就出了家？偌大一座尼庵，又只得她一人？」

谷雲飛道：「休得胡說，大師的年紀和你爹不相上下，那不過是修仙修佛，駐顏有術。青青，我說你爹要脫這場危難，全在你身上，也許你奇詫，其實該說在這忍大師大發慈悲，伸一下手兒，那就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青青把眼兒睜得又圓又大，訝然說：「甚麼？那尼……」

谷雲飛喝道：「忍太師。」

青青說：「忍大師難道有一身武功，比爹和雲叔還高强？」

谷雲飛道：「豈不知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你俗眼凡胎，豈識得大師本來。青青，我也無暇同你多說，你要想解救你爹和我的這場危難，飯後即速上山，留在尼庵七八日，你兩人必會令大師慈悲，只要稍稍指點你們一招兩式，你兩個這一生就會受用無窮。」

青青道：「但現今賊人已現身，我們這面已四死一傷。」

谷雲飛一捋蒼髯，哼了一聲，說道：「你可把你爹和我看得太不中用啦。便敵衆我寡，十日八日之間，諒也無妨，只怕强敵聞風，其後更有來者，再說，憑你和虹兒這點能耐，非但不能相助，倒添了我和你爹後顧之憂，你要是個孝順的女兒，聽話的乖女，飯後我就送你們上山。」

青青遲疑了俄頃，道：「忍大師就不以眞相識人，肯傳我們的武功麼？」

谷雲飛見說得她信了；心中暗喜，道：「附耳過來。」

如此這般，一個說，一個點頭，飯後，梅天龍叮嚀了女兒兩句，無非是早晚小心，對大師要恭敬，便匆匆上道，逕奔白龍鎭而去。谷雲飛這裏亦不敢怠慢，命莊客携了些柴米，把馬留在莊上，即刻也上了山。

青風山其實也不十分高，但青雲庵所在的那座主峯，却拔翠挺秀，怪石嵯峨，懸岩陡壁之上，古松夭矯，天際稍見陰雲，便霧鎖雲封。青雲庵更是長年雲霞氤氳，通共不過五七間殿堂房屋，倒分了三層，原來是倚山而建，下層是觀音殿，中層一堂兩耳房，古樸無塵，上層看來只得一室，且在靈崖覆蓋之下，松盤葛掩之中，若隱若現，可從沒人上去過。

其實那青雲庵就從無外人上去過，這左近人家，便知山上有庵，也不會上去，便是早先還有路，每隔一兩月，才祇得這莊漢上去送柴米，那還是梅天龍專門派遣前來，脚下有些功夫，兩臂有倍人的膂力，也只得他才能負重上山，但和雪裏烟，兩個身輕如燕的姑娘同行，可也不濟了，尚未到半山，他已遠遠落了後。

他三人也不去等他，青青一者滿懷興奮，眞以爲她爹與雲叔叔的安危繫於此行，二來谷雲飛把庵中的忍大師說得神乎其神，也就滿懷了驚奇，是以恨不得早早到達。

但上山無路而又陡峭，甚至有時巉崖壁立，饒是她兩個有一身輕功，也得攀藤附葛，好生辛苦才能上去，千數里山行，倒走多時辰。

總算青雲庵已在眼前頭上了，打半山而上，山行簡直就是撥霧鑽雲，直到眼前的石階，驀地抬頭，才發現雲環霧繞之中，尼庵巳駭然在目。

谷雲飛在前，本巳一脚踏上石階，像才忽然驚覺了一般，驀地縮了回來，悄聲道：「青青，叔叔吩咐的言語，妳可還記得！」

青青道：「我又不是三歲孩兒，一時半刻就忘啦，雲叔叔，你放心。」

谷雲飛道：「你們上去，我在此候你們半個時辰，若你二人不出庵，那就是大師慈悲了你們，我就下山追你爹去。」

青青愕然！說：「雲叔叔，怎麼你……不進庵麼？」

「噓！」谷雲飛示意低聲，道：「雲叔叔還要留下這兩條腿走道兒，誰敢跨進庵門一步。」

青青和虹兒的眼睛都睜大了，要是恁地霸道，還算是甚女菩薩？青青說：「那我們怎敢去？恁地時，不去也罷。」

谷雲飛忙道：「那如何相提併論，你兩個是姑娘，又不是臭男人，快去吧，記住了，別讓大師得知是我出主意，送你們上山的。快去，快去！」

青青從沒見老江湖雲叔叔露過怯，但見他一面揮手，早怯生生地躲過一邊去。

兩個姑娘上了石階，入庵去了，好半天才見那送柴米來的莊客來到，放落石階脚下，朝上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連眼也不敢抬，轉身下山去了。谷雲飛不見兩個姑娘出庵，長長吐了一口氣，心上像放下了千斤重担，也急忙下山而去。落山更是捷如飛鳥，繞過西莊，避開大道，施展他絕頂輕功，直奔白龍鎭。

二十多里地，何消頓飯工夫，鎭口已然在望。啊唷！這這……不好！

谷雲飛手旱烟竿一緊，撲奔鎭口。

原來他老遠已見怪異，兇象已現，這白龍鎭乃是保定府通青州的大道，日日旅客絡繹於途，但谷雲飛望見的鎭口，却是行人絕跡，簡直杳無人影。

距着鎭口尚有半箭之遙，他本是飛掠而馳，驀地倒抽了口涼氣，楞地一坐腰，倒縱回去大半丈，他的一雙老眼睜得大了，一陣窒息，腦裏轟然一聲响，幾乎站立不穩！

皆因路邊倒臥一匹馬，正是梅天龍騎着回來的那匹棗騮馬！

馬已亡，人呢！老鏢師，老哥哥在何處！

他雙腿雖然打戰，老眼似要突出眼眶，但仍飛快把死馬周遭搜了一遍，却也不見梅天龍的死……

嘿！他怎可先想到死屍，但既不見屍，也許就只有驚無險，是麼，他還躭延怎的，他就該立即見人。

往日極是熱鬧，熙來攘往的街道，現今杳無人行，家家閉戶關門，一片死寂。

梅天龍的東莊在白龍鎭之東郊，一望之地，和鎭上有疏落房屋相連，是亦郊亦

鎭，莊子臨溪，背倚叢林，一嶺環抱到溪而止，有小峯矗立，有十數丈高下，絕壁如削，莊門便是傍峯而建，因是令莊園亦巍然而生威。

谷雲飛飛奔而來，雖是穿鎭過街，竟是半個人影皆沒見到。現下，莊門已在目前了，僅一溪之隔，谷雲飛那腔中劇跳的心，簡直似要跳出口腔來，正當他飛身落在橋頭上，對面峯邊的樹叢裏，暴現出兩條人影，喝道：「站住！」

谷雲飛一挫腰，左臂倏圈，說：「是我！」

梅天龍在此歸隱，只道是永從刀口子上脫了身，沒些兒警戒之心，除了未把功夫散了，可說是全然無備，幸虧谷雲飛老謀深算，道：「小心行得萬年船，老哥哥，你安享你的悠遊歲月，甚事也別管，全交給我。」再說：鏢局結束，多年的夥伴，倒有一小半無家可歸，而田園也少不得要人耕種，他就作了主張，把那無家可歸的夥伴，更有兩位老鏢師，全給接了來。

但那兩個鏢師可不是無家可歸，只因功夫獨到，和梅天龍雖談不到甚麼知交，但也算得心腹，谷雲飛便連兩人的家眷也接了來，撥屋贈田，說是酬勞多年辛苦，其實是遠慮深謀。

當年谷雲飛打造了二十件連珠弩，可一弩連發五隻弩箭，射遠而勁强，當年鏢走南北，很是建了些奇功，適才不用見到人，只辨聲，便知是他當年打造的那話兒，他一圈臂，便已接在手中，登時心下稍感安慰，當年的謀算，總算沒落空，危急時派上了用場。

那兩人也奔上了橋頭，一個叫道：「敢情是你，雲爺，你來可好了。」

另一人年近六旬，刀隱肘後，却閃過一邊，對過橋來的谷雲飛道：「不愧人稱雪裏烟，日頭兒當空，我們竟沒認出雲爺來，來得恁疾，敢情是担心老莊主！」

谷雲飛這趟子手身份，而今全知那不過是掩人耳目，人家和梅老鏢頭，敢情稱兄道弟，親如家人，是以早改了稱呼何止加一分敬重。

谷雲飛是何等人物，見這人說話顏色不變，先安了些心，忙拱了拱手道：「哥兩個辛苦了，正是適才見到莊主坐騎倒斃道傍，難免心急了些。」隨左手一擲把接來的兩枝弓箭還給橫頭那漢子。

這人五十開外，原是位鏢師，一隻判官筆當年也揚了個小小的萬兒，姓焦名卓，更是暗器好手，當年使連珠弩的夥計，就是歸他提調，也數他最拿手。

谷雲飛怕他臉上掛不住，忙道：「老哥這弩上的勁道又增了些，若非我早有提防，怕不早被你射了兩個窟窿。莊主想必已回了莊？」他轉面向那坡上的老者，說道：「胡爺實力不老，這番胡老一躲脚，可該是青州道亂顫了。」

這老者名叫胡大海，手中一把八卦刀，曾在武林享過多年的盛名，八卦遊身掌更是武林一絕，便梅天龍亦敬他三分。谷雲飛不用說了，當年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才把他接得來此。

胡大海一抛蒼髯道：「雲爺你是向我臉上貼金，還是抹黑？快請進莊吧，莊主掛了點兒彩，不過你放心，不碍事。」

谷雲飛又急起上來，忙一拱手，道：「如此，我先走一步。」話聲未落，已身如離弦疾弩，如飛入莊。但一入莊門，便把脚步慢下來，生怕再生誤會，果然所經之處，都有人閃身出來照了照面，一瞧皆是當年帶來的鏢行夥計，老兄弟們皆經過大風大浪，生鐵久煉也成了鋼，雖然武功平常，但皆鐵肩担道義。

好！谷雲飛都拱了拱手，逕奔堂後靠右的一個小院落。梅天龍無家室，把後院撥給了胡大海和焦卓兩家居住，他圍個便當，與女兒青青分居堂後東西兩小院，房舍不多，只得一明兩暗。

他這裏才一脚進院，只聽梅天龍的聲音說道：「老兄弟，你來啦。兩個丫頭……好！」

那個好字入耳，才覺得有些微顫，帶點兒激動，隨見梅天龍亮出身來。

谷雲飛大大鬆了一口氣，皆因老哥哥步下沉穩，仍是那麼軒昂，趕緊趨前，道：「聽說你受……」

梅天龍一聲呵呵，道：「是我一時大意，不要緊，不過左腿上小小一點皮肉之傷。却是……」

他目光仍盯在谷雲飛的身後，身後沒人跟來。

谷雲飛道：「我怎麼說來？大師必然慈悲爲懷，老哥哥放心，咱們再無後顧之慮。哼！」旱烟竿一劃空，便發出一聲銳嘯：「咱們放得開手脚啦。」梅天龍眉頭舒展目射精光道：「老兄弟，這些年你的功夫倒沒擱下，越老越精進了。」

谷雲飛轉過身去，緩緩掃了一眼，兩個小院之間，石子路中分，兩面各有樹木花圃，四角上各有一叢夾竹桃，他將手微拱，向四外連點了點頭，算是打個招呼，夾竹桃中的刀光，樹叢裏的人影，在他銳利的目光之下，自是難以遁形。

他再轉過身來，梅天龍竟不移動半步，不由他心中一動，立知事有蹊蹺，霍地一斜身，右手托住了梅天龍的手肘，說：「老哥哥，我扶你進去說話。」

這一下顯然出其不意，梅天龍竟是面現惶急，道：「不用了，這點皮肉之傷，不算甚麼，却是你辛苦了一日夜，該去歇一會了。」

谷雲飛滿面堆笑，說：「老哥哥，我進去歇歇。」

梅天龍竟不讓開門戶說：「那面小院房間裏已替你備了臥具。」

谷雲飛更不再懷疑，勁貫右臂，身子一斜，簡直就楞把梅天龍托過一邊，他閃身進了屋。

只一眼，他已有些明白了，但也只是微微一怔沒露半點異樣神色。

是他一眼便瞧見屋角豎着黃綾子罩住的白龍旗，那原是豎在大廳正中架上，與梅天龍的青虹劍分列在三豐祖師畫像兩邊的。

谷雲飛却假作不見，心想，敢情是爲了這個，老哥哥忑也要强了，這是小心，又不是示弱，這有何見不得人的。梅天龍見他已進了屋！無可如何，也就跟進，敢情他先前是不教谷雲飛担心，他顯示出脚步沉穩，那不過是忍住疼痛，這一移步，那步便見了踉蹌。

谷雲飛忙把他扶到椅上坐下，不由分說，把他的傷勢查看了一下，那確是皮肉之傷，雖無碍性命，但却大大有碍施展武功，閃展騰挪必然不變。

谷雲飛又替他上了金創藥，正色道：「老哥哥，除非事有危急，否則，你不能下床行走，一切有我提調，你只發號施令就是，來，床上去躺下。」

那意思就要扶梅天龍進入暗間，不料梅天龍這番更見惶急，老鏢頭一生梗直，武功是第一流，要他隱瞞甚麼，裝假扮傻，那可嫩得連孩童也瞞不過，發急地道：「老兄弟，我這一身皮肉尚不致那麼嬌嫩，咱們在這裏說話。」

谷雲飛眼珠一轉說：「好老哥哥，你在這圈手椅上坐，我把你的腿墊高些。」

他一邊侍候梅天龍，那心兒却如電旋，武林中人講究的是人的名兒，樹的皮，把那「名」瞧得比性命還重，是以雖然封了刀，歸了隱，一桿白龍旗，仍然視作與性命攸關，鏢局子的旗要是被人家摘了那萬兒也就毀了，鏢局子也非關門不可，江湖上今後也就沒他這號人物，便是如今像梅天龍一般，鏢局子已結束，若是鏢旗仍被人摘了去，那一世英名也就付諸流水，是以，無論何時，打從鏢旗立了起來那刻起，護旗也即是護鏢，也就是護名，那也就是護名，那也就是護性命。

但是？且慢，這位老哥哥他隱瞞，不願讓他知睜之事，那端的是甚麼？

谷雲飛不動聲息，對老鏢頭的惶急之色，視如不見說道：「好，老哥哥現在告訴我，你是怎麼着了道兒的，放倒了幾個賊崽子胚！這些不要臉的東西。」

暗箭傷人，那自是些不要臉的東西，那武功說明也就有限得很，必然也被梅天龍放倒了幾個，他雖受了傷，但賊崽子們必然仍非他的手脚，果然，那倒可查出對方的來龍去脈。

不料梅天龍說了聲慚愧，他還有甚麼慚愧的事不可告谷雲飛的，當下把經過一說。

原來梅天龍飛馬返莊，鎮口已在眼前，他便已瞧出異樣，一路行來，竟不見一個行路人，甚至近到鎮口，連人影也沒瞧見一個，剛剛還把馬放慢下來，是因奔馬太快，鎮上人多，撞着他驚愕的瞬間，嗤嗤破空之聲入耳，辨聲來自右側路邊亂石之後，忙右脚抛鐙，縮身滾翻！

馬上對敵，這馬腹藏身的功夫雖有老嫩之分，誰也練過來的，不料對方顯是暗器高手，何況相距甚近，力道也奇勁，梅天龍饒是功夫老辣，馬上闖天下大半生，但遇上這般出其不意的暴襲，亦是躲閃極難，何況對方的暗器作漫天花雨，人在馬上，青虹劍又沒出鞘，便人躲得過，馬也完了，那是絕躲不過的。

可不是躲不過，就不知有多少隻暗器打中馬首馬腹，只嘶得半聲，衝前不過丈許，棗騮馬便已斃命倒地，更糟的是，梅天龍馬腹藏身，雖閃電般抓住了右脚抛出的鐙，那左腿雖是曲如弓，亦露出馬腹之外，好歹毒的賊子，顯然志在一舉取他性命，非但突擊的暗器作漫天花雨，且發暗器的非僅一人，他大腿中一鏢。

總算梅天龍武功蓋世，在馬倒斃的瞬間，從馬腹下脫出了身來，老鏢頭連肺也氣炸了，一點馬腹，青虹如電，已躍起身來。

那料慘呼之聲不絕於耳，只見亂石堆後人影兔起鶻落，白光一閃，又是一物襲到！」

梅天龍雖然腿上中了鏢，但脚已點地手中有劍，可就不放在眼裏，一聲呵呵，喝道：「好賊子！」只一抄，敢情鏢尾繫着一個紙團。

同一刹那，冷厲的話聲由近而遠：「梅天龍，暫且饒你狗命！」

梅天龍怒吼一聲，那想到未縱起，腿上一陣劇痛才想起鏢尚未拔出，這些年他已擱下了功夫，歲月不饒人，更兼激怒，劇痛，登時一個踰跟！

梅天龍說到這裏，不由說了聲：「慚愧，老兄弟，你猜，我是怎麼回來的？」

谷雲飛道：「正要問老哥哥？」

梅天龍浩嘆一聲，說：「說來只怕你也不信，就在我堪堪要栽倒的瞬間，不知從那裏鑽出，是……我是說，我的脇下不知怎麼鑽出個少年來，別瞧他一臉病容，竟一下子把我給挾了起來。」

谷雲飛啊了一聲，霍地站起身來，道：「不但一臉病容，而且風塵滿面，衫衣破破爛爛。」

梅天龍愕然，說：「老兄弟，敢情你認識哇！」

谷雲飛踱了兩步，道：「說下去，後來又如何？」

梅天龍道：「我正怒得發暈，說眞話，唉！老兄弟，那時那少年要是敵方人，我也是反抗無力，就是那般，在有氣無力之頃，似明不白之際，我已被他負在背上，忒是作怪，竟似知道我家住在此地，一直把我負了回來，便是如此，還沒有隔兩個時辰，老兄弟，你這就來到了。」

谷雲飛霍地轉身，道：「他在何處！那……那少年！」

這位老兄弟何事驚愕？梅天龍大奇，道：「老兄弟，你還未答我？敢是你認得他。」

谷雲飛道：「餓倒長街，萬里迢迢關外來，必也是他。」

梅天龍啊了一聲，但跟着一聲哈哈，道：「老兄弟，瞧你那驚駭的神情，敢是以為他是敵方的人啦？是不是？老哥哥我這老眼尚不昏花，再說：他要有心害我，也不揹我回莊，要取我性命，那時他易如反掌，老兄弟，你忒也多疑了，我已命他去沐浴更衣，吃點飲食後再來見我。」

谷雲飛道：「好，且暫放一邊，老哥哥，拿來我瞧瞧……」一伸手，逼到梅天龍面前。

這不是雪裏一縷烟，他倒冒出兩道青烟。

梅天龍顯然心慌，不由自主往後一縮，但身子在圈椅裏，縮無可縮，說：「甚麼？」

谷雲飛逼視着他，冷冷地說道：「鏢！那隻鏢，和鏢上繫的紙團！」那手也直逼到梅天龍面前，又道：「老哥哥，你適才不讓我進屋，我就知有緣故，你不給我瞧也不行，事已如此緊急，我們的人已死傷了五個，連你也……我却仍然被蒙在鼓

裏，難道你願見血洗莊園，我等連死也死得不明白。」

梅天龍總算止住了渾身抖顫，放開了咬緊的鋼牙，道：「好，就給你瞧瞧，不過……老兄弟，我可有言在先，你要是見了，你可就身不由己，一切由老哥哥作主，不准你說半個不字。」

谷雲飛忙躬身道：「原是老哥哥你作主，就算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在老哥哥你面前說個不字。」

梅天龍說道：「好，在枕下，你去取來。」

谷雲飛去來如閃電，那紙團才一攤開，谷雲飛已如冷水澆頭，腦裏又復轟然，手兒顫，紙兒顫，說道：「原來是……他……他他……」

原來那紙上寫着四句：「白龍之旗，蒼狗之首，三日不獻，鷄犬不留。」

谷雲飛姓吳名蒼，家在蒼蒼吳山點點愁的吳山之間，烟波浩渺的太湖之畔，當年在大江南北，吳蒼這名頭可高大得很，武林之中，江湖之上，提起吳蒼這名兒，誰也得伸大指拇，吳爺，嘿！端的英雄了得。但而今現在，知道吳蒼在人間，吳蒼即是谷雲飛的，可就只得梅天龍了，後來雖然報了仇，但因鏢銀失久，已不能尋獲，賠償未清，官司未結，而除了對梅天龍的大恩大德未報之外，這吳蒼已早無生趣了，那麼，何必再復本來名姓。再說：他人雖未死，英名却已早喪。若然名存人亡，是雖死尤生，人在名亡，可就生不如死了。

吳蒼之所以不死，是因梅天龍的大恩大德未報，那麼，各位看官，當他見到那紙團上的四句一十六字，怎會不似十六隻冰鑽，鑽刺心上，他日盼夜盼，暮暮朝朝，只盼得報梅天龍的大恩大德於萬一，何期倒反而替大恩人引來了殺身滅莊大禍。

那句「蒼狗之首」，分明就是指他那項上的蒼蒼白頭，敢情這股賊人是衝着他吳蒼來的。

吳蒼啊！吳蒼！你不是報恩，是恩將仇報了。

梅天龍起身把他的胳膊扶住了，他竟也不覺，還是梅天龍發了話，才把他喚醒過來，說道：「我原不敎你知曉，你！老兄弟，偏要逼我，現下你明白啦，而今我也不再瞞你，其實我早些日已見了敵踪，胡大海胡兄弟和我，費了兩日三夜工夫，也才查明了敵人前來尋仇的來龍去脈，當年在居庸關外，雖說經年臥薪，萬里戴月，得報大仇，其實你也明白，仇雖已報，仇人却未盡誅，尤其是賊首穆剛，斷臂在逃。你你……老兄弟，快請起來，你這是怎麼啦，可是要把我急……」

似假還眞，啊喲，梅天龍拖不起跪倒在他面前的吳蒼，那傷腿一軟，險險栽倒，慌得吳蒼躍起相扶。

嘿，要不恁地，要敎他起身，那可難了。

「老兄弟，你聽我說。」梅天龍坐回椅上，急忙說道：「我知你心裏過意不去，在你想來，這冤家由你而來，仇因你而結，你因是愧咎，老兄弟，那可錯了。試問：當年是你去報仇？還是人家去刼我的鏢？便沒你那檔子事，難道人家刼到我頭上，我該雙手把鏢奉上，便眞如此，只怕那穆剛也不善甘罷休，亦會像當年你的遭遇一般，還得把鏢師夥計的性命奉上，不能留下一個活口，嘿！老兄弟，老哥哥可沒你那般精純的內功，若不是你遠慮深謀，早有提防，大力相助，老哥哥這條命，早已送在關外了，你倒口口聲聲要報我的恩。老兄弟，我倒要問問你：我，連同我那鏢師夥計不下三十口，又向誰去報恩報德？所以我說，你那鬼心思趁早兒給我收起來，再要惱得我性起，從今以後，我不是你的老哥哥，我也沒你這個老兄弟，江湖中人，為朋友就不惜兩脇插刀，朋友有事而不插上刀，那算那門子江湖人？江湖中也沒你這號人物，簡直就不算人物，那是婆婆媽媽，我不說……住咀，我不說娘兒們，皆因娘兒們中，沒有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婦人女子，呸！你可連婦人女子也不如，給我站遠些，瞧着你我就有氣。」

可別瞧梅天龍為人耿直不過，對人從沒說些兒虛假，今兒亦要上了花招，要不先發制人，那吳蒼愧咎得無地自容尚在其次，怕的是他做出蠢事來，眞會相信割下他的蒼頭，就能消弭這場刼難。

一個苦心久籌謀，故爾也似模似樣，一個是驀明究裏惶恐亂方寸，因是便難辨眞假，何況梅天龍發如狂風驟雨，不容他開口，簡直連想也不容他想，是以饒他精明無比，一時也着了道兒，被梅天龍喝斥得一退再退惶恐驚懼。

這是甚麼時候？但梅天龍心裏也樂了，幸好忍住了，沒打哈哈，他竟然裝得似模似樣，簡直連他自己也驚訝。

「唔！」梅天龍的面色緩和了，說：「你要是像個漢子，不再婆婆媽媽，老兄弟自然還是老兄弟，老兄弟，老實告訴你，現今咱們是大禍臨頭，休要以為那穆剛斷了一臂，功夫就不行了，不料這七八年間，他的功夫簡直不祇增了一倍。」

到底事在危急之頃禦敵為先，吳蒼吃了一驚道：「這是怎說？」

梅天龍道：「原來他在斷臂之上，接上了一條鋼臂，苦練了幾年，而今已運用自如，那靈活簡直就和一隻好胳膊一般無異，亦算奈其何，因他一伸手就可奪過你的兵刄，鋼臂就是鋼臂。」

吳蒼登時渾身冷汗，那穆剛乃賊官，武功詭異絕倫，平日如秀士，看來一身寸鐵不帶，但拂袖便能殺人，彈指能立斃強敵，只要他一掀近身來，你兵刄上便有精絕的招術，也會立刻受制，如今血肉之臂換了鋼臂之臂，誰復能敵。

梅天龍繼續說道：「但這穆剛却也明白，他要近我之身，先得破我這囊中的十二金錢鏢。而另一條胳膊可還是血肉之軀，非是不斷的肢體，我這把青虹雖非削鐵如泥，但對敵起來，要想踏我洪門，闖我中宮，也還沒那麼容易，尤其是老兄弟你，竟已被他摸得一淸二楚，你那幌悠悠的烟袋裏裝的九個九子連環彈，仍是他的尅星，也知道你而今一雙肉掌已勝過任何五金之英，故爾才遲遲不發。」

吳蒼精神一振，道：「恁地說時，老哥哥，他也不是穩操勝算，我們也非巳在必敗之地。」

梅天龍忽然長嘆了一聲，說道：「自然他也明白，要不然他早巳大舉發動了，便是他也自知非必勝，這才只是暗箭傷人，昨晚先殺我三個莊客，以亂我人心，今日再又埋伏攔刦。」

吳蒼道：「莊裏的人心分毫未亂，倒更同仇敵愾，攔刦也未成功。」

要說亂，這吳蒼適才倒曾心中大亂，幸是梅天龍用了巧招兒，現下也禦敵爲先，也不亂了，但總是心頭沉重異常，在梅天龍面前不時走兩步，一雙眼睛時而仰望房攏，時而凝視着門口，陡然間霍地一個旋身，到底還是不寧靜，這却也難免，說甚麼他是乍明敵情，再加慚愧！慚愧！

梅天龍的心又何嘗寧得下來，那一雙濃眉皺了又舒，才展還蹙，又道：「這穆剛誓要報仇，那怨毒之深，你我不問亦知，其實，他並非怕了我們，有道是來者不善，要是怕了，也不來啦。不過他是爲了萬全，爲了……」

鋼牙一陣响，是驚？是恐？還是恨？顯然都有一些，繼道：「他誓要血洗我這兩莊，還有你一座店，他便估了勝算，人少了可也不能，又花了一年多的時日糾合了好幾起江湖人馬。」

吳蒼說道：「三霸天？哼哼！跳樑小醜。」

梅天龍道：「那三霸天麼？今而後江湖上再沒他們這號人物了，靑靑在保定府傷了一個，餘下的兩個今兒全了結了，白龍鎭口巳作了他兩個的葬身之地。」他一擺手，阻止吳蒼開口，又道：「這穆剛的帮手只得一個，其他的人馬只不是他放出聲氣，自行投到的，那全是當年你我兄弟的劍底遊魂，要想再在江湖上行走，就非同我兄弟報仇不可。老兄弟，來了多少？我便記得清，一時也說不清，但祇是萬勝刀徐勝，九尾狐辛十一娘，秦中三煞，這五人就够討厭了，雖說當年我們勝得易，但人家爲了報仇，苦練了多年功夫，豈還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善者不來，自也有所恃。」

梅天龍見吳蒼張大了咀，倒把要嘆的一口氣忍住了，只是把頭搖了搖，又道：「好，你說罷，便是那穆剛和你仇深怨重，這些人可不是衝着你來的？其實，我梅天龍倒也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裏，眞正担憂的是，穆剛找來的那一個帮手。」

吳蒼道：「誰！這個人是誰？」

好，這老兄弟目中有精光射出來了，激出了英豪氣概，而今可得靠他了。

梅天龍道：「却尙不知，那紙團上不是限我們三日嗎？看來非等待一下不可。我倒也明白，那不過是他這帮手三日內必到，胡大海胡兄弟了得，別瞧他一日說不上三句話，暗裏却全被他摸清了，我離莊這大半日，就全靠他主持，這裏也還沒有風吹草動。」

吳蒼道：「好，胡大海，倒算我老眼不花。」

梅天龍道：「我也說句老實話，老兄弟，你當年苦苦留下他來，你那苦心，其實我全明白。」

吳蒼道：「老哥哥，我也說句老實話，你沒半分兒虧待他，還處處另眼相看，人心是肉做的，他又豈不報知遇之恩，當年他早就料到，必有今時今日，這些年來，其實他時在小心留意，你可曉得，他不時去找我喝了幾杯。」

梅天龍大是欣慰，交得這些好朋友，也不枉這一生了。道：「危難見眞情，好好。」

吳蒼又正容道：「便焦卓焦兄弟，和我帶回來的一十七個夥計，全對你老哥哥耿耿忠心。」

梅天龍陡然神色黯淡，道：「爲了我，爲了我……他五人……」

吳蒼忙把話題岔開，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爲朋友死義，那便是死得其所，老哥哥，我都明白了，咱們也別躭擱。」

梅天龍道：「正等你來拿主意。」

吳蒼道：「要依着我，立即把人都撤回來睡大覺，日才當午，要是大夥兒都眼睜睜，不閉上眼睛，待得夜黑風高，誰還有精神，對頭不是說三日之內嗎？雖不一定必等三日，我們也不可不戒備，但至少也得輪班歇歇。」

梅天龍道：「我巳想到了，只因我先前離了莊，大夥兒才加倍小心，那胡大海專等你到，這功夫怕不巳把兄弟們撤了回來，要不要把胡大海找來？」

吳蒼忙道：「不用了，要是胡大海胡爺不是人在江湖，而是投身軍旅，必也是個大將之材，有他來提調，怕不勝我十倍，老哥哥，我倒想見一人。」

梅天龍點頭道：「我明白，我也要見他，當時我雖有些不明白，現下也漸明白了。」

兩人全沒說出要見之人，但皆知對方所指，可是眞巧，一個莊丁走了進來，道：「莊主，那位小兄弟候在外面，可有甚麼吩咐？」

吳蒼却搶着道：「你陪他在外面坐地，待我們說句話兒，就來相喚。」

莊丁一轉身，吳蒼忙道：「老哥哥，你所明白的是他今日竟在那個時候陡然從你脇下鑽出來，你傷腿之下，穆剛倒長嘯而去，也是那同一時候，亂石堆也成了兩霸天葬身之地，但我却再不猜疑了，靑靑與虹兒昨日在茶亭中聞聲而不見的人，林中遇險救助她兩的人，送回虹兒短劍的人，店後窻下放倒那身份不明的人，全是一人，今日在路上我陡然想起，一時大意竟把人關在店裏了，若不猜疑，我也不會在那個時候巴巴地趕回去了，但店裏巳闃無一人，這人……」

梅天龍的一雙圓眼也同是一亮，道：「這人也就是同一個人，好，咱們見他一見。」

吳蒼立即去把那少年帶了進來，果然佛要金裝，人要衣裳，洗去了滿面風塵，換過了乾淨衣衫，雖尙未見容光煥發，但瘦削蒼白的臉上，巳是英氣難掩。

那少年一進了明間，竟搶上一步，對梅天龍跪拜下去，兩老兄弟同是一怔。

認眞說起來，今日他倒救了梅天龍一命，少年若要感恩，便該感吳蒼的救命之恩，昨晚他餓倒長街，要不是吳蒼相救，世間怕早沒這條小命兒了，但他竟向梅天龍脚下撲跪下去。

梅天龍一時倒慌了手脚，道：「這這……這是怎說？老兄弟，快替我扶。」

吳蒼竟不伸手，反而遞了個眼色，好，且聽他怎說？」

少年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並不起身，說道：「多謝莊主。」

「謝我。」梅天龍道：「你謝我甚麼呢？」

少年略一遲疑，道：「賞飯賜衣，豈能不謝。」

吳蒼心說：「難道昨晚賞你的不是飯？却怎不謝我，他一捋蒼髯，靄然道：「不對罷？小兄弟，該把來意說出來，且先說說，我知你打關外來，你姓甚麼？」

兩個老兄弟對望一眼，梅天龍便一點頭，右腕微圈五指一屈，吳蒼把頭一點。

少年道：「晚輩秦中岳正是關外來，老家本在佳木斯，後來移居錦州。」

梅天龍心中一動，說：「你姓秦，我問你一人，你可認得？錦州有位秦爺，單名一個浩字，英雄了得。」

若然是一個不相干的人，豈會自稱晚輩？一個落魄異鄉，蒙人賜衣賞飯，而且小小年紀，豈會自稱晚輩？是以少年一說姓秦，梅天龍巳猜出他是甚麼人？

果然，少年立即又拜了下去，俯伏在地道：「便是家父，五年前巳過世了，臨終遺言，命晚輩奉養了家母的天年，即日進關拜謁莊主。」

梅天龍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故人之子，秦爺尙在英年，怎倒仙逝了，可惜，可嘆。小兄弟，那你就不是外人，快請起來，老兄弟我行動不便，替我扶一把。」

吳蒼右脚踏一步，右手倏伸，一下子扣住了少年的脈門，說：「小兄弟休得多禮，請起。」

原來吳蒼早有心一試，適才梅天龍也示意，要他一試，吳蒼內功巳爐火純青，他手一搭上少年的手腕，眞力巳如長河暴洩，若然少年身有功夫，不論是內外功夫，必然本能的乍生反應。那料少年的反應却是哎了一聲，半邊身子貼了地。

吳蒼忙不迭放開手，愕然而驚，是驚傷了他，分明少年一點功夫也沒有。

梅天龍亦是發了楞，半晌才笑道：「老兄弟，你的手可是重了些，把這位小兄弟的手揑痛了？」

兩人都睜大了眼睛瞧他，少年捧着手腕，直搓揉，怯怯地站起身來，那臉上兀自顯現出痛苦之色。

梅天龍又道：「既是故人之子，原該留你在莊小住些時，小兄弟你可別多心，我這莊子近日有事，你既然生長在武林世家，想亦明白，昨日你亦曾親見，現今我命你到一個地方，就是靑莊門外，有個宏興棧，祇要你去一提起我，他們必好好欵待你，待我這裏一平靜，即派人去接你前來！」

說罷，即喚來莊丁，取了一包銀子，遞給少年道：「這個你帶在身邊，作不時之需。」

少年竟不客氣，接了過去。梅天龍又道：「再要吩咐你，就是不去接你，不可前來，若十日無人去接，小兄弟，你回關外去吧，這包銀子够你路上盤纏，餘下的拿去作個小本營生。」

既然試出少年身無武功，爲何還不趕快把他送去，這裏隨時有凶險，刻刻會有大禍臨頭，人家好心從關外來看望他，難道也要人家陪葬。

要依着吳蒼的意思，還要留下他來查看，但梅天龍却不願他涉險，急急打發他走了，派一個莊丁，打山後繞道送他上大路，奇怪，少年只是略謝了謝。

少年一送走，吳蒼兀自緊鎖住眉頭，道：「奇怪，難道咱們兩人都走了眼？」

梅天龍道：「你這話不對，分明看不出他身有武功，試也試不出他身有武功，怎說走眼？只不過這般巧，巧得令人難信，而又令人生疑而已，別提他，辦咱們的事要緊。」

他站起身來，試了試腿勁，倒還能忍得住，吳蒼問道：「你這是怎麼啦，不歇着？」

梅天龍道：「你想，我能歇着麼？要是讓兄弟們知道我傷得不能動彈，那豈不正合了穆剛那賊子的心意？咱們先自亂了人心，那還了得？」

吳蒼道：「雖然如此……」

梅天龍打了個哈哈，昂然而立，道：「咱哥兩個也曾浪蕩江湖，走南闖北，雖不敢說跺跺脚武林亂顫，天下綠林也曾喪胆，難道今日倒怕了幾個賊崽子。走！去前廳不過幾步路，我還支持得了，衆家兄弟只怕巳在廳上等候你我了，飯後再歇也不覺遲。」

說罷，緩步出屋，果然不見狠狽，那傷處他也看過，不過是普通的鋼鏢所傷，傷肉未傷骨，若然有個一兩日歇憩，便能行動無碍。

吳蒼不敢再勸阻，只得隨後出屋，果然日正當中，巳是午刻，胡大海巳在廳上，並有七八個老夥計，一見兩人進去，大夥兒都站了起來。

梅天龍說：「今兒怎麼啦，自家兄弟，都客氣起來！」

胡大海道：「雲爺雖非外人，亦非初來，却是乍到，莊主沒事了罷？」

夥計們都知老鏢頭腿上有傷，大夥兒的眼睛全落在他腿上，梅天龍一抬腿，呵呵笑道：「你們瞧，可是有事麼？快都坐下吃飯，適才怎不去喚我一聲。」

他話對傍邊侍立的莊丁說，胡大海却答道：「是我不讓驚動，雲爺來了，必有說話，等一會有何緊要。」

要知人人敬重吳蒼，自然，大夥兒連同胡大海在內，也不知道他姓吳名蒼，說甚麼也想不到谷雲飛這名兒有假。一者吳蒼功夫了得，二來待人多禮，便是一個小夥計，也是道弟稱兄，且關切得無微不至，三來麼，莊主亦對他如親手足，誰敢怠慢。

吳蒼拱手道：「胡爺辛苦了，咱們兄弟，客氣便成了生分，總之心照。」隨抱拳環揖道：「讓兄弟們久候了，恕罪，恕罪。」

胡大海道：「雲爺才說客套便生分，你這算甚麼？」

大夥兒哈哈一笑，都坐下用飯，往日有酒，今日桌上滴酒皆無。那鏢局中帶來的兄弟，無不是跟隨梅天龍有年，誰也會使一兩路刀，掄得一趟棍，是以有別於一般操作的莊丁，梅天龍又待人親切隨和，是以久之有如家人，沒事時倒也罷了，今

日可就見了情義。昨晚三個老夥計喪了命，但都把悲痛留在心裏，仍像往日一般，談笑如故，更都是三口兩口吃了就走，各有專司，全不用叮嚀。該歇的歇，該去換人回來吃飯，半點也不遲延。眼前這場凶險在飯桌上竟無人提半句。

這也有個緣故，胡大海早作了個交待，有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凶險咱們兄弟一身當，能不驚動莊丁最好，鄉農之人，那見過大陣仗，故爾大家兵刄藏衣底，都沒露出來，再說梅天龍無妻室，莊上的莊丁不過五七人，農忙時下了田，留在莊上的更少了。

一會，廳裏走剩只有兩個老兄弟和胡大海，那胡大海才道：「莊主，可還有甚麼吩咐？」

梅天龍道：「還有何吩咐，却是你多辛苦，我不安就眞。」

胡大海正容道：「這是甚話，莊主你養兵千日……」

梅天龍一擺手，道：「你越說越差，却是適才提醒了我，本來我早已想起，一忙可就忘了提，怎生把你和焦卓兩家眷送走，咱們兄弟也就放得手脚。」

胡大海微微一笑，說道：「莊主今日可是打鎭上過來？可是家家閉戶關門，街上路上，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梅天龍道：「我正要問你，是怎麼回事？」

胡大海道：「這是賊人仗的絕戶之計，不知用甚麼法兒把衆人嚇得不敢出門半步。」

吳蒼一掀眉，厲聲道：「好個絕戶計，這一來咱們失了掩護，也佔不到地頭熟之利，把咱們永遠放在明裏！」

胡大海點頭道：「可見賊人之衆，不豈能嚇得方圓十數里地面的人家閉戶關門，更可見賊人狡獪歹毒，雲爺說得不差，這一來道上若見人，必也是我們的人，只怕活着出去，就不能活着回來，皆因我們永在明裏，賊手們却藏在暗裏。」

一言未了，梅天龍啊喲一聲說：「不好！」

胡大海道：「莊主是担心那小兄弟麼？我早已想起，已把他留下了，正待禀告莊主。」

梅天龍這才放了心，點了點頭，道：「我這位老兄弟讚你是大將之材，我看那還是小看了你，你不但有大將之能之勇，還兼有軍師之智。」

胡大海笑道：「莊主和雲爺過奬了，我因莊主尚不知這一夜半日此間的變化，故爾斗胆作了主張，現讓老妻陪伴着他，若莊主認爲要他離莊，那可得派人護送才行。」

吳蒼接口道：「最好，胡爺端的有見地，未出莊，最好最好。」

梅天龍明白他尚未對少年釋疑，不由一皺眉道：「老兄弟，眞要把他留下？」

胡大海道：「莊主，我還有一言，想必你對我這老妻，也曾有過耳聞，要是你信得過，有我那老妻伴着他，諒也不怕，再說，他也不是事主兒，賊子們也不會把他放在眼裏。」

梅天龍驀可裏拍了下大腿，啊喲！雖沒拍着傷處，但也疼痛得緊，轉面對吳蒼道：「瞧！你我可不都忘了。」

吳蒼道：「老哥哥，我可沒有忘懷，除非把胡爺的功夫也給忘了。」

原來胡大海是八卦門當年的掌門人收山門的弟子，也最得師門疼愛，自也傳了八卦門中的絕學。而且與師妹結爲夫婦，却是掌門人的愛女，那功夫那還錯得了，尤其是八卦遊身掌，更練得强爺勝祖，初出道在江湖行走，即博了個羅刹的美名，後來生了三個子女，這才不再江湖露面。

梅天龍忙道：「其實也沒忘，只怕她把功夫擱得久了。」

胡大海含笑道：「不瞞莊主說，她的功夫非但沒擱下，而且因傳兒教女，倒長進了些。我不但把小兄弟交給了她，而且焦兄弟的家眷，也一併兒交給她照顧，若不是像穆剛之類的賊頭兒找上門去，等閒的怕也難進後院，却是可惜我那兩個小兒上了京，要不然也算得一把手。」

梅天龍連聲道好。胡大海又道：「再者，這些日莊主事忙，我也不客氣斗胆僭越了，現今雲爺已來了，我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再隨便拿主意，便請莊主和雲爺發號施令。」

梅天龍不言語，倒拿眼來瞧吳蒼，只把個吳蒼急得額上冒了青筋，道：「胡爺，你說話之前，也得先替我找個地縫兒鑽。你這是甚話？敵人早到了，天羅地網也佈下了，我們的兄弟也死傷了五個，我倒懵然不覺，我我……」

梅天龍見他眞急了，忙道：「胡兄弟，我這老兄弟多在駐馬店，少在莊中，和衆家兄弟多時不相見，再說，敵人的來龍去脈，和他們的一舉一動，也只有你最清楚，咱們生死與共，還分甚彼此，除了你誰還拿得出主意來。」

胡大海才沒有了言語，道：「其實也用不着拿甚主意，敵暗我明，也不過是天塌下來長人頂，我和衆兄弟的能耐，也只能保莊園，護人丁，殺賊破敵，那是莊主與雲爺的事，只不過莊主……」話在口中，胡大海的目光落在梅天龍的腿上。

梅天龍一昂頭，道：「有個一天半日，我這腿就沒事了，却是我要的一籮金錢，可曾換得來？」

胡大海道：「屋裏屋外樹梢草叢裏，莊主你伸手就可取到手。」

梅天龍說：「好！」目中精光暴射，連哼了兩聲，才又說道：「入我莊來，豈可讓賊崽子們空手而回，咱們暫時散了，胡兄弟，你定要去睡兩個時辰，有我這老兄弟在此，白天諒也不會有事故，晚上可全靠你了。」

胡大海已兩日兩夜不眠，眞也倦睏之極，忙道：「好，我去歇一會。雲爺，待會見。」

到底武林中人，沒那麼多虛假客套，胡大海一走，這裏吳蒼也把梅天龍送回房，果然階下草裏，花園中的花下，凡是必經之地，皆有一小串金錢。

原來梅天龍的金錢鏢，便是用金錢打磨出口子來，能一發十二，只要一出手，方圓一丈之內，對方絕難逃過，因太霸道，暗器傷人，確也算不得光明正大，是以闖蕩江湖數十年，也不過才用過五七次而巳，秦中三煞便是鏢上結怨的。

尤其是穆剛一夥賊子，梅天龍關外大展神威，亦是威在那金錢鏢上，當眞令賊喪胆，今日穆剛前來尋仇，仍然藏頭縮尾，不敢以堂堂之陣，明刀明槍分輸贏，顯然亦是畏懼這金錢鏢三分，今日對他暗施暴襲，其故分明亦在此。

雖然這金錢鏢是用金錢打磨出口子來，但便不磨口，亦同樣能發揮威力，五十步內，一樣能傷人，他往時在江湖上行走，身上亦只隨身携帶十二枚，何況已封刀歸隱，自不會存有許多，現今敵人大擧而來，敵衆我寡，自應備多應用，但一時那能打磨得許多，這才吩咐胡大海，派人去鎭上換來一籮金錢，不料胡大海不但換來了，而且比他想得更週到，凡緊要之處，皆有放置。梅天龍伸手摘下下道傍樹枝上掛的一串金錢，中拇指一扣，霍地一旋身，驀聽嗤嗤連聲，老鏢頭把頭一揚，呵呵笑道：「老兄弟，你瞧，我還不是任人宰割的廢物吧！」

吳蒼早見那廳後的牆上，十二枚金錢嵌出一朵數尺大的梅花，不禁眉兒一軒，喝了聲好，道：「老哥哥，果然英雄不減當年。」

梅天龍道：「賊子們要想血洗我這東莊，鷄犬不留，怕還沒那麼容易吧？老兄弟，你去歇一會，養足精神，你那練了多年的九子連環彈也該派派用塲啦。」

吳蒼道：「老哥哥，你也快歇着，養傷要緊。」

兩人已到小院門口，吳蒼也不入內，梅天龍强撑了半天，那傷痛也再以難忍，道：「你說得是，三日之期尚有兩日，又是大白天，諒賊子們也不敢來。」

老哥哥倆別過，吳蒼在莊內莊外轉了轉，聲聲蟬鳴，莊裏竟是異常靜寂，他口中眞個是百感交集。不錯，這時候大敵當前，也不容他自愧自咎自怨，但却着實煩惱，他也無暇去想到底自己在煩惱些甚麼，到了莊却連一遍也沒查看過，那可太不成話了。

靜！靜得連蟬聲也入耳，吳蒼不知怎的，竟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是靜得異常，他心中也生異樣的感覺？

靜！死一般的靜！

沒見一個莊丁，也不見一個老夥計，難道眞是大夥兒全歇去了？他不由皺緊了眉頭。難道不該去歇息麼？血肉之軀，誰能支持得數日不眠不休？賊不至不歇，賊至時必已力竭精疲，那如何禦敵？

靜！但這異常的死一般的寂，令他生出了不祥的異樣之感，感到死亡，像在鬼域！他轉到莊外，莊門外那石橋靜靜地躺在中午的陽光下，流水像在嗚咽，在哭泣！不見焦卓現身出來，連一個夥計也不見，這可不該了，怎麼這緊要處所，連個守望的人也沒有？

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他明白梅天龍與胡大海原都是一片好心，怕他自愧，自咎，自怨，自責，故爾敵踪早現，他在駐馬店，却連一點影兒也不知道，若不是梅青青撞倒三霸天，只怕今日仍然蒙在鼓裏，他明白了，梅天龍昨晚若不是因那老夥計倒斃路傍，只怕還不會現身相見，爲的就是要對他隱瞞。

吳蒼嘆了口氣，心說：老哥哥，你錯了，說不定因你這一片好心，反而誤了大事。若是賊勢未成制其機先，則主動在我，現今賊勢已成，大擧而至，我們便只能作困獸之鬥了，敵暗我明，敵衆我寡，只怕便有通神的武功，亦難逃這一刼難了。

流水在嗚咽，陡然間，他似覺身後有人影閃動，雖不說便草木皆兵，但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也難免令他驚悸，滑步霍地旋身，可不是樹後有個人影。

吳蒼道：「是焦兄弟麼？」

那人見被發現了，顯然不得不停步，但仍不轉過身來，吳蒼的眼睛剛離開眩目的陽光，驀然間便看不十分清，又道：「焦兄弟辛苦了，我來替你如何？」

話聲未落，那樹後的人影轉身，移出來了，吳蒼一見衣着有異，不禁悚然而驚，右脚一滑，右手已立掌當胸，說：「你！你是……」

樹後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跟着吁吁聲中，霍地轉出一個人來，說：「你的焦兄弟我已送他去了西天，我是活閻羅！吳蒼！敢情你已老得兩眼昏花，不！看來我倒白費好些年的勁。」

吳蒼驚得退了一步，樹後轉出來的，竟是穆剛。吳蒼登時渾身冰凉，難怪一個人影也見不到了，焦卓必已遭了毒手！但難道……莊裏也死一般寂！難道……

穆剛的長大袖子掩去了他的兩臂，未見他携有兵刄，但右袖口隱見寒光，是了，是他接合的鋼臂！

吳蒼一聲呵呵，他是驚而不怯，便是心怯，面對强敵，也不敢露怯，說道：「當眞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穆當家的，我們今日又得相逢。」

穆剛嘿嘿連聲，道：「便你躱到海之角，天之涯，老子也要找到你，姓吳的，血債血還，便化了灰，他也認得，今日便來取你那項上蒼蒼狗頭！」

吳蒼目中怒火漸熾，但仍是一聲呵呵，說道：「好一個血債血還，穆當家的，你那二十多個兄弟是命，我那鏢局近三十個夥計，流的難道不是血？你今日來取我這蒼蒼白頭，那也不難。」

吳蒼連右臂也垂下了，昂然站立橋頭之傍，曠野吹來的風，拂得他衣袂飄飛，那威儀，端的英雄神武。穆剛別身轉出樹前來了，踏上了半步，但也只得半步，一時顯亦有所忌。

吳蒼微一昂首，蒼髯便見飄拂，又道：「穆當家的，我們闖天下，走江湖，鐵肩上全得打個義字，今日你來替你那衆家兄弟報仇索債，當眞是義薄雲天，好，我吳蒼先得敬你三分。」

穆剛轉出樹下，樹隙中透射下來的點點陽光，瞧見他那個深陷的眼眶，愈顯得精光烱烱，瘦陷的兩頰，配上高聳的顴骨，也就更形如骷髏，似乎在側耳有所聽，但立即發出一聲狂笑，道：「姓吳的，你今日插翅也難逃，要想活命，那簡直是妄想，你且瞧瞧看！」

吳蒼順着他環臂指處一瞧，登時一陣窒息，他身後的橋頭上不知何時已站立個高大和尚，手中方便鏟映日生輝，他認得，佛門穿衣，黑道上吃飯的生鐵佛，吳蒼曾劍斷他左手三個指頭，和他亦仇深似海，左面草叢中現身的一人，却不認識，但

太陽穴高高墳起，顯是一個內家高手。右面溪邊亦有一人，吳蒼一見，登時打了個寒顫，是個女子，江湖上人人聞名皺眉的九尾狐辛十一娘，一身暗器歹毒無比。

穆剛又一聲狂笑，說：「姓吳的，你瞧見了，你要是知機，自劈天靈蓋，我今天賞你個全屍，我們要是一伸手，可就得取下你那蒼蒼狗頭。」

吳蒼却是在想：「此間現身已是四人，那麼莊子裏……」他已心胆俱裂！那還敢想，但此刻又那敢不沉住氣，昂然道：「穆當家的，我不是說過了嗎，要我的項上人頭容易之極，何況我還欠着十一娘一筆殺夫血債，生鐵佛大和尚的三根指頭，這麼多年，豈能不加點兒利息，這位朋友雖面生得緊，但來必有因，好，一顆老朽的人頭，償還衆多血債，那還是我吳蒼佔了便宜，不過，我請各位稍緩須臾，我吳蒼須現已在各位手上，但尚有一言。」

辛十一娘厲聲道：「死在臨頭，還有何說！」劍寒面更寒，跨出了一步。

却是穆剛道：「午時方刻，好，姓吳的，便讓你多活一刻，有屁快放。」

吳蒼強忍怒火，道：「穆當家的適才說的不錯，血債血償，冤有頭，債有主，一人作事一身當，各位的血債，尤其是穆當家，雖也有傍人牽連，但正如今日穆當家的找上我來，却也有朋友拔刀相助，各位旣是把債全算在我頭上，不涉他人，別說要取我項上人頭，便把我吳蒼碎屍萬段，我姓吳的也絕不伸一下手。」

不料穆剛一聲狂笑，說道：「姓吳的，我倒是想答應你，可惜晚了，你再抬起頭來瞧！」

吳蒼大吃一驚，驀地抬頭，只見一股濃烟，已從莊後昇起，瞬巳烈燄騰空！吳蒼登時目眦皆裂，呼的一掌劈出，穆剛一滑步，轟然一聲暴响，他身後那株碗口大的樹木，不但折斷，而且還飛了出去！

吳蒼見莊中火起，就知完了，敵衆又謀定而動，甚麼三日之期，顯是教人懈怠不防的詭計，梅天龍傷腿在屋，他如何不急怒如狂，同時左腕一翻，旱烟竿倏地向穆剛點去！他要衝出重圍，殺條血路入莊，就得穆剛讓道，穆剛這番不閃不避，右臂一抬，說：「回去！」

噹的一聲，吳蒼左臂一麻，鋼臂端地勝兵器，穆剛左脚倏踏一步，左掌也閃電般拍出！吳蒼那還有心戀戰，兩掌一交，借力飄身，驀聽那面生人喝道：「此路不通！」一條軟鞭陡地彈起如槍迎胸點到！

吳蒼兩腿一蜷，楞地騰翻，却早聽嗤嗤連聲，辛十一娘的暗器又迎面打到，而且身隨劍進，捲來一片寒濤！

吳蒼早把旱烟竿交在右手，一連串珠聲响，雖把暗器撥打落地，但他也落了地，偏落在原地！

穆剛喝道：「午時三刻已到，姓吳的，拿頭來！」鋼臂如龍，直撲當胸！他不敢以旱烟竿招架，皆因輕重太以懸殊！同一刹那，身後嘩啦啦暴响連聲，生鐵佛的方便鏟已向腦後砸到！吳蒼楞地一扭腰，犀牛望月，旱烟竿點而帶掛，轟然一聲暴响，方便鏟便砸到穆剛的鋼臂之上，吳蒼身如離弦之弩，早竄到莊門，早是濃烟瀰漫，竟是廳後小院亦起了火，正是梅天龍所居之處！他尚未繞過廳前的石階，驀見濃烟中竄出二人，一個悶哼！一個慘呼，敢情不是竄出，而是撲倒在地，且不是莊丁夥計，跟着傳來梅天龍震天吼聲：「好賊子！教你嘗嘗金錢鏢的厲害！」

梅天龍無恙！吳蒼稍慰，叫道：「老哥哥，我來了！」

幾乎同一瞬間，身後喝聲：「你逃不了，拿命來！」却是生鐵佛如雷吼聲，夾着方便鏟上鋼環嘩啦啦之聲！

吳蒼迫得回身招架，却聽穆剛的狂笑之聲已自廳後傳來，喝道：「梅天龍，你死期到啦！」跟着是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穆剛又狂笑道：「姓梅的，留下你那破金錢買棺材，別在我面前現眼！」

鋼臂如盾，金錢鏢奈何他不得，完了！吳蒼左掌震開鏟頭，旱烟竿如靈蛇吞信，一下子點中生鐵佛左肩，和尚哼了一聲，踉蹌而退，吳蒼疾掠，那知掠過廳後，幾乎踏在三具死屍上，皆因濃烟匝地，遠看不清，踏着了才知道三個老兄弟。完了！莊中連金鐵交鳴之聲亦不聞，難道皆巳被殺，但胡大海與俏羅刹亦！……

他非是不敢想，是連想也來不及，叫道：「老哥哥你在那裏！」

烈燄逼得他連退，轟然聲中，一股烈燄更狂捲上身，他的衣衫立即着了火，忙不迭倒地一滾，幸是烈燄又縮了回去！顧不得餘火未熄，又躍身而起。

原來梅天龍居住的那小院，巳在火中倒塌，塌屋中射出烈燄來！

吳蒼兩眼和烈燄一般紅，不聞梅天龍之聲，叫亦無人應，難道巳陷火海！

破空之聲早又入耳，辛十一娘的厲聲也同時入耳：「姓吳的，你還想逃！」

吳蒼目在濃烟中，身上亦在冒烟，閃電般撕下着火的衣衫，迎聲疾拂，但左臂驀受劇痛，忙踩脚斜掠，也不辨方位，落地才知道是在梅青青居住的小院之前，雖未着火，但後莊院巳陷在一片火海中，前廳騰起的濃烟，正在瀰漫開來，只見小院前的花圃中，交錯倒着三人，一瞧，是秦中三煞，身上不見傷，但院角和階前，却倒着四個老夥計，不是破腹便是斷頭！

吳蒼雖然身上的火巳熄，但巳燒傷不輕，左肩中的暗器無暇拔，劇痛而麻，顯是餵有劇毒，辛十一娘的暗器無不有劇毒，他豈不知，但老哥哥在何處？

若待前廳也陷入火海，他可就陷身火海了，猛地一咬牙，打廳左竄了出去，好賊子，只聽一聲呵呵！說：「姓吳的，只道你巳葬身火海，敢情還沒死哇！」呼的一聲，裸着一團烟，穆剛的鋼臂向着他抓到！吳蒼的目眦巳裂而見了血，旱烟竿巧撥千斤，雖是斜竄了出去，但脚下巳跟蹌得幾乎站立不穩，厲聲喝問：「梅老鏢頭在何處！」

穆剛狂笑道：「在閻王殿前等你，姓吳的，你還想活命！」左掌拍出一股狂風，吳蒼那還站立得穩，眼前一黑，被穆剛一掌震出數尺，跌倒在地！

却因他這一倒地，驀見莊門傍邊那小峯之上，白龍旗迎風飄展！吳蒼一見白龍旗，登時血脈賁張，旗在人在，旗在峯頭，梅天龍必也活在人間，在那峯上！

（以下轉入第98頁）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舒文照在夫子廟折辱龍中寶後回到原處，齊飛燕提議搬回別墅去住，之後舒文照要求齊飛燕將韋娃叫來一起赴約到梵音樓，太湖振宇堂主司馬霜及所屬十八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均在斜坡上等候，他們是替龍中寶報仇來的，企圖以多勝少，可是，這三十六天罡殺手一交手均爲韋娃所擊斃，之後齊飛燕和舒文照各戰司馬霜和十八金剛，均爲齊、舒二人所敗，齊、舒將司馬霜等廿名敗將帶回別墅，並着莫寒梅前來，以便討回百敗秘笈，莫寒梅來後準備和齊飛燕等決一勝負——

兄妹情可斷　夫妻義更深

他們先後走到院中，莫寒梅左手持簫，右手仗劍，深深吸入一口長氣道：「舒兄請賜招。」

舒文照摘下長劍道：「少湖主是客人，你就不必客套了。」

莫寒梅道了一聲「有僭」，長劍一顫，緩緩平胸刺出。

劍簫雙絕果然盛名不虛，這平胸一劍，就暗含無窮變化。

而且他左手的洞簫反藏肘後，究竟會使出何等招式，也令人不得不暗生戒心。

舒文照懷抱長劍，迎風挺立，對於莫寒梅這含蘊無窮變化的劍招，視同未覩一般。

當年在關東羣雄爭奪百敗秘笈之時，舒文照只不過初學乍練，可以說還上不了台盤，莫寒梅不相信在如此短促的時間，他的武功竟會超過自己。

・然而，他這一劍刺出，竟找不出對方的半點破綻，舒文照像一座雄山，像一座金城，不是他所能撼動的。

而且舒文照雖是抱着長劍，卓然靜立，但他劍指乾位，脚踏離火，這分明是一個進擊的招式，莫寒梅的思想極爲敏捷，却想不出如何才能破解。

現在莫寒梅傻了，他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舒文照，就是當年的窮書生。

自然，攻防都有不利，這一劍再也刺不出去了。

無法攻敵，先求自保，這是極爲自然的反應。

但，不待他收回長劍，忽然晶芒耀眼，劍氣瀰空，兩聲脆响傳來，他被震得連退數步。

他在驚魂乍定之後，發覺他的手中有着異樣的感覺，及流目一瞥，敢情長劍只留下一截劍柄，寶簫也只剩下半隻。

他栽了，一招接觸，劍簫全毀，他不只是栽了，而是敗得十分之慘。

劍簫雙絕莫寒梅，功力深厚，藝業不凡，在年青一代之中，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對手，因而養成一種驕狂自大，目無餘子

的性格。

驕狂自大之人，最難承受失敗，現在莫寒梅劍簫全毀，他那劍簫雙絕的名號，也將除名江湖。

他無法承受這嚴重的挫敗，生趣也因之而告消失。在一聲悽厲的悲嚎之後，他忽然以斷簫向自己的天靈蓋砸去。

舒文照大吃一驚，脚下一挪，快如閃電，以無可比擬的速度，一把扣着莫寒梅的腕脈。

「你這樣算什麼？士可殺不可辱，放手！」

「不，在下並無侮辱兄台之意，只是想進幾句良言罷了，勝敗是兵家的常事，在刀光上舐血的朋友，無論功力多高，也難保終身不敗，大丈夫應該提得起，放得下，閣下一代人傑，爲什麼氣度如此之小呢？」

舒文照放下了莫寒梅的手腕，飄身後退五尺。

他知道莫寒梅是聰明人，聰明人應該一點即透。

果然，莫寒梅在呆了一陣之後，忽然棄掉斷簫，由懷中取出一捲大布道：「好，在下欠你一條命，今後必有一報，這是在下取得的百敗秘笈，請舒兄過目。」

舒文照接過百敗秘笈，隨手交給韋娃，然後微微一笑道：「咱們是老朋友了，莫兄何不到裏面坐坐。」

莫寒梅道：「兄弟已是階下之囚了，舒兄何須客套。」

舒文照道：「別這麼說，拙荊傷了貴湖天罡殺手，在下十分過意不去，如果莫兄能够諒解，在下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莫寒梅一怔道：「此話當眞？」

舒文照道：「舒某決無虛言，莫兄儘管放心。」

語音一頓，回頭對齊飛燕說道：「飛燕，叫人擺酒，我要爲與莫兄訂交慶祝一番。」

齊飛燕嫣然一笑道：「這叫做不打不相識，莫兄請。」

她隨即吩咐擺酒，並叫白妲將太湖的振宇堂主司馬霜及十七名金剛一起帶來。

當司馬霜到達後廳之際，他的神色不由一呆。

他想不到少湖主會孤身來此，並且杯酒聯歡，作了飛燕別墅的座上客人。

「稟少湖主，屬下無能……」

「不必說了，你帶着他們先回去，稟告湖主就說我與舒少俠已訂生死之交，今次太湖與飛雲帮已是一家人了。」

「是，屬下告退。」

待司馬霜等離去之後，舒文照等才重新進食。

此時韋娃忽然對莫寒梅道：「莫大哥！你擁有百敗秘笈已經不少時日了，總該可以習得三招兩式吧，適才與文照過招，你爲什麼不使它出來？」

莫寒梅苦澀的一笑道：「說起來十分慚愧，愚兄半招也沒有習會。」

韋娃道：「爲什麼？」

莫寒梅道：「因爲愚兄不識梵文。」

舒文照道：「什麼？識不識梵文與學習百敗武功有什麼相干？」

「莫寒梅瞅着舒文照滿面惑然之色道：「你怎麼啦？舒兄弟，難道你不知道百敗秘笈是用梵文寫的？」

舒文照道：「自然不是，啊，韋娃，快拿來讓我瞧瞧。」

由於適才的過程極爲緊張，韋娃還未瞧過它的內容，她只覺得那幾頁秘笈確是原物而已。

她將秘笈交給舒文照，由數量上看，這是秘笈前面的三分之一。

封面上題着「百敗秘笈」分毫不差，及翻開內容瞧一瞧，舒文照呆了，它果然洋洋洒洒寫着滿紙梵文。

「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

齊飛燕道：「怎麼啦？文照，難道梵文寫的是朱夫子治家格言？」

舒文照道：「不錯，我跟先父習過梵文，這上面寫的正是這些。」

韋娃接過秘笈反復瞧看，發覺這幾頁火布確是原物。

火布可以防火，但不能抗拒刀劍等利器，她記得第三頁的一角有傷痕，現在傷痕宛然，足以證明原物不假。

莫寒梅顯得十分不安的道：「舒兄弟，請你相信我，我奪得的就是這個。」

舒文照面色一整道：「大哥勿須不安，這的確就是原來的百敗秘笈。」

韋娃道：「可是，文照，它爲什麼會變成梵文？」

舒文照道：「當日妳不是曾燒過它麼？火布無法燒掉，却變掉了它的字跡。」

韋娃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這必然是百敗祖師的安排。」

莫寒梅訝然道：「弟妹必是火焚秘笈之時，原字跡在高熱之中隱去，看來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貪婪者只不過惹來滿身煩惱而已。」

舒文照道：「百敗秘笈的原文，小弟業已記熟，大哥如果想學，咱們可以互相研究。」

莫寒梅道：「多謝兄弟，不過愚兄不想學習百敗武功了。」

舒文照一怔道：「爲什麼？大哥。」

莫寒梅傲然一笑道：「劍簫雙絕名滿江湖，除了敗在兄弟你手裏，放眼天下，還沒有人敢瞧不起愚兄，何況天下武術同源，愚兄只要將本門武功再作潛心研究，自不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舒文照道：「大哥見解超人，小弟倒不好勉强你了。」

他們正說話之間，藍鶯忽然引來一名太湖的部屬道：「稟院主，這位來自太湖，要見莫少湖主。」

齊飛燕哦了一聲：「請坐。」

那人並未理會齊飛燕，只是對莫寒梅一禮道：「稟少湖主，湖主命你立刻返回總舵。」

莫寒梅道：「有什麼事如此着急？」

那人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不過湖主的命令十分嚴厲，要少湖主返總舵，不得有半點耽擱。」

舒文照道：「湖中必然有事，大哥的確不宜耽擱，好在來日方長，改天小弟夫婦當到太湖去拜候大哥。」

莫寒梅道：「好，兄弟，咱們一言爲定，愚兄就此告辭。」

舒文照道：「大哥請。」

他們夫婦三人一直送出一里之外，才互道珍重依依而別。

在返回別墅的途中，齊飛燕若有所思的一言未發，及進入後堂，她忽然雙眉一揚道：「不對。」

舒文照道：「有什麼不對？」

齊飛燕道：「太湖來人的神態有點不對。」

舒文照道：「哦，妳瞧出什麼不對來了？」

韋娃道：「他分明瞧到咱們跟莫少湖主歡若平生的在談笑，他就應想到對咱們不禮貌，也等於對他的少湖主不禮貌。」

舒文照道：「這個我倒沒有注意，他什麼地方不禮貌了？」

韋娃撇撇嘴道：「你們男人總是這麼粗心大意的，難道你就沒有瞧見姐姐叫他坐，他連理都不理？」

舒文照道：「原來是這個，我當然瞧見了，太湖此次傷亡頗重，自然會影响他的心情，我認爲這算不了什麼。」

齊飛燕道：「但願我是多慮。」

韋娃道：「這不是多慮，我毀了太湖的三十六天罡殺手，只怕很難獲得莫湖主的諒解，我看咱們與莫大哥再見之時，只怕會敵友難分了。」

舒文照哈哈一笑道：「妳們女人就是這麼小心眼，瞎多心，莫湖主的度量要是如此之小，他如何能够威懾黑道，領袖羣倫？」

韋娃撇撇嘴道：「姐姐妳聽，我只說他粗心大意，他就編排咱們小心眼，瞎多心許多不是，妳說咱們能不能饒他？」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女人的心眼的確是小了一點，他並沒有說錯。」

韋娃道：「可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譬如……」

她語言未落，忽然瞧見花見羞匆匆奔來，未完的話只得嚥了回去。

齊飛燕也瞧到花見羞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花樓主，出了什麼事？」

花見羞道：「稟院主，帮主有令要調咱們回去。」

齊飛燕愕然，說道：「誰說的？命令呢？」

花見羞道：「是尙分壇主說的，他正在前廳求見。」

齊飛燕哼了一聲道：「近日咱們與太湖兵戎相見，他却在一旁隔岸觀火，連人影也瞧他不到，我正要問問他這個分壇主在做些什麼，好，妳傳他進來。」

花見羞道：「是。」

待花見羞傳進尙小斌，他却神色自若的抱拳一禮道：「屬下參見院主。」

齊飛燕冷冷道：「尙分壇主如此多禮，本座倒有點担當不起，請問今日大駕光臨，究竟有什麼指敎？」

尙小斌雙手一垂道：「屬下近日奉帮主飛鴿傳書，全力偵察那神秘的行動，疏失之處，敬請院主多多原諒。」

齊飛燕面色稍霽，說道：「可曾查出什麼來了？」

尙小斌道：「屬下正要稟報院主，該神秘帮派已有不少人來到金陵，看情形，此地已是風雨欲來之勢，不久可能會有驚人的變故。」

齊飛燕道：「你看他們是不是要去對付太湖的？」

尙小斌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不過本帮未嘗不是他們下手的對象。」

齊飛燕道：「說的也是，你還有什麼事？」

尙小斌由懷中取出一張便箋道：「這是今早接到的飛鴿傳書，請院主過目。」

齊飛燕接過便箋一瞧道：「這是爲什麼？難道，他不明白神秘帮派已經進軍金陵？」

尙小斌道：「屬下曾以飛鴿傳書，向帮主報告金陵目前的形勢，帮主仍要將十名金披風，及花樓主帶來的鳳院高手調回，依屬下推斷，總壇或許是發生了什麼變故。」

齊飛燕略作沉思道：「好吧，花樓主，妳去通知他們，除了二十四婢，其餘之人即刻返回總壇。」

語音一頓，回顧白妲道：「用我的口氣修書一封，詢問帮主總壇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

白妲道：「小婢遵命。」

尙小斌瞅着白妲的背影陰森森冷笑一聲，然後面色一整道：「院主如無別事，屬下就此告辭。」

齊飛燕道：「你走吧，但對神秘帮派的行動，隨時向我報告。」

尙小斌道：「是。」

身形一轉，逕自快步離去。

待尙小斌去遠，韋娃緩緩道：「姐姐！此事只怕頗有蹊蹺。」

齊飛燕道：「什麼事？」

韋娃道：「本帮高手如雲，無論發生何等重大之事，決不會差了在金陵的這點人手。」

齊飛燕道：「有道理！」

韋娃道：「如若總壇當眞需要支援，對咱們三人何以隻字未提？」

齊飛燕答道：「不錯，我也在感到奇怪。」

韋娃道：「適才尙分壇主瞅着白妲的背影冷笑，我看此人可能大有問題！」

齊飛燕呆了一呆忽然大怒道：「姓尙的如果暗中搗鬼，我要叫他生死兩難。」

韋娃幽幽一嘆道：「如若他得到帮主的支持，咱們就對他無可奈何了。」

齊飛燕對她與飛雲帮主齊飛龍兄妹之間的感情，原是深信不疑的，這點堅定不移的信心，此時却已動搖起來。

縱然如此，她依然相信齊飛龍縱有不滿，也不過一時之忿而已，兄妹情深，當不至弄得難以收拾。

舒文照安慰她道：「韋娃只不過猜測罷了，咱們先不要庸人自擾，當務之急是怎樣防範那神秘帮派。」

齊飛燕道：「你相信那神秘帮派是衝着咱們來的？」

舒文照道：「這不是信與不信，事實上他們正是衝着咱們來的。」

齊飛燕道：「你何以如此肯定？」

舒文照道：「這很簡單，咱們殺了太湖的天罡殺手，並要莫少湖主以秘笈換人，江湖傳言如風，此事自然瞞不過那神秘帮派。」

齊飛燕道：「我明白，百敗秘笈既爲咱們所得，神秘帮派自然要找咱們了。」

韋娃道：「縱然咱們並未回收百敗秘笈，那神秘帮派還是不會放過咱們的。」

齊飛燕道：「這是爲了什麼？」

韋娃道：「姐姐忘記我是那帮派的叛徒了。」

齊飛燕道：「妳不說我當眞忘了，妹妹既出身那神秘帮派，必然對他們有所瞭解。」

韋娃道：「說來很慚愧，我在那神秘帮派之內長大，但對他們却所知有限。」

齊飛燕道：「妳知道多少說多少，也好使咱們瞭解一點敵情。」

韋娃道：「我是西路總管常姥姥的屬下，住在廸化城外克達山的一個深谷之中，咱們這一路除了總管，還有三娃，七翠，十九帶，全是二十上下年歲的少女。」

齊飛燕道：「妳們既稱西路，必然還有東路，南路及北路了。」

韋娃道：「也許是的，但沒有人敢問，常姥姥除了帮主二字外，其他什麼也不說。」

齊飛燕道：「妳就知道這些？」

韋娃道：「是的。」

齊飛燕道：「妳是幾歲加入那神秘帮派的？」

韋娃道：「大約三歲吧，咱們三娃七翠十九帶全是孤兒，由常姥姥帶進深谷，撫育，敎養。」

齊飛燕道：「她一人怎能兼顧如此多的孩子？」

韋娃道：「自然還有別的女人，只不過那些女人後來一一失踪，是生是死就不得而知了。」

齊飛燕道：「妳們的武功是常姥姥敎的？」

韋娃道：「還有幾名蒙面男女，待敎會咱們武功後，他們也全部離去。」

齊飛燕道：「妳們對外界果眞全無接觸？」

韋娃道：「不，如是全無接觸，咱們就不可能遇在一起了。」

齊飛燕道：「由平常接觸之人，總可以瞧出一點蛛絲馬跡呀。」

韋娃道：「所謂接觸，只是奉命殺人，或作些傷天害理的壞事罷了，這些對瞭解他們並無帮助。」

齊飛燕錯愕半响道：「如此嚴密的組織，其中必有能者，咱們雖然不懼，却一點也大意不得。」

於是，立即吩咐白妲派人入城打探，並加强別墅的戒備，以防意外的突襲。

一幌數日，除了偵知神秘帮派巳大量湧入金陵，莫愁湖畔的寧靜，依然一如往日。

這天晌午時分，齊飛燕收到一封飛鴿傳書，及拆開書信一瞧，不禁面色一變。

韋娃道：「姐姐，是總壇來的？」

齊飛燕道：「帮主親筆。」

韋娃道：「說些什麼？」

齊飛燕一手將書信遞給韋娃道：「妳來瞧。」

韋娃展開信箋，舒文照也走過來就她手中瞧看，他們一瞧之下兩人同時一呆。

韋娃哼了一聲道：「帮主要將文照逐出飛雲帮，並限期要咱們返回鄱陽，哼，他眞是在白日做夢。」

齊飛燕道：「我看其中別有原因，多半又是尚小斌在從中使壞。」

韋娃道：「尚小斌使壞是必然的，如果帮主够坦蕩無私，不要心存邪念，又怎麼會聽姓尚的？」

齊飛燕一怔道：「妹妹，聽妳話中有話，快說，這是什麼原因？」

韋娃氣憤憤的道：「在你們離開鄱陽之後，令兄曾經多次向我糾纏……」

接着她將經過全盤托出，最後雙目如電，盯着齊飛燕道：「我與文照加入飛雲帮原是迫不得巳，帮主既是逐出文照，咱們夫婦也好恢復自由之身，只是姐姐照顧之情無由得報，看來只好俟諸異日了。」

齊飛燕道：「妳說什麼？妹子，別忘了我也是文照的妻子，夫婦同命，風雨同舟，無論禍福也該有我一份，妳怎麼將我當做外人了！」

韋娃道：「小妹怎敢將姐姐當做外人，只是你們是親兄妹，骨肉相連……」

齊飛燕不容她再說下去，哼了一聲道：「兄妹雖親，但兄妹總不能守着過一輩子，女人嘛，只有丈夫才是終身的依靠，終身的寄托。妹子，我將一切都交給他了，要生要死，他都不能將我甩到一邊。」

韋娃長長一吁道：「好吧，姐姐妳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齊飛燕道：「讓我寫信給家兄作最後一次的努力，他如果還念兄妹之情，就得聽我的，否則咱們一起脫離飛雲帮，海闊天空，天下如此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開創基業？」

韋娃道：「好吧。」

齊飛燕立即寫了一封長函，坦然說明她巳嫁給舒文照，今後夫唱婦隨，生死不渝，再說韋娃心如金石，是不可能動搖的，天下女人多如過江之鯽，何必非韋娃不可，最後請齊飛龍顧念兄妹之情，以及她爲飛雲帮所建立的功績，否則她只好脫離飛雲帮，隨着舒文照浪跡江湖了。

這篇文情並茂的長函以飛鴿傳出之後，竟如石沉大海，而他們的處境却是日趨危急。

江湖傳言，百敗秘笈巳爲舒文照夫婦三人所收回，他們巳成爲衆矢之的。

太湖爲報失敗之辱，巳邀集天下黑道魔頭，準備洗雪前耻，討還公道。

神秘帮派的大批人手，巳向金陵集結，飛燕別墅的左近時常有神秘人物出現，看情形，一塲大規模的進攻似乎難以避免了。

這些不利的消息，像密雲不雨的氣候，它籠罩着整個金陵，使人們的神色蒙上一層陰影，心頭也充滿着憂愁和驚懼。

自然，它的箭頭是指向飛燕別墅的，舒文照夫婦才是他們的獵物。

但低沉的氣壓，決不會只有飛燕別墅的人才會感到難受，城門失火，多半會波及池魚。

因而，金陵的人們個個在惶悚着，不安着。

這天傍晚時分，舒文照夫婦在大廳之上閒聊。

「飛燕，風雲日緊，咱們似乎不應該

就這麼等着。」

「咱們走到那裏別人也不會放過的，倒不如以逸待勞，等待他們前來進攻。」

「可是飛燕別墅是一個四戰之地，無險可守。」

「我知道，一旦點燃戰火，飛燕別墅將難以保全，不過，我是想在未來的一戰之中，咱們當可以力殲强敵，揚威立萬，那時再重建飛燕別墅，就無人再敢正眼一顧了。」

「但咱們人數過少……」

「這不要緊，二十六婢（原來二十四婢，加上倩兒娉兒，）巳習會三招百敗劍法，按說咱們應該立於不敗之地，哦，妹子，妳看二十六婢是否巳可一戰？」

敢情二十六婢的劍法是韋娃負責傳授的，齊飛燕才有此一問。

韋娃道：「她們都很聰明，也肯用功，不只三招劍法均巳熟練，姐姐所敎的『天龍十殺陣法』也巳能靈活運轉，威力驚人。」

舒文照道：「很好，咱們不妨牛刀小試，找幾個倒霉的試試她們的功力。」

齊飛燕點點頭道：「白妲。」

白妲應聲道：「小婢在。」

齊飛燕道：「傳話下去，從現在開始，凡是接近本別墅十丈以內之人，殺！」

白妲道：「遵命。」

齊飛燕道：「文照，你與韋妹子出去蹓蹓，看能不能找幾個活口問問。」

舒文照拉着韋娃道：「好的，韋娃，咱們走。」

倩兒娉兒道：「公子，咱們也去。」

舒文照道：「好。」

別墅四週種植的是楊柳與桃林，綠柳紅桃，相映成趣，在那濃蔭之下散步，迎風披襟，其樂陶然。

只不過此時那綠柳紅桃之間，却危機隱伏，暗含着無比的殺機，縱然是胆大包天之人，只怕也不敢輕身一試。

× × ×

舒文照一領儒衫，瀟洒脫俗，韋娃紅衣綠裙，嬝娜多姿，這一雙仙露明珠般的璧人，如果置身市廛之上，不知要羡煞多少路人。

他們帶着一對明眸皓齒，俏麗動人的丫頭，越桃林，出柳蔭，逕向勝棋樓緩步走去。

此時韋娃忽然悄聲道：「文照，你瞧到沒有？咱們別墅的四週全都有人！」

舒文照道：「瞧到了，倩兒娉兒，那邊有四個，妳們去試試。」

倩兒娉兒道：「小婢遵命。」

韋娃道：「最好能留活口，咱們需要知道一點敵情。」

倩兒道：「是。」

那四人是在一座土丘之上，居高臨下，監視着通往飛燕別墅的幾條通路。

他們原是坐着的，當倩兒姊妹踏上土丘之時，他們一起站了起來。

這四人一身勁裝，黑帕蒙面，每人抱着一柄長刀，只要一眼瞧去，就能斷定他們不是什麼信男善女。

倩兒姊妹在他們身前五步處立下脚步，這四人忽然身形一晃將她們圍了起來。

其中一名口音蒼老的大漢道：「兩位姑娘看上了咱們那兩人？快說。」

另一人哈哈一笑道：「咱們四人皆是能手，任何一人都不會叫妳們失望的。」

倩兒摘下長劍，冷冷道：「死在臨頭，居然還敢口角春風，娉兒，上。」

話落招出，劍光急閃，逕向口音蒼老之人刺去。

這一劍不只是氣勢如虹，出招之快，也如電光石火一般。

口音蒼老的大漢原巳提神防範，而且手握長刀，隨時都可以揮出。

但寒芒一閃，劍鋒巳迫眉睫，他雖是長刀在手，却來不及出招招架。

所幸他的反應够快，點足彈身，急退三尺，只不過毫厘之差，就幾乎送上一顆大好頭顱。

他逃過了一劍，他的同伴却沒有逃過，一陣劇痛傳來，臂膀帶着鮮血，爲土丘添上一片恐怖的色彩。

此人活該倒霉，竟這麼莫名其妙的送上一條手臂。

他的確有點莫名其妙，因爲他想不到倩兒的長劍會拐彎，像天外來鴻一般，讓他中了一記頭彩。

丢掉一條臂膀算不了什麼，更糟的是倩兒吐指如風，一連制住他幾處穴道。

其實他也不必後悔，因爲那口音蒼老的大漢並沒有當眞逃掉。

只見彩袖飛舞，人影若矢，跟着血光崩現，土丘上再度掉下一條臂膀。

倩兒不偏不依，依樣葫蘆，也將那人制住。

自然，娉兒也沒有閒着，另兩名蒙面大漢巳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動彈不得。

倩兒姊妹牛刀小試，就巳制住四名蒙面大漢，她們收起長劍，相視一笑，然後再瞧看她們的獵物。

「娉兒，摘下他們的面巾，瞧瞧他們是怎樣一副德性。」

「是，姊姊。」

娉兒拾起一截枯枝，向一名蒙面大漢的面中挑去。

「啊，姊姊，他……死了！」

此人的確死了，口角流着黃水，腥臭之味觸鼻欲嘔。

娉兒再瞧其他三人，不幸得很，竟沒有一個是活的。

「這般人好刁惡，怎麼辦？姊姊，咱們如何向公子交差？」

「這是他們自己要死，公子不會怪咱們的。」

她們將實情回復，舒文照的確沒有責怪，祇不過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

「失敗就要付出生命，好一個毒惡的組織，韋娃，妳看咱們還要不要試？」

「要試，被人監視總是不大好過，來一次清除也是好的。」

別墅四週的監視者共有二十八個，經過他們一陣掃蕩，片刻之間就巳一個不存，清除的目的達到了，却未能得到一個活口。

舒文照嘆息一聲道：「我一直認爲貪生怕死是人性的弱點，想不到世間不怕死的竟如此之多！」

韋娃撇撇嘴道：「虧得你還是讀聖賢書的，難道你就不知道死有輕如鴻毛，重

如泰山之別？他們這算什麼？簡直浪擲生命，那裏像萬物之靈！」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好厲害的一張小嘴，我說不過妳，走，咱們回去找飛燕研究一個對策。」

當齊飛燕聽到他們的敍述之後，也爲之神色一呆，這位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中丈夫，此時也不由將眉峯皺了起來。

「文照，咱們碰到一羣可怕的敵人，看來此地是待不下去了，咱們必須遷地爲良。」

一個人無論功力多高，總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碰到一羣悍不畏死的瘋子，前仆後繼，殺不勝殺，一旦精力消耗過甚，後果將不堪設想，遷地爲良，的確是明智之擧。

因而舒文照道：「對，咱們不能坐在這裏等人家來攻擊，咱們今晚就走，給他一個出其不意。」

齊飛燕韋娃都同意今晚就走，叫白妲轉知二十五婢，限天黑前做好撤離準備。

× × ×

天有不測風雲，日間還是朗朗乾坤，夜晚却已是月黑風高，烏雲堆滿了整個天宇。

此等夜色，對舒文照等撤離十分有利，也許天佑善人，老天爺也帮他們一把。

他們的目標是雲南野人山，因爲百敗秘笈上曾說眞正的百敗武功是藏在那兒，不管眞假，他們必須到野人山瞧瞧。

再說，他們已成爲衆矢之的，無論黑白兩道都不會放過他們，遠赴邊塞，也可以暫避風頭。

他們準備先到上海，由水路搭船至廣西，沿海道直趨雲南，這項計劃是正確的，走水道至少可以掩蔽行藏。

但……

「飛燕，妳聽，這是什麼聲音？」

「是鼓聲，這般時辰，爲何會有人擊鼓？」

「我看此事頗有蹊蹺，八成是對咱們來的。」

「你爲什麼如此推斷？」

舒文照的確只是推斷，他並不確定鼓聲當眞是衝着他們來的。

誰知韋娃却長長一嘆道：「文照沒有說錯，這充滿殺機的獵鼓，的確是爲咱們而來。」

齊飛燕道：「什麼獵鼓？」

韋娃道：「西南邊區盛行獵鼓，圍獵之時，人們多以鼓聲傳遞消息，及振奮人心，聽那擊鼓者的手法，與西南獵鼓手法一致，它如此逼近咱們的別墅，自然是衝着咱們來的了。」

齊飛燕道：「走，咱們出去瞧瞧。」

他們出去瞧看，只不過剛剛走到前庭，一名丫環忽然奔進來道：「稟院主，敵人在用火箭攻擊咱們。」

此人語音未落，另一名丫環匆匆奔來道：「稟院主，左廂起火。」

齊飛燕勃然大怒道：「好毒惡的手段，娉兒，傳令下去，所有的人手在門前集合，咱們衝出去。」

此時飛燕別墅已冒起幾處火頭，天空的火箭仍在繼續飛舞，顯然，敵人是要將飛燕別墅燒成火海，讓舒文照等喪生在火海之中。

這是一記極端歹毒的絕招，縱然燒不死他們，至少會迫他們出來。

現在天色是如此之黑，敵人潛伏在黑暗裏，他們却在火光照耀下，身形這般鮮明，豈不正是弩箭暗器襲擊的最佳目標？

不錯，當他們聚集在門前廣場上時，弩箭暗器就像飛蝗一般的射了過來。

人在慌亂之時，往往會造成許多錯誤，他們原該想到的，結果却中了敵人的道兒。

齊飛燕究竟見多識廣，當弩箭劃空之際，她已經想到處境的險惡，於是她指着右面較爲接近的桃林道：「向右側衝。」

敵人久經策劃，她想到的敵人自然也會想到。

桃林有絆索，有伏弩，再加上林外的敵人施放冷箭，他們因而遭到更不幸的噩運。

好在他們每一個都具有一身極高的功力，雖然有些傷亡，但絕大多數都衝了出去。

此時天色若墨，風雨淒厲，他們瞧不出來了多少敵人，只覺得敵人像潮水一般的湧來。

驚人的屠殺，瘋狂的惡鬥，在黯無天日的黑夜無情的進行，厲烈的慘嚎之聲，聽來更是扣人心弦。

這一場殊死惡鬥，舒文照等顯然落了下風，因爲一開始他們就中了敵人的計算，心理上已經失去應有的平衡。

何况敵人如此之多，眞箇殺不勝殺，如不及早晚脫離戰場，後果將不堪設想。

於是他們盡力的衝，殺開一條血路，向黑暗中落荒而逃。

由於夜色太黑，在混亂中彼此無法相顧，原是一個堅强的整體，此時已弄得四分五裂了。

× × ×

龍都，是金陵之南約莫七十餘里的一個鎮集，此處地形起伏，有山有水，是一個不太規則的丘陵地帶。

在龍都左近，一處荒烟蔓草的山區，有一個久絕香火的破廟。

這天傍晚時分，一位揹着包裹及長劍的青衣姑娘向破廟匆匆奔來，她停身破廟之前，輕輕吁出一口長氣。

這位姑娘眉目如畫，風華絕俗，只不過她那眉宇之間，却蒙着一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絲。

她向破廟打量一眼，蓮步輕移，緩緩走進廟門。

「啊，是公子……」

她走進廟門，忽然發出一聲驚呼，因爲夕陽餘暉正斜斜照射在一名盤膝而坐的藍衫少年身上，這位少年正是她的主人。

藍衫少年睜開雙目，一絲喜悅在他的面頰上一掠而過，然後輕輕一咳道：「倩兒，是妳，她們呢？」

原來那藍衫少年是舒文照，後來的青衣姑娘是他的俏丫頭倩兒。

倩兒沒有回答舒文照的問話，却面帶驚容的奔過來道：「公子受了傷？快讓我瞧瞧。」

舒文照的確受了傷，右胸之上現出一片血漬。

他却苦澀的一笑道：「我不要緊，妳先說她們怎樣了？」

倩兒道：「不知道，小婢這一路之上並沒有發現她們，後來我查覺走錯了方向，待回頭去找，幾乎落入他們的魔掌。」

舒文照道：「妳是說那些魔崽子還在追捕咱們？」

倩兒道：「是的，看情形，兩位夫人必無恙，他們得不到百敗秘笈，自然不肯甘休。」

舒文照一嘆道：「但願上蒼保佑她們吧。」

倩兒道：「吉人自有天相，公子不必替她們担憂，目前最要緊的是治好公子的傷勢再說。」

舒文照道：「我右胸中了一箭，傷勢並不太重，只是箭上有毒，咱們却沒有療毒的藥物。」

倩兒急得花容失色道：「公子，快，我扶你到鎮上去找醫生。」

舒文照道：「不，這個千萬使不得，那般魔徒既然還在追捕咱們，上鎮去找醫生，豈不要引鬼上門。」

倩兒道：「那怎麼辦呢？公子！」

舒文照道：「不必着急，我已將劇毒逼入右臂，只是不能妄動眞力而已，用不着找醫生，我會慢慢將它逼出體外的。」

倩兒道：「那要多久，如果那些惡人找到了咱們呢？」

舒文照道：「現在管不了那麼多，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語音一頓，接道：「倩兒，妳身上有沒有帶着銀子？」

倩兒道：「有，我在趙家大院掙的全帶在身上，公子，你要多少？」

舒文照向她的包裹瞥了一眼道：「我身上分文未帶，可是咱們往後……」

倩兒道：「不必担心，公子，我帶的銀票很多，足够咱們兩人過一輩子的。」

咱們兩人過一輩子，這算甚麼話？其實他是形容銀両很多，好叫舒文照安心，一時說溜了嘴，事後才發覺話有語病。

她的俏臉兒一片羞紅，映着晚霞的光輝，顯得迷人已極。

只可惜舒文照並未聽出她的話病，也沒有瞧到那迷人的嬌羞，他只是瞧着門外的落霞，淡淡道：「我想買點療傷的藥，還買點吃的。」

倩兒道：「好，讓我去。」

舒文照搖搖頭道：「這兒沒有紙筆，無法寫出處方，再說龍都距金陵不遠，妳去我有點放心不下。」

倩兒道：「公子去就能放心麼？」

舒文照道：「我很少行走江湖，認識我的必然不多，飛燕及二十四婢的名頭太响了，妳去很可能使人懷疑。」

倩兒道：「公子說的雖然有理，可是你的傷……」

舒文照道：「我只要不用眞力，傷勢還不至於妨礙行動，妳放心吧。」

於是倩兒取出一叠銀票交給舒文照道：「公子帶着這個，你可得快去快回。」

舒文照道：「我知道。」

他接過銀票，換了一件長衫，立即向龍都鎮走去。

他自幼飽讀詩書，也曾涉獵醫理，想不到第一次用上的却是自己。

在藥店配好了外敷內服的藥，然後到一家飲食店購買食物，一陣驚心動魄的談論，恰於此時飄進他的耳鼓。

「黃大哥，這消息可是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如此重大之事，我怎會騙你。」

「聽說那齊飛燕功力通玄，二十四婢全都具有一流的身手，她們竟會遭人暗算，實在使人難以相信。」

「你忘記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的古訓了，那般蒙面怪人是在半夜裏用火攻，使她們措手不及。」

「齊飛燕可曾遭到毒手？」

「沒有，有人瞧到只有二十四婢留下兩具屍體，蒙面人連死帶傷却有十七八個之多。」

「那齊飛燕不是打贏了麼？」

「如果蒙面人只有三五十個，齊飛燕的確贏了。」

「聽黃大哥的口吻，蒙面人一定來得很多了。」

「不錯，聽說參與這次暗襲的不下兩百，其中還有太湖的高手參加。」

「那……他們如此對付齊飛燕，究竟爲了甚麼？」

「聽說爲了百敗秘笈。」

「蒙面人得手了？」

「大概沒有。」

「你怎麼知道？」

「蒙面人及太湖組成了龐大的追捕隊，分成若干小組，以金陵作中心，向全國南北十三省作全面追捕，如果他們得手了怎會這樣。」

「說的也是。」

够了，能够聽到這些，舒文照對敵我雙方的形勢，已有一些瞭解，遺憾的是不明白齊飛燕韋娃等現在身在何處？

這一點當然不會被不相干的人所知，否則蒙面人何須費如此大的手脚。

他匆匆離開了飲食店，並購買了幾套成衣，才趕回破廟之中。

倩兒遠遠就迎着道：「公子，眞急死我了，爲甚麼去了這麼久？」

舒文照將聽來的消息告知倩兒，然後長長一嘆道：「龍都鎮太過接近金陵，此地咱們不能再待下去，倩兒，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倩兒道：「咱們去滇西。」

舒文照道：「去滇西？咱們不管飛燕她們了？」

倩兒道：「我想兩位夫人如是找不到公子，她們也會去滇西的，因爲咱們原定的目標本來就是去滇西。」

舒文照道：「可是我不放心她們。」

倩兒道：「公子毒傷未愈，不能妄動眞力，只能盼望夫人她們來找咱們，咱們却不宜去找她們，所以小婢認爲只有去滇西才能早日與她們會合。」

舒文照點頭一嘆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倩兒道：「快吃東西吧，公子，吃飽了我好替你敷藥。」於是他們開始進餐，然後倩兒替他敷藥。

經過一夜調息，舒文照的傷勢頗有進

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廿五）

步，當東方曙光微現之時，他們就離開了那個破廟。

此時舒文照扮成遊學士子，倩兒改扮爲一個書童，經合肥向武漢奔去。

這一路之上他們是同房而眠，同桌而餐，因爲倩兒每晚要爲舒文照換藥，而且他無法使用眞力，倩兒也放心不下。

也許這位姑娘在趙家大院學了一套，對侍候男人有她獨到之處。

舒文照外有箭傷，內有劇毒，雖然他還支持得住，但此種痛苦仍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幸有這麼一位柔若春水，溫柔體貼的姑娘時時在照顧着他，否則這等苦難的日子，他眞不知道如何才能打發。

這天到達大別山區，距商城至少還要兩個時辰才能趕到，但天色却逐漸黑了下來，在平日這點路程實在算不了甚麼，現在就不行了，舒文照外有箭傷，內有劇毒，今晚必然無法趕到。

於是他向四週打量一眼道：「倩兒，咱們今晚趕不到商城了，就在附近找一個獵戶或農家借宿吧。」

倩兒道：「好的，公子在石塊上坐着歇息一下，待小婢到高處瞧瞧。」

倩兒奔上一座山頭，縱目四望，發現右側一處山谷之中，隱隱現出一片房屋。

她回到舒文照歇息處道：「公子，附近沒有人烟，只有右側山谷有人居住。」

舒文照道：「有多遠？」

倩兒道：「約莫半個時辰吧。」

舒文照道：「好，咱們走。」

由此地到那座山谷無路可通，必須由荒烟蔓草，亂石縱橫之中前進，因而舒文照走得十分辛苦。

半個時辰過去了，那山谷仍遙遙在望，這就應了「望山跑死馬」的那句老話，在山頭上瞧遠近是作不了準的。

現在夜色已經罩滿山林，雖然有一點朦朧的月光，但山高林密，濃蔭瀉地，他們前進的困難，也就可想而知。

倩兒將舒文照扶到一株橫臥的樹幹之上道：「公子，不要急，歇一會再走。」

舒文照嘆息一聲道：「倩兒，是我連累了妳。」

倩兒道：「別這麼說，公子，爲你作任何事我都會願意的。」

舒文照道：「謝謝妳，倩兒，唉，那座有人住的山谷好像奇怪得很，咱們一生一世的走，只怕也到不了谷中。」

倩兒的確也感到奇怪，那山谷分明並不太遠，何以走來走去一直無法到達？

舒文照又苦笑一聲道：「倩兒，咱們不必到山谷去了，找一個聊避風寒之處，咱們將就着歇一夜吧。」

倩兒道：「可是，公子，你換藥需要水，在這兒，一滴水也無法找到。」

舒文照道：「一天不換藥不要緊的，咱們去找找看有沒有山洞。」

倩兒道：「我去找，你歇着吧。」

舒文照道：「不，此處地形複雜，咱們不宜分開，走吧。」

他們費了不少精神，總算找到了一個狐穴。

狐穴不大，僅够兩個人容身，其實山風虎虎，寒氣迫人，狐穴小一點不要緊，反正他們必須擠到一起。

他們衣衫原本單薄，如非擠在一起，如何能抵抗那凌厲的寒氣！

不過舒文照箭傷未愈，右臂之上還逼着一股劇毒，雖是有女投懷，却引不起他半點綺念。

誰知俏丫頭偏偏作怪，她不時扭動幾下，好像風寒淒厲使她無法忍受似的。

其實無法忍受的是舒文照，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誰能受得了這般挑逗？

他正要不顧一切進行某種動作之時，一股衣襟帶風之聲忽然由洞外飄過。

舒文照一怔道：「倩兒，妳聽到了沒有？」

倩兒道：「聽到了，怕會是兩個夜行人。」

舒文照道：「咱們瞧到房屋，可能離此不遠，適才咱們應該招呼一聲的。」

倩兒道：「不，咱們幸好沒有找到那幢房屋，否則只怕會惹來一些意外。」

舒文照道：「他們縱然是武林中人，咱們無怨無仇，有甚麼好怕的？」

倩兒道：「話是不錯，但江湖之上禁忌很多，專門做壞事的也不少，雖然彼此無仇，還是應該小心一點。」

舒文照點點頭道：「妳說的對，咱們還是待在這兒吧。」

他們雖然聽到洞外有夜行人經過，但他們的擁抱並未分開，加上倩兒說話之際吹氣如蘭，嬌小的身子還在不斷的扭動，此時舒文照再也忍不住了，騰出一隻手來便去解她的衣扣。

但……

「老王，咱們分明瞧到兩個人到這兒來了，爲甚麼找他不着？」

「不要急，山區已全面封鎖了，他們逃不掉的，咱們出動近百人，還怕找他不到？」

「其實用不着如此小題大作，來了兩個人有甚麼要緊，何必勞師動衆，弄得鷄犬不寧。」

「話不是這麼說，咱們谷中的秘密，決不能讓外人知道，否則咱們多年的辛苦，豈不是完全白費？」

「說的也是，是，咱們到那邊去瞧瞧吧。」

話音一落，衣袂獵風，那兩名對話之人已同時離開此地。

倩兒悄悄道：「這下可糟了，公子，咱們誤打誤撞，竟跑到別人的禁區來了，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舒文照道：「除了聽天由命，還能怎樣？」

倩兒道：「公子，我有一個辦法。」

舒文道：「甚麼辦法？妳說。」

倩兒道：「我去引開他們，你由另一條路逃走。」

舒文照道：「別傻了，倩兒，這是不可能的。」

倩兒道：「爲甚麼不可能？」

舒文照道：「妳沒有聽到剛才那兩人對話麼，山區已全面封鎖，他們出動了近百人搜索，妳一個能够引開幾個？」

倩兒道：「那總有一點機會，咱們不能在此地坐以待斃！」

（未完）

九輸十賭險折腰　三么一出本利回

前文提要：

馬成用廠衛名義入去富貴山莊，隨即發覺莊園內一切設計和佈置儼然是天子行宮，馬成指摘主人有稱王的野心，嚇得翁長健連忙解釋說這裏原是天子秘密的安樂窩，他只是奉聖諭執行，馬成要脅着要將事情宣揚出去，翁長健只得盡力討好他，爲他貢獻一場歌伎艷舞表演，先是出現一羣姣美的女樂工，然後有兩個全身塗金、戴面具的少男表演劍術，馬成那時正在敍述自己做廠衛時捱打的經過——

馬成笑道：「不但穩如泰山，而且還又有升遷之望，因爲有一班清流言臣在支持他，咱們費老大也對他十分欽佩，正準備保舉他入刑部或大理寺。」

翁長健道：「這倒是好事，朝綱可得一清了，老夫離京數年，想不到朝廷竟然能有此盛事，可喜！可喜。」

馬成道：「這是人家本身嚴明剛正所得來的。」

翁長健笑道：「但是也要馬護衛度量大，費領班識人之明，其間尤以馬護衛最爲難得，老夫深爲欽佩。」

馬成笑笑道：「這個咱家倒不敢當，咱家只是說明，我們兩廠雖然掌權重，也不是作威作福得來的，對眞正剛正無私的人，我們不敢不尊敬，而且還全力支持，那些見了我們特別客氣的人，必然是自己本身有毛病。」

翁長健的笑容已不太自然了，尷尬地道：「說的是！說的是！馬護衛很盡責！很難得。」

馬成却又笑道：「翁老兒，你別多心，因爲你已經退休了，咱家才說這種話，如果你還在朝，咱家也是只跟你打哈哈，朝廷中假如全是那種一清似水的好官，我們就沒得混了，全是如你老兒這樣的忠心耿耿的赤膽之臣，我們這兩廠就沒有設立的必要了。」

說完自己先打了個哈哈，翁長健也不知他是認眞地說話還是諷刺，兩者都有點像，心中雖感窩囊，面上却不能發作，只有苦笑着打哈哈。不過幸好談話繼續不下去了，那兩尊魔王，拔劍對舞已到了最緊湊的關頭，兩枝金劍金光四射，對刺對砍，十分認眞，却不聽見一聲碰觸聲。

他們用的招式精妙奇絕，連虞莫愁與馬成都沒有見識過，可是他們却是舞得十分嫻熟，每每能在劍招發滿之前，殺身避

開正鋒，使劍招無功，而對方也收得快，一劍無功，立即撤回來，毫無呆滯之狀。

兩人都是識貨的，連隨行的四名劍婢也不外行，看得好處，只覺眼光繚亂，大氣不敢透半口。

直等兩劍乍分，兩個魔王抱劍行禮，退過一邊，大家才冒出一連串的好來，拚命地鼓掌。

虞莫愁道：「這一對劍手眞不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也不會比他們好到那裏去！」

翁長健笑道：「他們也是跟着那班歌舞伎一起來的，準備由聖上過目後帶進宮去作貼身護衛。」

馬成道：「行嗎！宮裏面能帶男子進去嗎？」

翁長健笑道：「他們是淨過身的。」

馬成與虞莫愁同時驚喔了一聲，因為他們正好看見兩個魔王脫下了面具，露出兩張姣好的娃娃臉來！

那是日童跟山童，相隔還不到一天的時間，他們怎麼會淨過身呢，馬成看看虞莫愁，她低聲道：「絕不可能，幾個時辰之前我還檢驗過，他們幾乎是十足的成人了！」

翁長健道：「二位有什麼疑問？」

馬成笑道：「這兩位小友咱家十分面善，而且不久之前還在一個風月場中見過面，說他們淨過身實在令人難信！」

翁長健道：「這就難怪馬護衛要懷疑了！……」

虞莫愁道：「豈止馬兄懷疑，奴家也有點不信，這兩個人頗有來頭，曾在奴家處作客，雖然還有點孩子氣，却是不折不扣的大男人，翁老不是在開玩笑嗎？」

翁長健笑道：「二位沒有錯，老夫也不是開玩笑，茲事體大，老夫怎麼能開玩笑，當對方說出他們淨過身時，老夫親自檢查了一遍，確證他們是新近淨身的！」

馬成問道：「新近？是多久？」

翁長健道：「大概是一兩天，創口新肉未生！」

虞莫愁剛要開口反駁，馬成却道：「那他們必然是經由一個極佳的外科大夫動的手術，否則在如此的狀況下，普通人必然是體力大減，至少要臥床數月才得逐漸恢復，他們却似乎若無其事，一點都不在乎！」

翁長健道：「不錯！他們是經由一位手術極佳的外科大夫從事淨身的，而且那批歌舞伎以及這些樂伴，也都是那位大夫送來的，馬護衛想到那個人了嗎？」

馬成倒是被他考住了，翁長健如此說，那人必然是在官場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但是馬成對這一個圈子，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他看着虞莫愁，虞莫愁同樣也為之愕然，不過她在這些地方却相當老練，抿嘴一笑道：「翁老，你別唬人了，奴家在金陵，也住了十來年了，雖不敢說交遊廣闊，但是一般人多少也有個耳聞，怎麼就沒聽說過有這麼一位大名人呢，尤其是能訓練出這一批歌舞伎的……」

翁長健笑道：「虞娘子，妳不會認識此人的，因為他是個出家人，被御封為護國法師眞人的？」

這一個提示，倒是給了馬成一個靈感，他聽拜兄費楚天說過，京師有個道家全眞，法號叫什麼長春子的，精擅各種幻術，不但武功高，而且醫道精，在京中極為受到尊重，被册封為護國法師眞人。出入內宮不禁，專門跟他們廠衛過不去，費楚天也是想請馬成幫忙對付此人。

因此馬成冷笑一聲道：「我說是誰呢，原來是長春子那個牛鼻子，他怎麼也跟到金陵來了？」

翁長健道：「他有個俗家弟子在金陵開設百寶齋珠寶號，你又不是不知道，每年他總要在這兒躭上幾個月，有時是替宮中的后妃們製藥，有時是為聖上甄選樂女，都是委託他兄弟代辦的，這些都是他送來的。」

事情終於明朗了，馬成冷笑道：「我們跟這個牛鼻子一向沒交情，誰去管他的閒事！」

翁長健笑道：「那是你們費老大太小氣，他對你們可一直很好，人前人後都為你們誇說辛勞，可是費老大一直對他心懷介蒂，到處破壞他，嫉妒他的得寵……」

馬成冷笑道：「笑話，費老大跟我們這一伙弟兄，都是江湖出身，我們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有這種妖言惑上的奸人，我們自然要直言檢舉，翁老兄，你自己也是練家子，該不會認為他那一套是道家正統吧！」

翁長健乾笑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家始祖老子在道德經首篇就說得非常清楚，道統無所謂正邪的，端視其心而已，長春子以道術濟世，就是正統，以道法害世，就是旁門，目前他做的還算不錯，老夫就目前而言，不過你看了那批歌舞伎後，不能不佩服他有兩下子！」

他想趕緊結束這段不愉快的談話，所以立刻一拍巴掌，掌聲落後，由後廳兩側湧出兩列肩披羽毛的美艷女郎，載歌載舞，在台上舞成了兩個並排，匍匐致禮。

她們在頸上帶了一圈彩色的雀翎，疏落半垂胸前，腰間也圍了一串孔雀翎，恰恰垂掩股間，全身上下，也就是這兩串羽毛了，手腕與腳踝上都繫了一串小金鈴！

那鈴聲十分輕脆悅耳，而且有一種動人心弦的力量，這批舞女一出場，就吸引了兩個人的注意，看得目瞪口呆，她們的舞姿輕盈美妙無匹，那怕是輕輕地揮一下手臂，都會有無窮的魅力，而奇怪的是她們雖然近似赤裸，却全無一絲蕩意，一個個柔若無骨，只使人感到美，却無法說出美到什麼程度，是怎麼樣的一種美！

馬成與虞莫愁從這批舞伎一出場，人就呆住了，直到她們一曲舞罷行禮退下，樂伎們一聲鈴音，有如覺迷之黃鐘，才把他們由迷惘中驚覺過來。

翁長健自己也並不比他們好多少，只是先比他們醒過剎那而已，含笑問道：「此一舞如何？」

馬成情不自禁地道：「好！好！此舞祇應天上有！」

翁長健傲然道：「這句話雖然承讚，但也倒是合景之語，因為這是聖上別宮，

不遜於天上神仙府了，尤其是這批歌舞伎，老夫已經是第三度觀看，猶不免意亂神迷，好在她們樂而不淫，看得使人通體舒貼，不知身在何處，完全忘其所以，直至覺迷音鐸響起，才又重回人間！」

他說的正是馬成與虞莫愁的感覺，因此二人作聲不得，此時歌舞伎已退，那批樂伎也正魚貫退出，只有日山二童，還是端坐在台角，一動都不動。

馬成低聲問道：「虞娘子，是不是妳那一批活寶！」

虞莫愁道：「看她們面貌，我敢擔保不錯，但是看她們的舞藝，我簡直無法相信，從前她們的舞是偏重於色相，絕沒有如此空靈婉妙，因此我實在無法相信！」

馬成道：「你別不相信，另外有高人對她們經過一番訓練，而且着重在性靈上的超脫，較妳高出百倍！」

虞莫愁道：「他們離開才幾個時辰，你相信有人能在幾個時辰之間，把她們改變得如此嗎？若是一般普通女子，或許還可以，以我那十二名天魔女却絕對做不到的，因為她們從小就受的一種訓練已經定了模型了！」

馬成道：「那恐怕妳在宮中時，就已經開始在變了，妳有沒有發現，還有兩個丫頭沒現身，恐怕她們才是關鍵！」

「那怎麼可能！這兩個丫頭是從小跟着我的！我一直像自己的女兒一般地對待她們！」

馬成嘆道：「從小是幾歲？像女兒究竟不是妳眞正的女兒，我再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妳自己從未生過一男半女，也從沒有做過母親，妳所謂的像女兒一樣對待，也好不到那裏去，妳的地方紀律之嚴是出了名的！看看這四名劍婢就知道了，她們從進來之後，就筆直的站着，動也不敢動一下，像個木頭人似的，這都是長時嚴格訓練的結果，妳一定也會說是她們像妳的女兒一樣，但是沒人會把女兒如此對待的，妳自己若有個女兒，妳也不會！」

虞莫愁被訓得很不是滋味，佛然道：「老馬，你乾脆就說我對待她們刻薄寡恩好了，用不着解說那麼多！」

馬成一笑道：「妳要這麼想，也未嘗不可，相信妳也看得出，日童跟山童的神智似已受迷，連我們都不認得了，所以妳可別把責任往南宮俊身上推了，至於再往深處追究，他們倆之所以如此，恐怕連妳都難辭其咎，妳不知道在他們身上，下了什麼玩意兒才迷失了他們的本性……」

虞莫愁一震道：「我雖然用了一點藥，可是那藥性並不會久，也不會使人癡呆的！」

馬成沉聲道：「可是他們變成這個樣子，妳該說妳沒有關係，這筆賬將來少主自然會跟妳算，我只提醒妳一聲，現在妳該決定要幹些什麼了！」

虞莫愁實在也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不管她平時多無法無天，但此刻將要面對的是一羣官方人物，而且還牽涉到了皇帝，這個影響太大了，弄不好會把百花宮整個地毀了，江湖人不服王法敎化，自成一體，却也不敢跟官家作對，無論一個人的武功多高，也無法與千軍萬馬相抗的。

沉吟了片刻，她才道：「我只有向總宮請示再說了。」

馬成由於南宮俊一直未現身，也不知道他究竟持什麼態度，此刻自然不便作任何決定，聞言正中下懷道：「那我們就走吧！」

語畢朝翁長健略為拱手道：「翁老兒，我們要走了！」

翁長健微怔道：「走了？老夫已經命人擺酒了，二位是難得前來的稀客，說什麼也得讓老夫一盡心意才是！」

馬成道：「不了！翁老兒，你這兒一切，若是尋常的，咱家還眞不中意，若是像個樣兒的，那都是上用的傢伙，咱們擔受不起，因此咱們還是到虞娘子那兒去的好！」

翁長健想了一下道：「馬護衛這麼一說，老夫倒是不便勉强了，來人哪，那東西拿上來！」

兩名錦衣侍婢，捧了兩個盒子，分別來到二人面前，跪下雙手捧盒，頂在頭上，翁長健再揮揮手，他身邊的兩名侍女再下來，各到一個盒子前，揭開了盒蓋。

馬成的盒子裏是一疊銀票，每張一萬兩，總共是十張，馬成毫不客氣，拿了往懷中一揣道：「咱家生受了！」

虞莫愁的盒子却是一朵較大的珠花，四朵較小，翁長健笑道：「這是對虞夫人與四位姑娘的一點小心意！」

虞莫愁也叫一名劍婢收下了笑道：「謝謝翁老了！」

翁長健笑道：「不成玩意兒，虞夫人說得客氣，妳我都在金陵，少不得日後有指敎之處，尚望夫人多予賜助！」

於是虞莫愁少不得要客氣一番，一行人才在虛偽的客套中告辭出來。

相對無計，虞莫愁道：「我要趕到總宮去，老馬，你呢，是不是也要到總宮去一趟呢？」

馬成笑道：「我去做什麼，我已經脫離總宮了！」

虞莫愁道：「你雖然脫離了總宮，但是兩位宮主，並不對你存有太多的敵意，去一下也沒多大關係，而現在總宮却很需要你的協助，因為你對那邊的情形較為熟悉！」

馬成道：「我現在是南宮世家的武士，身不由己，不能隨便上那兒去的，很抱歉，你一個人去吧，不過我相信我們一時不會離開的，你們如果有意要跟他們過不去，來到此地後，有什麼想知道的，我一定前來奉告。」

虞莫愁看勸不動他，就一個人走了，馬成則信步向前走着，沒有多遠就看見了南宮俊在一家茶館門口向他招呼，連忙進去坐下問道：「少主，你怎麼一直沒現身呢？」

南宮俊道：「我看你應付得很好，就不再現身了！」

「少主是一直在看着我們的？」

南宮俊道：「沒有，我找到你們時，你們正在欣賞歌舞，我也在旁邊看了一下，那就是失蹤的天魔女嗎？」

馬成點頭道：「是的，可是好像整個換了人似的，虞婆子曾經暗中發出召喚，她們毫不理會！」

「我知道，我在暗中也對日山二童發出召喚，他們置若罔聞，我想他們的神智必然已經受制。」

馬成一嘆道：「屬下從未見過，如此錯綜複雜的內情，從翁長健的談吐中，那一個送人來的長春子是百寶齋主人的弟弟，他們似爲一家人，但是看這些手段又不像！」

南宮俊道：「什麼地方手段不像！」

馬成道：「例如日山二童的神智迷昏，而後又把他們淨身後送入宮中作爲侍衞之舉，就顯得不尋常！」

南宮俊道：「神志昏迷，是爲了要替他們淨身，如若他們在清醒的狀態中，絕不會答應的！」

馬成道：「但是爲什麼要淨身呢？」

南宮俊道：「因爲他們被虞莫愁破了身，使他們了解人事後，就不太容易受控制了，這是一項很惡毒的苛刑！」

馬成道：「我不懂，爲什麼破了身不易控制了？」

南宮俊道：「這是魔教中一種制人之法，就是施於某種藥物，抑制一個人的成長，使人永遠停在十五六歲的階段，那是一個人步入成年最後的階段，已可具成人的體能而保持着童稚的心性，最容易控制，也不敢反叛，但一旦破了身後，那些藥物失效，人就會成長了，成長後，對事情就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再接受他們的那一套了……」

馬成總算明白了一點道：「那百寶齋與宮中有何關係？」

南宮俊道：「沒有關係，最多也只是長春子那一夥間接的關係，所以才把我們引入歧途，如果我跟富貴山莊衝突起來，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了！」

馬成道：「屬下想也是如此，幸好屬下這次，誤打誤撞地使用了西廠護衞的身份，倒是還套知了不少內情。」

南宮俊道：「你這次做得很成功。」

馬成道：「少主在裏面探知，得到了什麼？」

南宮俊道：「很多，不過最糟糕的是東方英她們已經失陷在內，被困在一座地牢中。」

馬成這下子倒是大吃一驚道：「什麼，東方姑娘她們被陷住了？是四個人一起都被陷住了？」

南宮俊道：「不！只有三個人，海女因爲走在最後，沒有踏中機關，才得以脫身，跑出來通知了我。」

「少主去看過她們沒有？她們的情況如何？」

南宮俊道：「我去看過，她們的情況還好，都沒有受傷，只是被陷的地方是一個很深的土牢，無法找到出入的門戶，我只是找到一個通氣口，跟她們通話而已，卻無法救她們出來，祇有徐圖設法了，目前她們急需一樣東西！」

馬成道：「是什麼東西呢？」

南宮俊道：「毒蛇，各式各樣的毒蛇！最好有個十幾二十條，要那種體型較小，毒性極烈而行動迅速的！」

馬成道：「爲什麼要這個玩意呢？」

南宮俊道：「她們在那個地牢裏雖然不容易出來，但也有個好處，別人也不容易進去，因爲地牢中還有兩具白骨沒有搬走，她們算過，她們跌下去的那個洞，離底部有十來丈高，這麼高的距離，必定要輕功絕强的人，才能下去後，又跳上來，她們需要蛇來作防身之用！」

馬成不禁問道：「防身？怎麼個防身法？」

南宮俊道：「他們想對方一定會等她們餓得奄奄一息時，再派人下去擒到她們，那時西門蛟姣就可以指揮毒蛇去對來人展開攻擊，而且地下的老鼠極多，她們也需要用蛇去驅除一番，否則在那兒簡直無法安身。」

馬成道：「這個由屬下立卽設法好了，抓也好，買也好，總在短時間弄齊了送去，只是我們也得設法送些吃的東西去，免得她們在底下眞的挨餓！」

南宮俊道：「不必了，她們可以烤鼠肉爲食，而且等毒蛇送去後，她們還可以吃吃蛇肉換胃口！那下面還有一道地下的暗泉，地方大得很，日子倒是不難過！」

馬成道：「她們敢吃老鼠跟蛇肉？」

南宮俊道：「我也這樣問過，她們說在外闖江湖的人該沒有什麼禁忌，什麼都要吃，西門蛟姣是什麼都吃的，東方英也差不多，她在紅粉金剛中，受過各種求生的訓練，比個男人還要能挨苦呢，只有月女不太習慣……」

馬成道：「這點倒是比我强多了，不過光是吃肉也不行的，屬下爲她們送幾丸百草丹去，服下後可以解油膩葷腥，調和胃口，這也是爲終日食肉者準備的！」

南宮俊笑道：「那倒是很合用，她們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這個，人不能完全靠肉來過日子，必須要吃點青的東西，否則就會生病的，可是那個通氣口只有茶杯大小，還是彎彎細細的，我想送點菜蔬去都辦不到，先生有這種東西，可就解決一個大問題了！」

兩人離開了茶樓，馬成在金陵頗爲熟悉，而且他在百花宮中跟各地的江湖下五門中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所以要找這些東西，倒是十分方便，不到一個時辰，居然把二十幾條兩尺來長的毒蛇都找齊了。用個竹簍裝着。

再度來到富貴山莊，南宮俊繞向山後，越牆而入，七轉八轉，終於來到一個假山角裏，海女正在那兒蹲着，耳朵貼着一根毛竹管，見了他們忙起來行禮。

南宮俊道：「底下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海女道：「婢子一直在此地聽着，跟東方姑娘保持連繫，底下一直沒都發生什麼事情！」

南宮俊說道：「好！讓我來跟她們說話！」

他對準洞口，鼓氣以內力將聲音傳入道：「英妹！我找到馬先生把妳們要的東西帶來了。」

底下很快就傳來了東方英的聲音道：「好極了，我們正等得心焦呢，你先放一條試試看！」

馬成用竹箝挾起了一條，使蛇頭對着洞口，在尾巴上一捏，蛇兒負痛鑽了進去，同時耳中還聽得嘶嘶聲由洞中傳出，大概是西門蛟姣在下面發聲召蛇，使得竹簍中的蛇羣也亂動不已，拚命想要擠出來。

馬成道：「想不到她這召蛇的方法還眞靈驗，蛇兒不經訓練就能聽她的話，她才是眞正的萬蛇之王了。」

沒有多久，由底下傳來了西門蛟姣的聲音道：「馬先生，第一條已經下來了，我問過牠，一路上很順利，沒什麼阻碍，你把竹簍的口打開，讓牠們自己爬進來好了！」

馬成道：「我還有一些小紙包，裏面包了一些藥丸，是給妳們的，要綁在蛇尾上帶下去才行！」

西門蛟姣問道：「紙包大嗎？」

「不大，我都捲成了紙捲，比蛇身還細一點！」

西門蛟姣道：「那就丟進簍子裏，由他們帶來好了！」

馬成把十來個紙捲，丟進了簍子裏，只見那些蛇很有秩序地，一條蛇咬進了一個紙捲，探身進了洞口，很快地把十來個紙捲都帶進了洞口，後面的蛇空着身子也下去了。

南宮俊一嘆道：「若非親見實在難以相信，看來我還要請求奶奶，聘西門蛟姣爲武士，她這種驅蛇之術，也算得上是武林中的一絕，使我們的陣容更爲堅强！」

馬成道：「是的，少主，屬下正想向你建議，有許多爲正道所不取的下五門江湖人中，頗不乏奇技異能，心胸任俠，行爲可敬之士，這些人很可以延聘爲門中武士的！」

南宮俊道：「我久有此心，等過些時候，你把那些人列出，我一一親自拜訪後，再邀請他們入門！」

馬成道：「少主可是要親自考究他們一下？」

南宮俊道：「那倒不是，在入門儀式前，就有一番考究的，連我本人都免不了，這是一種絕對公平的考究，絕不是我們故意要難人，但是我也知道這些人，一個個都是心高氣傲的，不肯與世同流俗，我親自去邀請，是表示對他們的尊重，但也要告訴他們，入南宮門中爲武士，要做些什麼，該遵守些什麼規約，事先講明了，也不必勉强，這樣子可以避免以後一些不愉快！」

馬成道：「少主考慮得極是，屬下可以保證那些人的心性行爲絕對正直可敬，卻無法擔保他們的脾氣，有些人的蹩扭勁兒，比一般正派俠義道還有過之。」

南宮俊道：「這是最要他們收斂的，在南宮門下，大家都是自己人，人人都受到尊敬，但沒有一個人特別，和睦相處是最重要的一點，不合羣的人，就難以相處了。」

馬成笑道：「這一點少主可以放心，他們只要答應了，就不會口是心非，只要他們開口說過一句啊你的，你騎在他的脖子上拉屎都行，這些人其實都是血性漢子，性情中人，爲了知己，可以拋頭顱，拚熱血不算，更可以受盡委曲，受盡侮辱都不在乎，但要是不合勁兒的人，那就難以侍候了，就算跪在他面前，他都不會理睬的！」

南宮俊笑道：「要這樣才好，相信他們一定可以合得來，南宮門中，都是這一類的人，我一定要見見。」

馬成說道：「目前就有兩三位在金陵，一個叫化三千，是個乞兒，一個叫上大人，是個浪子，還有一個叫人之初，是個趕大車的車夫，他們都是在三字經上取的號……」

南宮俊道：「爲什麼要叫這些怪外號呢？」

馬成一笑道：「那只不過是他們的姓名諧音而已，化三千本名華山川，上大人的本名尙達仁，人之初姓辛，名叫本善，因而才取了人之初的外號。」

南宮俊說道：「他們有什麼奇技異能呢？」

馬成道：「屬下說了就不希奇了，等少主見了他們，讓他們自己向少主施展好了。」

南宮俊一笑道：「馬先生已經跟他們見過了。」

馬成笑道：「屬下見過了化三千，因爲想到了東方姑娘她們受困，如果要救人，這三個人倒是可以帮上大忙，所以才懇託了他們一下，化三千是答應了。」

南宮俊道：「哦！另外兩個人呢。」

馬成說道：「化三千答應替我找到他們，今天黃昏時在夫子廟的廣場上見面碰頭。」

這時底下傳來了東方英的聲音道：「俊哥！蛇都下來了，馬先生的藥眞妙，月兒吃下去後，立刻不犯噁心了。」

南宮俊道：「也不必要這麼久，最多三五天，一定可以把你們救出來的，我會叫海兒經常跟妳們連繫的，這兩天我們要辦事，不能常來看你們了。」

東方英道：「沒關係，而且也不必來救我們，俊哥，我很抱歉，沒能帮上忙，反而找了很多麻煩，因此我們一定會自己出來的。」

南宮俊道：「英妹，莫非底下看了什麼……」

東方英連忙道：「沒有…沒有…」

南宮俊却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只是東方英不肯說出來，想必是事情對她們有利，她們想要扳回被困的面子，所以才拒絕援手，因而笑道：「妳們自己能够脫困最好，否則妳們也不必心急，最多三五天……」

東方英道：「三五天後，我們多半是已經出來了，而且我非把這所別莊給翻過來不可。」

南宮俊笑了一笑，吩咐了海女一番話，就跟馬成走了，還是循着原路，彎彎曲曲地出來到外面。

馬成道：「少主對門戶陣圖之學很精呀！這種錯綜複雜的變化，連屬下都看不

出來，少主却通行無阻！」

南宮俊道：「我也祗是稍事涉獵而已，這條路是海兒領着我走的，道路清楚的是她，她們是在百寶齋訓練出來的，與此地的建設系出一統，所以難不住她的！」

馬成困擾地道：「富貴山莊跟百寶齋是否有關係呢？」

南宮俊道：「我想沒有關係，雖然營建者是採自百寶齋的構想和設計，但兩處的目的却大不相同，百寶齋要以金陵成爲重建魔敎的據點，富貴山莊却是皇帝的遊憩別宮，這兩者原是風馬牛不相關的，可是富貴山莊爲了保護皇帝的安全，一定要設有很多的侍衞人員，這些人不但對附近的環境要注意，而且對附近的武林中人，也要展開特別的監視，這將使百寶齋很不方便！」

馬成道：「不錯，百寶齋自己不願意公開出來與官方決裂，却把事情推給了百花宮跟我們，這實在太可惡了！」

南宮俊輕嘆一聲道：「也怪我們的耳目不够靈通，事先對富貴山莊的內情絲毫不知情，現在除了日童與山童外，又陷進了東方英她們，逼得我們無法不理了！」

馬成道：「日童他們是百寶齋自己送進去的，東方姑娘她們也是在他們的陰謀下被誘陷入的……」

南宮俊道：「不會，我問過海兒，她對富貴山莊全無所知，這倒不是故意的，使我很困擾！」

馬成想了一下道：「少主，目前有一個辦法，就是公開登門造訪百寶齋去，聽聽他們如何解釋！」

南宮俊道：「現在尙未其時吧！」

馬成道：「不，現在是最適當的時機，摸清他們的意向，只要在言詞中抓住他們破綻，就借機會翻臉，斥他們背信，因爲少主將來不會眞的去任他們總護法！」

南宮俊沉思有頃道：「對於將來如何脫身，我早已有了對策，不過爲了富貴山莊這檔事，我覺得聽聽他們的解說也好，了解到他們的意向後，再決定對富貴山莊的處置，這件事必須愼重，弄不好就是一場軒然巨波！」

於是兩個人回到城裏，南宮俊首先跟歐陽敬碰了一個頭，把發生的事與將要採取的行動告訴了他，而且問道：「奶奶是否知道東方英她們失陷！」

歐陽敬道：「知道！我們的眼綫一直在盯住她們的，看她們進入了富貴山莊，看見海兒一個人出來，也看見少主與馬先生二度進入，大致也判斷是如此了。」

南宮俊道：「奶奶對事情作了什麼指示？」

歐陽敬道：「老夫人什麼指示也沒有，這次行動都是以少主爲主，連老夫人也都在等候少主調度！」

南宮俊不禁惶然道：「那我怎麼敢當呢？」

歐陽敬莊容道：「少主不必謙虛，老夫人說，凡事最忌二人作主，互爲牽掣，反而多所阻碍，倒不如由一人統籌全盤主理爲佳，所以她交給你全權，少主一切看着辦好了，成也好，敗也好，她絕不干涉你的任何決定，即使少主做錯了，她也跟着照錯下去！」

南宮俊不禁爲之一怔道：「奶奶是這麼說的？」

歐陽敬道：「是的，老夫人說少主已然通過了測試，爲南宮家中的正式少主，就證明少主有擔當大事的能力了，大家都應該對少主全力支持，我們的人員全部都集中金陵候命，少主要如何調度，都請指示屬下！」

南宮俊怔了一怔後，知道這是祖母對他處事能力的一次考驗，也是要南宮世家的人對他增加信任，所以才放手讓他全盤總理，因爲這是一次非常的事件與一樁非常行動，處理得當，他不但可以在南宮世家裏奠定絕對的地位，在江湖上也將奠定極爲顯赫的聲名。

但是萬一失敗了，南宮世家很可能會就此在江湖上除名，淪於萬劫不復之境，奶奶不是太冒險了一點嗎？

馬成却比南宮俊想得透澈，這與聰明無關，而是一種經驗與閱歷，他也更明白南宮老夫人方雲鳳的苦心。

南宮俊雖是南宮世家的唯一後人，但是他的武功却是外傳的，那些武功還被大家視爲旁門左道的，這樣一個年青人，要想來領導一個武林第一世家，無異是有點困難的，雖然每個人都沒有反對他，那只是基於感情的支持，而沒有足够的尊敬。

感情的支持雖然也能够維持住這個世家，却不足維持南宮世家的傳統了。

雖說南宮世家是一個大整體，沒有你我之分，大家都是一條心，但是畢竟還有親疏厚薄之分，大家對南宮俊都很喜歡，但領導這個世家的傳統事業，駕馭這一羣成名的絕世高手，除了感情之外，還須要他們的尊敬。

目前，在二十六名武士中，只有馬成與東方英才對他有足够的尊敬，因爲他們是南宮俊自己引進的。

這次出來辦事，方雲鳳親率全體而出，却只叫馬成與東方英跟着南宮俊行動，就是這個原因，只有這兩個人會心甘情願，毫無猶豫地聽他的指揮調度。

不過南宮俊不能永遠在這種情形下做他的少主，他到了一個相當時間，就要接長府尊的地位，那也等於是變相的江南武林盟主了，他必須以相當的表現來贏得足够的尊敬，所以方雲鳳才作了這個孤注一擲的決定。

這是一件大事，一件絕大的大事，方雲鳳自己未發現，都不一定穩能挑下擔子來，她却交給南宮俊一肩任之。這個決定看來近乎兒戲，却有至理存焉。

南宮俊如果能够漂漂亮亮地接下來，那種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毫無疑問，他接掌府尊時，每個人都會心悅誠服，在今後的歲月裏，一心一意支持他，則南宮世家尙可大有作爲，如果失敗了，南宮世家後繼再也無人，也應該收山了，借此脫出江湖卸下肩上的擔子，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馬成的心情很沉重，這次事件，不但在考驗南宮俊，也在考驗馬成與東方英，他們才加盟南宮府，一無所成就撤消了，那份難得的榮譽也不會值錢了。

馬成咬咬牙，暗中下個決定，這件事一定要辦好，漂漂亮亮地辦好，而且目前還不必借重南宮世家舊有的人，最好再找幾個人來充實一下陣容，爲將來的南宮主人多增加幾個得力的，心腹的臂助。

因此他們告辭了歐陽敬後，馬成道：「少主，我們先不忙上百寶齋去，還是先去找屬下那三個朋友吧！」

南宮俊道：「目前還不忙着借重他們，我要了解到百寶齋的虛實再作區處，因爲我們對百寶齋還一無所知，曉得的只是那四個小鬼口中的一點，未必就眞實！」

馬成道：「那三塊料身懷絕技，遊戲風塵。以他們的性子看，本不應該在一地久留的，可是他們一住金陵幾年，想必也是有目的，說不定就是與百寶齋有關？」

「馬先生！能確定嗎？」

馬成苦笑道：「不能，以前我跟他們還攀不上深交，因爲他們知道我在百花宮中，不太看得起我，這次碰到了華山川，他得知我已受聘南宮世家，才對我表示得好感一點，因此少主出頭後，他們可能會盡情相告……不過屬下想能够引起他們注意的，只有一些非常的事或人，在金陵地面上，也只有百寶齋了！」

南宮俊慢慢地也想通了奶奶把責任交付給自己的用意了，一面深感沉重，一面也感到人手的缺乏，如果能增添幾個帮手，未嘗不是好事，馬成是個很愼重的人，不會亂推荐人的，於是也點了頭！

馬成見他答應了，笑道：「風塵三友中，我只跟華山川熟一點，辛本善與尙達仁都只有一面之識，我們還是要先找到化三千，不過少主，這些人都有個毛病，他們可能會因爲你的身份而對你客氣一點，却不見得會服了你，要想他們死心塌地的跟你帮忙，最好還是拿出眞功夫來壓服他們！」

南宮俊緩緩道：「總不能一去就打架吧！」

馬成笑道：「這當然不必，不過少主放心好了，談不幾句話，你不找他們，他們就會自己來找你了，當然他們不會明着找的，暗中開開玩笑表現一下，却是絕對難免，少主要制服他們，最好也在這上面回敬！」

南宮俊笑道：「這最有意思了，我最討厭規規矩矩地比武動手，能以遊戲出之，哈哈一笑，大家不傷和氣，化暴戾爲祥和不是很有意思嗎！我練魔敎的武功，就是朝這方向去研究的，我覺得規規矩矩地擊敗一個人，對他的自尊心傷害太深，試想別人辛辛苦苦練武多年，爲的就是求勝，乍受失敗，其情何堪，在不傷大雅的情況下小挫對方一下，使對方以爲只是自己疏忽大意，即使承認失敗了，心裏也好過點！」

馬成道：「少主這番理論，雖是從所未聞，却是大有道理，只是要想不着痕跡地小挫對方，比正式的勝過對方難上多倍，正如兩人對奕，求勝容易求和難！」

南宮俊道：「只要有心，總會做得到的！」

馬成笑道：「如果遇見一些不開竅的人，因而惱羞成怒，不肯認輸，反而糾纏不清呢！」

南宮俊莊容道：「這種人心胸狹窄，睚眦必較，根本不配學武，我就對他不客氣，最少也要廢了他的功夫！」

馬成爲之一驚，他發現這位少主也有其不可測的一面，他行事的法則，與世情有些不同的地方，雖然經常是笑嘻嘻的十分平易，可是他正正經經說話時，却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威嚴，這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

兩個人折向貢院街，那兒有着一座奉祀大成至聖文宗先師的孔廟，也是舉拔科第的考場！

舉子們入了闈場，往往要一考兩三天，他們有許多隨同前來的家人，就得就近照顧，於是夫子廟邊的一大塊空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集散地。

有了人，就有集，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塊空地上成了個大市集，三敎九流，混雜其間，有人在這兒先架個棚子賣吃食，慢慢地擴大了，就成了酒樓！

接着各式各樣的行業也都來了，賣舊書的，賣字畫的，擺古董攤兒的，賣草藥的！……

地近秦淮，六朝金粉的古城，以風月而知名，而最爲膾炙人口的秦淮船妓們也都集中在附近的桃葉渡。總之，這地方原是爲了科第而繁榮的，各地來的考生們，固然有苦學生，但還是有錢的多，就近方便，好賺他們的銀子，終至不在考期時，這兒也是城開不夜，熱鬧非凡了。

兩個人踏進了夫子廟的大廣場，南宮俊的興趣就高了道：「不知道此地如此熱鬧，否則我早就來玩了！」

他們一路看着熱鬧，東逛逛，西瞧瞧，竟像是忘了此來的目的，馬成也不催他，陪着他四處轉。

逛得差不多了，南宮俊才問道：「馬先生，你說的風塵三友呢？我們怎麼一個也沒瞧見呀！」

馬成道：「我約了華山川是黃昏時分在五鳳居見，這會兒還是下午，不知道他溜到那兒去了，不過我相信他總在這一塊地方裏，風塵三友，都是在這兒混的！」

南宮俊點點頭道：「辛本善是個鐵匠，到他的打鐵舖子去找他，總是有着落一點吧！」

馬成笑道：「天曉得，他自稱是個鐵匠，却沒有見他打過一天鐵，那兒會有鐵舖呢？」

南宮俊道：「那他幹些什麼呢？」

馬成道：「他在賭場做保鏢，實際上却是討賭債，把那些賭輸了還不起債的人，痛揍一頓，還出錢來！」

南宮俊皺着眉頭說道：「這可不怎麼樣？」

馬成道：「小主可別以爲他是個惡霸的走狗，他的討債的確是十拿九穩，從沒有一次落空，可是那些被他討過債的人，再也不敢去賭了，因爲他揍人之後，並不要債，却自己掏腰包替他還債，以後那些傢伙見了他就躲，他也不在乎，平時見了

面，他裝做不認識，可是那人若是賭性不改，又想去賭的時候，總是被他一抓就到，三不管先給人一頓狠揍，然後把賭資搜出抵賬，實際上他打聽到對方的錢的來源後，還是悄悄地還給了人！」

南宮俊笑道：「這麼說他是在勸人戒賭了！」

馬成一笑道：「不錯，只是他的方式很奇特！」

南宮俊道：「嗜賭的人，言語是勸不醒的，只有用霹靂手段去對付，他的方法不爲不佳，那我們就往賭攤去找找他看，說不定可以碰得上！」

馬成道：「不過在那兒，他却是六親不認，他說過在賭場中沒有朋友，只有寃家對頭，所以絕不在那兒見朋友！」

南宮俊道：「說的也是，那個地方也交不出朋友來，我們去賭錢好了，他總不能禁止我們去吧！」

馬成無可奈何，只有陪着他到了一些賭場裏轉了兩轉，南宮俊似乎對賭很有興趣，只是手氣太差，牌九，擲骰子，押寶，幾乎沒贏過一次。

兩處轉出來，他已經輸了幾百兩銀子，而且他的賭興甚豪，還一個勁兒地叫着注子太小，不過癮！

馬成在進門時，就跟他分開了，以後只是遠遠地跟着他，看看他要幹些什麼，因爲馬成早已注意到南宮俊的賭技極精，他擲骰子做莊，一連擲出十把么二三來通賠了十注，使得一些贏家眉開眼笑，跟定了他，他賭什麼，人家就陪他玩什麼！

南宮俊進到第三家賭場時，後面已經跟了一大批人，他又找了個骰子位子停下來，掏出了一把銀票，都是五百兩一張的，往桌上一放道：「五百兩一莊，大一點才够刺激，大家押，大家押！」

原先跟來的一些人想佔便宜，紛紛下了重注，還有一些新的賭徒，聽見來了個瘟生，也都跟着要宰肥羊，每個人都下了重注，約莫有四百多兩。

南宮俊這次一把擲了個兩點，那還是很小的點子，只吃一點與么二三，大家都樂了，賭注集中爲四攤，四個注子最大的人擲骰！

第一家擲了個三點，第二家擲了個四五六，第三家擲出個四點報子，第四家却偏偏倒霉，擲了個么二三。

不過那是最小的一注，南宮俊賠出了將近四百兩，吃進了不到五十兩，五百兩一莊只剩下了一百多兩。

自然有的人高興，有的人嘆氣，南宮俊很高興地道：「這一把轉運了，居然還殺進一家，來！來！我把注碼加大，儘台上所有，隨大家的意思下！」

他那一叠銀票約莫有十來張，總計有六七千兩銀子，這一來自然更爲引起大家注意了，於是紛紛押注，那些贏上癮的人，更是傾其所有地押了下來！

只是這些人都是些小玩玩的，身邊的賭注不過十來二十兩，雖然現在有人已經有百餘兩的，那還是贏南宮俊的，大家都一口氣押了下去！

南宮俊抓起了骰子，吹了口氣擲了下去，大家一起減着：「么二三，么二三！通賠！通賠！」

兩顆骰子已定，一顆么，一顆二，只有一顆骰子還在轉，不過這一局似乎沒什麼出息了。

轉出一個么是兩點，轉出個二是一點，轉出個三是么二三，兩點也大不了那裏去，一點跟么二三是不必比，照數通賠，很多人都在笑，希望它快定下來。

因爲如果轉出四點五點或六點，那就不成采，必須重新再擲，大家都不希望發生那種事，因爲這一把莊家的輸數已經定了九十九，再擲就很難說了。

骰子終於轉得慢了下來，而且已經是一點的面朝上，只要定下來，莊家是兩個么配個二，只得兩點，除了倒霉莊家，像上一副一樣才會輸給他。

骰子終於定下來，是個么，不過在停下前，把那顆兩點撞了個翻身，也變成了一點，成了一付全紅三顆么的報子，按照規例，莊家擲一點或公二三通賠，拿六點或報子及四五六通吃，押注的就不比了！

南宮俊一擲成采。大家都怔了眼，一個個垂頭喪氣地哦然發出一聲懊喪的嘆氣，看着帮忙的師夊把注子都吃過去，然後照例子抽出了一成，作爲賭場的收益！

南宮俊道：「喂！喂！你怎麼抽掉我那麼多，我先後已經輸了上千兩了，這一注吃進也不過一千多，你們一抽就是一成，我這贏錢的反倒是帮你們忙了！」

那個代爲收賬的下手道：「這位相公，這是規矩。你全莊推完，計輸贏，抽一成，相公也不是第一天玩兒這個，想必一定知道這個規矩的。」

南宮俊道：「我當然懂，別處都是要等莊主換人的時候才結算，只把賠出的注子抽一，現在我只推了兩莊，並沒有宣佈要結賬呀，你怎麼就結帳了？」

那個下手道：「相公！像你這樣的客人，本場的往例是勝一注就算放莊，我們已經計算好了，相公總計輸了九百八十兩，這一莊吃進一千四百五十兩，抽去一成後，尙餘一千二百零五兩，再扣去本錢，足足贏三百二十五兩，相公應該够了！」

南宮俊道：「怎麼够呢！我還沒過癮呢！」

那個下手陪笑道：「相公！本場向來對同行朋友都有個一注爲止的規定，我們賭的是運氣，絕對公道，本場的人絕不下去賭，也是這個原因。」

南宮俊笑道：「是眞的嗎，我一共轉了三家場子，有人從第一家開始過來，連跟我三處，那不是貴場的？」

那個下手微微一怔，南宮俊道：「你們既然以公道爲號召，就不該叫一些私人混下去！」

那個下手道：「這……這絕對沒有的事！」

南宮俊笑道：「朋友，別來這一套了，我知道這三處場子都是一個東家，也知道你們雇了一些人，在裏面凑凑熱鬧，提高大家的興趣，並沒有玩兒假……」

下手道：「本來就沒有假，我們只管代吃代賠，供應場所而抽適當的利潤，卽

使叫幾個人凑凑熱鬧，他們絕不推莊，而且都是下最小的注子！」

南宮俊笑道：「他們可都是此中高手，個個賭技精明，三顆骰子，他們能够十把擲出九副四六五來！」

下手道：「相公！這話就寃枉人了，我可以把本場的人指明出來，這兒還有些熟客人，他們可以證明，這些人平時是輸的多還是贏的多！」

南宮俊道：「當然是輸的多，能够任意擲出四五六的人，自然也可以隨心所欲地擲出么二三來，你們很懂得賭錢的心理，放長綫釣大魚，叫幾個人經常輸小錢，把客人的賭興釣濃了，然後再派個高手去宰人家！」

他把賭場的內幕毫不留情地揭了出來，使得那個下手的眼睛瞪得老大，不知如何回答！

這時一個管事模樣的人過來道：「兄台，本場有幾個陪大家凑熱鬧的人，凡是這兒的熟客都認識，可是從別的場子跟過來的人，却不是本場的。」

南宮俊笑道：「我知道不是這一家的，可是你們三處場子都是一個東家絕不會錯，那些人是你們的自己人也沒有錯，否則他們沒有跟過來的理由，你們認爲我的手氣背，是個不懂事的雛兒，打算吃我一筆是不是？」

那個管事的也直了眼，半晌才道：「朋友，本場已經奉送了你一筆小財了，你就不該說那種話，你找了來，想必也有個耳聞。黃面梟駱三爺的場子裏應酬過往朋友雖不小氣，却也有個限度，三百多是開天闢地頭一回，你見好就該收了。」

南宮俊冷笑道：「原來你們祗有這麼小的胃口，却不該吃我的時候太大口了，在我最後一莊上，光你們自己人就押了一千多兩，好在是我贏了，要是我輸了，你們肯出來退給我嗎？」

一句話把那個管事的問傻了，心知遇上了個難纏的料子，而且叫人抓住了辮子，有口難言。

先前大家看着南宮俊好欺負，以爲是從遠地來趕考的土財主少瘟爺，這是最理想的肥羊，正好借機會通宰一場，所以也不禁止那些帮場的自己人下大注了，在一般的習慣上，自己的帮場充數的閒漢們，從不超過一兩的注子，完全是湊熱鬧而不能影響到賭局的。

管事的被逼得沒法子，只得道：「朋友，大家都是在外面跑跑的，你打算要怎麼樣呢？」

南宮俊道：「很簡單，你們值十抽一，原是很公平的收入，可是你們自己也參加了博勝，就沒有理由再抽我的頭錢了，把那一成也吐出來還給我。」

管事道：「順風扯不得滿蓬船，光棍加九九不打加一，朋友，你也未免太過份了。」

南宮俊冷笑道：「設局開場者，自己還派老千下場子吃人，你們這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句話太重了，那個管事的怎麼受得了，臉色一變道：「朋友，你別含血噴人，我們雖有幾個人下去帮襯一下場子，免得太冷淸了，可全是規規矩矩的，從來也沒出過騙局，你怎麼說我們出老千呢！」

南宮俊道：「五百多兩下一注骰子，這是帮閒的注子嗎？每個人從十來兩本錢，贏得四五百兩，這難道也是規規矩矩的賭法，他們幾個人一把也沒輸過。」

管事的急了道：「那是你的運氣太壞罷了。」

南宮俊冷笑道：「運氣壞誠然不錯，可是別人都有吃有賠，唯獨你們的人，一把都沒輸過，我擲個五點，他們都能全趕上，難道是他們的運氣特別好，這話告訴一般人或許還能相信，但是告訴行家，沒一個會信的。」

管事的沒轍兒了，賭場裏的帮場人員在賭的局面掀大起來時，應該立加退避以避嫌，可是這次因爲情形特殊，大家以爲是一次發橫財的機會，所以才沒加禁止，那知就叫人家給逮住了，看樣子管事的也架不下這局面了，那些帮閒漢子開始吆喝着要揍人了。

南宮俊冷笑道：「要揍人，那敢情好，黃面梟駱和在金陵地面上才混出點名堂來，你們只要敢動我一下，明天就可以叫他讓出窩來了。」

這句話嚇得管事的臉都白了，忙又把那些亂張呼的傢伙喝了回去，忽地看見一個青年，懶洋洋地在一邊瞧熱鬧，不由得大喜，忙道：「小辛，你來得好，快來排解一下，這兒有人攪局子！」

那個叫小辛的道：「沒有啊，我一直都在這兒！」

「什麼！你一直都在這兒瞧熱鬧？」

小辛冷笑道：「來了這麼一位大財主，誰會不知道，我來瞧個熱鬧有什麼不對的？于九，這次我可是說句公道話，人家處處扣住在理上，所以你只有自認倒霉，該怎麼着，就怎麼着，乖乖的聽候吩咐，好在人家只是不准你抽頭子，還沒要你的腦袋，人家如果開了口，你捨不得摘，我會替你摘下來給人！」

管事的于九急了道：「小辛，這怎麼帮起外人來了？」

小辛沉聲道：「我誰都不帮，只帮一個理，我答應替駱三哥鎭個場子，也不過是看他一向規矩，沒有借着這個吃人家而已，于九，你壞了規矩，你就得認！」

「可是駱三爺那兒，我怎麼交代？你可得擔着些！」

小辛冷笑道：「我什麼都不擔，三哥那兒，你一個小錢也少不了，完全該你自己賠出來，因爲這是你自己失職，沒照規矩來辦事，開賭場的必須要講究個公道，不爲橫財動心，往後你這管事的也該搬位了！」

于九被他說得心頭火起，怒道：「媽的！小辛，拳頭朝外打，胳臂朝裏彎，你他媽的儘向着外人，八成是你從外面勾了人來，故意搗九爺的蛋！」

話才說完，他的人已經飛了起來，飛出很遠，叭噠一聲摔在地下，已經滿臉是血昏了過去！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十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班察巴那要陽光和小方把衣服靴子等脫下並躲藏在樹洞裏，班察巴那還爲他們找到替身摔落山崖下，以造成他倆已死去的假象。之後將他們改裝成又黑又老的一對夫婦並介紹到一商隊去，使他們方便去找尋卜鷹的下落，在商隊裏領隊的花不拉有一晚想非禮陽光，陽光反抗，將包袱擲向花不拉，忽見一金手由包袱中跌落，此金手是呂三用來連絡號令羣豪之物，至此他倆已知原來商隊中另一對夫婦實際上是跟踪他倆的，陽光和小方此時只好裝糊塗，等待機會出手——

箭如飛蝗至 險作替死鬼

▲伏擊

（一）

第二天還是和前一天一樣，太陽還是從東方升起，隊伍還是很早就啓程。

不同的是，每天早上都要高踞在馬鞍上將隊伍巡視一遍的花不拉，今天却因爲「身體不適」而沒有露面，代替他領隊的當然是「大烟袋」。

小方「陽光」還是和趙羣夫妻同車，丈夫還是那麼規矩老實，妻子還是那麼靦覥害羞，總是不敢抬起頭來見人。

「陽光」和小方當然也裝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事都不知道一樣。

小方甚至連看都不敢再去多看那位趙胡氏，因爲只要一看到她，就忍不住會想到昨天晚上在那昏黯的厨房裏，閃動的灶火前的那一幕，就忍不住會想到那纖細的腰肢，雪白修長的腿。

那種幽秘邪艷，充滿了情慾挑逗的景象，叫一個男人不去想它，無疑是非常困難的。

幸好等到中午打尖過後，「大烟袋」就要他們換到另外一輛車上去了，車行的次序，好像也有了很大的調動。

每輛車上還是坐四個人，這次來跟小方同車的是一對父子，父親蒼老疲倦，兒子臉上也有病容，父子兩人都同樣沉默。

小方看看「陽光」，「陽光」看看小方，兩個人心裏都明白，要想平平安安走完這一天的路，已經不太容易了。

× × ×

午時過後隊伍就進入山區。

山路彎曲險峻，起伏的山丘連綿不絕的向遠方伸展，最後才消失在天邊的艷紅與金黃裏，接近路邊的山脚下，佈滿豆大的黑色岩石，一座巍峨的黑色大山，就像是神話中的大鵬般凌空俯視着人羣，給人一種無法形容的巨大壓力。

小方和「陽光」坐得更近了些。

如果有人要在半路伏擊，將他們擊殺在路途中，這裏無疑是最好的地點。

他們不想在搏擊中失敗，他們的身子靠得很緊，心裏都已有了準備。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格」的一聲响，看見了一個車輛向前飛滾出去，撞上了路旁的黑色岩石，撞得粉碎。

就在這同一刹那間，車身忽然劇烈傾斜震動，健馬長嘶，跟着車子一起倒下。

也就在這同一刹那間，小方已拉着「陽光」躍出了車廂。

拉車的馬還在驚嘶掙扎，車輪還在不停滾動，却已經只剩下三個車輪了。

左面的後輪車軸已斷，前面的車馬隊伍已不見踪影。

羣山後的艷紅與金黃已漸漸變爲一種雖然更艷麗，却顯得無限悲愴的暗赤色。

黃昏已將至，黑夜已將臨。

那父子兩個人居然還留在車廂裏，也不知是不是已經暈了過去，還是想留在車廂裏等着對他們伏擊。

「陽光」說：「你去看看，看看是怎麼回事？」

小方沒有去看車廂裏的人，只去看了會那根突然折斷的車軸。

車軸斷得很整齊，只要略有經驗的人，都可以看出已經先被人鋸斷了一半。

小方當然也看得出來。

「來了，」他長長吐出口氣：「總算來了。」

「是他們？」

「是。」

「陽光」也長長吐出口氣：「不管怎麼樣，他們總算沒有讓我們等得太久。」

（二）

車廂裏的父子兩個人還是全無動靜，就算他們是想等機會在車廂中暗算伏擊，現在也應該是時候了。

小方冷笑道：「兩位爲什麼還不出來？」他輕踢車門一下：「兩位爲什麼還不出手？」

車廂中仍然沒有反應，險峻曲折的山路兩端也仍然不見人影。

小方忽然風起一脚，踢碎了用木條草蓆搭起的簡陋車廂。

那父子兩個人當然還在裏面，兩個人手裏都握着用黃銅打成的機簧暗器筒。

奇怪的是，筒中的暗器並沒有發出來，父子兩人的身子竟已僵硬，臉色已發黑，四隻眼睛凸出如死魚，眼裏充滿驚嚇恐懼。

× × ×

這兩人果然是對方特地埋伏在車裏等着對付他們的殺手，等着在車身傾覆那一瞬間出手。

那時無疑是最好的機會。

可是現在兩個人都已經死了，就在他們準備出手時就已經死了。

他們是怎麼會死的？

× × ×

這問題唯一的答案是——

「陽光」已經看出了他們的陰謀，所以先發制人，先下了毒手。

小方看着「陽光」，輕輕嘆了口氣。

「你眞行，」他說：「你出手實在比我想像中快得多。」

「你說什麼？」陽光好像不懂。

「我本來以爲你不會那麼快出手的。」小方道：「因爲我們還不能證明他們眞的是對方的人，萬一殺錯了人怎麼辦？」

「陽光」看着他，顯得很吃驚：「你以爲是我殺了他們？」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陽光說：「我本來還以爲是你。」

小方更吃驚。

他自己當然知道這兩個人絕不是死在他的手裏的。

「陽光」又問：「不是你？」

「不是。」

「如果不是你，也不是我，究竟是誰呢？」

× × ×

這問題就不是他們所能答覆的了。

死人的臉色已發黑，看來好像是中了毒——是誰下的毒？什麼時候下的毒？爲什麼要毒死他們？是不是爲了帮小方和「陽光」解除這一次危機？這隊伍裏怎麼會有他們的帮手？

× × ×

這些問題，當然也不是他們所能答覆的。

小方和「陽光」正在驚異，路旁的黑石後已出現了四五十個人。

四五十個帶着箭的人。

各式各樣的人，有漢人，有藏人，有苗人，帶着各式各樣的箭，有長弓大箭，有機簧硬弩，還有苗人獵獸用的吹箭。

誰也沒法子一眼就能將這些箭的種類分辨出來，但是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每種箭都能制人死命！

（三）

這裏是山路間最險的一環，如果有人一聲令下，亂箭齊發，縱然是卜鷹那樣的絕頂高手，也很難闖得過去。

小方的心往下沉。

他看得出這一點，這一次他和「陽光」的機會實在不大。

四山沉寂，黑石無聲，箭無聲，人也無聲，他們好像也在等，等什麼？

× × ×

這問題的答案小方很快就知道了。

——他們是在等花不拉。

小方已經看見了花不拉。

× × ×

花不拉高踞在最高的一塊岩石上，用那雙充滿譏誚的眼睛冷冷的看着他們——就像是一隻貓看着爪下的鼠。

他也知道這次他們是絕對逃不了的。

小方苦笑。

他從未想到花不拉也是呂三屬下的人，「班察巴那」做事一向精密謹愼，怎麼會在還沒有查出這個人的身份時，就把他們送到他的隊伍裏去？

花不拉忽然開口：「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沒有了。」

「那麼你們就不如乖乖的跟我回家去吧。」

「回家？」小方忍不住問：「回誰的家？」

「當然是你們自己的家。」花不拉得意的笑：「現在你們總算知道，出外寸步難，還是回家的好。」

小方更驚訝。

他根本聽不懂花不拉在說什麼？他們

現在根本已經沒有家。

× × ×

小方不懂，「陽光」也不懂。兩個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只有保持沉默。

有時「沉默」就是「默認」，就是「答應」。所以花不拉笑得很愉快。

「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不聽話的，只不過我這人做事一向特別小心，對你們有一點不太放心。」花不拉故意想了想，才接着道：「如果你們肯先用繩子把自己的手腳綁起來，打上三個死結，那我就放心了。」

他又强調：「一定要打死結，我的眼睛一定特別好，你們瞞不過我的。」

「然後呢？」小方故意問。

「然後我當然就會好好的送你們回家去。」花不拉忽然沉下臉：「如果我數到三字你們還不動手，我就只好把你們的死屍送回去了。」

× × ×

花不拉眞的立刻就開始在數。

他雖然板着臉，眼裏却還是充滿了那種殘酷而譏誚的笑容。

小方看得出他並不是眞的想要他們自己動手，更不是眞的想把他好好的送走。

他這麼樣說，只不過是要對某一個人的做某種交待而已。

其實他心裏眞正希望的是看着亂箭齊發，血肉橫飛，看着一根根各式各樣的弩箭打進他們的面目血肉骨節裏，再把他們的死屍送回去。

他數得很慢，因爲他知道他們絕不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綁起來的。

「一，二……」

只聽到「二」字，只聽「格」的一聲響，已經有一排弩箭射了出來。

（四）

一排連環弩，三枝箭同時發出，打的竟不是「陽光」和小方。

「叮」的一聲，三枝箭同時打在對面的岩石上，火星四濺。

一個人忽然從半空中落下，跌在山路上，頭顱被摔得粉碎，却沒有慘呼聲發出，因爲他跌下來之前就已經死了。

慘呼聲是在跌下之後發出來的，是別人發出來。

× × ×

岩石上忽然閃起了一道雪亮的劍光。

劍光飛動如閃電，慘呼聲連綿不絕，埋伏在岩石上的箭手一個接着一個倒下。

「陽光」失聲而呼：「班察巴那！」

來救他們的當然是班察巴那，除了班察巴那還有誰？

花不拉臉色慘變，小方已如風鷹般撲上去，花不拉大喝一聲，用巨斧的大手，抽出一條沉重的鐵鞭，挾帶勁風揮下。

小方只暫時後退閃避，花不拉掌中鐵鞭連環飛舞，不但佔盡地利也搶了機先。

岩石上的箭手還沒有死光，還有弩箭射出，「陽光」好像中了一箭。

小方第四次往上撲時，花不拉手裏飛舞的鐵鞭忽然垂下，就像條死蛇般垂下。

花不拉的臉忽然扭曲，發亮的眼睛忽然變成死灰色，也像是條毒蛇忽然被人斬斷了七寸。

他垂下頭，看着自己的胸膛，死灰色的眼睛裏充滿恐懼驚訝。

小方也在看着他的胸膛，眼中也充滿驚訝，因爲他的胸膛裏竟忽然有樣東西穿了出來。

× × ×

一樣發亮的東西，一截發亮的劍尖。

一柄從他的背後刺入，前胸穿出，一劍穿透了他的心臟。

× × ×

劍尖還在滴血時就已抽出。

花不拉倒下。

一個人站在花不拉身後，手裏提着一柄劍，就是剛才在片刻間刺殺數十箭手的劍，也就是一劍穿透花不拉心臟的劍。

這個人竟不是班察巴那！他手裏提着劍，竟赫然是小方的魔眼！

× × ×

這個人是誰？

除了班察巴那外，還有誰會來救小方和「陽光」？

他手裏怎麼會有小方的「魔眼」。

（本章終）

▲夜裏悲歌

（一）

卜鷹？

是不是卜鷹終於出現了？

還沒有看清這個人的臉時，小方的確這麼樣想過，這想法使他激動得全身都在顫抖。

可惜他又想錯了。

× × ×

這個人既不是班察巴那，也不是卜鷹，而是個他從未想到會來救他們的人。

這個人赫然竟是趙羣，那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連付出二十五兩銀來時，一雙手都會緊張得發抖的人。

現在他的手却比磐石還穩定。

他的手裏握着劍，握着的是小方的「魔眼」。

魔眼在閃動着神秘而妖異的寒光，他的眼睛裏也在閃着光。

現在他已經不再是那個規矩老實的人了，他身上散發出的殺氣甚至比魔眼的劍氣更可怕。

「你究竟是誰？」小方問。

「是個殺人的人，也是個救人的人。」趙羣道：「殺的是別人，救的是你。」

「你爲什麼要來救我？」

「因爲他們要殺的並不是你。」趙羣道：「因爲你本來就不該死的。」

小方又問：「他們要殺的是誰？」

「是我。」趙羣的回答令人不能不驚訝：「他們本來要殺的人就是我。」

小方怔住。

他還有很多問題想問，但是趙羣已轉過身。

「你跟我來，」他說：「我帶你喝酒去，我知道附近有個地方的酒很不錯。」

小方雖然也覺得很需要喝一杯：「但是現在好像還不到應該喝酒的時候。」

「現在已經到時候了。」

「爲什麼？」

「因爲你有話要問我，我也有話要說。」趙羣道：「但是我有很多話都要等到喝了酒之後才能說得出。」

（二）

轉過前面的山坳，谷地裏有個小小的山村，山民淳樸溫厚，可是他們用麥稈釀的酒喝到嘴裏時却像是一團烈火。

他們喝酒的地方並不是牧童可以遙指的杏花村，只不過是個貧苦的樵戶人家而已，如果有過路的旅人來買酒喝，他們的孩子在過年時就可以穿上條新棉褲了。

主人用一雙生滿老繭的手捧出個瓦罈，用小方聽不懂的語言對趙羣說了些話，就帶着妻兒走了，將三間小小的石屋留給他們的貴客。

小方忍不住問：「剛才，他在說些什麼？」

「他說這種酒叫『斧頭』，只有男子漢才能喝。」趙羣微笑道：「他說他看得出我們是男子漢，所以才拿這種酒給我們喝。」

他帶着笑問小方：「你明白他的意思了麼？」

小方明白：「他這麼說，大概是希望我們付錢時也像個男子漢。」

× × ×

屋子的四壁都是用石塊砌成的，一個很大很大的石頭火爐上燒着一鍋兎肉，一大塊木柴正燒得劈拍發響，屋子裏充滿了肉香和松香。

女人不在這間屋子裏。

「陽光」中了箭，中箭的地方是在男人不能看見的地方。

趙胡氏帶她到後面一間小屋裏，用男人喝的烈酒替她洗滌傷口，疼得她全身都被冷汗濕透。但是她並沒有漏掉外面那間屋裏的男人們說的每一句話。

× × ×

三碗「斧頭」下肚，酒意已衝上了頭頂。

先開口的是小方，他問趙羣：「你說他們本來要殺的是你？」

「是。」

「你知道他們是誰？」

「有些是呂三的人，」趙羣立刻回答：「花不拉也收了呂三的銀子，所以今天一早就去報訊，帶了呂三的人來。」

「來殺你？」小方問：「爲什麼要來救我？」

趙羣回答得非常輕脆，無論誰喝了這種酒之後說話都不會再有顧忌。

「因爲我本來也是他的人，而且是他非常信任的一個人。」趙羣道：「但是我却帶他最寵愛的一個女人私奔了。」

小方終於漸漸明白。

「那個女人」，當然就是趙胡氏，她本來就是個少見的尤物，小方隨時都可以想出很多呂三爲什麼捨不得放她走的理由來。

趙羣肯不顧一切冒險帶她私奔，理由也同樣充份，小方相信有很多男人都會爲她這麼做的。

何況他們本來就比較相配，至少比她跟呂三相配得多。

這一點小方可以原諒他們。

趙羣看着他，眼中却有歉意：「我本來並不想連累你們的。」他說得很誠懇：「但是我知道呂三已經買通花不拉，已經懷疑我們很可能混在這個商隊裏。」

「所以你就故意將那隻金手塞進我們的包袱裏，讓花不拉懷疑我們。」

趙羣道：「可是我並不是想害你。」

「不是？」

「我這麼做，只不過想轉移他們的目標，讓他們集中力量對付你們。」趙羣道：「這樣我才有比較好的機會出手。」

這一點小方也不能不承認，趙羣這種做法的確很聰明。

趙羣又解釋：「從一開始我就不想讓你們受害，所以我們才會替你殺了錢通和錢明。」

「錢通？錢明？」小方問：「他們就是今天下午跟我們同車的那對父子？」

「是的。」

趙羣又道：「他們都是三寶堂屬下的人，父子兩人都精通於暗器，而且是毒藥暗器，所以，我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

「同樣方法？」小方問：「下毒？」

「以牙還牙，以毒攻毒。」趙羣說道：「就因爲他們是這種人，所以蘇蘇才出手。」

「蘇蘇」當然就是趙胡氏，小方從未想到下毒的竟是她。

能够讓兩個精於毒藥暗器的老江湖，在不知不覺間中毒而死，那絕不是件容易事。

「她是什麼時候下的毒？」小方又問：「用的是什麼法子？」

「就是在中午我們跟他們換車的時候。」趙羣道：「我們也分了一點路菜給他們，看着他們吃了下去。」

他微笑：「我們所準備的路菜有很多種。」

毒就在路菜裏，錢通父子在中午時就已吃了有毒的路菜，直到黃昏前毒性才發作。

「她早已算準他們一定要等到入山之後才出手，所以也早就算好毒性發作的時刻。」

小方忍不住輕輕嘆息道：「她算得眞準。」

「在這方面，她的確可以算是高手。」趙羣的聲音裏充滿驕傲：「其實無論在那一方面她都可以算是高手。」

他在爲他的女人驕傲，她也的確是個值得別人爲她驕傲的女人。

可是一個男人有了這麼樣一個女人，是不是眞的幸福？

× × ×

小方希望她們能得到幸福。

這世界上悲慘的事已够多，何況他們都是很善良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仍不願別人受到傷害。

小方很想問他們，知不知道他是誰？

他沒有問。

他的「魔眼」就懸掛在趙羣腰畔，他也沒有問趙羣是從那裏得來的？

他甚至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

多年前他得到這柄劍時，他也像其他那些學劍的少年一樣，將這柄劍看得比初戀的情人更珍貴，甚至還想在劍柄上刻字爲銘。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可是現在他的心情已變了，已經漸漸

發現，生命中還有許許多多更重要的事，遠比一柄劍更值得珍惜。

他已不再是「爲賦新詞强說愁」的少年，也已不再有「相逢先問有仇無」的豪情。

他只希望能找到卜鷹，只希望能做一個恩仇了了，問心無愧的平凡人。

他的鬢邊雖然還沒有白髮，可是心境已微迫中年了。

（三）

趙羣的眼中已有酒意，却還是一直都在眼灼灼的盯着小方：「我知道你本來的名字一定不是苗昌，就好像你一定也知道我本來絕不叫趙羣。」他說：「可是我一直沒有問你是誰。」

「我也沒有問你。」小方淡淡的說：「我們天涯淪落，萍水相逢，到明日就要各分東西，彼此又何必知道得太多。」

「這是不是因爲你心裏也有很多不願別人知道的隱痛和秘密？」

小方拒絕回答這問題。

趙羣忽然嘆了口氣：「其實我也知道你說的不錯，有些事還是不知道的好。」他嘆息着道：「只可惜我已隱約有一點知道了。」

「哦。」

「他們在那山道上對你突襲，逼着要你回家去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想到他們是找錯人了。」趙羣問：「你爲什麼不對他們說？」

他替小方回答了這問題：「你不說，只因爲你也是他們要找的人。」

小方沉默。

杯中仍有酒，趙羣喝乾了杯中酒，慢慢的放下酒杯，忽然拔劍。

劍光森寒，那一隻「魔眼」彷彿不停的在霎動，彷彿已認出了它的舊主人。

趙羣輕撫劍鋒。

「你也練劍。」他凝視着掌中劍：「你應該看得出這是柄好劍。」

「是好劍。」

「不但是好劍，而且是名劍，」趙羣道：「它的名字叫魔眼。」

「哦。」

「這柄劍本來不是我的，五天前還不是，」趙羣忽又抬頭，盯着小方：「你爲什麼不問我，這柄劍是怎麼得來的？」

小方就問：「這柄劍是怎麼來的？」

「是從一個死人身上得來的，」趙羣道：「那個死人就是劍的舊主，姓方，是呂三的死敵，我也是呂三派去圍捕他的那些人其中之一。」

他慢慢的接着道：「那時我已跟蘇蘇商議，乘那次行動的機會，脫離呂三，所以我就帶走了這柄劍。」

小方靜靜的聽着，完全沒有反應，這件事好像跟他全無關係。

趙羣却還是盯着他，一雙本來已有血絲的醉眼彷彿忽然變得很清醒，忽然問小方：「你想不想要我把這柄劍還給你？」

「還給我？」小方反問：「爲什麼要還給我？」

「因爲我知道這柄劍的舊主人小方還沒有死。」趙羣道：「跌死在危崖下的那個人並不是小方。」

「哦。」

「因爲那個人的手上並沒有練過劍的痕跡。」趙羣道：「不但我看出了這一點，別人也看出來了。」

「哦。」

趙羣忽然揮劍，用劍鋒逼住小方的咽喉，一字字道：「你就是小方，我知道你一定就是小方！」

（四）

劍鋒就在喉結前一寸，劍氣刺入毛孔如尖針。

小方却還是沒有反應。

他臉上的肌膚已被「光陰」侵蝕，本來就看不出有什麼表情。

但是他連眼睛都沒有眨。

趙羣忽然大笑：「果然是好漢。」

他的手腕一翻，劍鋒回轉，「嗆」的一聲，劍已入鞘。然後他就從腰畔摘下了這柄利劍，用雙手送到小方面前。

「不管你是小方也好，不是小方也好，我都把這柄劍送給你。」

「爲什麼？」小方終於問。

「因爲你是條好漢，」趙羣道：「只有你這樣的英雄好漢，才配用這把劍。」

他的態度眞誠坦率，他是眞心要把這柄劍送給小方，小方却沒有伸手去接。

雖然他已經被這個人的義氣豪氣所感動，却還是不肯伸手。

「不管我是小方也好，不是小方也好，都不能要你這柄劍。」

「爲什麼？」

小方的理由很絕。

「因爲我若是小方，我一定會把這柄劍送給你的，就算你還給了我，我也一樣會送給你。」他說：「我們又何必送來送去？」

「你若不是小方呢？」

小方笑了笑：「我若不是小方，我憑什麼要你送我這麼樣一柄利器？」

趙羣也笑了：「你眞是個怪人，怪得要命。」他放下掌中劍，舉起杯中酒：「我敬你。」

小方還沒有舉杯，臉色忽然變了。

× × ×

剛才劍鋒已在他咽喉間，他連眼睛都沒有眨。

可是現在他連那張已被「光陰」侵蝕了的臉都已扭曲變形，就好像有一柄雖然看不見，却比「魔眼」更鋒利的利劍，已刺入了他的咽喉，刺入他的心臟裏。

因爲他忽然聽見了一陣歌聲，一陣他已不知聽過多少遍的歌聲。

——兒須成名。

酒須醉。

酒後傾訴，

是心言。

× × ×

歌聲中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男子漢的悲愴，却又充滿了令人血脈賁張的豪氣，在這遠離紅塵的山村裏，在這酒已微醉的寒夜中，聽來是什麼滋味？

小方忽然拋下酒杯躍起，箭一般衝了出去。

不管是在什時候，什麼地方，不管他在幹什麼，只要他聽見這歌聲，他都會拋開一切衝出去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靜如山（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團練吳連飛表面上對歹徒表示妥協，並讓歹徒拿走了兩萬塊大洋，臨行時歹徒中留下一人看守人質……運載錢銀的大車走到半途忽因一個車輪飛脫了而停下修理，實際上這是吳連飛的計謀，而車內還另藏着一個歹徒，當三個歹徒鑽到車底幇手修理時，吳連飛的部下倏的出現將歹徒逮住，此時人們發現兩萬塊大洋全是破銅爛鐵，吳連飛找到錢力新揭穿他敲詐徐三爺的陰謀鬼計，並想藉此趕跑吳連飛，但錢力新矢口否認，吳連飛將錢力新押到鄉團部去等待處理，誰料——

惡人應治罪 好人該出頭

原來那三個歹徒都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一個個口吐白沫，面色發黑。吳連飛一一探視，發現他們都死了。

中毒，是歹徒們自己服毒自戕了嗎？

「有誰來過？」吳連飛沉聲喝問。

看守的團勇道：「只有鍾爺來過。」

「他單獨跟這三個傢伙說什麼嗎？」

「沒有，我一直在旁邊看着。」

「這三個傢伙吃過什麼東西嗎？」

「他們都喝了一碗茶，是鍾爺倒給他們的。」

吳連飛兩眼瞪得溜圓，冷汗從他額頭如黃豆般沁出。鍾五星，這個老好人，他原來是錢力新的幇手呀！

「快！」吳連飛大吼一聲。「來幾個人跟我去徐家大院……」

話沒說完，他已飛向外跑，立刻有幾個人跟了上去。

走到門口，正好遇上錢力新被押了進來。

吳連飛只交代一句「不許任何人和錢力新接觸」，就飛快地向徐家大院跑去。

大門開着，已有鎮民在門口燃放鞭炮，人羣開始向這兒湧塞，吳連飛好不容易才擠進了徐家大院。

管事的站在中庭的拱門口，好像在等待什麼，一見吳連飛就迎了過來：「吳團練，我總算把你給等到了。」

「你在等我？」

「是呀，徐三爺等着見你哩！」

「三爺在那兒？」

「在旁廳。」

「鍾爺來了嗎？」

「剛到，正在和三爺說話哩。」

不錯，徐三爺正在和鍾五星聊得有勁，看上去，他一點兒也不像受過驚嚇的樣子。

「連飛！」徐三爺一向直呼其名：「坐！坐！」

吳連飛坐下了，桌上有三碗茶，一見到茶，他就想到那三個中毒死亡的歹徒，不過，這三碗茶是徐家的下人沏出來的，應該沒有問題，而且，這三碗茶都還沒有動過。

「連飛！辛苦你了。」徐三爺很客氣地說。

「那裏，我沒盡到職責，還要向三爺請罪哩！」

「這是那兒話？噢……剛才五星告訴我，錢力新爲我墊了兩萬塊大洋給歹徒，不然，我這會兒絕不可能跟你們在這兒說話。可是你竟然將錢力新逮了起來……」

「是這麼回事……」吳連飛將事情經過講了一遍。

「有這種事？」徐三爺大爲驚訝。

鍾五星也接着說：「連飛！你沒有弄錯嗎？」

「事實俱在，還用得着我多說嗎？」

「這是不可能的，」鍾五星搖頭地說：「錢力新爲了區區二萬塊錢就幹這種事

，太不可能了。」

「鍾爺，咱們先不談錢力新，談談你，行嗎？」

「我？」鍾五星抬起頭來，指着自己的鼻尖。

「鍾爺，你剛才有去過鄉團本部，對嗎？」

「是呀！我聽說歹徒走了，可是……」

「你倒了三杯茶給歹徒喝，對嗎？」

「沒錯，他們嚷着渴，我只是舉手之勞。」

「哼！舉手之勞，可是三個歹徒都死了。」

「你說什麼？」鍾五星吼了起來。

「我說三個歹徒都中毒死了。」

「中毒死的？喝了我倒的茶就中毒死了？」

「鍾爺，這是滅口，請問這是誰下的毒？」

「連飛！只因為我好心倒了幾杯茶，你就賴我？」

「鍾爺，你是錢力新的同黨，昨晚咱們緊急會商的時候，你們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實在搭檔巧妙，鍾爺，你去鄉團本部去得太快，你倒茶也倒得恰是時候，我只想知道，錢力新答應事成後分你多少錢。」

「吳連飛，你不能血口噴人，拿憑據來。」

「你明明知道我沒有憑據，唯一的證人是外來客濮陽，但他走了……鍾爺，我很想治你們的罪，但我無能為力，最少我要讓三爺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

徐三爺的眉頭皺得很緊，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三爺！」鍾五星氣吁吁地問道：「你信嗎？」

徐三爺緩緩地說：「連飛不是咱們臥虎鎮的人，却為臥虎鎮盡心盡力，他不圖名，也不圖利，我認識他最清楚。五星，我認為他不會平白無故地咬你們一口。」

「三爺！原來你是個不明是非，不辨曲直的人。」

「錯了，五星，我太明是非了。」

「算了吧！你相信吳連飛，因為吳連飛使你省去了兩萬塊錢，是不是？」

「五星，去問問全鎮的好鄉親，我是那種人嗎？」

「吳連飛，有種你就把我也押去縣裏法辦。」

吳連飛堅定有力地說：「鍾爺，錢力新勾結歹徒刦持人質勒贖的罪由於沒有鐵證，他也許還能逍遙法外，你下毒殺人，人證，物證俱在，你是逃不了的。」

「人證是誰，物證又是在那裏？」

「看守歹徒的團勇就是人證，三碗茶是你倒的，歹徒喝過之後就死了，這難道不算物證？」

「吳連飛，你亂入人罪令人不服。」

「鍾爺，這件事最少有四個人心裏最明白，你，我，錢力新和徐三爺，這就够了。」說到這裏，吳連飛站了起來。「鍾爺，我並不將你送官究辦，我讓你受一輩子的良心責備，寢食難安，你可以請回了，走吧！」

「徐三爺！」鍾五星咆哮着：「你不主持公道嗎？」

「五星，吳團練對你已經是非常公道了。」

鍾五星忿忿走了地出去。

「連飛！」徐三爺忿忿不平地問道：「對付這種狠心狗肺的人為什麼如此寬厚？為什麼不將他們繩之以法？」

「三爺！我在施展欲擒先縱之計。」

「哦！」

吳連飛附在徐三爺耳根上低語一陣！徐三爺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輕聲問道：「成嗎？」

「準成。」

「連飛！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沒有告訴你！」

「三爺，什麼事？」

「每一年我施糧，施藥都是他兩經手辦理的，他們每一次都乘機尅扣，中飽私囊，我早就知道了。」

「可惡！」

「人不是天生就壞，我總想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沒想到他們反而變本加厲，貪得無饜了。」

「三爺！姑息養奸，後患無窮……」

「唉……這都是我不好，幸虧你洞察入微，揭露了他們的劣行，連飛，除惡務盡，你千萬要堅持到底。」

「請放心！我是從來不向惡勢力低頭的。」

吳連飛辭出了徐家大院，匆忙趕回鄉團本部。

他立刻吩咐將錢力新押到他面前來。

錢力新大概已知道三個歹徒被毒斃的消息，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錢掌櫃，你的同黨已經招供了。」

「同黨？吳團練，誰是我同黨呀？」

「鍾五星，他犯的罪比你更重，他用毒藥毒死了三個人，他為求自保，所以將罪責都推到你頭上了。」

「胡說，你教他來，我跟他對質。」

「錢掌櫃，有個情況你大概不了解，在臥虎鎮，大夥兒並不聽我這個鄉團團練的話，我只負責訓練團勇抗匪，並不負責審理案子，全鎮的百姓只聽一人的話。」

「誰？」

「徐三爺，他是臥虎鎮的一尊神。」

錢力新臉色一變，他心頭已暗生寒意了。

「徐三爺已決定親自處理這件事，他下令傍晚時候各家各戶都派代表在關帝廟前廣場集合，大夥兒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你該知道大夥兒一定遵從三爺的意思。」

「鍾五星在徐三爺面前說了些什麼話呀？」

「他磕了頭，認了錯，徐三爺已答應不追究他的過失了，反正他毒殺三個人都是該死的歹徒。」

「這個王八羔子，只顧自己，不顧別人。」

「錢掌櫃，國家有法律，人命有尊嚴，我是不主張用私刑的，只要你招供，我就立刻將你送到縣裏去。」

「吳團練，你教我招什麼供呀？」

「你作了什麼，就說什麼，老老實實的……」

「好，我都招了，全是鍾五星出的鬼

主意，只因為徐三爺在大夥兒面前充善人，對咱們好刻薄，咱們受够了……」

接下來，他滔滔不絕，說個沒完，如何與鍾五星定計，如何找到濮陽設計，他們也沒有太大的目的，只想給徐三爺一個難堪，再想法子訛詐一點錢財。

本來，罪刑不大，由於濮陽殺死兩個土混混滅口，事情才鬧大了，接着，鍾五星又用毒藥毒死了三個歹徒。

在這些人當中，以錢力新的罪責是最輕。

在吳連飛誘導下，他寫了一份詳細的供辭，吳連飛立刻派人去逮捕鍾五星，整個案子就算結了。

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濮陽還沒有到案。

吳連飛將楊二嫂送回家，吩咐將那三個歹徒的屍體埋葬掉，他則上床睡覺，準備下午親自將兩名犯人押送到縣裏去。

楊二嫂回到家，也想好好睡一覺。一夜驚魂，那種滋味的確不好受。

孰料一進門，就發現有一個凶神惡煞在等待他。

是濮陽，他安詳地坐在楊二嫂的臥室裏。

在和濮陽正面衝突的幾個回合裏，吳連飛都沒有佔到上風，這一個回合他又失敗，而且是慘敗。

楊二嫂畏畏縮縮地站在門口，臉色發白！

「怎麼啦？楊二嫂！」濮陽竟然是滿臉笑容！

「濮……先生，你也許是對我有誤會吧。」

「誤會？這……這是什麼意思？」

「我在吳團練面前說了很多話，那是在他的逼迫之下我不得不說，我……並不是存心出賣你。」

濮陽很和氣，沒有一點暴戾的神色。

「楊二嫂！我完全了解，不過，有一件事我却不明白，妳沒犯法，他把妳關起來幹什麼呀？」

「是保護我，怕我遭到報復……」

「哦？這麼說，我可更加糊塗啦，如今他教妳回來幹什麼，難道他認為我現在不會再報復了嗎？」

「吳團練他認為你已經逃走了。」

「他絕沒有這種想法，他也明知我逃不掉。」

「濮先生，你怎麼會逃不掉呢？」

「每一條通路上他都安排了人，每個人都有槍，我怎麼逃得掉？他明明知道我還被困在臥虎鎮。」

「他剛才還對我說，你已經走了，沒事啦！」

濮陽很機警地走出去，從門縫中間向外張望，又從窗口眺望，但他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跡象。

「楊二嫂我不怪妳，當眞不怪妳。」

「謝謝你，濮先生，你能諒解我那就好。」

「可是，妳為我帶來了麻煩也是事實的。」

「濮先生，我該如何補償呢？你說好了！」

「不用補償，只要妳帮我離開鎮上就行。」

「我願意帮你，可是，我帮得到這個忙嗎？」

「現在讓我留在妳這兒，雖然我是孤男，妳是寡女，但我不會作出任何傷害妳的事，到了晚上，我再告訴妳怎麼辦？只要你存心帮我，咱倆都不會有麻煩。」

「好吧！」楊二嫂只有點頭答應了。

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但求自己沒有麻煩，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過了一陣，他又想到一個問題。

「到了夜晚，我要不要作買賣呢？」

「到了天黑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濮先生，你也許不明白，如果今晚要作買賣，我得去準備酒菜之類的呀！」

「楊二嫂，妳聽明白，現在妳就坐在這兒，說句不好聽的話，妳就是上毛坑我也要跟妳去，晚上的事晚上再說，妳如果想要花樣妳就是自找麻煩，知道嗎？」

「放心吧！」楊二嫂連忙陪上了笑臉：「我不會自找麻煩的，我那兒也不去，就在這兒陪你。」

楊二嫂開酒館，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當然明白濮陽這種人的危險性。因此，她決定了一個原則，絕對地馴服，甚至不能引起濮陽一絲半點的疑心。

整個一天她都沒有離開臥房一步，她還若無其事地睡了一個午覺，濮陽倒是一個君子，並沒有侵犯她。

晌午過後，竟然來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虛驚。

有人敲門，是鄉團的陳標。

濮陽低聲說：「去開門，可別讓他進來。楊二嫂，我再說一遍，如果妳玩什麼花樣，妳就死定了。」

「放心吧！我不會自己惹麻煩的。」

楊二嫂去開門，陳標亦沒有進來。

「楊二嫂，吳頭兒教我來看看，沒有事吧？」

「沒什麼事呀！我回來就睡，剛剛醒哩！」

「吳頭兒就要押犯人去縣裏，他關照我轉告妳，今兒別作買賣啦，關門大睡，若有人敲門，可得先問明白。」

「謝啦！陳爺，給我謝謝吳團練。」

「咱們頭兒是怕那姓濮的趁他不在鎮上，特地拐回來報復，妳洩了他的底兒，他一定會懷恨妳的。」

「我會小心的，那姓濮的有多大的胆子呀？」

「小心點總好，妳家裏有鑼嗎？」

「鑼？我是女流，不巡更，不守夜，那有那玩意兒呀！」

「鍋呀盤的，妳這兒總不缺吧？」

「那當然有呀！」

「要是有不明身份的人打門，妳就敲將起來，咱們會趕過來援救，記住，千萬別亂開門。」

「我知道啦！」

陳標走了，楊二嫂又關上門，她已經出了一身大汗。

濮陽出現在她面前，冷冷地說：「楊二嫂，妳表現得還不錯。有一件事妳一定要弄明白，我生着，妳才能活着，如果我要死，妳一定比我先死，準沒錯。」

「我明白。」

「如果妳剛才向陳標擠擠眼皮子，妳早就沒命了。」

「我沒那樣呀！濮先生，我不會出賣你的。」

「沒多久了，天一黑我就動身。」

「再晚點兒不是更加安全嗎？」

「聽我說：臥虎鎭我也走個兩三遍，地形還不算陌生，可也不怎麼熟，妳得向我說個仔細。」

「濮先生，你問，我答，成麼？」

「成！東西兩頭各有一個柵口，是不是？」

「是的。那兒日夜都有人守着。」

「南邊呢？」

「南邊是條河，只有一個渡口，也有人守着。」

「北邊是大乾溝，看上去是一遍沒有防守的地帶。」

「濮先生，你可要留意，只要你從北邊溜出去，總要經過臥虎崖，那兒車不通，馬不通，一人走過，還要側着身子。若是有人在那兒埋伏，你就跑不了啦！」

濮陽沒再問，臉上却露出了笑容。

「濮先生：你笑什麼呀？我說的都是實話。」

「楊二嫂，我方才作了個測驗。」

「哦？」

「證明妳對我還很忠心，幸好妳說的都是實話，要不然妳就活不成啦！」

楊二嫂不禁倒抽了口冷氣。

「現在我已經決定了，天黑之後由妳帶我出鎭。」

「哦！」

「放心，我不會讓妳白跑腿，五十塊大洋，連昨夜兒那五十塊，妳正好湊足一百，這筆錢不算小啊！」

「可是……」

「別推托啦！現在去弄點吃的，喝的，夜裏要趕路，不吃飽是不行的。」濮陽的神態突然輕鬆起來。

整個下午又是在極爲和諧的氣氛下渡過。

楊二嫂顯得很合作，濮陽也很放心。終於，天逐漸暗了下來，又到上燈時候。

濮陽精神很好，楊二嫂反有些惴惴不安了。

「楊二嫂！這是五十塊大洋，請收下吧。」

楊二嫂看着桌上那捲大洋，沒有去動手。

「有一個問題，妳必須了解：我被找去，殺頭也好，坐牢也好，對妳都沒有好處，我逃了，對妳也沒有壞處。」

「我知道。」楊二嫂很認眞地回答。

「既然知道，那妳就不要玩任何花樣了。」

「濮先生，你放心我不會這麼作。」

「東邊的柵口有守衛，是不是？但是只有一個人，妳想法子去纏住他，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行了。」

「濮先生，我用什麼法子來纏住他好呢？」

「很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找他說話。按常情推斷，守衛的一定會問妳：楊二嫂，大黑天，妳上那兒去呀？妳可以信口胡謅，比方說，妳最近運氣不好，想去關帝廟求關老爺托夢……靠他近點，擋住他，就行了。」

「咱倆一塊兒走嗎？」

「不！妳先走，我在後面跟着……楊二嫂！我再說最後一次，玩花樣是對妳絕對沒有好處的。」

「濮先生，這話你要說多少遍呀？我不會玩花樣的，你放心吧……咱們這就去嗎？」

「妳先走，出門的時候別忘記把燈熄掉。」

楊二嫂誠心誠意想帶濮陽脫身，一來由於她對濮陽是印象不錯，二來吳連飛又沒有交代她什麼，她並沒有帮助吳連飛逮捕濮陽的義務和責任。

她完全依照濮陽的囑咐，走向東頭的柵口。

那兒有人守衛，然而守衛的人理也沒有理她。

她只得主動走過去，和那守衛的擠七擠八，扯東聊西。她特別將身靠近，擋住了守衛的視綫。

濮陽說只要一眨眼的工夫，而她却扯了老半天。

盤算濮陽可能已經脫身離去，她才離開了東頭柵口。

臥虎鎭西頭也有柵口，也有守衛。從西邊出去，只有一條路，可是走到五里舖的時候却有一條三岔口，分向三個不同的去處。

三岔口有一家野舖子，這時連個鬼影兒也沒有。

不過，從臥虎鎭的方向却有一個人疾步行來。

這個人到了三岔口就停了下來，他似乎在決定去向。

就在這一瞬間，暗影中突然跳出來十幾個人。

這十幾個人動作非常俐落，將那個孤獨的人包圍住了。

在這十幾個人當中，有一個却是吳連飛。

他不是押犯人去縣裏了嗎？

那個被包圍的人是濮陽。

他不是從臥虎鎭的東頭溜出去了嗎？濮陽爲什麼走了相反的方向？吳連飛竟然會在這裏等着他？這是一團謎。

他們面對面，正要解開這團謎。

先開口的是吳連飛：「濮先生，江湖路太窄了。」

「的確想不到。」濮陽的態度很是冷靜。

「不過，我是早想到了。江湖人物有江湖人物的習慣，你們有一句口頭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你們喜歡聲東擊西。當楊二嫂在東頭柵口出現的時候，我就知道你要從西頭離開，果然不錯。」

「我想問一問：你要指控我犯了什麼罪。」

「我並不想治你的罪，何況你也沒犯什麼罪。」

「你不是指稱我在關帝廟前殺了兩個土混混嗎？」

「濮先生，淪落江湖，想必有不得已

的苦衷，我並不會因此將你的人格看低。我請問一件事：情勢到了這種地步，你會維護自己而說謊嗎？」

「不會。」

「我相信。」

「那麼，你要問我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你和錢掌櫃的關係。」

「朋友。」

「老朋友？新朋友？好朋友？普通朋友？」

「認識不少年，交情也不算太壞。」

「在這次假刦持的事件中，你扮演的什麼脚色？」

「我只爲他設計。他向我吐苦水，說徐三爺待人太苛，他想出口氣，我就爲他出了這個點子。」

「是誰去找那三個歹徒？」

「我不知道，而且我事先申明不參與其事。」

「濮先生，根據我的推斷，那三個歹徒是本地那三個土混混去找的，爲了防範事後洩密，你在關帝廟將刀疤薛老九，蝙蝠張殺之滅口。大脚顏老七未見踪跡，也許正埋伏在那三個歹徒的窩穴處，等他們回去，也殺之滅口。不過，這種推斷有個漏洞，到最後誰顏殺老七？」

「吳團練，你這個推斷可能有了錯誤了。」

「哦！能予以指點嗎？」

「三個歹徒死在徐家大院，對你的動態却瞭若指掌，是誰向他們暗中傳遞消息的？」

吳連飛反問：「你說是誰？」

「如果顏老七不在臥虎鎭，而我去關帝廟，薛老九和蝙蝠張也在那兒等待死神的光臨，那還有誰？」

吳連飛沒有說話，他似在思索什麼。過了一陣他才開口說：「在徐家大院出事那一天，有個路客在虎頭茶園喝茶，遺忘了一個柳條包，林虎頭以爲他會回去找，結果那位路客却沒有回去，後來那個柳條包也不見了。根據林虎頭的描述，那個路客就是三個歹徒其中一個。濮先生：你看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傳遞物品的一種慣常手法。」

「我知道！如果別人將東西傳給歹徒，那必然是付酬勞。現在是歹徒傳東西給別人，那會是什麼？」

濮陽也沉然了，他顯然也需要思索。

「後來那柳條包在關帝廟前二屍浴血的現場發現，已經是空無一物了。」

「哦！」吳連飛打了一個手勢，身旁立刻有人拿出了那個柳條包，然後遞到濮陽的手裏。

「濮先生，你以前看見過這個柳條包嗎？」

其實吳連飛這問是多餘的，這並不是什麼稀罕之物，就算濮陽見過，也不會有什麼深刻的印象。

殊不知濮陽的回答使人大感意外。

「我見過。」濮陽回答非常肯定。

「在那兒見過。」

「在錢掌櫃那裏，」濮陽還加以補充。「他作糧食買賣，每一次去縣城，他都帶着好幾個柳條包，裏面裝着糧食樣品，爲了怕糧食漏出，所以柳條包編得格外精密。」

「不會錯嗎？」

「吳團練！我的記性不會是那麼差勁的。」

「力新的柳條包，到了歹徒的手裏，再從歹徒的手裏傳遞給另一個人，柳條包裏裝的是什麼？」

「徐三爺家裏沒有遺失過什麼東西的嗎？」

「據徐三爺說，他家裏根本就沒有錢財。」

「那不一定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那件東西對錢力新也許很重要……」

「時間上又不對，那是白天發生的事情……」

「吳團練！你問過嗎？三個歹徒是什麼時候進佔徐家大院的？」

「傍晚。」

「抱歉！其中的原因我就想不出來的了。」

「濮先生！你爲錢力新設計這件事，可得多少酬勞？」

「沒有半分錢。」

「那你圖什麼？」

「錢力新要在縣城開一家糧食店，他教我在那邊掌管店務，人總要圖一個安定之所，想不到路又走錯了。」

「那邊設有一個家野舖子，你瞧見了嗎？」

「嗯！」

「還有最後一條路，你可以走走。」

吳連飛很誠懇。「去和錢力新談談，讓他爲我們解開這個謎。」

「錢力新在野舖子裏？」濮陽顯得很驚奇。

「是的。鍾五星也在。我本來想把他們送到縣裏去的，可是我覺得這個案子還不算全破案，其中還有許多破綻，濮先生，任何人都不願作美中不足的事呀！」

「吳團練！讓我盡力試試看吧！」

野舖子裏點着一盞微弱的油燈，鍾五星和錢力新坐在一副座頭上，桌上擺着乾糧，茶水，二人却無心食用。

無人看守，但他們並沒有逃，逃也逃不掉。

當他們看見濮陽進來時，都大吃了一驚。

濮陽在他們面前坐了下來。

「錢掌櫃！」濮陽緩緩地說：「眞是沒想到，咱們還能在這兒見面。」

「你是怎麼來的？」

「自投羅網。」

「你說些什麼呀？沒人看着你，沒有人跟着你，脚長在你身上，你不會走？不會跑嗎？」

「錢掌櫃！我在關外幹過鬍匪，那種歲月不是很自在嗎？我爲什麼要脫離那種生涯？在咱們的四週有一道無形的網，你有再大的本事，也脫不開這張網……」

「濮陽！別跟我說這些，我聽不進去了。」

「錢掌櫃！你現在如不仔細聽我的話，也許你就會墜入萬刦不復的境地……」

「好！好！你說吧！」

「薛老九和蝙蝠張是誰殺的？」

「你倒問起我來了，吳連飛說你殺了他們……」

「我沒有殺人，我比誰都明白。」

「不是你，那又是誰？」

「錢掌櫃！我正要問你哩！你應該是最清楚的。」

鍾五星似乎不關心他們所談論的問題，竟然伏案打起瞌睡來了。

「濮陽！我根本就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錢掌櫃！你有很多只那種柳條包，是嗎？」

「你提這幹嗎？」

「有一只柳條包到了一個歹徒的手裏，裏頭裝了東西，他故意遺留在虎頭茶園，後來被別人拿走了，這是怎麼回事？」

「濮陽！你是怎麼回事呀？盡提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瞧見吳連飛了嗎？他在玩什麼花樣？」

濮陽的臉色沉了下來：「錢掌櫃！這句話應該問你，你到底玩什麼花樣？」

錢力新先是一楞，緊接着他又以責備的語氣說：「濮陽！現在你少說廢話，你最好趕緊離開此地。」

「不，我不願再逃，我要把事情弄明白。」

「弄明白什麼？」

「好像還差了一個人。」

「誰？」

「大脚顏老七。」

「濮陽！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顏老七始終沒有露面，我猜想：那大概是你的一着伏兵。而且，你又如此鎮定，似乎胸有成竹。」

「濮陽，只要你不到案，吳連飛就是把我送到縣裏去，也治不了我什麼罪。放心！我答應你的事，早晚會兌現。吳連飛算不了一回事，我遲早會扳倒他。」

「錢掌櫃！有一件你一定沒想到。」

「哦？」

「世界上有一樣最具權威的東西，即使是十惡不赦的人，見到它也會俯首貼耳，馴服異常。」

「什麼東西？」

「良心！」濮陽很用力地說出這兩個字。

錢力新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發現事態不妙了。

「在良心驅使下，我決定到案。」

「濮陽！」錢力新咆哮着：「你會後悔。」

「我正是怕後悔，所以才決定到案。錢掌櫃！有我到案說明一切，你的罪責可就不算輕了。」

鍾五星再也沒法打瞌睡了，他插口說：「這不是讓吳連飛高興得笑掉大牙嗎？說吧！你要多少錢？」

「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他何用？」

「老弟！有錢你就能過好日子。說個數兒，錢掌櫃不會虧待你。就算他不拿，我拿，行了吧？」

錢力新也跟着說：「濮陽，沒關係，如果你眞想要幾文花花，儘管開口，我絕不會小氣的。」

「錢掌櫃！我不要錢！」

「你要什麼？」

「眞相。」

「眞相？」

「是的，我要知道眞相。」

「眞相就是這麼回事，徐三爺待我太刻薄，我要給他一點教訓，順便嘛！弄他幾文，他不是大善人嗎？」

「這是表面上的情況，內情並不是如此。」

「濮陽！你倒說說看，內情又是怎樣呢？」

「你說，因爲只有你才明白內情。」

「力新老弟！」鍾五星臉上也流露了狐疑之色，「難道你在玩什麼花樣？表面上是一套，內裏又是另一套。」

「別聽他胡扯！」

「錢掌櫃！有兩件事你沒交代清楚！一是那只柳條包，一是顏老七的下落。錢掌櫃，你一定要交代個明白。」

「好吧！你想知道我就告訴你，柳條包是我裝現大洋送給歹徒的，當初約定當這只柳條包在臥虎鎮虎頭茶園出現的時候就是歹徒已經動手了，沒有別的用意。」

錢力新的解釋還合理，是可信的。

「顏老七呢？」

「他在途中埋伏，打算殺那三個歹徒滅口。」

這與吳連飛的推斷完全相符合。

不過，濮陽却不信。

「錢掌櫃！這是假話，我不信。」

「你不信，我又有什麼辦法？」

「憑顏老七的本事，他眞能以一對三嗎？」

「濮陽！你到底想怎麼樣？你是存心找我麻煩呀！」

「錢掌櫃！我發現上了你的大當。」

「濮陽！你簡直就不像是個混混，臨場胆怯，行事猶豫，事後又悔，說吧！你到底想怎麼樣？」

「錢掌櫃！你說對了，我是不配作混混，因爲我還有良知和自尊，本想到你這兒求一碗安穩飯，誰知道又是一場空，現在我什麼都不求，只求明瞭眞相。」

「什麼眞相？」錢力新血脈賁張地咆哮起來：「濮陽！我告訴你，連吳連飛也把我無可奈何，你又能怎樣？」

「既然如此，那我就只有得罪了。」

「你又想怎樣？」錢力新仍然面無懼色。

「剛才吳連飛跟我談了個交換條件，他知道縣裏你有熟人，這點小紕漏還不能把你怎麼樣，可是，臥虎鎮如有你錢掌櫃在，他那個團練幹起來實在不够威風，他教我將你幹掉，就在這兒，錢掌櫃，你不仁，我不義……」

錢力新倏地跳了起來，現在，他才面現驚色。

鍾五星連忙打圓場：「濮先生，早先旣是朋友，又何必現在翻臉，你呀！被吳連飛利用上啦！」

「鍾爺！你背上揹了三條命案，你明白嗎？」

「那三個歹徒該死，這沒有什麼大不了。何況，誰又能證明茶壺裏的毒藥是我放進去的呢？」

「殺人者死古有鐵律，你知道嗎？」

「濮先生，你放心吧，錢掌櫃早在縣裏打點好啦！」

「鍾爺！你不會死在刑場上，你放心吧。」

「當然，我對錢掌櫃絕對有信心。」

「可是你要死在這兒，就是現在。」

「哦？」鍾五星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吳連飛要除去錢掌櫃，可是，你知道這個秘密，當然要殺你滅口，事後說你們畏罪潛逃就行了。」

「濮陽！」錢力新突又鎮定下來。「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那是因爲你並沒有以誠待我……」話聲未落，濮陽的手中已多了一把鋒利的七首。

那把七首是從袖管中抽出來的。

江湖上的殺手分三等：腰間插刀的最下等，靴筒藏刀的是第二等，袖管中帶刀的才是頂尖好手。

濮陽當然是一把好手，那是可以肯定的。刀光霍霍，對任何人都能產生一種致命的威脅。

「老七！」錢力新突然大喊一聲。

一條人影倏地從野舖子那道半截牆的上端飛了過來，人在半空中，穿着多耳麻鞋的大脚丫子已經踢向濮陽執刀的右腕，快，疾，勁道十足，任何人都難以躱過。

濮陽當然也沒有例外，他根本就沒有躱。脚尖一觸他的手腕，手中刀就脫手而飛。但他那隻右掌却倏地翻了過來。

叭！濮陽竟然將那隻飛來之脚給扣住了。人正在半空中，另一隻脚又踢了過來。叭！那隻脚又被濮陽另一隻手扣住了。

突襲者成了倒掛金鈎，這人是大脚顏老七。他脚丫子上的功夫的確名不虛傳。

吳連飛緩緩走進，陳標和唐金林則飛快地聯袂衝上，將大脚顏老七制住了。

濮陽緩緩地說：「吳團練，你的估計實在令人佩服。」

吳連飛淡淡一笑：「這不稀奇，凡事都有因果。我爲人太剛，而錢掌櫃在臥虎鎮稱雄道霸，若有我吳連飛在，他就難了心願，所以千方百計想除去我。」

「吳團練，」錢力新連忙解釋：「你誤會了。」

「錢掌櫃！你不必解釋，你的心思我完全明白，如果你的計劃成功，臥虎鎮的每一個人都會責難，我這個團練自然幹不成。不幸你却失敗了，於是你教大脚顏老七埋伏在途中，想置我於死地。我的估計沒錯吧？」

「吳團練！你想錯了，我那有那麼大的胆子呀？」

「錢力新！你到縣衙門去辯解吧！大脚顏老七在混混當中是比較突出的，其實，你早就該滅他的口。他有一個長處，就是從來不說謊，這你沒有想到吧？」

顏老七吁吁地叫道：「吳團練，老子服了你，你就好像是老子肚裏的蛔蟲，什麼都瞞不住你，沒關係，殺了頭，碗大個疤，十八年之後再跟你比比高低。」

故事完了，惡人給罪，好人出頭。

不動如山！這是金科玉律。

自亘古以來，這個世界已經有過多少次災變，只有崇山峻嶺永遠挺拔矗立着。

——續完——

旗正飄飄

·本文承自第69頁·

雖是火傷鏢傷，而今又被穆剛發掌震傷，但吳蒼一見白龍旗，竟似服下了仙藥靈丹，起死回了生，竟能一躍而起，穆剛眼見吳蒼是命已不保了，正仰面狂笑，血仇即報，得意得把鋼臂高高揚起，那會料到吳蒼陡然暴身躍起，而且撲到他胸前，棄旱烟竿，翻鐵掌，嘿的猛吸一口眞氣，一掌拍在穆剛胸上，穆剛大吼一聲，雖然身已被震起，但鋼臂也閃電般落下，幾乎硬生生把吳蒼的一條左臂抓落！兩人也同時跌倒出去，那吳蒼斷了左臂，更是成了個血人，滿地亂滾，但穆剛着了吳蒼用上了畢生功力的那一掌，亦心脈震裂！若然不是濃烟匝地，穆剛雖然得意忘形，亦不會傷在重傷吳蒼掌下，當眞是惡有惡報。

吳蒼竟然沒暈過去，一個念頭在他未死的心中騰起：「死也要見我那老哥哥一面！」便是能够紮住斷臂，他也不去包紮，他！這口氣還能保得住多久！怎能再躭延時刻！

任那血如泉湧，一滾，再滾，終於掙扎着撐起身來，終於撲到了峯下，仰望白龍旗，旗正飄飄！但他已再無能爲，一腔鮮血，最後一滴已洒在峯前，峯上有他的老哥哥，白龍旗，旗正飄飄！

旗在人在，那麼，老哥哥尚在人間，在峯上！那麼，他的滿腔熱血盡洒峯前，洒在老哥哥脚下，洒在白龍旗下，吳蒼，死亦瞑目了。

他瞑目了！唇邊留着微笑，也是個血的微笑，因爲他已成了個血人。

吳蒼在峯下瞑目，峯上的梅天龍却在那同一瞬間，睜開了眼來。

他身後站着個少年，就是那從關外來的少年，一臂高舉，高高的擧起白龍旗，旗在迎風招展，獵獵作响，胡大海手中抱着八卦刀。梅天龍的脚下躺着個血人，正是吳蒼的屍體，是胡大海望見白龍旗，也向峯上奔來，發現了瞑目含笑的吳蒼屍體，把他負上了峯來。

當眞是東莊血洗，除這三人外，鷄犬不留麼？遙見白龍旗迎風招展，脫出火海而來的，尚有俏羅刹，正牽着倖存的五個鏢行老兄弟，雖然人人帶傷，但仍緊守住峯腰，那是唯一上峯之路。

火漸漸熄了，濃烟把巳然倒塌的整個莊園吞噬了，也吞噬了莊中二十餘口人，也吞噬了所有來襲的賊人。穆剛是最後喪生的一個，秦中三煞最先死在梅天龍的金錢鏢下。胡大海的八卦刀大展神威，刀斃五個賊人，但莊門之側所見的辛十一娘屍首，却不知是何人所殺。

白龍旗在迎風招展，刼後餘生的人，聚在白龍旗下，也聚着血染而瞑目含笑的吳蒼屍首。

梅天龍悠悠醒來，一見吳蒼的血屍，哭喊一聲：「老兄弟……」又暈了過去！

峯下大地烟火滾滾，頭上雲天蒼蒼茫茫，這天地之間矗立莊前的峯頭，少年高擧的白龍旗迎風獵獵，旗正飄飄。（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錢木兒應承帶桑羽青去西北見東凡和尚，桑羽青不禁欣喜，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一夜，白嬋突然出現並叫他出外談話，白嬋透露自己也是來找東凡和尚報仇的，桑羽青才放下心鎖。誰料在一個店小二的口中獲悉白嬋與錢木兒曾有交往，心中又湧起一團疑雲。三匹馬在雪夜飛馳至一荒廢的尼古庵，三人就在庵內宿，桑羽青與錢木兒夜談，無論在言語或行爲中，找不到他一絲僞善的痕跡，夜深，桑羽青輾轉不能寐，忽然看見窻外一條黑影閃過——

莫道女兒嬌　須防美人計

桑羽青想着，身形一幌，如同一陣清風也似，飛上了屋頂，眞個是輕快已極！

桑羽青足踏着房頂上的堅冰，望見那條黑影在七八丈外，向自己點手。

由於天色昏暗，看不清楚，只見那人穿了一身勁裝，點手後，回身如飛而去。

桑羽青一言不發，身形一拔，如同一隻巨鷹，撲出了七八丈遠，追了過去。

他們先後翻出了院牆，那人在牆根停下，桑羽青追上後才看清了原來是白嬋。

桑羽青很是詫異，說道：「原來是妳，妳怎麼不穿白衣服了？」

白嬋低聲道：「錢木兒可在房中？」

桑羽青詫異道：「在呀！怎麼？」

白嬋笑道：「沒什麼！我是怕他逃脫了。」

桑羽青一笑，未曾追問下去，白嬋又道：「白天他與你們在一起，我不得聯絡，只有這個時間抽空來。」

桑羽青問道：「姑娘這麼晚來找我，莫非有什麼事麼？」

白嬋道：「我想我若是老露面，恐怕會引起他疑心，所以想來打聽一下，他有沒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他只說要到西北去，什麼地方並沒有說。」

白嬋點了點頭，沉思了一下，說道：「白天我在酒店露面之後他有說什麼？」

桑羽青笑道：「他只誇姑娘漂亮，別的沒有什麼。」

白嬋道：「那就好，我可以暗中注意，是否還有人與他聯絡。」

桑羽青心中好笑，忖道：「妳還當我不知道呢！」

他想着便道：「西北地方我從未去過，這沿途的地勢也不清楚，這條路姑娘可走過？」

白嬋搖頭道：「我與你一樣，是在江南長大，這條路還是第一次走，我只有跟着你們。」

桑羽青心中忖道：「店小二分明說，她時常走這條路，如今她果然在騙我，看來確是錢木兒一路的人了。」

想到這裏，桑羽青心中不禁非常沉痛，因爲白嬋是他所摯愛的人。

這時白嬋又道：「我今天在路上，又發現了好幾個行踪不明的人，也奔了這條路，你與錢木兒在一起，可要當心，不要中了他的詭計。」

桑羽青也不知道她說的眞假，聞言笑道：「多謝姑娘關心，我不要緊，倒是姑娘單身一人，處處要小心才好！」

桑羽青的語氣很見懇！充滿了關愛之情，白嬋仰起了頭，目光射在了他的臉上，低聲道：「謝謝你，我會留意的。」

當桑羽青明亮的眸子與她接觸時，她不禁低下了頭，顯得有些不自然。

借着雪光的反映，桑羽青見她明目皓齒，秀美已極，不禁輕聲的嘆了一口氣，忖道：「可惜她竟不是正路人……」

白嬋抬起了頭，問道：「你爲什麼嘆氣？」

桑羽青苦笑道：「我想到姑娘隻身流浪江湖，與我的遭遇一般，不禁有同病相憐之感。」

白嬋張口欲語，但是並未說話，這一剎那，她的情形似很複雜。

桑羽青由她的眸子中，望出了她對自己的愛慕之情，同時她臉上也有一種掩不住的愧色。

他不禁在心頭嘆了一口氣，忖道：「或許她是身不由己，奉命與錢木兒來共同對付我的，這也是天命，怪不得了。」

白嬋輕聲問道：「你又在想什麼？」

桑羽青笑道：「什麼也沒想，或許是姑娘長得太美，竟把我看迷了。」

白嬋嘴角泛起了一絲笑容，臉上也掛上了幾絲少女特有的矜持，看來是特別誘人。

桑羽青不禁心神一盪，他有一種潛在的衝動，幾乎忍不住要去握她的手！

但是，他還是忍住了，把那股突來的慾火，深深的埋在心裏。

這一霎那，他們都靜止着，白嬋似乎在等待着桑羽青對她有什麼舉動，但是她失望得很，面前這個英俊健壯的年青人，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

寒風吹下了一陣枝頭的積雪，他們才驚覺過來，桑羽青笑道：「你看！我們怎麼都發呆了？」

白嬋接口道：「是你先發呆的！」

這時，寺廟之中傳來一兩聲輕微的馬嘶之聲，桑羽青不禁一驚，說道：「啊！廟裏可能有事，我要去看看。」

白嬋說道：「或許是天寒，馬太冷了吧。」

桑羽青搖頭道：「我的馬是無故不會叫的。」

白嬋點頭道：「好吧！我們再聯絡，我會找你的。」

桑羽青點點頭，轉身而去，他很快的趕回了廟中，直撲後院。

在草廐之下，只剩下了兩匹馬，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啊！莫非錢木兒跑了！」

他到近一看，發現失踪的却是小猴兒的馬，心中不禁大爲奇怪，忖道：「這兩匹馬除了我與小猴兒外，誰也騎不走的，難道是小猴兒走了？」

想到這裏，桑羽青便要向臥室奔去，但是一個低沉的聲音！由黑暗之中傳了過來，說道：「什麼人敢在此亂闖？」

桑羽青一驚，身子一轉，已然撲了過去，口中喝道：「海天一鷗在此。」

他右掌擊出，一股急勁的掌力，向發聲之處劈了過去，聲勢甚是驚人！

那隱伏着的人，似知桑羽青的掌力厲害，所以就在桑羽青才發掌時，他已然「刷！」的一聲！向左方逃走，速度很是快疾。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逃得過麼？」

只見他身如夜鷹，凌空拔起了一丈多高，疾如狂風般向那人撲了過去。

那人見桑羽青身法如此快速，似乎大吃一驚，沒命的狂奔。

桑羽青那裏容他逃走，一連兩個起落，已然到了他背後，右掌一伸抓了下來，口中喝道：「朋友！留下來談談！」

那夜行人知道逃不過，他猛然向右滑出了半步，身子擰了過去，雙掌齊出，以「推窻望月」的招式，向桑羽青的小腹擊來。

桑羽青一聲輕笑，身子已然轉開，說道：「你差得遠了！」

他一指拂下，正點在了那人的「肩井穴」，只聽他「啊唷！」一聲，翻落在雪地裏。

桑羽青冷笑道：「這麼能耐居然敢來犯事？」

說着彎腰要把他提起來，身旁却聽一陣急風，一個喝道：「打！」

桑羽青在他「打！」字還未說完時，身子已然飄開了去，他足未着地，大袖一擺，一陣狂風般轉了過去。

發暗器之人，料不到桑羽青這高身手，不禁大吃一驚，他一揚手，大蓬銀光迎面而來，向桑羽青全身射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破銅爛鐵也想傷人？」

只見他袍袖一翻，那大蓬暗器如同遇見一股極强的勁風，全被掃了回來！

夜行人大驚，叫道：「師哥快來！」

桑羽青已經逼到他身後，笑道：「所有的都出來吧！」

他二指如電，向夜行人的背心點去，夜行人拚命閃躲，搶出了好幾步，幾乎摔倒在雪地中。

桑羽青趕上一步，一把抓了起來，那人驚痛交集，大聲叫道：「師哥快……」

他叫着，手脚亂舞，向桑羽青身上亂踢亂打，桑羽青不禁心頭火起，喝道：「去罷！」

隨着這聲大喝，揚手之下，把他甩出了一丈多高，落向浮雪之中。

那人嚇得魂飛天外，口中怪叫不已，落下之時，還能以「春農施耕」的身法落地，但是當他足尖着地之時，身子却猛然一歪，摔倒在雪地中，立時昏了過去。

這不過一剎那的時間，桑羽青已然連取二人，四下却無動靜，桑羽青朗聲道：「還有什麼人？」

說過之後，却是無人答話，桑羽青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他走向前，準備把那人提起來詢問。

這時背後傳來一個聲音道：「姓桑的慢動手！」

桑羽青回過了身，只見五六丈外，一叢短樹之旁，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長衫，雖然看不清面貌，但是由他那體型和聲音來推斷，差不多只有三十幾歲。

桑羽青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說道：「別管我是誰，還是先問我的來意好些。」

桑羽青接口答道：「好！你的來意如何？」

那人笑着道：「想找你少俠討一件東西！」

桑羽青忍住怒氣，說道：「找我要東西不簡單，你要露兩手給我看。」

那人陰冷的說道：「把你身上那口寶劍留下，萬事皆休！」

桑羽青聞言大笑道：「哈哈！憑你也敢要我這口寶劍？眞是胆大包天了！朋友，我姓桑的向來不過份，現在給你幾句忠言，報了門戶之後，趕快帶了這兩個膿包走，否則凍壞了，怎麼向大人交待？」

那人氣得連連冷笑，說道：「你先別

狂，告訴你，我們若是沒有把握，也不來犯你了。」

說到這裏，前院也有喝叱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小猴兒不知是否在前面……」

才想到這裏，便聽那人叫道：「兄弟們上！」

立時「忽啦！」一聲，一連擁出了七八個人，團團圍住了桑羽青，另有幾人把受傷的人抬走。

桑羽青實在忍不住，大笑道：「看來成了孩子們打架了！哈哈！……」

那爲首之人好似壯了膽，他冷笑着說道：「姓桑的，我們不難爲你，只要你把身上的寶劍留下，絕不傷你分毫！」

桑羽青實在怒氣難忍，冷笑道：「你們眞是胆大包天，自己也不量量自己有多高，眞個叫人氣笑不得！」

那人不顧桑羽青的訕笑，又道：「我們來的人還不止這些，你如果聰明，還是把寶劍留下的好！」

桑羽青忍着怒氣，說道：「憑你們這點能耐，居然還能看出這口寶劍的好處，眞是叫我詫異！你們之中，有誰能說出這口寶劍的名字？」

那一羣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話來，桑羽青氣得連連搖頭道：「咳！你們這些混的人，眞是越來越差了，自己連東南西北都不知道，硬要跑來送死！」

那爲首之人，咳嗽了一聲，說道：「咳！這……你別管我們的事，快把寶劍留下！」

桑羽青目射寒光，朗聲道：「難道你們就找不出一個像樣的人物來索劍麼？」

那中年漢子不答桑羽青的話，回頭對衆人道：「兄弟們，這小子不知好歹，咱們還是動手吧！」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氣得劍眉飛揚，啐道：「呸！憑你們還談動手？眞個笑死我也……」

桑羽青的話還未說完，那壯漢一聲令下：「兄弟們上！」

立時「忽啦」一聲，七八條大漢一齊向桑羽青擁了過來，一時拳脚齊下。

但是當他們招式盡出之時，却發現桑羽青已然不知去向，慌忙往回收招。

有些人收招不及，居然打上了自己人，摔倒在雪地中，一片怪叫。

這種情形看在了桑羽青的眼中，眞個氣得要吐血，同時也毫無意思與他們糾纏，厲聲道：「你們若是再不知死活，我可不留情了！」

那一羣人雖然武功不高，但是勇氣可嘉，他們大聲的吶喊着，再度向桑羽青衝了過來，好似拚命一般！

桑羽青心頭火起，一聲怒喝，只見他如同一條鬼影般，在人羣之中幾個盤旋，便聽得一片「噯唷！」之聲，那八個人七橫八豎，全躺在了雪地上。

原來他們都中了桑羽青所點的穴道，一個個動彈不得，口中不住的呻吟。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也懶得再理他們，說道：「暫時饒過你們！」

他心中惦記着小猴兒及錢木兒，所以匆匆向前趕去，準備少時再來詢問他們。

桑羽青展開了身形，如同一隻怪鳥一般，幾個起落，已是數十丈外，快得連風都趕不上他。

他很快的撲到了那間禪房，見室內燃着燈光，心中很是詫異，入房之後，室中竟無一人，小猴兒及錢木兒均無踪影。

桑羽青滿腹疑惑，出得房來，細細的察看只見雪地之中，一片凌亂的足印，好似有人在此動過手。

可是當他循着足印仔細察看時，竟不知消失於何方，除了門口這一塊地方外，附近數十丈內，竟連一個足印也無。

這時桑羽青不禁深深的迷惑了，由於小猴兒的馬也失踪了，這使他想不出道理來。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忖道：「我還是把那幾個蠢貨問一問，此事必然與他們有些關係。」

桑羽青想着，極快的奔向了後院，到達之時，不禁又令他大吃一驚！

原來那七橫八豎躺着的八個人，竟然一個也不見了，桑羽青很是懊惱，忖道：「我應該早些問他們才對！」

這時毫無綫索可查，桑羽青不禁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他很快的把這一帶查看一遍，仍然找不着一個人影。

無奈之下，桑羽青只好回房而去，當他走到門外之時，不禁又吃了一驚。

原來一個老婆婆的影子，映在了窗紙上，桑羽青心中一凜，忖道：「這是什麼人？怎會在此出現？」

才想到這裏，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進來，說道：「桑羽青，你進來！」

桑羽青心中更是詫異，他來不及思索，已經推門而入。

大炕之上，坐着一個白髮的老婆婆，她年紀也在七十開外了，但是精神極好，童顏鶴髮，絲毫不見蒼老。

她穿着一件深黑色的長衣，雙目烱烱有神。

桑羽青問道：「老婆婆，妳是什麼人？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老婆婆一笑道：「我叫羅英。」

桑羽青却想不出有什麼厲害的人物叫羅英，當時拱了拱手說道：「老婆婆有何見教？」

羅英說道：「我知道你此去是要尋找東凡和尚，我也知道你桑門十五年前的慘變，是爲着你這柄『青光劍』和『星月劍譜』……」

她說到這裏，桑羽青早已大驚失色，厲聲道：「妳……妳是什麼人？妳怎麼知道這麼多？」

羅英嘴角含着微笑，看來像是一個慈祥的老婆婆，她指着一張櫈子道：「孩子你坐下來，我自會告訴你。」

桑羽青驚疑參半的坐了下來，羅英接着說道：「由於你身受之慘，你立志復仇，原是理所當然的事，我亦不該來阻止你，不過有些特別的原因，我不得不勸你放棄……」

桑羽青被她引起舊創，悲憤異常，搖頭道：「老婆婆，我復仇之志，比鐵石還堅，任何人也阻擋不住。」

羅英微微一怔，說道：「你們這些年青人，只知道復仇，對於當時的情形，你能了解多少呢？」

桑羽青怒道：「他以出家之人，殺我滿門，竊取家傳至寶，可憐我先父還以他爲救星，誰知……」

桑羽青說到這裏，由於悲憤過度，淚水在眼睛中打轉，但是並沒有流下來，他停止說話，胸頭不住的起伏着。

羅英的目光，一直盯在桑羽青的臉上，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種關愛之情。

她嘆息着道：「唉！你這孩子，竟與你爹爹一樣的脾氣！」

桑羽青一驚，問道：「妳……妳是什麼人？」

羅英又嘆了口氣，說道：「我認識你父母，不但認識，還是很親近的朋友。」

桑羽青一陣心酸，強忍住淚，說道：「妳既是先父母的朋友，就該鼓勵我復仇才對！」

羅英點頭道：「不錯，我應該如此，可是你有多大的功夫？你知道東凡和尚有多大的功夫？」

桑羽青悍然搖頭道：「我不管。」

羅英接道：「你爹爹年青時鋒芒太露，揚名天下，他的一身武功也眞是够得上一流，桑門劍法，飲譽江湖，一柄寶劍上有三十幾年的純功夫，可還不是東凡的對手，你又有多大能耐？有多少年的功夫？十五年！十五年的功夫，居然敢找東凡和尚復仇，孩子，簡直是妄想。」

她說到後來，好似非常激憤，臉漲得紅紅的。

桑羽青霍然起立，叫道：「我不管！我一定要手刃東凡和尚……」

羅英立時沉默下來，桑羽青道：「你莫非是東凡和尚派來的說客？可是他害怕了？」

羅英的臉上有一種痛苦之情，可是她極力的掩飾着，使人很是難解。

她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可惜我……我現在不能帮助你……」

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叫道：「我不要人帮助！我不認識妳，妳少管這件事，不然妳就是我的死敵……」

他再度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雙手緊緊的握住，看來很是可怕。

羅英傷心的說道：「你自然是不認識我的……孩子，你有這番志氣，我是很高興的，我想你亡故的父母也會爲你高興，可是他們知道你冒險復仇，恐怕也會焦急……你實在太冒險了。」

桑羽青漸漸冷靜下來，愕然的望着這個老婆婆，他心中詫異萬分，弄不清這個老婆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爲何如此的關愛自己。

羅英又問道：「你這十五年可是一直都在苦練武功麼？」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沒有片刻荒廢！」

羅英點了點頭，又道：「你是隨何人學藝的？」

由於石塵子傳藝之時，曾經再三告誡桑羽青，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准把他的名字說出來，所以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家師的姓名，恕我難以奉告。」

羅英好似很着急，又顯得有些不悅，她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你這孩子，不能怪你，不能怪你！」

桑羽青心中萬分詫異，弄不清這個老婆婆是幹什麼的，默然的望着她。

羅英也正在望着她，半晌，她才說道：「你這孩子的骨格和相貌，天賦都是奇佳，若是傳你武藝的人，眞是高人，或許你可以勝得過東凡和尚，否則……」她說着連連的搖頭，嘆息不已。

桑羽青實在忍不住一步跨到了她的面前，說道：「妳到底是誰？把東凡和尚說得這麼厲害？」

羅英緩緩的站起了身子，說道：「到時候我自然會來告訴你，現在我要走了。走了！」

桑羽青攔住了她的身前說道：「妳不能走，妳不說明身份，我不能讓妳走。」

羅英笑道：「怎麼？你這孩子難道要向我這個老婆婆動手不成？」

桑羽青不禁愕然而立，對於這個奇怪的老婆婆，他眞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羅英一臉的慈愛之情，桑羽青彷彿由她的雙眼之中，看出了一片極深的摯情，心中好不詫異。

她溫和的說道：「我知道現在勸你沒有用，不過你自己要時時想着，桑家只有你這一條後苗，你爹娘都是剛強的人物，我可不願意看見桑家從此絕了後。」

由她的口氣聽來，她必然與桑雲從夫婦有着極深厚的情誼，所以才如此的勸阻桑羽青。

桑羽青沉痛的說道：「除非我父母能由地下活過來，否則我寧可碎屍萬段，也要取東凡和尚的命！」

羅英慈祥的笑了起來，說道：「我知道桑家的孩子，都是有志氣的，太有志氣了，以至於……」

說到這裏，她目中充滿了淚，很快的轉過了頭，由桑羽青身旁走過。

桑羽青驚詫的跟了上去，羅英已然轉回了頭，說道：「過些時我會再來看你，你一切要小心。」

桑羽青茫然的點着頭，羅英又接着說道：「這個錢木兒，是江湖百年來少見的奇人，他不但得了東凡和尚的全部眞傳，並且另有遇合，你與他在一起，可千萬要小心。」

她諄諄的囑咐着，就如同是桑羽青的親人一般，使桑羽青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羅英說完了話，默默的看了桑羽青一陣，低聲道：「我走了。」

只見她一連幾個起落，已然消失在黑夜之中，比鬼還要快。

桑羽青追了下來，叫道：「老婆婆，妳到底是什麼人？」

可是他遍尋不得，羅英早已經不知去向。

這一霎那，桑羽青的心中，充滿了驚奇，疑惑，悲傷……情緒很是複雜。

這突來突去的老婆婆，語焉不詳的勸阻他復仇，但是由她的言談擧止，和流露出的感情看來，又分明毫無惡意。

相反的，她還表現出一股眞摯的感情，不禁使桑羽青深深的迷惑了。

他默默的想道：「照她的說法，似乎我絕不是東凡和尚的對手，復仇就等於送死……她好似也看準了我不如錢木兒。」

但是羅英的話，絲毫沒有使他氣餒，

這個不可一世的青年人，對於手刄仇人，有着絕大的信心，至於錢木兒，他更沒有放在心上。

他默默的自語道：「老婆婆，你那裏知道我的武功造詣？十五年來，不分寒暑晝夜，發奮苦練，如今找到東凡和尚的綫索，妳怎能叫我放棄？」

桑羽青自語了一陣，便把此事放開，錢木兒及小猴兒一直不見踪影！

他不禁疑惑不定，忖道：「小猴兒絕不會不辭而別，以他那身功夫，若是被人擄去，也絕不可能，那麼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桑羽青思索了半天，唯一的可能，便是小猴兒有什麼突然的事，暫時要離開這裏。

但是這種可能的情形也非常少，不過除此之外，桑羽青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錢木兒的下落也是一謎，但是他的馬還在草廐裏，同時他堅邀二人同行，絕不可能半途逸去！

桑羽青正在迷糊之際，突然，一個念頭閃電般掠入腦際，他忖道：「啊！他定是與白嬋相晤去了！」

想到這裏，桑羽青有一種莫明的憤怒，他決心要把錢木兒找出來。

只見他身起如雁，掠上了大殿的房頂，仔細打量四下的地勢。

這裏雖是山崗之上，但是由於冬季，樹葉早已落盡，所以沒有什麼隱秘之處。

桑羽青攏集了目光，四處巡視，突然他發現百十丈外有一座破落的小草棚。

他心中一動，忖道：「他們若是相晤，想必在那草棚之中。」

一念甫畢，身如清風般落了下來，再一幌動，已然掠出了院牆，既輕且快，如同是一片疾轉出去的羽毛。

由於錢木兒及白嬋都不是平常人物，所以桑羽青特別小心，他謹愼的掩飾自己的行藏，提氣輕身在寒林之中穿越前進。

那大片的積雪之上，竟然找不出半個足印。

不用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然逼近那座小草棚，兩下還餘三十餘丈時，桑羽青便放慢了速度。

果然，隱隱有談話之聲，由草棚之中傳出來了。

桑羽青緊緊的咬着牙，暗道：「白嬋！眞想不到妳居然是個內奸！」

他心中很是痛恨，並且感到極度的失望，因爲這些日子來，他已經不知不覺的愛上了白嬋。

寒風陣陣的吹着，刮起了地上，樹梢的浮雪，滿空飛舞。

這是一個凄涼而又寒冷的夜晚，桑羽青懷着一顆充滿了憤怒和疑惑的心，輕快的在樹叢之中向前移動。

漸漸的，他已經接近了這座草棚，相隔只有七八丈遠，他隱在了一塊被冰雪所結的大石之後。

他那雙明亮的眼睛，在注視着草棚之中。

果然不錯，就是錢木兒及白嬋，他們竟然擁在一起。

桑羽青感到一陣麻木，他整個的身子似乎要爆炸開來！

但是他靜靜的站着，絲毫沒有移動。

這時白嬋推開了錢木兒，轉過了身子，錢木兒欺前一步，扶着白嬋的肩頭，低聲說道：「嬋妹，怎麼了？」

聽他如此親暱的稱呼，桑羽青更添了一層莫明的怒火，他咬着牙，忖道：「白嬋呀，妳騙得我好苦！」

白嬋並未回答錢木兒的話，錢木兒用力把她的身子搬了過來，向懷中緊擁。

但是白嬋又掙扎開了，錢木兒顯得有些氣惱，他問道：「嬋妹，到底是什麼事？妳今天怎麼不同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哼，原來他們常作這種事情！」

白嬋輕微的搖着頭，說道：「沒什麼！我只是心中煩得很！」

錢木兒冷笑道：「我知道。」

白嬋霍然轉過了身子問道：「你知道什麼？」

錢木兒笑道：「妳一定覺得桑羽青不錯……」

才說到這裏，白嬋打斷了他的話，厲聲道：「你胡說些什麼？」

錢木兒趕緊陪笑道：「我只是隨便說着玩的，嬋妹，妳可別生氣。」

白嬋語氣顯得有些急促的說道：「我這次來，是奉命而來，各人有各人的任務，以後我們各作各的事，你別來找我。」

錢木兒笑道：「看看！妳就是這個急燥脾氣，我只不過說一句笑話，妳就這麼認眞。」

白嬋走開了兩步，說道：「我不是爲這個生氣，只是桑羽青武功智力都超人一等，我好容易騙得他相信了，如果我們時常見面，萬一被他看出不對，豈不是前功盡棄？」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刀一般，刺入了桑羽青心中，他想不到，這麼一個美麗的女人，竟是虛偽詭詐之人。

錢木兒點頭道：「這倒是對的，不過我實在想妳，要是不見面可不容易。」

白嬋這時才笑了笑說道：「你就當我還在蘭州沒出來就行了。」

桑羽青聞言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尚在蘭州倒是不假了。」

錢木兒笑道：「那怎麼成？我知道妳就在我身旁，何況桑羽青樣樣都强，妳與他在一起……」

白嬋眉頭一皺，道：「你又來了。」

錢木兒笑道：「實在是我太愛妳了，我眞怕妳被人家搶了去。」

白嬋笑道：「傻子！我只愛你……」

錢木兒順勢又把白嬋拉入懷中，桑羽青實在不願意再看下去，正要離去，突聽錢木兒又道：「嬋妹，這兩天之內，妳設法看看他那口寶劍。」

桑羽青不禁又停了下來，這時白嬋再度推開了錢木兒，說道：「這個恐怕不容易，桑羽青人怪得很。」

錢木兒接口道：「慢慢的來好了，我也不相信他帶着『青光劍』，聽師父說，十五年前他父親自刎之後，將劍連鞘拋掉，被人拾跑了！」

白嬋道：「那可能就是他吧？」

錢木兒笑道：「他那時才五歲，懂得

個屁！所以說不定『青光劍』被人家拾去了。」

白嬋道：「可是他這身功夫也够驚人的，杜清風和沈春山都被他殺死了。」

錢木兒略爲沉吟，說道：「杜，沈二人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在我看來，也是很平常的，還有很多人可以勝過他們。」

白嬋點點頭，說道：「我也不信他可以勝過你，不過你不要大意，時時要小心着。」

錢木兒笑道：「妳不用爲我担心，倒是妳自己要小心，不可令他生疑。」

白嬋笑道：「不會的，他在我面前顯得很傻，男人都是這個樣子！……」

說着笑了起來，桑羽青感到一種極大的侮辱，恨不得跳出去把她劈死！

錢木兒道：「我們走吧！」

他們二人雙雙出了草棚，疾如狂風一般向西而去，很快的消失了，留下了呆痴的桑羽青，在北風酷寒之中扼腕痛心！

良久良久，桑羽青才轉過了身子，緩緩的向回走去，他口中不住的自語道：「錢木兒，白嬋，你們把我看得太傻了！」

這時他不禁深深的後悔，在他初認白嬋的時候，不該爲她如此神迷，以至於把感情在不知覺間付了出去。

他默默的咬着牙，忖道：「還好，我發現的早，白嬋妳如此捉弄我，我要妳付出代價的！」

回到房中以後，錢木兒仍然沒有回來，小猴兒更是不見蹤影。

對於小猴兒的突然失踪，桑羽青眞是百思莫解，又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找他。

桑羽青在憂悶煩惱之際，見錢木兒推開門進來。

或許是由於室外太冷，也或許是由於他很興奮，他的雙頰紅紅的，雙目閃爍出一片喜悅。

他一眼望見了桑羽青，便說道：「啊！桑兄，你回來了！」

桑羽青點點頭，冷冷的說道：「嗯！小猴兒到那裏去了？」

錢木兒道：「我熟睡之時被他叫醒，說是有要緊的事，因找不着你，要我代爲轉告。」

桑羽青也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但知道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乾脆一言不發。

他長吁了一口氣，躺在了炕上，錢木兒問道：「桑兄，你半夜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了你好半天呢！」

桑羽青心中好笑，便道：「我去赴朋友的約會，我與他們多人在後院談了半天心，難道你不知道麼？」

錢木兒面上微紅，說道：「啊——我不知道。」

他說着似乎還有些話要說，桑羽青翻了個身，說道：「時間不早，我可要睡覺了。」

錢木兒怔了一怔，揮掌把燈打熄，上炕睡下，他們二人各人一肚子的心事，一時之間，都無法入睡。

半晌，桑羽青突然問道：「錢兄，明日什麼時候動身？」

錢木兒道：「本來我想一早就動身，可是侯兄弟不知何時回來，所以我們午後再動身，正好也好好睡一下。」

提到了小猴兒，桑羽青不禁又擔起心來，雖然小猴兒聰明絕頂，又有一身絕技，但是他到底太年青了。

桑羽青正思忖間，錢木兒笑道：「桑兄，若明日午後，侯兄弟還沒回來呢？」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他不告而別，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明日午後若再沒有他的消息，我們先走可以！」

天將四鼓之際，他們才先後睡去。

五鼓才過，桑羽青就醒了過來，由於心緒不寧，所以睡得很不安穩。

錢木兒睡得正沉，桑羽青套上了鞋，取了些冰水，匆匆洗漱完畢，推門出來。

天光之下，才看淸了這一帶地勢曲折，景緻宜人。

整個的大地，被白雪掩覆一遍，在樹枝上和房簷上都掛着下垂的冰條，閃閃生輝。

天氣寒冷得似乎要把人的呼吸凍結起來，桑羽青輕輕的搓着兩隻手，向後院走來。

那兩匹駿馬安然在草廐之中，但是小猴兒仍然沒有消息，昨夜那一羣夜行人，和突來突去的老婆婆，就如同是一個怪夢，使人找不着一絲遺跡。

這一天來發生的事，把桑羽青弄得心神大亂，他怎麼也想不透那一羣行人的來意，更想不透羅英爲何向自己說這些話。

桑羽青越過了院牆，在雪地之上，毫無目的的走着，思索着滿腹的心事。

突然之間，他的目光接觸到一件東西，當時很快的走了過去。

被寒氣凍硬的雪地之上，有一節黃絲的絲穗兒，桑羽青覺着很是眼熟。

桑羽青拎在手中，仔細的思索，突然之間，他似有所悟，自語道：「這就難怪了！」

原來這絲穗兒乃是還俗後的凌幼枝所有，在那天夜晚，桑羽青曾見凌幼枝的衣襟上掛着好幾條。

這時他才算略爲放心，暗忖：「我說誰有這麼大魔力，能把小猴兒引去，原來是凌幼枝！」

桑羽青想到這裏，不禁又有不少感觸，忖道：「這小子比我還急……」

想到這裏，又自然的聯想到白嬋，事隔一夜，雖然桑羽青想明白了很多，但是這麼秀麗的姑娘，不但不能相親，反而要成仇敵，也是非常遺憾的。

他輕嘆一聲，把那節黃絲穗兒，放在了衣袋中，漫無目的向前走來。

目前的情勢是敵暗我明，桑羽青誓志報仇，倒不在乎什麼安危，不過他必需要盯住錢木兒，找出東凡和尚的下落來。

同時他還要防着白嬋與錢木兒的詭計，以免在見着東凡和尚之前，便中了他們的毒計！

可是，桑羽青就不明白，錢木兒與白嬋，在他身上還有什麼念頭，莫非東凡和尚還交下了什麼任務，要他們從自己身上探索麼？

這一切問題都得不到解答，桑羽青很是煩惱，但是除了隨機應變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兩邊是一叢較爲茂密的寒林，桑羽青隨意的走了過去，似乎有一個人影，隱在

那短短的叢樹之中。

桑羽青假作未見，故意向前走了去，心中暗暗冷笑，忖道：「這些妖魔鬼怪眞是胆大包天了！」

他的身子本來是向前走的，這時突然平地而起，拔起了五六尺高，「彩鳳回頭」疾如閃電一般，倒着飛了過去。

只不過一眨眼的工夫，桑羽青巳經撲到了那人身後，他右臂同時伸出，抓住了那人的背後。

可是那人絲毫不動，桑羽青觸手冰涼，他立時感到不對，手掌一轉，把那人的身子轉了過來。

那人雙目怒瞪，早巳死了多時，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但是更使桑羽青驚異的是，這死人乃是一個和尚！

他全身上下毫無傷痕，就好像是被凍死的，但是桑羽青一眼看出，乃是被人在後頸點了重穴！

一團疑雲籠罩桑羽青，他斷定這個和尚乃是昨夜死於此地。

由他死時的情形看來，下手之人不但武功精絕，並且心狠手辣，桑羽青很自然的想到了葉劍瀛！

但是這個和尚所來爲何，葉劍瀛爲何殺他，這些都得不到解釋。

桑羽青很快的在他身上搜索一遍，什麼東西也找不到，但覺他筋骨強壯，必是有武功之人。

也許這個和尚是東凡和尚派下來的，在未與錢木兒接觸之前，便遇了害。

這也許是小猴兒下的手，但是小猴兒不在，也無從證實，桑羽青不禁感覺所有的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他把這和尚的屍體平放下，細看他受傷的部位，在腦後三分「腦戶穴」，整個的腦骨都陷了下來！

桑羽青不禁暗忖道：「此人好深的功力！」

他深信這事一旦有了開始，必然會繼續下去，所以他決心在以後的事件中，找出行兇之人。

看看躭誤的時間不少了，桑羽青也顧不得這具屍體，把他照原先的樣子放好，然後回廟而去。

錢木兒也起來了，笑道：「桑兄起得早，你往那裏去了？」

桑羽青說道：「我到廟門去等我的師弟。」

錢木兒道：「他還沒有回來麼？」

桑羽青搖搖頭，錢木兒又道：「乾糧都在這裏，我現要去方便一下。」

桑羽青點點頭，錢木兒向後院轉去，家中巳然燒了一小鍋開水，桑羽青取了些鍋餅，慢慢的吃着。

吃完了乾糧之後，還不見錢木兒回來，桑羽青心中一動，泛起了一絲疑念，匆匆向後院趕去。

當桑羽青趕到草廐，正要越牆時，一條人影自天而降，錢木兒巳然由牆外飛了進來。

他迎面撞見桑羽青，不禁臉上一紅，說道：「桑兄到那裏去？」

桑羽青心中頗爲詫異，忖道：「他爲何無故臉紅了！」

但是他表面不露絲毫疑慮之色，含笑說道：「我只是隨便走走。」

錢木兒笑道：「我也無事，我們不妨到四下看看。」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也好！」

他們雙雙飛過了院牆，距離那和尚屍體的短樹不遠，桑羽青緩緩走了過去，目光游梭之際，那具屍體居然不翼而飛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莫非這和尚與錢木兒有關？」

這時錢木兒突然問道：「桑兄，你好似在尋找什麼？」

桑羽青道：「昨夜有羣夜行人無故圍攻我，有幾人被我點了穴道，怎麼會找不到了呢？」

桑羽青邊說邊看錢木兒的臉色，却未發現他有什麼變化。

錢木兒笑道：「他們既是來了一羣，想必互相扶持回去了。」

桑羽青點點頭，道：「想必如此！」

他們二人心不在焉的談着話，走下了這一片小山坡，白雪皚皚，寒風刺骨。

他們沉默下來，突然山徑之旁，轉出了一騎快馬，兩下相隔約有二十餘丈遠。

但是桑羽青一眼就看了出來，馬上的人正是白嬋。

白嬋似乎沒有想到桑羽青及錢木兒都站在這裏，臉上顯得很驚異，把馬勒了下來。

當她抬頭向桑羽青及錢木兒張望之時，這兩個年青人，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避開了去。

白嬋張望了他們兩眼，一抖韁繩，馬兒如飛向西而去，地上隨之揚起了一大片雪花。

錢木兒這才對桑羽青道：「這個姑娘看來也不是常人，今天巳是第二次見她，莫非桑兄以前見過她麼？」

桑羽青心中暗笑，忖道：「你倒裝得怪像的！」

桑羽青想着便道：「我在金陵曾經見過她，後來順江而下，曾多次望見她，却不知她是作什麼的。」

錢木兒似乎在試探桑羽青，又追着問道：「桑兄可知道這個姑娘姓什麼？」

桑羽青道：「聽說她姓白。」

對於桑羽青的毫不隱瞞，使得錢木兒顯得很驚訝，他故意笑着說道：「如此美麗的姑娘，倒是眞少見，桑兄若是能够與她結識，想必是江湖一段佳話了。」

桑羽青目光射在錢木兒臉上，說道：「若是你與她結識，豈不更甚於我？」

錢木兒笑着說道：「哼！我早巳獻身佛門，今生不作此想了。」

桑羽青聞言，想起昨夜他與白嬋親暱的情形，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還是年青得很，此話不要說得太早。」

錢木兒道：「我知道你不信，不過日後自可證明。」

桑羽青不再說話，錢木兒又接口道：「趁着現在有空，我再去餵餵馬，少時就來。」

桑羽青點頭道：「錢兄請便。」

錢木兒匆匆離去，桑羽青怎麼也想不透，白嬋假作不識錢木兒，對自己有何企圖。

正思索間，白嬋突然在十餘丈外現身，向桑羽青輕輕的招着手。

桑羽青心中有氣，忖道：「她又在耍什麼花樣？」

但是却身不由己的走了過去，這邊桑羽青才一移動，白嬋立時在那邊消失了，顯得很是神秘，好似防着錢木兒似的。

桑羽青很是憤怒，暗想：「妳還以爲我不知道，昨天你們的醜事，全被我看見了。」

這桑羽青巳經走下了十餘丈，遠見白嬋還在十餘丈外，作手勢要桑羽青快些。

桑羽青點了點頭，把速度加快了些，忖道：「我可不能把心事現在臉上，否則就查不出她騙我的原因了。」

他兩三個起落，巳然到了白嬋面前，這是這個山崗的左邊凹處，若非來到近前確難發現。

白嬋笑着走了上來，說道：「看你的模樣，好像與錢木兒處得還不錯的。」

桑羽青見她穿了一套全白的勁裝，與雪冰同色，衣服的邊用金色的絲綫雙綴，一雙嫣紅的雙頰，猶如熟透了的蘋果。

桑羽青不禁在心裏嘆了一口氣，表面上笑着說道：「爲了復仇不得不如此，再說錢木兒爲人爽直，看不出什麼惡跡，說不定他眞是個行善之人呢！」

白嬋哼了一聲道：「哼，與東凡和尚在一起的，還有什麼好人！」

桑羽青心中暗笑，白嬋坐在了一節沒有冰雪的樹幹上，一雙妙目盯在桑羽青的臉上，似在窺測桑羽青的心意。

在她的眼睛中，桑羽青似乎看到一片很複雜的神情，以至於她那明媚的眼睛，顯得有些晦澀。

桑羽青笑着說道：「這可說不定，俗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誰又知錢木兒的善惡呢？」

白嬋聞言不語，一雙秀美的大眼睛垂了下來，似在思索。

桑羽青心中忖道：「她恐怕要把話題轉到復仇的事情上……」

一念尚未轉畢，白嬋果然說道：「難道錢木兒就眞的帶你去見東凡和尚？」

桑羽青說道：「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他並不知道我與東凡和尚結仇的詳細原因。」

白嬋目光一閃，說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聽她這麼問，桑羽青知道她在套自己的話，當下嘆了一口氣，說道：「一切的根源，全在一口寶劍上。」

白嬋的目光，飄在了桑羽青背後的那寶劍上，說道：「爲了一口寶劍，東凡和尚居然如此毒狠，想必是一口千古的奇器了。」

她這種試探的語氣，聽在了桑羽青的耳中，不禁倍覺憤怒，强自忍住，說道：「還不止這把寶劍，我們家傳的一套劍譜，也被他掠奪去了！」

白嬋突然說道：「啊！我記起來了，曾有人對我說過這段往事，那麼你父親就是以前威振武林的第一劍客，『星月劍』桑雲從了。」

提起了往事，桑羽青心如刀剜，他沉痛的點點頭說道：「不錯，就是那段往事，不過東凡和尚雖然把劍譜得去，他並不得參悟一字，算來他也是枉費心機了！」

白嬋緊接着說道：「那柄『青光劍』也被他帶走了麼？」

桑羽青暗忖：「好狡猾的丫頭，如果不是我知道妳是內奸，眞說不定被你騙出實話呢！」

想着便道：「大概是的，我那時太小，不記得那麼多。」

白嬋頗爲詫異的說道：「咦——我好像聽說，那柄『青光劍』並未落入東凡之手。」

桑羽青故作神秘，左右張望了一下，輕聲對白嬋說道：「姑娘，這是我的一個秘密，從未告人，現在我告訴了你，妳絕不可洩露。」

白嬋眼中現出一絲興奮之情，道：「你放心，我們都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

桑羽青這才說道：「那口『青光劍』確是不曾落入東凡和尚之手，姑娘，妳看見過我背後這口寶劍沒有？」

白嬋睜大了眼睛道：「莫非這就是天下聞名的『青光劍』？」

在她說話之時，桑羽青似聽得遠處有輕微的聲響，他知道是錢木兒，心中暗笑，忖道：「我倒要你們上個當，」

桑羽青想着便道：「由於東凡和尚的下落難找，所以我把一柄凡劍包得這麼緊，讓東凡和尚以爲這口劍還在我這裏，必然想法來搶奪，那我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了！」

白嬋顯得有些失望，說道：「啊！這麼說你背後的不是『青光劍』了？」

桑羽青點着頭，道：「對！我背後的只是一口較好的鋼劍，可是由於我故作神秘，果然引起了東凡和尚的注意，如今錢木兒自動來找我，多半也是爲了這口寶劍呢！」

聽了桑羽青的話，白嬋秀眉微蹙，說道：「青光劍既不在你那裏，又不在東凡和尚那裏，那麼到何處去了？」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青光劍的下落我知道，這是我桑門奇寶，我自然不會讓它落入旁人之手，不過報仇比這件事還重要，所以我要先報仇，然後再去索劍！」

桑羽青的這一番話，果然把白嬋弄得疑惑莫解，她沉默了一下，又道：「你方才說『星月劍』譜在東凡和尚那裏，他並不能參透一字，那麼劍譜的圖解必定在你身上了。」

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一般，照入了桑羽青的腦際，使他頓然而悟，忖道：「啊！原來如此，他們如此安排，爲的是要我找出圖譜的下落！」

白嬋見他不言，緊問道：「是在你的身上了？」

桑羽青還在想道：「可是爹爹從未說過有圖解呀……」

白嬋又追問了一句，桑羽青笑道：「這個……姑娘不必多問了。」

白嬋臉上一紅，也感到自己問得太多，笑道：「看你的神氣，好像也防着我似的。」

桑羽青笑道：「不是我故作神秘，若是東凡和尚知道……」

說到這裏故意停下來，白嬋不知道桑

羽青早已洞悉了她與錢木兒之事，所以被桑羽青的話，弄得半信半疑。

桑羽青也問了些白嬋復仇的事，白嬋含糊其詞，桑羽青也不追問。

面對着這麼美麗的姑娘，桑羽青不能傾心訴談，反而編造假事，小心應對，心中很是不適。

由方才談話中所得的資料，桑羽青感覺到情勢複雜多了，週旋在這一對男女之間，他必需要悉心應付，否則很難由他們身上得到東凡和尙確實的消息。

看看天將近午，桑羽青說道：「姑娘還有什麼事沒有？」

白嬋思索了一下，說道：「我們以後再談，你們可是午後動身？」

桑羽青點點頭，白嬋道：「那麼我要先走一步，順便查訪是否有什麼人與錢木兒接應。」

桑羽青道：「很好，姑娘若是有了消息，請與我聯絡。」

說完作別而去，很快的向牆院撲去。

到了牆院之前，桑羽青側目偷望，果然有一條清淡的身影，閃電般撲了下山，一閃而逝。

桑羽青冷笑一聲，自語道：「哼！現在該我聽你們說些什麼了？」

說完了這句話，只見他身如巨鳥，在雪地上一連幾個飛縱，已然躍出了數十丈，向左邊的山側奔去，雪地上竟無一絲足印。

桑羽青提氣輕身，刹那飛撲到近前，身子隱在一株粗大的樹幹後，居高臨下，正好望見了錢木兒和白嬋，他們併肩而坐，低聲的談着話。

他們談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是山空人靜，所以桑羽青仍然聽得很淸楚。

只聽白嬋說道：「他對我說的話可靠麼？」

錢木兒沉默了一下，說道：「他並不知妳與我是同路人，所以他的話不可不信，不過……桑羽青聰明細心，他的話也不可深信。」

白嬋又道：「如果『青光劍』眞的不在他身上，我們不是白忙了麼？」

錢木兒道：「就算寶劍不在他身上，可是劍譜圖解必然在他那裏，這兩件東西都是我們所要的。」

他的語氣很堅定，似乎有着很大的把握，白嬋接着問道：「這兩天下來，你有什麼發現沒有？」

錢木兒搖頭道：「我曾查看他的包袱，除了衣物銀兩外，並無他物，不過我相信圖解一定在他那裏，我們兩下用心，總會找出來的。」

桑羽青聽他們一再提到這本劍譜圖解，足見實實在在有這件東西，可是自己是當事人，怎會不知道呢？

正思索間，又聽錢木兒說道：「下次你一定要設法看看他的寶劍！」

白嬋接口道：「我怕行動太快，會引起他的疑心。」

錢木兒笑笑，說道：「妳不妨用點媚功……」

白嬋啐了他一口，二人都低聲的笑了起來，桑羽青聽在耳中好不憤怒，暗罵道：「好無恥的男女！」

錢木兒站了起來，來回的走了兩步，說道：「現在有幾件事情，使我不放心，第一隨桑羽青一起的小猴兒，突然於昨天半夜走了，他與桑羽青是生死弟兄，從不離開，不知桑羽青差遣他作什麼去了？」

白嬋接口道：「可惜我們只有兩個人，不然的話跟踪着小猴兒，說不定會有所發現呢！」

錢木兒笑道：「我們不能因小失大，最重要的還是桑羽青，在到達蘭州之前，一定要把這兩件東西的下落都找出來。」

沉默了下來，白嬋又問道：「還有什麼事情使你煩心呢？」

錢木兒道：「還有就是葉劍瀛，此人也非常人，不知他所來爲何，可惜我們分身無術，否則定要查明他的來意。」

白嬋接道：「葉劍瀛一人能把『白雲觀』四代人物屠盡，此人的功夫眞是驚人了，不過依我看，他與桑羽青不是一路人，說不定也是爲了那口『青光劍』！」

錢木兒冷笑道：「豈止一把劍，我看連劍譜帶圖解都是他的目標吧！」

他們二人的推測，與桑羽青的想法恰好一樣，因爲除此之外，葉劍瀛實在沒有跟踪他們的道理了。

錢木兒與白嬋談了一陣，二人又開始「溫功」起來，桑羽青趕緊走開。

這兩天來，他雖然未能確知東凡和尙的下落，不過從他們的談話中，也得到了不少的資料。

最使桑羽青感到驚異的，就是他們所說的圖解，這件事連桑羽青本人都不知。

他忖道：「難道爹爹眞的留下了圖解？如果眞有圖解，會到那裏去呢？……」

他一面思索一面走回房中，突然之間，想到了葉劍瀛，腦中頓時明亮。

他忖道：「啊！圖解一定在葉劍瀛的身上，他與東凡和尙，一有圖解，一有口訣，都不能融會貫通，所以葉劍瀛緊緊的跟我，必是借尋東凡和尙的下落，同時也覬覦我的『青光劍』，想要三寶合一！」

桑羽青越想越有理，從現在起，他又多一個極厲害的敵人了。

但是他緊張之中，又滲有極大的興奮，忖道：「這倒好，看來是爹娘神靈保佑，要我桑家三寶璧合！」

事情逐漸明朗之後，桑羽青的心境安定不少，他用手摸摸背後的「青光劍」，一股從未有的興奮之情，充沛在心中。

……

午後，天空又開始飄落雪花，桑羽青及錢木兒裝備巳齊，策馬離開了這座小庵院。

還沒有開始溶化的堅冰硬雪，又鋪上了一層新雪，天氣寒冷得似乎要把地凍開來。

桑羽青及錢木兒冒着嚴寒，一陣急馳，已經趕下了兩百餘里。

沿途雖然有一兩個小村落，他們並未下馬，由於風雪猛烈，彼此也沒有說一句話，只是一味的策馬狂奔。

這時天色已經黑沉下來，錢木兒把馬放慢了些，用衣袖掃着面前的飛雪，叫道：「前面還有五十里路，就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

——未完——

武林軼事

柔道冠軍挑戰折臂

海雲

日本的柔道很有名氣，還沒有空手道之前巳經有柔道了，如果柔道高手跟中國功夫的高手會戰，誰勝誰負呢？你想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請閱本文。

霍元甲自從在上海張園比武，嚇走俄國大力士，同時打贏張海門，他的大名就不脛而走，因爲他的名氣太响而引起日本人的妒忌，故意在他教授拳脚之際，闖入霍元甲的練武廳，找他一決雌雄。

那時霍元甲在上海設館授徒，被人挑戰，類似這種事情巳經發生過許多次，但却不很嚴重，因爲對方總是無名小卒，不堪一擊，只是有一次，霍元甲碰着强敵，這回登門找他交手的一個人叫做三木村夫，亦即當時東京的柔道冠軍，因爲這個人的名氣特別响，霍元甲不敢怠慢，先行派他的首徒劉振聲出戰，看看對方是否有特殊的本領，然後決定如何應付。

劉振聲奉命出戰，跟三木村夫臉對臉的站着，一聲號令，兩人拳打脚踢。劉振聲跟隨霍元甲練武巳經有十多年，對於霍家的迷踪藝亦有很高的成就，一般武林中人都不是他的對手，殊不料那時他跟柔道的高手會戰，却互相尅制，無法爭取上風，一鬥再鬥，突然看見三木村夫雙手齊出，中門洞開，他認爲有機可乘，便伸出兩手抓住對方的手臂，打算想控制內綫，然後施展蝴蝶穿花掌向對方胸部出擊，怎料三木村夫雙掌齊出這一招只是虛招，誘敵搶攻，劉振聲剛剛搭住他的手，他就順勢抓了一把，仰臉倒在地上，乘機撐出一條穿心腿來，那一脚踢中劉振聲的胸部。整個人踢到距地六七尺，然後跌下來，雖然劉振聲的拳脚有很厚的根基，跌而不傷，但却面目無光，顯然是輸了，他站起身來，向三木村夫鞠躬，又再向霍元甲鞠躬，然後站在一旁。

霍元甲看見三木村夫的招式，巳經心裏有數，雖然他沒有跟認眞出色的日本柔道高手比武，但仍可以推測得到，根本上這種招式與蒙古摔角相差不遠，他曾經歷挫蒙古的大力士，胸有成竹，決心用以前贏過摔角的招式施出來，希望贏這一仗。

主意打定了，他就含笑點頭，願意跟三木村夫交手！

當時許多有名氣的拳師俱是如此，凡有高手約戰，先叫徒弟打頭陣，三木村夫並不怪他，兩人相對而立，公證人一聲號令，隨即交手，初時霍元甲施展迷踪藝，左閃右縮，總是不肯正面發招，使對方發生誤會，以爲他怯戰，打了一會，認爲有機可乘，然後出其不意的用崩拳那一套招式應戰，雙手發力，分別握住對方左右手，隨即用脚橫掃。

照理這一脚是無人能抵禦的，偏巧碰着柔道高手，他也是上邊用力抵擋對方，纏在一起，下邊以掃把脚出擊，兩人的功力相當，於是，兩條脚碰在一起，變成不分高下，看來有如石像，實則暗中逐漸增加氣力，如此苦鬥，上邊互抱，下邊兩脚使勁掃撥，時間拖長了，當然是必然有一人倒下來。

霍元甲所學是中國功夫，比較靈活，認爲鬥力不如鬥智，趁着對方傾全力出擊之際，他的右脚忽然向後鬆開半步，使對方的脚落空，然後再度發力，跟着整個身體向右邊搖幌，於是三木村夫無法站穩，給他一撥一擺，整個人歪歪斜斜的彈開七八尺，然後倒下來。

事有湊巧，霍元甲演武的地方並非特別闊大，七八尺過外就是石級，三木村夫剛剛跌在石級之上，本來是要跌一交的，一跌再跌，壓力更大，壓斷了他的右手。

霍元甲連忙走前把他扶起來，再用跌打藥醫治，可是，傷處並非手踭，而是手臂最大的一條骨，故此，跌打藥不容易把傷勢治癒，三木村夫勉强忍痛離去。

後來他到日本人開的醫院醫治，用石膏敷治，醫治了一個多月然後復元，那一條右臂雖然活動自如，可是，却再也無法使勁搏鬥了，他對霍元甲恨之刺骨。

事後三木村夫三次率領浪人闖入霍元甲的演武廳尋仇，因爲霍元甲早巳避開，撲了個空，不過，霍元甲獲悉此事，不願繼續結怨，互相尋仇，迫於暫時離去，回到故鄉暫居。

過了一年，霍元甲復出，那時上海的名流巳經替他招募一些銀兩，創辦精武體育會，後來霍元甲就在會裏的寓所喪生，死因是急性肺炎。

因爲霍元甲折斷了東京柔道冠軍的手臂，難保日本人含恨在心，故此外傳霍元甲吃了有毒的餅乾。以致喪命，亦有人說霍元甲平日很喜歡吃日本人的「仁丹」，殊不料這種東西太燥，最傷肺腑，吃多了便會充血，根本上霍元甲巳經有咯血之症，不過他的武功根底好，善於保養，然後支持得住，偶因寒氣所侵，忽然發燒發熱，吃仁丹所引起的惡劣影响一齊發作，便使病勢沉重，入院急救無效，終於撒手塵寰，如果眞有其事，那就不是日本人下毒手，而是他誤吃日本的成藥影响使然。

上述的兩種說法，不管眞相如何，都是不利於日本人的，故此，霍元甲的幾個門徒含恨在心，稍爲有機會就找日本的拳師痛毆洩憤，李小龍演的「精武門」那一套影片，就根據上述這種傳說而拍攝。

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不妨在此一提，霍元甲主持精武體育會的時候，刀槍拳棒甚麼一種武藝，都是傾全力教授後輩的，單是氣功不肯教授，還告知門人，他的咯血之症就是錯練一種特殊武功所形成的，吸滿了氣，絲毫不吐出來，然後運勁打出，以爲這樣做可以增加一拳一掌的殺傷力，殊不料氣蓄於肺，時間拖長了，便使肺部充血，加以外邊發勁，肺內受到震盪，便使微血管破裂，久而久之，變成咯血，故此他嚴禁門人吸氣練功。（完）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楚小楓至今仍未明白春秋筆和神秘組合有何關係，他向陳先生要出大羅十二式，陳先生反投一黑色物體，碰在石上散開成爲烟粉，旋即不見了踪影，跟着有一大羣寸長的毒蜂襲擊楚小楓等人，正無計可施時，毒蜂又全告消失，楚小楓知道陳先生並不眞的要殺他，隨後，陳先生偕同一位幪着面紗的二小姐出現，二小姐退去衆人，單獨與楚小楓談判，楚小楓擇善固執，二人不能妥協，二小姐說要和楚小楓比武決勝，但小楓發現他未有帶上兵刃——

威武豈能屈　求死以明志

二小姐道：「眞正殺人的劍，要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忽然一揚右手。

但見寒光一閃，一道冷森的劍芒，已然抵在楚小楓的咽喉之上。

楚小楓呆了一呆，道：「好快的出劍手法。」

二小姐微微一笑，道：「楚小楓，我現在若要殺你，是不是舉手之勞。」

楚小楓不能不承認。

二小姐緩緩收了長劍，道：「至少，你可以相信一件事了。」

楚小楓道：「哦！」

二小姐道：「我們能殺你，只是沒有殺你罷了。」

楚小楓道：「我只相信二小姐能殺我，因爲，妳已經證明有這樣的本領。」

二小姐嗤的一聲，道：「你這人，眞是倔強的可愛，很服從眞理。」

楚小楓說道：「我可不可以說一句歪理。」

二小姐道：「好，你請說。」

楚小楓道：「妳出劍比我快，我是承認了。」

二小姐道：「但是，你還有些不相信，我能打敗你。」

楚小楓道：「如果你眞的能打敗我，我就更佩服了。」

二小姐道：「楚小楓，我可以給你一個再證明的機會，不過，證明了之後，你準備如何？」

楚小楓笑了一笑，道：「照一般江湖上的規矩說，我應該棄劍認輸，任憑處置，對麼？」

二小姐道：「可是，你不願照一般的江湖上規矩行事？」

楚小楓道：「是！」

二小姐道：「好，說出來，看看你的打算？」

楚小楓道：「不用說出來，到時候，我會給二小姐一個滿意的交代。」

二小姐點點頭，微微一笑，道：「行，你亮劍。」

楚小楓感覺得出，二小姐對他有着很大的忍讓。

輕輕吁一口氣，手握在劍柄之上，楚小楓有些黯然的說道：「二小姐，在下還有一個不情之求？」

二小姐道：「你說吧。」

楚小楓道：「我如勝了二小姐一招半式的，只求二小姐能够放過我的家人。」

二小姐道：「那當然，你勝了我，你可以提出任何條件。」

楚小楓道：「你們恨的，怨的，只是我一個人，所以，我想，就算我敗了，你們也不應該傷害到我的家人？」

二小姐道：「我們這個組合行事，只講求效用多大，不大會注意到，手段是否

應該……」

楚小楓接道：「二小姐，我是說，我如不再成你們的敵人，那總該放過我的家人吧？」

二小姐道：「這個，你可以放心，你如不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不但不會受到傷害，我們還要全力保護他們。」

楚小楓道：「保護倒是不用了，我希望他們能回復像過去一樣平靜的日子，他們不是江湖人，最好不要捲入江湖的是非中。」

二小姐道：「好吧，我答應你，而且，一定可以辦到。」

楚小楓抱一抱拳，道：「多謝二小姐了。」

二小姐居然微微欠身，還了一禮，道：「不用多禮。」

楚小楓緩緩抽出了長劍，道：「二小姐，小心了，我要出手啦。」

二小姐點點頭，道：「請便。」

楚小楓一劍刺出。

二小姐閃身避過。

她的袖中劍並未施用，看上去，她還是空着兩手。

楚小楓本想要她出劍，但想一想，對方的武功，高過自己，用不着再招呼人家了。

心中念轉，手中的長劍，却展開了激烈絕倫的攻勢。

但見寒芒閃動，一片劍芒，直捲了過去。

二小姐的神情，忽然間變得十分冷肅，右手一揮，寒芒流轉，封擋楚小楓的劍勢。

楚小楓凌厲的攻勢，終於逼的二小姐亮了兵刃。

楚小楓的劍路很雜，每一招，都不相同，但却很具威力。

二小姐接下了五十招之後，竟然無法再站穩原處，被逼的身子遊動，揮劍接擋楚小楓的攻勢。

楚小楓攻出了八十多招，沒有用一套完整的劍法，每一招，都是獨成一格，和上一招不相關連。

二小姐一開始，本來還有些托大，但現在，却有些小心了。

楚小楓的攻勢，完全出了她的意料之外。

二小姐疾快封擋開楚小楓三劍之後，緩緩說道：「住手。」

楚小楓收住了劍勢，歎息一聲道：「在下很慚愧，想不到，我連攻八十餘招，仍難越雷池一步。」

二小姐道：「你已經不錯了，逼的我亮劍，而且，又逼的我移動身軀。」

楚小楓道：「不過，我知道，我完全沒有勝你的機會。」

二小姐道：「當今武林之中，能够勝我的人本就不多。」

楚小楓道：「二小姐，希望你答應我的事，能够作到，不要傷害我的家人。」

忽然倒轉長劍，鋒利的劍芒，指在咽喉上。

二小姐連忙說道：「楚小楓，你要幹什麼？」

楚小楓道：「我說過，我會給你一個很完美的交代。」

二小姐道：「自刎。」

楚小楓道：「我知道，我絕無法勝過你。」

二小姐道：「哦！」

楚小楓道：「對這件事，我已經盡到了自己的心力，所以，如若因此而死，能够使我的家人平安，那就兩全其美了。」

二小姐道：「其實，楚小楓，你還有相當的機會，至少，你還未用出大羅十二式。」

楚小楓道：「陳先生會兩招，以你的身份，應該是全會了。」

二小姐冷冷一笑道：「你好像是一個很容易認輸的人。」

楚小楓道：「不！我確知自己無法爲武林正義盡到心力時，退而求其次的救救我的家人。」

二小姐沉吟一陣道：「楚小楓，你連死都不怕，這麼說，沒有你怕的事了。」

楚小楓道：「嗯！」

二小姐道：「爲什麼不投入我們的組合中，以你的武功可以坐第五把交椅。」

楚小楓道：「我無能對付你們，已經很不安了，難道還要我投降過去。」

二小姐道：「好吧！你一定要死，那就請便，不過，我可沒有答應你，一定保證你的家人安全。」

楚小楓心中暗道：「看來，我對他們確還有一種價值，所以，他們一直想要我

活下去。」

不過，他實在想不出自己對那個組合，會有些什麼樣的價值。

目的已達，再不借機下台，似乎就很難再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心中念轉，緩緩收了長劍，道：「二小姐，你的意思，是說了不算啦。」

二小姐道：「如何處置你的家人，我還無權決定，最好的辦法，那就是你去見過大先生，要他親口的保證。」

楚小楓暗道：「看馬的老陸，給我一本撕了書皮的無名劍譜，裏面的大羅十二式，却又是他們大先生的生平絕學。他們想問我要什麼，老陸死了，但却死不見屍，空櫃空棺，分明是有意的裝死，他究竟幹什麼?」

重重的疑問，紛至沓來，湧上心頭，一時間，竟然忘記回答對方之言。

二小姐笑一笑，道：「楚小楓意下如何?」

楚小楓道：「到那裏見大先生?」

二小姐道：「不太遠，你如同意了，我就帶你去。」

楚小楓心中暗道：「說來說去，就是要我離開此地，明天，就是春秋筆出現的日子了，好像他們的用心，就是不希望我見到這件事情。」

二小姐似是已經瞧出楚小楓心中的爲難，輕輕吁一口氣，道：「楚小楓，你是不是心中充滿着好奇?」

楚小楓道：「二小姐意思是指——」

二小姐接道：「你很想看春秋筆出現的情形，是麼?」

一下子被人說穿了心事，楚小楓只好承認，道：「不錯，春秋筆哄動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個人，必須要看一看，看他如何出現，看他說些什麼。」

二小姐沉吟了一陣，道：「楚小楓，你相不相信這件事?」

楚小楓道：「傳言鑿鑿，我怎能不信呢?」

二小姐道：「楚公子，一個人，縱然有通天澈地之能，也無法在江湖上縱橫自如……」

話似乎是沒有說完，但却突然住口不言。

楚小楓仔細的品評餘韻，感覺若有所指，暗暗分析了一下，道：「春秋筆被你收買了，或是殺了。」

二小姐道：「楚小楓，有些事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你自己去想想吧!想通了，就擺在心裏。」

楚小楓歎息一聲，暗道：「看來，我還是低估了他們，這一個組合具有的能力，計劃的精密，可算得史無前例了。」

只聽二小姐接道：「楚小楓，你想通了沒有。」

楚小楓心中一動，暗道：「我不能表現的很笨，但也不能表現的太聰明。」

目睹處境的艱困，楚小楓忽然激起了強烈的鬥志。

輕輕吁了一口氣，道：「二小姐，在下還未能完全想通。」

二小姐道：「想不通，那就慢慢想吧，不過，你準備目睹春秋筆出現這一件事，似乎是很難如願了。」

楚小楓道：「二小姐，如是在下請求留此一看春秋筆出現，不知能不能獲得允准。」

二小姐道：「不能，太陽下山之前，你必須離開此地。」

楚小楓道：「去見大先生。」

二小姐道：「你如關心你的父母家人，那就只有一個辦法，去見大先生。」

楚小楓點點頭，道：「好吧!我去給他們交待一聲。」

二小姐道：「誰?」

楚小楓道：「跟我來的人。」

二小姐道：「好，我等你，交待他們一聲，咱們立刻上路。」

楚小楓說道：「二小姐要帶我一起走麼?」

二小姐道：「怎麼，是不是你覺着我長得很醜，所以，你不願跟我走!」

楚小楓道：「不!在下已經自知非姑娘之敵，輸了麼，自然要認。」

轉身行向簡飛星，道：「簡大哥，我要跟那位二姑娘去了。」

簡飛星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因爲，我打不過他!」

簡飛星道：「兄弟，我帮你和他們決一死戰。」

楚小楓道：「大哥，自然，小弟也希望跟他去一趟，看看那一位統率這個組合的人，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

簡飛星道：「兄弟，你這不是自投入羅網之中麼?」

楚小楓道：「大哥，小弟已別無選擇了。」

簡飛星道：「爲了你的家人?」

楚小楓道：「除了爲我的家人之外，還有兩個原因。」

簡飛星道：「甚麼原因?」

楚小楓道：「第一我不是她的敵手，第二，我如不去見那位大先生，只怕我們很難逃過他們的搏殺。」

簡飛星一皺眉頭，道：「有這麼嚴重麼?」

楚小楓道：「是。」

簡飛星沉吟道：「咱們能不能放手一戰?」

楚小楓道：「勝算太少，而且一次投進去就是上百條的人命，代價也太大。」

簡飛星歎息一聲，道：「想起來，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過去，春秋筆，每次在江湖上出現，武林中，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大家都會趕來，這一次，除了咱們這一批人外，好像來的人並不太多。」

楚小楓道：「是，小弟也有此感。」

簡飛星道：「不，我參加一次春秋筆的出現大會，那一次是在南嶽衡山，春秋筆出現之前，衡山大道，足足有四五百人之多，而且，有不少都是各門戶的主持，掌門，這一次，好像他們都沒有來。」

楚小楓道：「大哥，如是他們沒有出來，那還是好事。」

簡飛星道：「你是說，他們來了?」

楚小楓道：「這個小弟不敢斷言，不過，他們都不來，豈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簡飛星也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但却忍下去了，沒有說出來。

王平低聲道：「公子，一定要去，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去?」

簡飛星道：「對!兄弟，你要去，至少也該帶兩個人去。」

楚小楓道：「帶他們去，我也想不出，會有甚麼帮助。」

簡飛星道：「兄弟，你說的有道理，此去禍多於福，多帶兩個人去，至少可以多一個商量事情的人。」

王平道：「我去。」

成方，華圓道：「不，我們是一直侍候公子的人，應該我們去照顧公子。」

王平道：「成方，你們應該去，不過，我的江湖經驗多，也許會有些帮助。」

簡飛星點點頭道：「這樣吧，王平!成方，你們兩個人去，一個照顧他的生活，一個也可以在需要時出點主意。」

楚小楓道：「好，大哥，請帶周横，華圓回去，告訴白眉大師等，研究一個自保之策。」

簡飛星道：「兄弟，還有沒有別的交代?」

楚小楓道：「大哥，目前我們的處境，都在激變，已經沒有甚麼計劃可言了，咱們的想法，已經完全走了樣，目下，咱們只有隨機應變了，不過，一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減少死亡。」

簡飛星道：「兄弟，我明白了。」

楚小楓道：「小弟去了。」

回顧了王平和成方一眼，道：「你們暫時守在這裏，我先去告訴那位二小姐，你們聽我的招呼再去。」

二小姐似是很有耐心，一直等他走到近前，笑一笑，道：「你辦完了事情?」

楚小楓道：「是，辦完了，不過，在下還有一件事，請教二小姐。」

二小姐道：「不敢當，你請說吧。」

楚小楓道：「我想帶兩個人去。」

二小姐道：「帶兩個人幹甚麼?」

楚小楓道：「楚小楓帶的人，總不會比楚小楓還高明，這一點，二姑娘可以放心了。」

二小姐道：「我倒不是擔心你帶的甚麼高手相從，老實說，你們那一批人，除了你楚小楓之外，其他的人，我們也不會放在心上，我只想知道，你帶人的目的何在?」

楚小楓道：「只是帶兩個，跟着我照顧我生活的人。」

二小姐道：「那裏僕婢如雲，男女都有，你需要甚麼樣的人，我們都會爲你安排。」

楚小楓道：「在下希望還是自己兩個人好，至少，我信任他們。」

二小姐點點頭，道：「在心理上，也對他們多一些信任。」

楚小楓道：「在下，正是此意。」

二小姐道：「好吧，就帶他們一起去吧。」

楚小楓道：「二小姐，那請你先上轎吧!」

二小姐道：「楚小楓，你很細心，和你作敵人，就有着不同的感覺，如是作朋友，我相信，那會更愉快了。」

楚小楓道：「這個，要試試看，才可證明了。」

二小姐回手招過來她乘坐的傘轎。

楚小楓也招來了成方，王平。

他沒有再多問一句話，就跟在二小姐的傘轎之後。

行過十餘里，翻過了兩座山峯，到了一座幽谷之中。

傘轎在一座翠松環繞中停下。

楚小楓緊跟在傘轎之後，低聲道：「二小姐，到了麼?」

二小姐道：「到了，就在那翠樹的環繞之中。」

楚小楓道：「王平，成方，你們留在這裏。」

二小姐也下了傘轎，舉步向前行去。

楚小楓緊隨身後，道：「二小姐，我們可是去見大先生麼?」

二小姐道：「是!」

楚小楓道：「二小姐，大先生，是不是也和你一樣?」

二小姐道：「甚麼意思?」

楚小楓道：「大先生是不是和你一樣，也戴着面具見人。」

二小姐道：「但願你能見到他。」

楚小楓道：「二小姐的意思，是……是……」

二小姐沒有回答，直行入翠松環繞中的一座茅舍中。

這座茅舍，外面看來不起眼，但裏面却佈置得很豪華，白毡舖地，綠綾幔壁。

四張太師椅上面，也都舖着黃色的墊子。

二小姐道：「你請坐吧。」直行入內室之中。

楚小楓回顧了一眼，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

這座客廳很大，但却只有他一個人。

楚小楓腦際中不禁泛起了看馬老陸的影子。

難道，那一個扮作看馬的老人，眞的會是這個神秘組合的頭兒。

但他很快的推翻了這個聯想。

如若那個看馬的老陸，眞的是大先生，他又爲甚麼會給我一本無名劍譜。

楚小楓心中明白，這些時日中，他的武功大進，和那部無名劍譜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他靜靜的坐着，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忽然間，一陣細碎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楚小楓轉頭看去，只見一個綠裙，綠衫的女子，緩步行了過來。

她走的很慢，步履很悠雅，給人一種穩健，高貴的感覺。

這座大廳中，佈置的很簡單，除了那張方桌，四張太師椅之外，別無他物，所以，楚小楓不自禁地打量了那綠衣女子兩眼。

她是很美的女子，但却有一股冷冷鬱鬱的味道。

微微對楚小楓點點頭，行到楚小楓對面坐下。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請教姑娘貴姓。」

綠衣女子淡淡一笑，却未答話。

忽然間，一個威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楚小楓，你仔細的聽着，老夫問你的話，你要老實回答。」

楚小楓道：「你是誰？」

那威重的聲音，道：「你來這裏要見甚麼人？」

楚小楓道：「我來見大先生。」

那威重的聲音，道：「對！我就是你要見的大先生。」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我們見過面麼？」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想想，咱們可能見過麼？」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現在，我好像不敢對任何事情，作何定論。」

大先生道：「你失去了信心。」

楚小楓道：「有些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但它發生了，有些可以相信的人，但却變的十分神秘，不可相信。」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似是有感而發。」

楚小楓答道：「是，我是有太多的感慨。」

大先生朗朗大笑一陣，道：「楚小楓，可惜，我們不是把盞言歡，你有很多的痛苦，我却無暇聽你訴說。」

楚小楓道：「那麼，大先生請在下來，有何見教呢？」

大先生道：「我的時間不多，所以，咱們的說話，越明朗越好。」

楚小楓道：「你吩咐。」

大先生道：「你要不要和我合作。」

楚小楓道：「不敢當，小楓末學後進，如何能和大先生合作呢？」

大先生冷笑一聲，說道：「楚小楓，我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我需要很明確的答覆。」

楚小楓道：「在下已經答覆了。」

大先生道：「那是說，不肯和我合作了。」

楚小楓道：「在下自知不配。」

大先生道：「好，楚小楓，你既然不欲和我合作，那你準備如何？」

楚小楓道：「我的父母家人如何？」

大先生道：「他們很好。」

楚小楓道：「那就行了，放過我的家人，楚小楓退出江湖，自廢武功，從此耕讀終生，不再問江湖中事。」

大先生道：「第一，你這一身武功，廢了未免可惜。」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是在下的事，不勞閣下費心。」

大先生道：「第二，你眞能退出江湖麼？丐帮帮主，排教教主，他們會放過你麼？」

楚小楓道：「他們……」

大先生接道：「他們對你寄望太深，如何會放過你呢？」

楚小楓道：「如若我堅持不出，他們又能豈奈我何？」

大先生道：「楚小楓，這個辦法行不通，咱們不用爭論了。」

楚小楓道：「我有些不明白，在下如若自廢了武功，他們就算使我復出，我又能對他們帮助甚麼？」

大先生道：「楚小楓，我說過，這件事，我不同意。」

楚小楓說道：「大先生希望在下如何呢？」

大先生道：「最好是，第一，能和我們合作，第二，你自己，自絕一死，斷了他們對你的寄望。」

楚小楓道：「只有這兩條路。」

大先生道：「對！你只可以選擇一條路。」

楚小楓道：「我的家人呢？」

大先生說道：「他們只是受你牽累，正如你所說，他們不是江湖人，但你是，你如一死，他們就和江湖中事無關了，我們不會去傷害一些全然和江湖事務無關的人。」

楚小楓道：「現在麼？」

大先生道：「對，我要看看這件事情作一個解決。」

楚小楓轉頭望去，不見王平，成方，想是留在茅舍之外，未允許他們進來，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先生，我死之後，屍體可不可以交給他們帶走。」

大先生道：「可以。」

楚小楓道：「在下還請求大先生一件事，能不能放過和我同來的人？」

大先生道：「我答應你給他們一個選擇，生與死的選擇。」

楚小楓望了對面而坐的綠衣少女一眼，只見她神情冷肅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緩緩站起身子，伸動了一雙手臂，笑道：「想不到，我楚小楓身上的寶劍，竟然是用來取我自己的性命，大先生，我可以死，不過，我在死去之前，希望見你一面。」

大先生道：「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楚小楓道：「一個心願，否則，我也會有着死不瞑目的感覺。」

大先生道：「好，我可以成全你，不過我希望你也表現出絕對求死的神情。」

楚小楓道：「要我如何表現？」

大先生道：「最好的辦法，就是你先廢了武功，如是你不相符，我們再出手殺你。」

楚小楓道：「可不可以找我的人進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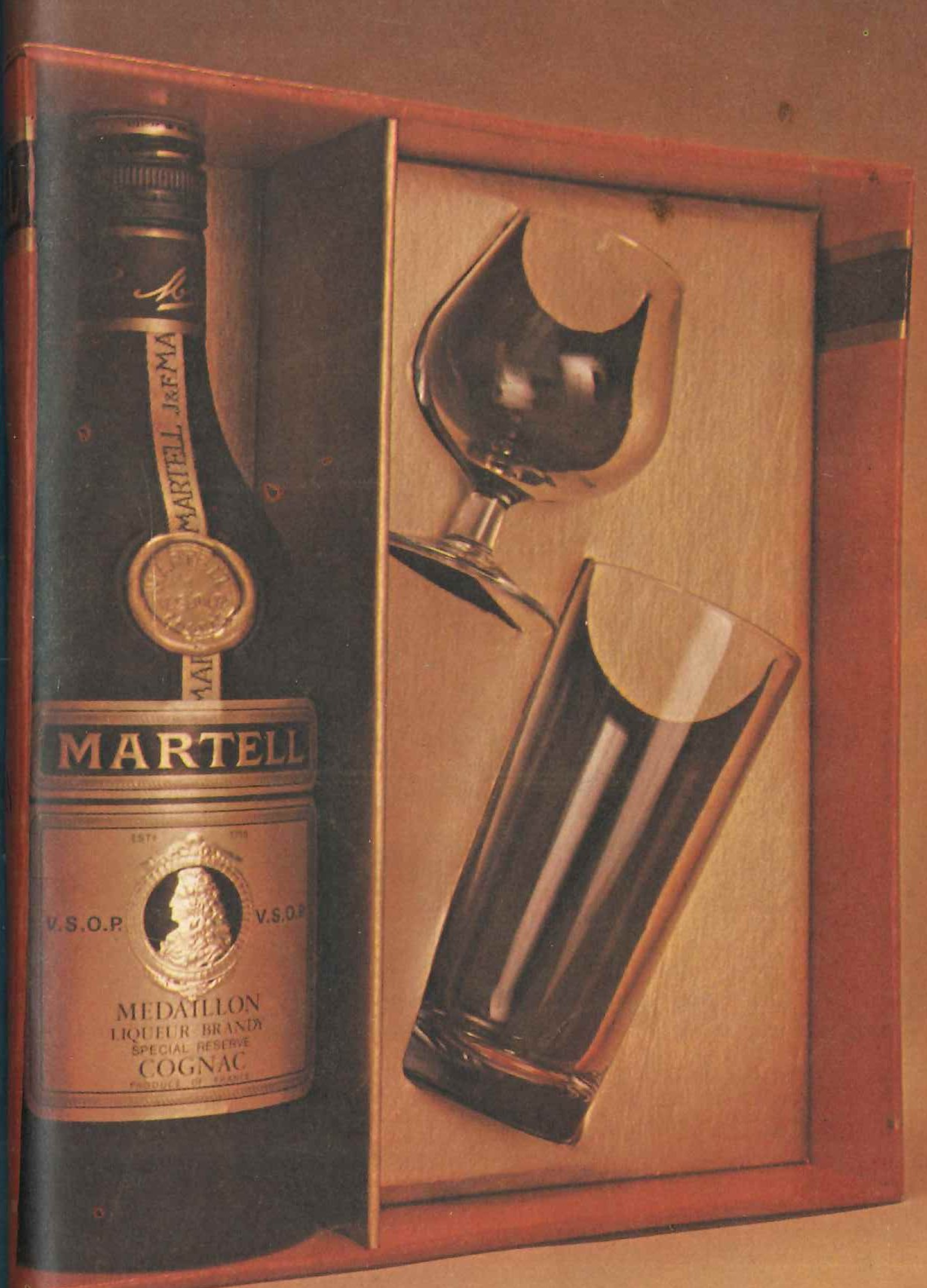
大先生道：「我看，你先廢了武功，再招呼他們。」

楚小楓道：「大先生勿怪能領導這個組合，爲人竟然是如此謹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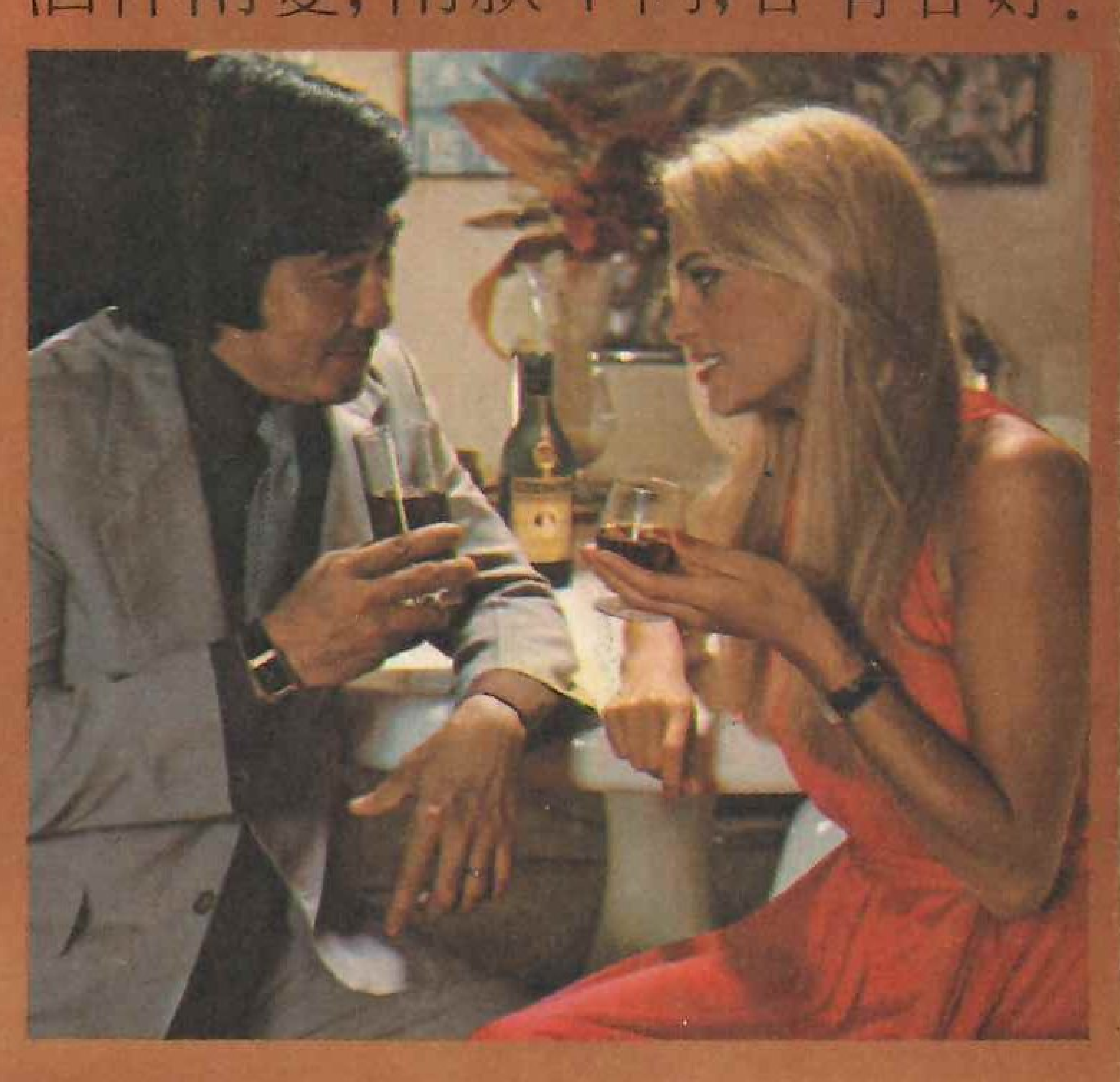
大先生道：「解決一件事，就解決的十分清楚，我不想留下後患。」

楚小楓暗暗提一口氣，舉起右掌正想自碎天靈，心中突然一動，忖道：「我就這樣子死了，當然是不明白的死去，至少也該交代王平他們幾句話。」（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法國精製酒杯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
干邑拔蘭地一枝,即送法國精製
酒杯兩隻,兩款不同,各有各好.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